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04
深谷幽城
[哥伦比亚] 埃克托尔·阿瓦德·
塞 著
PDG

《深谷幽城》是“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中2004年度西葡拉美文学入选作品。安戈斯塔是一座拥有八百万人口的大都会，深藏于安第斯山脉北端的一处群山环抱的热带峡谷之中。独特的自然环境使那座城市分成了气候有寒、温、热之分的上、中、下三个地区，每个地区分别聚居着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迥异的社会群体，每个群体之间又矗立着不可逾越的有形与无形的壁垒。小说以小视大，犹如一个寓言，将整个世界浓缩于一座城市，绝大多数的人物都具明显的象征意义，不仅涉及到了暴政乱权、外国干涉、隔离政策、抢劫犯罪等政治与社会问题，同时还通过众多极富象征意义的人物形象对当代人的道德伦理、家庭关系、人际情义、男欢女爱等人文课题进行了堪称独到的展示。



责任编辑：胡真才
装帧设计：康　健

ISBN 7-02-005396-3　定价：26.00元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04

深谷幽城

[哥伦比亚] 埃克托尔·阿瓦德·
法西奥林塞　著
张广森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 - 2005 - 4703

Hector Abad Faciolince

Angost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谷幽城/(哥伦比亚)阿瓦德著;张广森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2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ISBN 7-02-005396-3

Ⅰ.深… Ⅱ.①阿…②张… Ⅲ.长篇小说-哥伦比亚-当代 Ⅳ.I77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17642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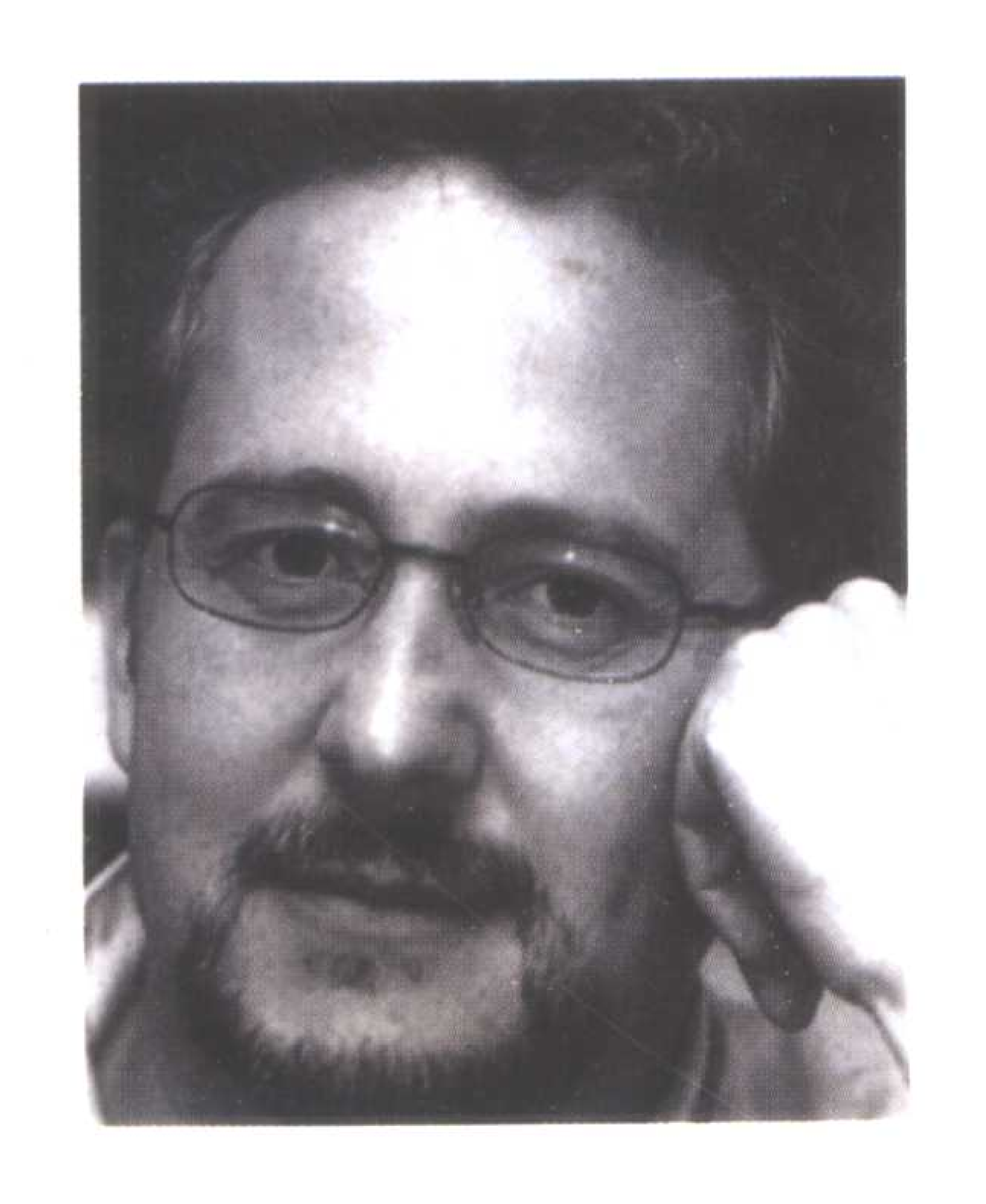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胡真才　　装帧设计:康　健
责任校对:杨益民　　责任印制:张文芳

深谷幽城

Shen Gu You Cheng

〔哥伦比亚〕埃克托尔·阿瓦德·法西奥林塞 著
张广森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00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2.625　插页2
2005年12月北京第1版　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02-005396-3
定价 26.00元



埃克托尔·阿瓦德·法西奥林赛

(1958-)

哥伦比亚新生代作家。早年曾在哥伦比亚国内就读新闻专业，未及卒业而转赴意大利都灵大学学习现代文学，后在该校担任西班牙语教师。一九九二年回到哥伦比亚并从此开始写作生涯，至今一直担任着多家重要报刊的专栏作家。已出版的重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邪念》（1991），长篇小说《落魄绅士的往事》（1994）、《偷欢轶事》（1998）、《垃圾》（2000，获西班牙的“美洲之家新小说奖”），杂文《为忧伤女人准备的烹饪教程》（1996），散文集《随笔》（2002）以及游记《东方始于开罗》（2002）等。

封面图景：拉普拉萨湖

[哥伦比亚] 乌尔塔多·加西亚 摄影

您忠实的舒里克

[俄罗斯] 柳·乌利茨卡娅　著

复杂的善意

[加拿大] 米里亚姆·托尤斯　著

守望灯塔

[英] 詹妮特·温特森　著

巴拉圭消息

[美] 莉莉·塔克　著

台伯河边的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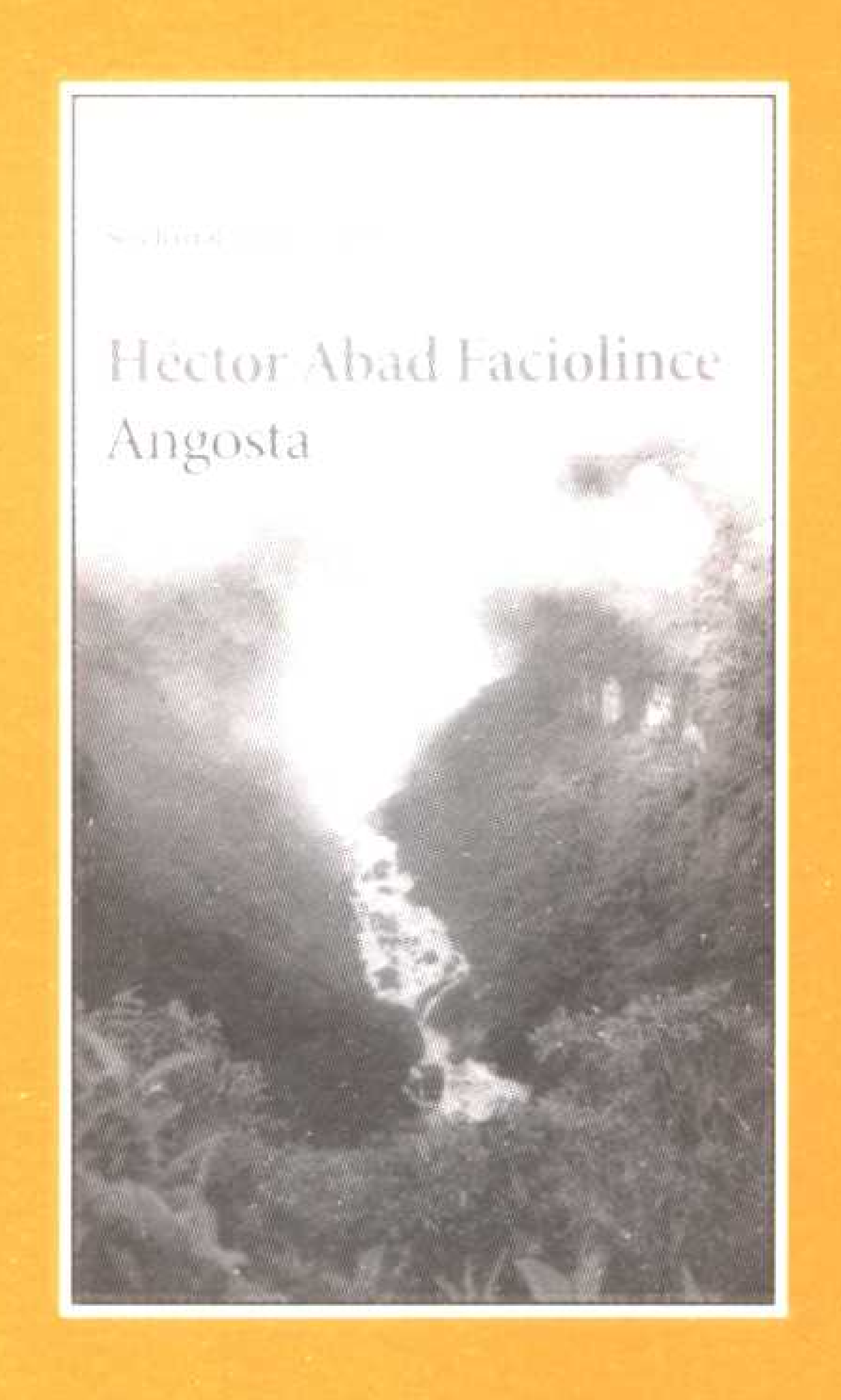
[德] 延·孔涅夫克　著

美 国 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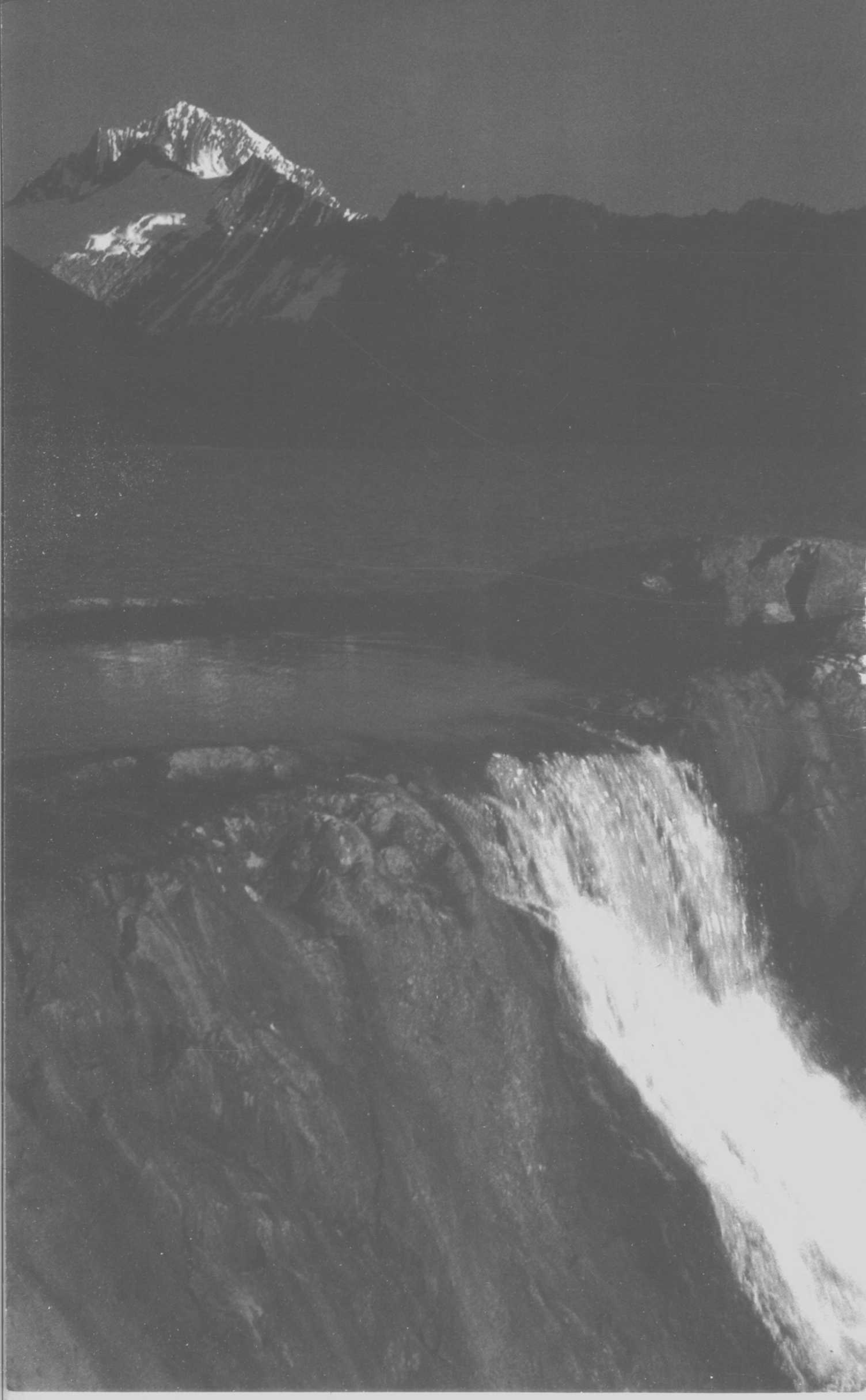
[法] 弗朗兹–奥利维埃·吉斯贝尔　著

深谷幽城

[哥伦比亚] 埃克托尔·阿瓦德·法西奥林塞　著



《深谷幽城》西班牙文版封面书影



出 版 说 明

评选并出版“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是一项新创的国际文学作品评选活动和出版活动。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由中国文学研究机构和文学出版机构为外国当代作家作品评奖、颁奖，并将一年一度进行下去，这是一个首创。因而，当2001年度的评选揭晓，6部当选作品中译本面世时，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和兴趣。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联合举办，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评选委员会由分评选委员会和总评选委员会构成。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遴选专家，组成分评选委员会，负责语种对象国作品的初评工作；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上述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委派专家组成总评委会，负责终评工作。每一年度入选作品不得超过8部。入选作品的作者将获得总评委会颁发的证书、奖杯，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成丛书出版，丛书名即为：“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总评委会认为，入选“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作品应当是：世界各国每一年度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有益于人类的进步，能够体现突

出的艺术特色和独特的美学追求，并在一定范围内已经产生较大的影响。

总评委会希望这项活动能够产生这样的意义，即：以中国学者的文学立场和美学视角，对当代外国小说作品进行评价和选择，体现世界文学研究中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以科学、谨严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推进优秀外国小说的译介出版工作，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贡献。

一项新创的事业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令我们感到十分欣慰，信心倍增。我们相信，2004 年度的评选活动和 7 部作品的出版，也一定会继续获得成功。而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并恪守评选的原则，这项“世纪工程”在整个 21 世纪的进程中必将获得持续的成功。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评选委员会

总评选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黄宝生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叶廷芳　石南征　刘玉山　刘海平

何其莘　陈众议　陆建德　吴岳添　赵德明

聂震宁　黄宝生　管士光　潘凯雄

秘书长

仝保民　刘开华

西葡拉美文学评选委员会

主　任

赵德明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孙成敖　朱景冬　张广森　赵德明　盛　力

这是一部现实的戏剧又是一部当代的童话。安戈斯塔是位于南美洲热带地区的安第斯山脉中的一座现代化城市。有形的和无形的壁垒,按照人们的贫富状况,将那座城市划分成了几个不容外人涉足的区域。这一情景可以被视为当今世界现实的缩影,从中可以看到我们人类共同面对的种种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问题。作者通过隐喻这种传统的文学手法引导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世界本可以成为天堂,为什么竟然变成了地狱。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Esta es una comedia realista y también una fábula contemporánea. Angosta es una moderna ciudad encajada entre los Andes tropicales de América del Sur, donde muros reales e invisibles marcan, según la riqueza de las personas, territorios para no dejar pasar a los ajenos, situación en que puede considerarse como un resumen de la realidad del mundo actual, llena de todo tipo de problemas y conflictos políticos, económicos y sociales que enfrentamos juntos todos los seres humanos de la tierra. El autor nos invita a meditar, mediante el tradicional recurso literario de alegoría, sobre el problema de porqué nuestro mundo, que podría ser el paraíso, se ha convertido en un infierno.

Jurado de la mejor novela
extranjera del año siglo 21

致中国读者

文学作品不是照搬现实而是解读现实。小说是创作，其依据是记忆、经验、阅历、书籍，而最重要的当为遗忘。生活经历经过遗忘的筛选之后就生成了我们所说的想象。想象是所见所闻尤其是曾经的所见所闻的变异，是试图使现实中过分混乱以及有时甚至是难以破解的现象变得更加真切、更加明晰的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是更集中、更清楚、更感性地再现往事的捷径。

文学是通过并非真正如实讲述(真正如实讲述是新闻)的故事来表现现实，是对现实的一种艺术化了的解析。截取、重组、删剪、渲染、淡化某些细节，将人物置于特定的环境之中，这样再造出来的现实尽管已失原貌但却依稀可辨、更易理解。

拉丁美洲的城市具有某种更像世界的微观、缩影的特质。以印欧血统的白人为主体的社会上层窃据着一如属于第一世界的挪威或瑞士一般井然有序、华美无比的区域，操控着经济命脉、掌握着决策大权、指挥着军警武装、规划着未来方向。与此同时，多为有色人种的广大民众却无望地麇集在如同非洲一般既无上水又无下水的贫穷破败街巷、

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在我所居住的麦德林城,乘地铁,无须半个小时,就能从瑞典到达苏丹。

在热带山区,一年的季节变化跟世界上其他地区大体相同。海拔两千至三千米的地方有一个温寒地带,那里的气温很像欧洲、北美或中国北方的春天。由此下行一千五百米,不过半个小时的路程,就可以抵达热浪蒸腾的高热地段。我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地区,所以很自然地就为小说的真正主人公安戈斯塔城设计出了同时拥有三种气候的自然条件。这种情况,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可能会显得过分离奇和刻意,但是,对哥伦比亚的读者来说,却是百分之百的现实。

《深谷幽城》译成中文之后,我最为担心和关心的恰恰正是这一点:在你们看来,到底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杜撰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这部作品评为"2004 年度最佳西班牙文小说"这一简单事实已经给了我一个初步的回答,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这个回答就是你们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这部作品。正如通常所说,你们和我们几乎是对跖而生。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相互之间才会更有兴趣、更觉神秘。不过,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更加相似。

我们的真正祖国也许不再是土地而是时代。所有的人,中国人和拉美人,我们都是我们所处的第三个千年初始时代的儿女。我认为,我们大家全都在为某种世界氛围、某种使我们能够相互理解的时代氛围而兴奋、而苦恼。我们共享着同样的技术、情感、音乐、电影、忧虑与境遇。破解当

今的世界和当今的时代是我们大家——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当然还有艺术家和小说家——的共同任务。我们大家就像是沉潜在一个巨大泳池中一般徜徉在世界之上并希望能够理解这个世界。为了能够游得更好，多一点儿欢乐、少一点儿烦恼，我们发明了各种理论、器械，其中也包括了文学。

我衷心地希望这部小说至少能够给你们带来片刻的愉悦。但愿你们没有因为陪伴着这些人物在这座城市中游荡而觉得空耗了时光，而我却还不知道你们会怎样看待这座城市：是远还是近？是神秘还是平凡而普通？我在揣度：安戈斯塔是否也包含有北京的某些影子？

既非狂傲也不必过谦，我只想说非常高兴这部小说能够译成中文并由衷感谢出版社、编辑和译者。对于一个出生在世界另一端的人来说，自己的作品能够被译成世界上的一种最为重要、最具文化传统的语文的确是件刻骨铭心的大事。我为此而感到无比地惊喜和幸福，因为这是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衷心希望没有令你们完全失望。

埃克托尔·阿瓦德·法西奥林塞

译者前言

《深谷幽城》是一部关于当今世界的寓言，它将整个世界浓缩为一座现代化城市。

《深谷幽城》是一部表现当代人的生活与心态的现实主义小说，它塑造了一批颇富时代感和极具典型性、代表性而又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

安戈斯塔（即《深谷幽城》）是一座有着八百万人口、深藏在安第斯山脉北端群山环抱的热带峡谷之中、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大都会。独特的自然条件使整座城市分成为上、中、下三个层阶和寒、温、热三种气候，不同的层阶和气温带之间被有形的和无形的壁垒割裂开来，形成了分别由三种不同经济及社会状况的人聚居的地区：上层的寒区被拥有百万美元以上资产的上等公民所霸占，中层的温区住的是没有温饱之虞的二等公民，而有地狱入口之称的底层热区则是人数最众的三等公民的麇集栖身之处。族群间的隔膜和恐怖暴力活动是整座城市的两大公害。族群间的隔膜源自于当局的隔离政策和人们心里的仇视，恐怖暴力活动表现为当局操控的准军事机构的肆意屠戮和暴力集团人体炸弹式的恐怖袭击。一个由七位高人组成的“高人会议”

掌握着决定人们命运的生杀大权。这一切使得“本来可以成为天堂”的安戈斯塔,“结果却变成了地狱”。

坐落在市中心(温区)的一家曾经有过红火岁月的大旅馆剧场饭店如今已经衰落成了公寓,其主要的房客中有:一位本可以取得上等公民身份并住进寒区的中年书商,一位涉世不深的年轻诗人,一位满头红发、热情似火的姑娘,一位匈牙利裔数学教授,一位丈夫和儿女都被杀害了的老妇,两位落魄的放浪艺人,等等。正是这些人的上串下联演绎出一幕幕激情奔放、缠绵悱恻、惊心动魄、惨烈悲壮、凶残暴戾的人间戏剧,揭示了不同社会阶层的生存状态、思想追求和爱恨情仇。无须讳言,几乎所有的人物尽管都有着明显的象征意义,但是,这些人物却并没有因此而就变成为简单的符号或标签,而是有血有肉、个性鲜明。他们之间的友情和亲情、情爱和性爱联系展示出了当今社会人际关系的特点,他们每个人面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态度与立场表现出了当今社会的根本矛盾和利益冲突。

安戈斯塔是一个丑陋的世界,以贫富为基准界线,人们群分而居,从怀疑到猜忌到对立再到仇视,于是就有了有形的隔离墙以及无形的心理疆界、有了强势集团的疯狂打压以及弱势集团的顽强反抗。压迫和反抗是共生共存的。只要有压迫,就必定会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反抗的队伍,而其中还不乏并非直接受害者的仁人志士。尽管眼下仍是黑云压城,可是,正义的力量却在不断增长;对峙可能是长期的,然而,希望的火光并未熄灭。

一部就其本质而言当属政治题材的小说能够写得如此

引人入胜实在是难能可贵。

埃克托尔·阿瓦德·法西奥林塞在书后的《附记》中坦言“这部小说不可避免地融入了许多别人的思想”并开列了一个包括健在的和已故的作家在内的长长的名单。他在接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胡真才先生采访的时候说过:“所有的作家在构思自己的作品时都会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自己的经历、朋友的遭际和阅读过的书籍。想象是阅历、记忆与知识的融合。”撇开“自己的经历、朋友的遭际”不谈,无须讳言,在构思《深谷幽城》的时候,但丁和《神曲》对作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诚如他本人所讲“但丁将森林当作神游的依托并依照宗教传统将冥世分为三界,我想要展示的是现实的喜剧,同样具有三重天地,不过是在我们生活着的尘世”。这也就是说,正是但丁的《神曲》(即“神的喜剧”)启发他以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哥伦比亚的麦德林为原型设计出了安戈斯塔城,并试图创作一部展示现实的“人曲”(即“人的喜剧”)。从形式上来讲,《神曲》中有“地狱”、“炼狱”和“天国”;安戈斯塔则有热、温、寒三个城区,而且还分别被称为“地狱”、“净界”和“天堂”。从主题上来看,《神曲》要表现的是: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人类和个人从迷惘与错误中经过苦难和考验,到达真理至善的境界;《深谷幽城》则是概括了人类在当今这处于世纪之交的世界的政治与社会现实。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神曲》有一个从地狱到天国、从苦难到幸福的完满结局,而《深谷幽城》留下的却是个人的无奈与困惑,尽管还不至于完全绝望,但是希望却很渺茫。此外,书中人物一个最主要的活动场所“剧场饭店”的“剧场”二字即

为《神曲》原题 La Divina Comedia 中的 Comedia，另一主要活动场所“中转”书店位于但丁街，热区有个地名为“维吉尔坡”（维吉尔是古罗马诗人，是他引导但丁游历了地狱和炼狱），寒区有个美女叫贝亚特里丝（西班牙文中的 Beatriz 即为意大利文中的 Beatrice，她是但丁的精神恋人，在《神曲》中，她亲自引领但丁游历天堂），这一切恐怕不能说是偶然的巧合。

具有象征意义的人体炸弹、关塔那摩集中营，着墨不多但却是实写的隔离墙、国际干预部队，这些存在于不同国家与地域的事物无疑凸显了作品的时代感；融入了人们日常生活中英语词汇，地主庄园的总部被定名为“白宫”，似乎也都是精心设计。然而，中年书商的玩世不恭、青年诗人的天真纯朴、数学教授的呆板孤僻、建筑师的狂傲浅薄、参议员的嚣张跋扈、打手们的狞恶凶残却都无不跃然纸上，维尔吉尼娅的重情、卡米拉的纵欲、贝亚特里丝的贪淫则是因为源于各自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环境而顺理成章。可以看出，作者试图通过人物所处的不同地位来剖析当今不同阶层的人对待情感、婚姻、家庭、社会、政治的态度与立场，与此同时，人物的性格与观念又并不是单一的和不变的，而是有其固有的复杂性，特别是围绕着“情”和“义”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变化：看似无情无义的书商竟能舍财冒险，抛夫弃子的女人几十年后在临终之际却给年届不惑的儿子留下了百万美元，不问世事的教授为青年诗人的不幸蒙难而老泪纵横，一向助纣为虐的军人却为受害者通风报信，醉生梦死的女人误入抗暴行动而无怨无悔，如此等等。此外，作者表现出了

很强的驾驭语言的能力，景物的描摹、故事的叙述、札记形式的运用、独白式的心灵展示能够引人入胜而不产生厌烦之感，抢劫的场面、施暴的过程更是写得细致入微、惊心动魄。诚然，作者对当今世界的种种乱象及其成因的观点与诠释可能有些简单甚至肤浅，但是终归不失为一家之言，不过，他所发出的“本来可以成为天堂，结果却变成了地狱”的慨叹倒是很可能会引起广泛的共鸣。

埃克托尔·阿瓦德·法西奥林塞是哥伦比亚的新生代作家，一九五八年出生于麦德林城，早年曾在哥伦比亚国内就读新闻专业，未及卒业而转赴意大利都灵大学学习现代文学，后在该校担任西班牙语教师。他于一九九二年回到哥伦比亚以后开始写作生涯并先后担任过多家重要报刊的专栏作家，已经出版的著作有：《邪念》（短篇小说集，1991），《落魄绅士的往事》（小说，1994），《为忧伤女人准备的烹饪教程》（杂文，1996），《偷欢轶事》（小说，1998），《垃圾》（小说，2000，获西班牙的“美洲之家新小说奖”），《随笔》（散文集，2002），《东方始于开罗》（游记，2002）。

埃克托尔·阿瓦德写有一段短文，名曰《自述》，译附于后，以飨读者：

> 我在不想自己的时候会觉得更加快乐。然而，我坦承自己有十爱，不过都很简单：爱听死人静诉——亦即阅读，爱同生人默谈——亦即写作，爱与亲友进行那不会因为真实而就乏味的交流，爱被女人陪伴，爱音乐，爱水，爱酒，爱吃，爱风和日丽时的露天，爱忘自己的身体——也就是健康。从但丁的时代算起，人们的

平均寿命已经延长;我虽然已届中年,但却希望还能在十爱的陪伴下再历四十春秋。尽管我对古训(栽一棵树、出一次游、生一个儿、写一本书)已经践之有再,倒还愿意多栽树、多出游、多写书,关于是否能够多生子嘛,至少是心存此愿。为了避免陷入过分在意自己的烦恼,我惟一的秘诀就是去爱别人。爱别人就是设法让别人也能跟自己一样尽享前述十爱的乐趣。

张 广 森

2005 年 8 月

献　给

我的女儿及儿子

达涅拉和希蒙

他们懵懵懂懂地行进在狭小的土地上

维吉尔[1]

---

① 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古罗马的伟大诗人。

他[1]将书从中间翻开举到眼前，接着就把鼻子杵到了页缝的地方，仿佛是将那儿当成了女人胯下的私处。那本书有一股子发了潮的纸张、尘埃和树皮的气味。他重又将书合起从眼前移开，欣赏起了封面上的水彩瀑布。他在心里把画出来的瀑布同真实的瀑布比较了一番，觉得不是很像。他的眼睛转移到了书名和作者上面。那是一本有关安戈斯塔的地理的著作，作者是一位不知名的德国学者。他扫了一眼献词（对象是亲属），但却看不明白写的是什么（用的是拉丁文）。他溜了一眼目录、跳过前言，直接翻到第一页并立即读了起来：

南美洲大陆的西北端有一片从太平洋岸边南展到奥里诺克河、从亚马孙河北延到加勒比海滨的土地。安第斯山脉从火地岛开始蜿蜒七千多公里，到了那儿之后却像张开的手掌一般将指尖插入了大西洋，其最后的一个桀骜峰峦就是几近六千米高的内华达山。在那如同五角海星般的手掌的指缝中间汹涌奔腾着六条大河，即：注入亚马孙河而流向巴西的卡克塔河和普图马约河，水急岸陡直奔太平洋的帕提亚河，汇集了乔科原始丛林的丰沛雨水从达连湾入海的阿特拉托河以及尤马河和布雷顿科河这两条平行的孪生兄弟。最后的这两条河由南向北流过一千四百公里之后合而为一注入那个以灰口为名的加勒比海南岸满是泥沼的海口。两个多世纪以来，这片土地一直被称之为哥伦比亚。

---

① 原作者注：谁？哈科沃·林塞，39岁，体重78公斤，身高1.75米。鼻正，脸方。肤色黝黑（被太阳晒的或者源自非洲的祖先，天知道），额头、眼角、嘴角有着深深的皱纹，笑纹尤为明显。他看起来显得还很年轻，尽管已经有了一把子年纪，尽管已经有了虽然极力想要通过运动加以控制但却开始凸显起来的肚子。他双臂粗壮，有着撒拉逊人式的浓密胡须，皮肤光洁、干燥，身体的其他部位倒是几乎没有什么汗毛。他独自租住着剧场饭店的一个套间。离异。一个九岁的女儿虽然是他惟一真爱的人，但却很少与之来往。他的生计来自于自己所开的一家名字叫做“中转”的旧书店，同时也给报纸写稿和教授英语。他此刻已是富翁，不过几乎没人知道，仍然过着不像有钱的生活。他没有任何认真的信仰，因为早就将性爱当成了宗教。对他而言，主宰一切的不是精神而是欲望。多年以来，他同别人的关系只是限于肉体而绝不涉及情感。他总是希望生吞活剥（这是安戈斯塔的男人做爱时的惯常用语）所有认识的和可以弄到手的女人，当然了，那女人必须是有着诱人的体香和多子的体征，这倒并不意味着他想要让她们受孕：早在几年前他就已经接受了输精管结扎手术。

如果世界历史不是一连串的荒唐巧合的话，这个名字本来是应该用以指称整个美洲的。

他那天下午偶然在中转书店的一张桌子上发现那本书，并不是刻意搜寻的结果。书名(只是城市的名字，没有别的说明)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不过，从刚刚读到的文句来推断，应该是学究们的一份平淡而乏味的学术报告。哈科沃早已厌倦了抒情诗篇、花哨文章，很想读点儿没有杜撰痕迹、没有装模作样、没有浮华夸饰的东西，因此，出于好奇，在没同任何人打招呼就走出书店的那一瞬间顺便把那本书也带走了。出门的时候，他看了看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以为当天下午一定会是赤日炎炎、热浪蒸腾。他一向都是个心不在焉的人，没有注意到雨云正从南方滚滚而来。所以，当他还手里拿着书悠然地走在回旅馆的路上的时候，忽然间雷声大作，虽然稀疏但却大得如同石子一般的雨点儿劈头盖脑地打了下来。在安戈斯塔，那是一场三月末的时候常见的典型热带暴雨。为了不让自己被淋得过湿，他一方面加快了穿行城市中心地区那纵横交错的街巷的脚步，一方面又紧贴着墙根儿寻求屋檐的遮护，最后竟然还用手中的那本书罩住了自己那初现白发的脑袋。他边走边用眼睛扫视着几乎每一个女人，直到这时候才意识到那天应该是圣灰周三[①]，因为他看到许多女人的脑门上面都点有一个黑色标记。他已经有二十年没在自己的脸上做过 memento

① 圣灰周三，即四旬节的第一天。

mori[①] 了,也许那是父母的宗教惟一还对他多少保有一点儿魅力的仪式:“儿子,你要记住,你是尘埃,你也必将化作尘埃。”尘埃。复活的不是灵魂、不是精神或肉体,而是那简简单单的真实东西:尘埃,星辰的余烬,铸成我们每一个人的物质。不能指望那尘埃能够再次聚合成为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体。连绵的雨点儿让人们脸上的十字——这时候他注意到了有些男人也画了标记——化作了一条条黑色的小溪流向眼睛,仿佛是想让那些善男信女们全都变成瞎子。

回到剧场饭店以后,他为能够安下心来读读书而不必再次冒雨出门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就在关起房门的刹那,他忽然想要到电脑上去查点儿东西,于是就走到机器跟前将食指伸向了开关,不过,却又突然打消了那个念头。他更换了被雨淋湿的衬衫并准备了一杯浓浓的咖啡,然后就背对着从那已经租住了多年的二层大房间的窗口投进来的柔和光亮坐到了心爱的摇椅上。脸上没有一丝厌烦或欣喜的表情,他又接着读起了那位名字叫做什么海因里希·冯·古尔的地理学家对安戈斯塔所在的这片土地的描述:

> 中央山脉或五叉高原的中部,也就是安第斯山那掌形末端的中指的正中,远离海边,地处内陆。延伸到了热带的安第斯山到了那儿却因山势而消减了酷热与湿气,那里的广大地区遍布着咖啡树林。当地的潮热被地势缓解,气候虽然单调却很宜人,没有漫长的旱季、雨水也不过量,不受台风困扰、没有火山威胁,土地

① 拉丁文,意为“死亡标记”。

肥沃，草木品种繁多、枝叶茂密，阳光无比充足，飞禽走兽数不胜数而且与人和睦共处。

世上这片奇妙土地的中心叫做安戈斯塔。在安戈斯塔，除了气候无可挑剔之外，别的则是一无是处。本来可以成为天堂，结果却变成了地狱。那里的居民原本生活在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但是，他们却既不自知又不珍惜。在三个多世纪里面，那里一直都是个乏味而几近古旧的村寨；可是，后来，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突然膨胀起来，竟至漫出了谷底平川和山脚坡地。在那初始时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的山谷里，现在已经难觅原始森林、成片草场或咖啡树林的踪迹。如今，整个地区变成了一座街巷交织的大都会，高楼、工厂、商店和成千上万的砖色民居栉比鳞次地遍布坡原，向上直逼高寒地带，往下濒临俯瞰低热区域的悬崖峭壁。每当一个家庭增丁添口、子女婚嫁之时，安戈斯塔的居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在自家的房顶上架起一块水泥板加盖出第二层乃至第三层。由于缺少空间，整个城市也是这样，现如今已经分成了三层：顶楼雄踞于高寒地带，低热区域则成了潮湿的地下仓房。

据说，安戈斯塔这个名字是城市的缔造者们当年登上台地的顶端之后看到那里是一条狭长的山谷而给取下的①。山谷中间有一条湍急而无常的溪流，水面

① “安戈斯塔”是西班牙语的词汇 angosta 的译音，这是一个形容词，意为“狭窄的”。当作地名，可以理解为“狭长之城”。

上满是凶险的旋涡，河道弯弯曲曲，冬季[1]泛滥成灾，夏季则是真相毕露：不过是一条河状山涧而已，满眼都是污水浸泡着的巨大灰色卵石。人们将其称之为浑河，不只是由于那河水从未清过，更主要的还是因其变幻莫测、暗藏祸端。这种情况如今再也见不到了，因为已于二十世纪中叶被改了道并进行了疏通，不过，直到那些年里，每逢遇到三月或四月的连雨天气，西岸（建有无数的工厂）还是总要被淹。

哈科沃停止了阅读，将食指夹在书页之间，站起身来从窗口朝外望去。外面跟书中一样也在下雨。远处呈不规则状隆起的台地峰缘变成了一条霏霏细雨笼罩下的蓝色条带，间或可以见到些许逆光矗立的树影。他在揣度着最初的移民们会是从哪座峰顶俯瞰安戈斯塔峡谷和这个当初没有高楼大厦、没有民居屋舍、没有嘈杂喧嚣、地广人稀、几乎不见炊烟、几乎不见农田的地方该是个什么样子。他重又坐下将书翻到了手指所在的页面。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当翻开书页并沉浸到了字里行间之后，那个感觉该有多么幸福：远离了现实的世界，陶醉于那些描述这座城市的文字之中，然而，那些文字想要再现的则既是却又不是此时此刻自己正置身其中的这座城市，而是更为美好、更易理解。

在峡谷的北端，河岸变成了两堵如同锯齿一般的峭壁，河水戛然而止流于绝望者瀑布的根下。那瀑布

---

[1] 热带地区的冬季即指雨季，夏季就是旱季。

从近千巴拉[1]的高处奔泻而下，流长，坎少，直冲骤降，溅落有声，最后化作水珠与泡沫。由于气候的改变，那里的草木也另成一体；似火的骄阳、窒闷的潮热使得空气都具有了热带地区的那种浓重而有害的特质。浑河就在那儿终结，形同自尽，既非注入什么湖沼，又非流向大海或者成为大河的支流。形象地说，大地就像是一块海绵，将它吸得干干净净。据说那一带有许多岩洞，浑河的水很有可能在地下继续流淌，因为，离绝望者瀑布不远的蟾蜍洞里就有一条缓缓流动的暗河。

自古以来，瀑布的底部就被称为地狱入口，因为它就像是一个倒着的火山，贪得无厌地吸纳着河水，只进不出，同时却在周围很大的空间里留下缓缓凝落到蕨类植物和野生甘蔗叶片上的悬浮水珠、些许沉降到岩间石缝中的泡沫和一大团傍晚尤为厚重、只是在中午时分偶尔弥散的蘑菇状奶色浓雾。地狱入口也有其宗教的义涵，是对自寻短见的人们的警示：上个世纪，很多人都把瀑布选作自我了断的理想之所，因为，万无一失。那承受关键一击的夺命石正好就是冥府的大门，按照我们那亲爱的真正宗教的教义，冥府则是所有自杀者无可逃避的终极之地。根据安戈斯塔的传说，在那凌空飞下的一刻，所有自杀身亡的人就会变成小树或卵石，而后再进一步变成大树、飞鸟或山岩。这一极富诗意的诠解很可能源自于无法在那儿打捞出尸体这

---

① 巴拉，长度单位，合 0.8359 米。

一无可争辩的事实。

林塞抬起眼睛琢磨起了那些自杀的人。如果要自杀的话,他心里想道,我不会选择瀑布。我会冲着自己开一枪,或者,更理想的是,让别人给自己一枪,此类事情在这儿做起来更容易,而且也会更加便宜。我可以在报上登一条广告:"急寻愿意置我于死的杀手。报酬相宜(或者优厚,或者至少也是得体)。"然后留下剧场饭店的电话,以便洽商。实际上,如今已经没人再去绝望者瀑布寻短见了,但是,那个地方却并没有因此而就失去了不祥的名声。现在,瀑布正以"抛尸场"的名字见知于安戈斯塔。先是将人杀死,然后再把尸体抛下瀑布。那些尸体于是就会变成为尘埃或石子,很少可能发芽、抽枝、长成大树或者像小鸟一样展翅飞翔。

他突然产生了想要核对某种资料的急切欲望,于是就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他看了一眼处在保护状态下的黑色屏幕和键盘边上那闪烁着的指示灯的微弱绿光。他重又坐到了椅子上,就像是一个企图控制痉挛或打消邪念的人似的,努力镇定着自己的情绪,然而,内心深处的某种力量驱使他再一次站起身来并走到了电脑跟前。势在必然。他随意点了一下键盘,屏幕被激活了。他使劲地摁住鼠标拖着游标指向了那个最常用的地址,不假思索地写下了一串数字,按照早已烂熟于心的指令,仅凭记忆就飞速地敲出了存单的号码,屏幕终于呈现出了那犹如嗜毒者吸人的头一口烟雾一般的回应:"欢迎,哈科沃·林塞。安戈斯塔银行。整存。个人外汇账户。余额:$1,044,642。"林塞得意地微微一笑,此时尽管萌动了顺便查看一下邮件的念头,却又改变

了主意。他深深吸了口气，拖动游标安全地退出了程序。他重又回到了椅子上去继续埋头阅读了起来。

该城的创建者们几乎全都来自于西班牙。他们是巴斯克人、埃斯特雷马杜拉人、安达卢西亚人或卡斯蒂利亚人，不过，也有皈依了天主教的犹太人和接受过洗礼的摩尔人。他们多半是满怀着迅速发财变成西印度富翁之后再返回伊比利亚半岛的美梦孤身离开旧大陆的，然而，他们虽然不遗余力地钻进这儿的丛莽中翻找搜寻，却始终没能找到黄金国[①]。弄到手的黄金和财富总是同梦想相距太远，所以大多不得不身不由己地留了下来，而且，或者同从保护地掳来的土著女人结亲，或者同地中海的人口贩子运来的希腊和西西里女人姘居，或者同从加勒比地区最大的黑奴港口卡塔赫纳买来的非洲女奴厮混。他们的后裔，尽管都是土白混血和黑白混血，但却无不幻想着能够依靠财力成为绅士。对那些侥幸如愿者，人们习惯于称其为**上等公民**。这些人相继搬到了寒区，那儿是一大片被称之为天堂区的肥沃台地，也就是安戈斯塔城的顶楼。温区是一片曾经有过一个温顺或者至少也是被驯服了的土著人村落的狭长谷地，住在那儿的是**二等公民**，一群既怕被人混同为**三等公民**又暗怀有一天也能跻身上等公民行列的人们。浑河岸边从前饲养着许多黑白花牛，而且，除了咖啡之外，二等公民们还在那儿播种和栽植

---

① 黄金国，传说中隐藏在南美洲丛林中的富庶国度。

了玉米、小豆和香蕉。绝望者瀑布的周围曾经有着丰富的金矿和铂矿，可是，住在那儿的土著不肯干活，一是因为气候恶劣，二是由于疟疾肆虐，于是上等公民们就买来了奴隶，所以，瀑布附近就成了少数矿主、众多黑人矿工和些许管理蔗田和榨糖工场的苦力的栖身之所。就这样，历经几十、几百年的演变，安戈斯塔就变成了今天的这种状况：一个分为三层、住着三种不同的人、有着三种不同气候的窄条状的城市。最下面，绝望者瀑布和地狱入口附近以及通向温区的坡面上居住着好几百万三等公民（矿脉枯竭之后，上等公民们就都回到了寒区，只保留着下面产业的业主头衔）；浑河谷地及其毗邻的坡原，聚居着几十万二等公民；最上面，被称作天堂区的台地则是为数不多的上等公民阶层的庇护所，一个精心设计、干净而现代的恬适城区，一块镶嵌在第三世界这个角落里的、仿效得不很逼真但有时却又非常逼真的第一世界大都会飞地。

到现在为止，上等公民并未形成为一个族群。这种称谓其实也不是真正的世袭头衔，不过是安戈斯塔人对有钱人的传统叫法而已。这不是一种人种概念，因为，上等公民中有白人、有土白混血人、有黑白混血人，甚至还有一定数量的纯种黑人。正如一位安戈斯塔的历史学者所说："在这儿，大家全都是牛奶咖啡，有人牛奶多些，有人咖啡多些，不过成分却是一样：欧洲，美洲和非洲。"待到矿脉枯竭之后，该城的那些西班牙籍缔造者们于十九世纪末重返浑河谷地或寒区的时候

已经都是同热区女奴们所生的混血后裔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了，西班牙的印记只是留在了姓氏和由于因为色素缺失或者甚至是遗传变异而造成的黑皮肤蓝眼睛现象引发的虚荣心上面而已。谷地的牧场主们也都和土著女人勾搭在了一起，这一事实产生的婚生和私生子女加深了这一族群的种族特性，即便是行家们也无法分辨清楚。总之，安戈斯塔的每一个阶层——上等公民、二等公民和三等公民——之中都有白人、黑人、土著人、土白混血人和黑白混血人。惟一确凿的分别可能只是在于绝大多数三等公民或曰热民住在热区（那里的居民皮肤再白也被看做是土著或黑人）、绝大多数二等公民或曰温民住在温区（那里的居民从来都不是真正的白人、土著或黑人）以及绝大多数上等公民住在寒区（即便是再纯种的黑人、土著或混血也都永远自称或自认是白人而视所有其他的人为黑人和土著）。

哈科沃看了看自己的双手和两臂。他歙动了一下嘴唇像是想要讲话，但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只是在心里提出了那个问题：我到底是什么肤色的人？他真的说不清楚，反正是牛奶咖啡，爱尔兰裔曾外祖父威尔斯家族的牛奶和父亲林塞家族以及母亲那反复染色或消色的混血家族的浓咖啡。按照从很久以来就在安戈斯塔行之有效的划分规则，他是个生就的二等公民，不过，如果愿意的话，却又可以成为上等公民并且搬到天堂区里去居住，至少他在安戈斯塔银行的一家支行里的美元存款每天都在向他确认着这一事实。这一想法让他既心安又恼火。他烦躁地挠了挠脑袋，

每到心烦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头皮上布满了芒刺的感觉。

那个阴雨绵绵的圣灰周三的下午三点钟，一个亚裔正在天堂区入口处的 Check Point① 认真地核查着一位二等公民青年② 出示的临时通行证。那位青年眉清目秀，身穿套装、打着领带。他的行头肯定是借来的，因为，上衣袖子长得遮住了手，裤腰则是显得过分肥大。由于没系腰带，裤子总是下坠。每当裤腰坠得蹭到耻突和屁股而引发难耐奇痒的时候，他就只好伸出双手去提拉一下，跟着脸上也会闪现出一种难以掩饰的尴尬。

"苏莱塔先生，您到天堂区来有什么事情？"一位身穿深蓝色紧身边防警服的亚裔问道。

"到协和大街 115 号 H 基金会③ 去谈工作。"

"对，这儿写着呢。您打算什么时候离开 Sektor F④？"

---

① 英文，意为"检查站"。

② 原作者注：安德雷斯·苏莱塔，25 岁，体重 66 公斤，身高 1.77 米。他体形瘦削，皮肤白皙，眉毛乌黑而整齐；他相貌清秀，眼睛又大又黑，眼窝很深而颜色略重，每逢微笑的时候就会露出一排无可挑剔的牙齿；他身材高挑而刚劲。然而，尽管有着前面说的种种长处，但却明显地可以看出他不够自信，甚至有点儿笨拙。他虽然已经年纪不小了，但却未谙人事，心里想着模糊的欲望对象进行自慰倒是常有的事情。他是诗人，常步行，爱读书，尽管从未有过固定的工作，却也中规中矩。他对事情无可无不可，很少坚定的信念。他自己还不知道今天就将离开父母而自立。

③ "人道基金会"的简称。

④ 英文化了的西班牙文，意为"寒区"。

“说不清楚,得等到谈完以后,今天下午吧。”

“您是二等公民,对吧?”

“对,人们都那么称呼我们。”

“您在寒区有朋友或亲戚吗?”

“据我所知,没有。”

“请您在这儿写下长住地址和父母姓名。请写上母姓。您参与过恐怖活动或参加过政府标定的非法组织吗?”

“没有,先生。”

“您的亲属呢?”

“也没有。”

“您有艾滋病、疟疾、黄热病、结核、梅毒、乙肝、淋病等传染性疾病吗?”

“没有。”

“您有什么精神性质疾病、有吸食毒品或别的什么违禁药品的嗜好吗?”

“没有。”

“您有非法滞留寒区的意图吗?”

“当然没有。”

“您坐过牢吗?”

“在家里。”

“请您严肃点儿,先生。您可曾因为犯罪或不轨行为而被拘禁过吗?”

“没有,先生。”

“您可曾被拒发过前来寒区的通行证?”

“没有。”

“您身上的现金超过一万新比索、美元或欧元吗？”

“我还真希望能有那么多钱呢。”

“请您回答超过还是没有。”

“没有。”说出“没有”二字之后，安德雷斯觉得裤子又滑了下去，于是就使劲地提了提。

“您是否企图将迷幻药、爆炸物或其他违禁品带入 Sektor F?”

“没那个胆子。”

“我再说一遍：请回答带了还是没带。”

“好的。我是说，没有。”

“您是否参与过情报、恐怖或破坏活动？”

“没有。”

“请把脑袋伸过来。”

警卫掏出了一个体温计放到了苏莱塔的脑门上。几秒钟后，那仪器发出了一个轻轻的电子声响，亚裔认真地看了看结果并在放行单上写下了 37.2，随后，一边在通行证上盖章一边说道：

“OK，可以走了。出来的时候，别忘记把这张单子交回来。Welcome to Paradise①。”

安德雷斯曾经到过几次 Sektor F，不过，都是和中学同学一起去观光。温区的学校有时会办理临时许可证让学生们前去见识一下天堂区的美景。那种短程旅游多半为一天

① 英文，意为“欢迎您到天堂区来”。

或两天，学生们参观名胜景点、博物馆、游乐场、索霍努斯科荒原上的国家凤头麦鸡保护地以及中央高原上的神奇冰川湖。“如果好好表现和努力学习，你们当中的一些人也会有住到这儿来的那一天，”女教师总是这么说，“你们会跻身精英的行列、成为上等公民，到那时候，说不定你们还会想起老师曾经给你们指出过这样的前景呢。”

哈科沃伸了伸腿并舒了一口气，然后，打了个哈欠，眨了眨眼睛，用小指头挖了挖耳朵。他将一小片锡纸夹在了书页之间，接着就走到卫生间里去解放膀胱。他的嗅觉特别灵敏，竟然嗅到了午餐吃过的芦笋的余味。撒完尿之后，他走到床头柜前拨通了住在天堂区的前妻家的电话。接听的女佣回答说，堂娜多罗特娅[①] 刚刚跟博士一起出去了，不知道是购物还是访友。他问起了女儿索菲娅，女佣说她跟老爷太太走了。哈科沃重又回到背对窗口的椅子上，再一次翻开了那本有关自己居住的城市的小书。

安戈斯塔从三十二年前起就不再是个开放的城市了，未经准许，任何人都不能在其不同区域之间自由往来。这一法规起初并未成文，每个地区的居民固步于

① 原作者注：多罗特娅·马雅里诺，年龄 33 岁，体重 62 公斤，身高 1.73 米。曾是哈科沃·林塞的妻子，不久前改嫁给了寒区的著名建筑师布鲁诺·帕拉西奥。索菲娅·林塞，9 岁，哈科沃和多罗特娅在其短暂婚姻续存期间所生的女儿。

自己的领地主要还是出于习惯或谨慎而并非是迫不得已。然而，上个世纪末，由于恐怖袭击的加剧，每个保障国的军队全都划定了自己的防区，于是，整个城市就被分成了疆界明晰的三个部分：Sektor F，特指位于寒区的那块被称作天堂区并限制出入的平川；Sektor T，安戈斯塔的真正核心，原来是咖啡园区的整个狭窄的浑河谷地；Sektor C，包括着位于温区的浑河西岸的某些坡地，不过，主要还是指热区的绝望者瀑布下面及四周。用以命名每个 sektor（这种写法源自某个外国干预部队的笔误）的字母分别代表着寒冷、温和、炎热，可是，人们却是愿意只用其词首字母[1] 来指称。

热区和温区之间的往来（双向）不受限制，可以说是开放的，所以边界多隙而不严密；不过，事实上，很少有 Sektor T 的居民会去地狱入口，倒不是政府明令禁止，而是由于二等公民们自己心里害怕或有所顾忌。然而，Sektor F 的通道却是严加管制的，除了有山峦本身形成的自然屏障之外，天堂区的四周还特设了一个 obstacle zone[2]，亦即分隔区，也就是一道由鹿砦、铁丝网、足迹带、高压电网、电子探头以及无数个哨兵可以不发警告就朝擅自闯入者开枪的岗楼组成的屏障。陆

---

① 作为各个地区的名称的 sektor 是按照英语读音拼写出来的西班牙文单词 sector（地区）的讹变，F、T 和 C 分别是 frío（寒冷的）、templado（温和的）和 caliente（炎热的）词首字母，所以 Sektor F、Sektor T 和 Sektor C 就分别成了寒区、温区和热区。

② 英文，意为"隔离带"。

路(无论是坐公交车、搭乘地铁、骑自行车还是自驾私车)只有一个通向天堂区的入口,设在那儿的 Check Point 是个由一支国际干预部队驻守着的地下掩体。那支部队的士兵多为亚洲人(其成员被称之为亚裔),有着东方人的纪律和日耳曼人的严酷。只有当地的居民——也就是上等公民——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进入 Sektor F。办了通行证——通过 Check Point 的特许——的二等公民(一般为职员)或三等公民(几乎全是卑贱行业的工人或家政人员)也可以进入天堂区。Sektor F 的居民可以自由进出安戈斯塔的每一个 sektor,这是自不待言的事情,不过,或是因为没有兴趣,或是出于安全考虑,他们难得会离开自己居住的地盘而涉足下面的城区。政府部门和某些企业仍在谷地,所以很多上等公民要到温区工作,只是他们总是带着成群的扈从和保镖,或搭乘直升机,或配备装甲车队,生怕遭遇抢劫、绑架等突袭之险,而且总是太阳一落就匆匆忙忙、惊魂不定地赶回天堂区去睡觉。对绝大多数生在活在天堂区的人来说,在温区待上一会儿,或者,尤其是在热区过夜,简直就是极限体验,意味着一次真正的奇异经历。对他们而言,到安戈斯塔的那些地区去无异于无谓的冒险或者只有在吸了毒、发了疯、喝醉了酒的夜晚才会犯下的愚蠢过错。

老人们全都知道并且记得,从前不是这样,几十年前,谁都可以到天堂区那片平坦的台地上去,无须出示任何通行证件。据悉,分隔带和 Check Point 始现于新

千年之初，在游击队的袭击、大规模的绑架、安保局[1]的屠杀、走私集团间的火并、敢死队式的人体炸弹和毒贩子们的炮轰等等恐怖事件接连不断、此起彼伏之后。起先人们还以为这种“隔离政策”(刚开始的时候用的是这种说法)只是合法防范恐怖分子的一种权宜之计，不过，在安戈斯塔，一切临时都会变作永久、非常政令转而成为正式法规，没等人们省过味来就已经写进了宪法。城市的分隔并非一日之功，在一定意义上，从一开始就由于地理条件和各处居民的贫富差异而呈现出了分裂状态。城市的三个高度或层次使这种分隔比国内或世界其他地方都要更加明显和清晰。

电话铃声打断了哈科沃的阅读。他以为是前妻多罗特娅，她大概已经回到了家里并打算把女儿送过来或者商定圣周[2]放假期间的看视日子。他很想念索菲娅，由于种种最后时刻才出现的无谓麻烦，已有半个月没有见到她了。他再次将锡纸夹到了书页之间，然后就站起身来前去接听电话。不是多罗特娅，而是书店的职员朱尔斯奇[3]。朱尔

---

① 准军事性质的特务暗杀组织“城市秘密安全保卫局”的简称。

② 复活节(春分月圆过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前一个星期。

③ 原作者注：迪奥尼西奥·朱尔斯奇：58 岁，体重 69 公斤，身高 1.81 米。脑袋秃得像个台球。年轻的时候，他曾是杂志编辑、喜欢音乐并风趣幽默，可是，酗酒和吸食可卡因毁了他的生活。经过很长时期的康复治疗之后，他重又在哈科沃·林塞的书店里找到了工作。对他而言，这无异于得到了重生。他记忆力极强、图书知识十分丰富。他的妻子是位了不起的编辑，温柔可爱，然而，他的嗜好却葬送了妻子的温柔以及他们的姻缘。他的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而且回到了祖先的土地塞尔维亚。

斯奇说曾经把一本名字叫什么海因里希·冯·古尔的人写的书放到了桌子上，问他是否碰巧给带走了。

“那是一个女大学生要的，她正在撰写一篇关于安戈斯塔的历史和隔离政策的论文。”

“对，在我这儿。看到它放在桌上，于是就想翻翻。你是知道的，我对那个瀑布有着不解的情结。对不起啦，不过，我不知道已经被人预订了。如有必要，我可以亲自送去。”

“也许真的得让你跑一趟啦。预订的人来了，在这儿等着呢。她正趁这会儿在给书店拍照，说是可以把照片送到报社去发表。”哈科沃和朱尔斯奇说到这儿就都不再吭声了，好像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说。最后，还是朱尔斯奇接着说道：“我没看过那本书，好看吗？”

“我刚看了个头，至少是认真的，尤其是具体的材料，不过，实际上，没有说出什么咱们不知道的东西。他引用了一段非常不错的文字，我觉得像是洛佩斯·德·梅萨的话，我倒是很想验证一下，因为书上没有注明。可是，总之，既然有人预订了，我就给你送去吧。”

“真不好意思让你再跑一趟，更何况还是这种天气。我把那本书放在桌子上，还以为没人会感兴趣呢。我本来是可以自己去取的，不过，你知道基罗斯① 不会接待顾客。

① 原作者注：阿古斯廷·基罗斯：76岁，体重68公斤，身高1.77米。他是安戈斯塔温区的著名放浪艺人。他一直跟母亲生活，直到老人以108岁的高龄过世为止。随后，他听从林塞的建议住进了剧场饭店的顶层。他从未有过工作，一辈子喝酒、作画、读书。他曾经是位漫画家、十四行诗作者、肖像画家、怯懦的斗牛士、斗牛评论员、埃萨·德·凯罗斯全集和马恰多·德·阿西斯的最佳小说的译者。对哈科沃·林塞，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他反正是在此人的中转书店里工作。工作，只是一个说法而已。

我不希望书店没人照看,那位女学生在,还有别人。当然啦,我也可以让她明天再来。"

"咱们再也没有复本了,对吧?"

"没有。那算得上是一本奇书,是柏林出的学术版,据我所知,没在这儿发行过。"

"好吧,我送过去。不出半个小时就能到那儿,让那姑娘等着我。"

"好咪。"

哈科沃从窗口朝外面望了一眼。暴雨过后已经变成了几乎难以觉察的濛濛细雨,倒还可以承受。他叹了一口气,穿上鞋,拿起那本白用锡纸做了标记的书(他将锡纸抽出来团成一团丢进了纸篓),夹上雨伞,准备再次走出家门。他那整个下午安安静静地坐下来读读书的梦想几乎总是无法实现。他看了看表,马上就到五点钟了。

过了 Check Point 之后,安德雷斯踏上了一尘不染的大理石铺面过道。没走多远,他就搭乘太阳站的电梯升到了地面。凡是通过 Check Point 去天堂区的人,只需跨出一步就能到达,仿佛两个 sektor 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过渡地段。在另外一侧,也就是温区,景象可就完全不同了,当然,并非立即变得不堪入目,而是渐远渐糟:台阶先是细砖,到最后就成了光秃的水泥;Check Point 附近的过道干干净净,再向前一点儿就总是脏乎乎的漆黑一片,因为既没钱更

换灯泡也没钱雇人清扫,满地都是垃圾、果皮和烂纸。除此之外,开头地段的冷清跟着就逐步变成为人流熙攘。犄角旮旯里时有面相友善的坏蛋闪现,人堆里会钻出形迹可疑的人主动要求为你充当有偿向导或者是向你兜售号称上好的廉价毒品。初始的幽静渐次会被伴舞的音乐所取代,仿佛是想用听觉的欢快来弥补视觉的不堪,穷苦大众一点一点、越来越明显地展示出他们肉体上的丑陋:脓疮,断肢,装有粪便或血污的口袋。不显眼的角落里蹲坐着乞丐,越来越多面带强讨和凶狠神情的乞丐尽管为了躲避几个清丐人员(地铁车站里禁止乞讨)的注意而不声不响,但却不分白天黑夜地每时每刻都在那里发呆打盹。相反,在另一侧,一到连接天堂区的通道的尽头,刚过 Check Point 的窗口,立刻就会有一种进入了第一世界的国家的感觉:人少,很少,环境清新、明亮、光洁,穷人不多,没有乞丐,满眼都是白石贴面的宽宅亮舍、完全现代的或整修一新的高楼大厦、公园、鲜花、和谐有序的树篱。惟一的危险就是恐怖袭击。

安德雷斯从自由广场的一侧走上了地面。那广场是一大片宽阔的平地,绿草茵茵,碧树成趣(银树参、愈疮木、榕树、垂柳、蓝桉、月桂),四周矗立着现代高楼,中间是隔离思想的伟大倡导者希尔维奥·莫雷诺高举着拳头的雕像,雕像那穿着马靴的脚下铜牌上镌刻着他的名言:“分隔开来是惟一的出路!”安德雷斯·苏莱塔以自己的逻辑和乐感判定这句话义涵鄙俗、节奏乖戾。

当时正在下雨,可是,这个城区及其居民似乎具有不被淋湿的神奇法力,雨水只会使得他们变得更加光鲜。某些

行人额头上的十字并没有被冲散而流得满脸都是。安德雷斯为同类和自己感到悲哀:住在天堂区里的人看起来更加漂亮。他们一个个走在街上满脸喜气、衣衫考究(至少没人需要不时地提提裤子),看起来更为健康,显然是饮食得当。当然,有时也能见到几个不用说在 Sektor C、即便是在 Sektor T 也根本见不到的肚子嘟噜在腰带之外、宽大的棉布衬衫兜不住囊囊肥肉的大胖子,然而,就连上边的胖子也几乎都是面色红润、志满意得,个个都像喂肥待宰的菜牛。寒区少有的穷人也不是那么穷,他们有临时的工作、无须乞讨(在这儿禁止乞讨的规定真正得到了执行),而且又不是长住,天一黑就返回温区的浑河谷地或热区的绝望者瀑布的周边。惟一获准在寒区过夜的三等公民就是门房和保姆,除了星期日,他们每天都得待在上面,少数人就连星期日也不例外。

眼花缭乱地顺着柳荫街(那里的人行道非常宽敞,建筑物的廊檐可以确保行人不被雨淋,商店的橱窗琳琅满目,情侣们无忧无虑、不紧不慢地坐在小小咖啡店里哝哝细语、亲吻缠绵,如同独生子女一般健壮而又没有教养的宠物狗拉着主人款款而行)走过一段之后,安德雷斯·苏莱塔终于到达了协和大街。从那儿向右拐,差不多再走两个街区就是设在 115 号的人权基金会了,在天堂区里,人们一般都称其为 H 基金会。约见的时间定在下午四点,苏莱塔提前一刻钟到了那儿。他看了看一家酒吧的显眼招牌,摸了摸口袋里的钢镚儿,估计不够买一杯咖啡的,那就要一杯水吧,一杯自来水。他正要抬腿进去,突然凭空冒出来了一个身穿

蓝色制服和防弹背心的保安。那保安走过去站到他的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苏莱塔收住了脚步。早就有人提醒过他,在上边,大老远就能嗅出二等公民的味道。

“检查,”保安干巴巴地说道,接着就用金属探测器在他身上扫了一遍,“身上有武器吗?”

“没有。”

保安不信任地上下打量着他。

“我可以进去了吗?”苏莱塔问道,极力想要掩饰内心的恐惧。

“当然,”保安说着闪向了旁边,跟着又用带有浓重本地口音的英语补充说道:“Dis is a frii contri①。”他脸上那强做出来的笑容没有牵动任何一根不是多余的肌肉。

安德雷斯边朝柜台走去边咽吐沫,觉得自己的脉搏都在加快。他要了一杯水,是从龙头上接来的,然后看了看表。侍应生甚至都没拿正眼看他就递给了他满满一大杯。安德雷斯连气都没喘一下子喝了个精光。他渴望能够得到那份工作。他并不十分清楚H基金会是干什么的。基金会其实是个靠私人资金运作的准国营机构。股东是一些欧洲的非政府组织,其主席贡萨洛·布尔戈斯是真正的绅士,一位痴迷于慈善事业的退休医生。他之所以能够为基金会注资是因为他是安蒂奥吉亚酒厂的最大股东,酒厂在热区有自己的甘蔗园、在Sektor T的工业区酿造朗姆酒和烧酒。布尔戈斯医生几乎将从酒厂所得的全部收益都用于支付基金会的开销了。人们原则上知

---

① 按西班牙语书写习惯拼写的英语发音,意为“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度”。

道 H 基金会应该维护 Sektor F 的居民间的和睦关系，尤其应该推行一项同安戈斯塔的另外两个 sektor——即 T 和 C——协作与友善的政策。实际上，H 基金会是最近几年里惟一公开反对隔离政策的寒区机构，甚至还提出了至少是在周末应该取消通行证的要求，正如一个解释其使命的小册子所说，以便让“所有的安戈斯塔居民，不分出身与阶级，都能得享自己的城市”。基金会因为这一政策而变得日子颇不好过，政府对之极为怀疑，甚至还通过在报上刊发公开信的方式谴责“那些和平与反恐这一正义而正当事业的叛徒们”，因为“他们正在以我们的民主自由为盾牌并滥用我们的民主自由制造骚乱和瓦解社会，无视善良的公民们正在面对着有史以来的最大威胁”。

哈科沃摁了一下电梯的呼叫按钮，已经过了好几分钟（他换了另一条腿来支撑身体的重心，又摁了一下按钮，接着用同一个指头挠了挠脑袋），可是电梯却仍然没有上来。由于人少，下午的时候，黑人电梯员常常会睡过去，对不停地吱吱叫着的呼叫声早就习以为如同自家身上某种响动，根本没有反应。见的次数一多，怪也就不成其为怪了。哈科沃没急没火，隐忍地步下那两截楼梯，走过接待柜台的时候，还用拇指指着电梯门冲奥斯卡尔[1] 挤了挤眼睛。门房

[1] 原作者注：奥斯卡尔·蒙萨尔维，46 岁，矮胖。剧场饭店日班门房。家住温区和热区交界处的一个居民区里。

微微一笑，举起双手做了一个无奈的表情。哈科沃撑开了雨伞，冒着薄薄细雨朝着教堂的方向走去。他每次到原来的住所去时都走那同一条路并途经他那当教士的舅舅[①]开设的那家专营圣器的老店。他望了望店铺，无恨无怨，尽管它代表着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他看到了各式各样的圣餐杯、十字褡、白罩袍、黑法衣、瓷质和陶质基督像与圣母像、所有圣徒的画像、祈祷书、适用于各个器官、各个部位和各种肉体及精神疾患的祭器与经文。接着，他走到了教堂的门前。那通常总是关着的大门今天却敞开着。就在他走近那里的时候，恰好有一群刚刚用灰泥在额头上画了十字的善男信女鱼贯地走出教堂的主厅。他一时冲动，决定也走进去排队画上一个十字："孩子，要记住，你是尘埃，必将再次化作尘埃。"哈科沃向来认为宗教仪式滑稽可笑，一到神父面前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就好像被人看见自己正干着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或者正处于某种只有在没人看得见的时候才会采取的不雅姿态。当他再次走到街上的薄雨中之后，如同挥去某种不好的念头一般，立即用手背擦掉了额头上的十字。他撑开雨伞，步入了马恰多大街。尽管知道有人在等着，他却并不着急，慢慢腾腾地朝着那幢小时候住过、离异之后仍然住着、直到五年前才因为堆满了书籍而不得不舍弃的房子走去。

很久以来，那幢房子的门楣上面一直就挂着一块大字

---

① 原作者注：哈维尔·威尔斯神父早在十多年前就死了。他是历史学者和神学家、安戈斯塔教堂的主事神父，也是哈科沃·林塞惟一的舅舅。除了教堂职务之外，他还在教堂广场开了一家圣器店。

牌匾:“中转,旧书之家”。既是由于别无选择又是因为缺少空间,他不得不将那儿变成了一个旧书店。早在安戈斯塔还是另外一种景象的时候,那幢房子所处的位置是一个名为草场的不错区域,街道名为但丁。后来,环境越变越糟,草场开始被称作落寞里,但丁街变成了 45D。如今那摆满了旧书的书店刚好落座于 Sektor T 的衰败地段,一个尚留些许昔日影子的街区中间。两侧的房子也都成了店铺,书店则是夹在了一个名叫“往生”的殡仪馆和一家取了“心脏作坊”那么个荒唐名字的心脏疾病诊所的当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给书店取名叫做“中转”,将其比作猝死与坟墓之间的最后一块歇脚之地。

好多年里,哈科沃的父亲堂哈伊美[①] 曾经反反复复地对他说过:“钱嘛,我没有。我惟一能够留给你的就是这些书啦。”事实果真如此。父亲给他的遗产就是留在一幢墙上布满潮斑、灰浆爆皮、瓦顶狂漏、摇摇欲坠的二层破屋中一大堆图书。房子是神父舅舅的。他本人住在楼上,而将底层廉价地租给了妹夫和外甥。二十多年中,租金一直未变,最后完全成了一种象征。这肯定是因为他为妹妹罗莎·威尔斯的举动感到愧疚:她突然丢下儿子和丈夫跟一个上等公民私奔去了寒区,没有道歉,没做解释,更没有事先打过招呼。

自打遭到婚变之后,家里的情况就每况愈下了,从前挺好的桌子变得没了模样,床铺上面再也孕育不出了男欢女

---

① 原作者注:哈伊美·林塞,安戈斯塔自治大学语言系荣誉教授,曾经教授过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他已经在长眠者区的地下躺了十二年了。他性格孤僻、寡言少语,尤其是在被妻子遗弃之后。

爱的梦境。哈科沃的父亲因为衔恨于心而显得比真正的鳏夫更像鳏夫，越来越沉迷书本，越来越忿而缄默，偶尔开口，也只不过是三言两语或者竟是重弹那犹如心中苦水泛起的涟漪般的老调："你那过世了的妈妈叫罗莎①，那可是一株刺玫啊。"总是那套唠嗑，顶多变成："那可是一株刺玫啊，罗莎，你那过世了的妈妈。"除了表明自己没有活在世外而非说不可的话之外，他很少再说别的；每天早晨睁开眼睛看到身边那一成不变的空荡之后，总是从牙缝中挤出那句如同说烂了的祷词一般的告示："该死的人又醒了过来。"他把四分之三的工资都花在购买各类书籍上面了，新的、旧的全有；他也用四分之三的时间去阅读那些书籍，不只是苦熬至凌晨两点到六点不睡觉，就连如厕的私密片刻也都不肯浪费（主要是阅读能够促进肠胃蠕动的短篇诗作），更不消说吃饭的时候了，反正儿子已经将沉默看成是父亲不可更改的权利并有意无意地效法了起来。读书越来越成了父子二人共同的一种回避现实的方式。

各种各样的书籍起初还只是摆放在书房里，可是，由于所有的空间——包括地面与窗台——逐渐逐渐全被占满，于是就只好向外扩张并一点一点地侵占了整个底层，先是过道，接着是客厅、饭厅、所有的房间，最后甚至连厨房和卫生间也被占去了不少地方。堂哈伊美去世的时候，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四种语文的藏书共有一万一千多册。当然，主要是西班牙文的，不过也有许多原文图书，因

① 在西班牙语中，人名罗莎(Rosa)作为普通名词的时候意为"玫瑰"。

为堂哈伊美把大半辈子的四十多年时间都花在教授那几种语言上了,直到死前不久才最后退休。总的来说,那些图书并非珍本,装潢也不考究,没有多少首版,更不用说古籍了,不过,终归是哈科沃接受下来的遗产,也是他惟一的家当。

两年之后,前去同天使与圣徒会和(按照其虔敬与真诚的往生信念)的神父舅舅也把自己的藏书留给了心爱的外甥,这样一来,占据着那幢房子大部分空间的图书总数几乎达到了一万五千册。此外,神父还通过遗嘱把自己拥有的少许尘世财物全部留给了他,说起来,除了但丁街——亦即如今的45D——的那幢二层小楼之外,也就是那家圣器店了。哈科沃是个宽容而温和的无神论者,对别人的任何无论看起来多么不智、多么荒谬的信仰都很大度。他一接手神父的圣器店就立即无怨无悔地廉价将之胡乱甩卖了出去,接着,没出几个月,就把所得的些许收益一股脑儿地投进了一份杂志和那场未得善终的婚姻。身无分文以后,哈科沃只能死皮赖脸地靠老丈人养活。直到这时候,他才平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寄人篱下、需要找点儿营生了。他琢磨过一些维持生活的方式,并觉得最好莫过于将自己的家——也就两位先人的藏书——变成为书店。

哈科沃毕业于安戈斯塔自治大学的新闻系,后来又去美国攻读了硕士,就是在那期间认识了同他有过短暂夫妻缘分的多罗特娅。也许是由于离乡背井的缘故吧,多罗特娅心甘情愿地嫁给了一个看似会有前途的二等公民。回国后(堂哈伊美和神父舅舅尚未过世),他找到的头一份工作是在安戈斯塔历史学会出版的杂烩刊物《茁壮》担任改稿

员。那份季刊夸张、虚假、雕琢，根本就无从改起。杂志的主要意图就是罗列家谱、显摆荣耀，借以证明安戈斯塔所有上等公民的姓氏全都可以追溯到西班牙的豪门贵族，全是哥特后裔、传统基督徒，绝无异教亲缘、绝无改宗皈依之嫌，其血统简直要比天主教君主[①] 还要纯正，而这些人之所以会来到西印度完全是为了向我们传递福音的光辉、传授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传播优美的西班牙语。他们年复一年地为安戈斯塔的族系唱着赞歌，按照他们的说法，这族系是伊比利亚半岛的绅士阶层的光荣、是经过热带自然环境筛选出来的精英，所以就陆续刊出了用大段大段的《圣经》语言撰写的、如同抄自《历代志》[②] 一般的族谱，诸如：里卡尔多·阿兰戈子爵娶了帕洛斯的何塞菲娜·巴尔加斯，他们孕育出了霍亚金、埃利亚斯、佩德罗。佩德罗生了何塞·马里亚，何塞·马里亚生了克洛多米罗，克洛多米罗生了阿尔贝尔托，阿尔贝尔托生了桑托斯，桑托斯生了胡文纳尔，胡文纳尔生了路易斯·阿尔贝尔托·阿兰戈，路易斯·阿尔贝尔托·阿兰戈来到美洲、定居圣菲、成为这个贵族之家的创业之祖并繁衍出了众多苗裔。安戈斯塔的史册明确无误地记

---

① 天主教君主是西班牙阿拉贡的国王费尔南多二世（1452—1516）和卡斯蒂利亚的女王伊莎贝尔（1451—1504）的传统称号。他们于 1469 年联姻，随后完成了统一西班牙的大业，从而成了西班牙王国的第一代君主。他们支持了哥伦布于 1492 年进行的并最终导致发现新大陆的远航，与此同时，又在西班牙国内加强教会势力、设立宗教裁判所、强迫犹太人皈依基督教。1494 年，亚历山大六世教皇正式颁诏授予他们“天主教君主”的封号。

② 《历代志》，《圣经·旧约》的篇目，共有上、下两篇。

载着他们的身世、教养和高贵品格。如此这般，诸家诸户，不厌其详。这还只是刚刚开了个头而已。

哈科沃厌倦了诸如此类有关白到骨髓的祖宗和绝无瑕疵的贵妇们的蠢话和谎言（既然安戈斯塔的平民与领袖全都是这等出类拔萃、全都是名人和贞女的子孙，那么，该处的乌烟瘴气又是从何而来呢?），于是就在神父舅舅去世不久退出了《茁壮》杂志，以为自己完全可以依靠继承得来的十字褡和祈祷书餬口活命。他准备用出售圣器店的钱干两件好事：同在美国结识的寒区姑娘结婚（这一联姻使他得到了第一份出入天堂区的通行证）和跟仅有的少数几个朋友加维里亚①、基罗斯和朱尔斯奇一起发行一本文化杂志。那份杂志的名字叫做《安戈斯塔卡特尔》。“卡特尔”颇具讽刺意味（多年来安戈斯塔卡特尔一直以贩卖大麻和可卡因而闻名世界），不过，也可以理解成是“电影、艺术、文学”的缩合②。杂志出了几期，也许不是很坏，至少是不谈姓氏吧，然而，由于每次编辑会议都会变成为狂欢，也由于印好的杂志没人问津，没过多久，他们就再也没钱买酒和买纸了，于是只好关门。剩下的另外一半变卖店铺所得则用在

---

① 原作者注：卡尔洛斯·加维里亚是安戈斯塔最近一些年里产生的少数几个有尊严、有文化、有独立个性的人物之一。他身陷政治泥潭，只在杂志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由于受到安保局发出的死亡威胁而被迫流亡。他从未去过书店，因为有洁癖，觉得别人摸过、沾有汗水和眼泪的书籍让人恶心。

② 卡特尔在西班牙语中是 cartel，如果拆解成为 c-arte-l，就可以理解为截取“电影”（cine）和“文学”（literatura）两个词汇的词头（即 c 和 l）再将“艺术”（arte）嵌在中间而组成的新词。

打点他同多罗特娅在寒区租住的房子上面了。为了维持生活，他曾坚持给安戈斯塔的两家报纸——《先驱报》和《环球报》——撰稿，稿费很低而且还只是偶尔刊出，直到最后他才猛醒：惟一的生存之计是以家中过万的存书为基础开办一家旧书店。

哈科沃几乎没有受过调教，性格孤僻，缺乏敬上、守时、遵纪的自我约束能力，对他而言，最理想的是自立门户，而不是像人们一再建议的那样到某家报馆去打工。不过，书店并非月月都能赚够花销，他经常还得找点儿外快，比如教人学习英语，自从有了通行证之后，在寒区每个小时能够挣到十五美元，原来在温区一节课才三美元。有时候教课多于写稿，有时候主要当书商而不是记者，不过，情况每天都在变化，要看事态的发展。“在安戈斯塔，作为二等公民，要想不被饿死，至少也得兼任三份工作，”这是他的口头禅。

总而言之，除了那幢破旧的房子之外，既然他的有形资产也就只有继承得来的那一万五千来册图书，于是他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了但丁街的生意上了。后来，他就接到了公证员从寒区寄来的那份函件。从那一刻起，原本一切都会改变，完全改变，然而，出于思想的僵化或者是温区人的傲慢，他却无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基于那份函件，他做的惟一事情就是扩大了书店的生意以及给朱尔斯奇和基罗斯确定了工资。就这样，书店开张了并有所发展：刚开始的时候只是销售舅舅的书籍（很多是宗教内容的，不过也有一些历史和哲学类的）和父亲的书籍，确切地说是那些原本属于舅舅或父亲但是他却不喜欢的书籍。起初他拒不出售自

己感兴趣的书籍，后来也就无所谓了，因为顾客感兴趣的恰恰就是那些他不想卖的，于是也就开始卖了起来，既是出于需要，也是出于自己的失落感，自从开了书店之后，书籍就对他失去了诱惑力、失去了神圣的光环：不再纯洁，不再神奇（犹如无声的音乐、用眼睛聆听的声响），而是变成为有价物件，也就是说，失去了价值，成了商品。

哈科沃打着黑伞走到了往生殡仪馆的门前。“孩子，要记住，你是尘埃……”他又一次想起了这句话。当他跨进书店的门槛的时候，夜幕已经开始降临到了安戈斯塔。他的老朋友朱尔斯奇立刻脸上带着惯常的微笑、龇着被尼古丁熏黑了的牙齿、撅着那昔日绅士的白净胡须迎了上去。此人脑袋秃得像屁股似的，因为患有胆病而脸色比早产的婴儿还黄，两年来一直都是中转书店的主要营业员和真正的灵魂。他又高又瘦，简直就像是一根面条，种族特点难以说得清楚（带有东方游牧民族基因的斯拉夫人），是个具有上等公民相貌的二等公民、温热的浑河平原的住户。哈科沃如同销毁罪证一般立即将那本德国地理学者的著作交到了他的手中，他则指着一个正在拍照的高个儿姑娘说道：

“那位就是买主。”

哈科沃看了看那位并没有发觉有人前来送书的姑娘。他望着她，远远地望着她。他眼睛望着那姑娘，既不回话，也不看脚下，径直走到桌边坐了下去。在这整个过程中，他始终都紧盯着那姑娘并再一次验证了自己的一个（原本就不多）人生信条：主宰一切的不是精神而是欲望。每次看到漂亮女人他都会情不自禁地陷入非分之想而不能自持。他

对自己的这一弱点大体上还是心知肚明的，不过却又认为那是他生活中一种快意的折磨、一种令他欲死欲仙的恒力。他才刚刚见到人家却就已经神不守舍、忘记自己身在何处了。他不顾眼前的现实而编织起了有关未来的美梦，尽管暂时还不知道那未来应该如何去营造，但却已经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使之幻化成真，那未来就是：两嘴对接，他的身体和她的身体通过位于中部的一个或动或静、润泽而玄奥的死结合而为一。从前，还很年轻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心胸宽广、四门洞开，属于那种见一个爱一个的类型，而且他也正是这样去解释自己为什么会接二连三地喜新厌旧的，因为欲望就像是铺天盖地般袭来的狂风暴雨。现如今他对自己有了更深的了解，知道自己几乎从来都没真正爱过，在很多情况下，不过是看上一眼就轻而易举地被勾去魂魄罢了，只要那女人年轻、光鲜、干净、扎眼。他无法自制、无法改变思路，望着那位根本就不认识的姑娘，尽管甚至都从未听人提起过，却在心底里迸发出了一种感觉，而那感觉不是别的，只能称之为欲望。他本人并不喜欢这样，但是，事实却是如此。他每每都想控制自己，可是，脑袋却总是不听使唤、总是要将他引向(就像拉着系在牛鼻环上的绳索一般)那同一个方向，永远都是那同一个方向。此刻，他想道：最好还是不要拗着、不要反抗、不要挣扎，还是跟着欲望走吧，欲望主宰着一切。

无论外表还是性格,安德雷斯都还像个毛头青年,没主见,不安分,少常性。他打小就从来都没有想过长大要干什么,每当有人问起的时候,他就随口一说作为应付:医生,律师,画家,消防员。那时候觉得什么都一样,如今仍然觉得什么都一样。他不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甚至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尽管有一件事情是他始终坚持不渝的:每天写诗并自诩诗人。在他的脑海中,诗人不是职业,借用他自己的一行最蹩脚却又最坦诚的诗文来说,诗人最多不过是某种"光辉耀眼却又让人羞惭"的称谓罢了。他在棍棒之下好歹读完了中学,其间数理课程还是几经补考才得过关,不过,从未想过要学专业,因为打定主意为梦想和诗歌活着。他自己也想不明白,既然已经有事可做了,干吗还要找个职业?父母讨厌他这种自恃才高的劲头,其实不无道理。他假装四处寻找工作,然而,不过都是没有诚心的奔走,毫无结果。父母对他一天到晚无所事事的可恶样子越来越恨,他们弄不明白自己怎么会生出那么一个迷恋纸笔、梦想舞文弄墨、既无常性又不安分的儿子。他们忍无可忍,最后就打发他到另外一个区里去跟姥姥[1]一起生活了。姥姥是惟一爱他、宠他的人,容忍他的任性,甚至他对诗歌的痴迷,为他烹制他所偏爱的病人饭食

---

[1] 原作者注:马蒂尔德·阿瓦德是个很老很老的老妇人,安德雷斯头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觉得简直让人无法相信她也曾是个小姑娘、也曾出自母腹。然而,她确实是出自母腹,而且就出生在安戈斯塔西南边出产咖啡的小镇赫里科。她当时已经年近百岁,已于两年前去世。她活着的时候一直都是位圣人,至少她的家人都这么说。

（炸鸡腿、白米饭、西红柿酱配薯条）。然而，不幸的是，六个月后，老人因为血栓而瘫痪，从此就与世隔绝而且不能自理了。安德雷斯照顾了她一年多近两年，完全成了护工（为她更衣、洗澡、喂汤，送她去医院，代她领取养老金），直到她去世。老人的些许积蓄全都花在治疗和殡葬上了，没了姥姥的外孙只好重又回到父母那并不温暖的家中。这一次，他觉得自己比原先更为生分，简直就像是一个前来投靠的远亲，连续不断的呵斥和冷眼让他心灰意冷。

哥哥[①] 是个呆板却很成功的军人（他是你学习的楷模，儿子，你若是能像奥古斯托……），母亲总觉得自己是只孵出了鸭子的母鸡，父亲声称"此生无不满意，只遗憾养出了个低能而且尤为过分的是还女里女气的儿子"，在孤独和仇恨与日俱增的恶劣氛围中，跟这样的亲人相处的家庭生活自然是越来越让人透不过气来，以至于使安德雷斯有了自杀的念头和一种挥之不去的挫折感。他什么都不会做，自认不能适应任何类型的工作；他也不想学，只愿意以在白纸上面涂涂抹抹的方式打发时光，肯定不能指望父母承认那种无功之举是个体面行当。没有工作，没有专长，没有心思也没有兴趣学着干点儿正经的事情，这种状况已经变得让人没法容忍了。客厅里屡屡发生激烈争吵，恶声吼叫，摔碟砸碗，安德雷斯嘴上虽然没说心里却早就打定了主意：一旦找到工作，不管是多么微贱，就永远离开父母的家门。

---

① 原作者注：奥古斯托·苏莱塔，陆军上尉，安戈斯塔最为血腥的准军事团体安保局的帮凶，参与贩卖军火，负责将所谓为军队进口的装备转交给安保局。

只有一个睡觉的地方和每天三口苦饭的日子已经过了好多个月了,那是一种时时刻刻被人拒绝和指斥的感受。父母不给分文,他仅有的现金就是姥姥生病之前所给的那一小卷钞票。他将那钱视作最后的一点儿指望而珍藏着。此外,他只是个忍饥挨饿、不名一文的奴隶。在那个家里,人们讨厌他游手好闲,因为从未见他有过女伴女友而怀疑他甚至连下半身都不好使唤,把他的诗作和善感看成是不耻罪愆的明证。他没钱看电影,没钱喝啤酒、喝咖啡,没钱买书、买杂志,甚至没钱买票乘地铁或公共汽车去市中心。他成了步行的能手。无论要去什么地方,全都得依靠自己的两条腿;即便是必须走到落寞里,他也不能停下来喝瓶可口可乐或者哪怕是一口水。他曾经两次遭遇打劫,结果却是让劫匪大为失望。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姑娘能够成为他亲近的对象。再说了,他对女人有一种恐惧的心理,既没有把握讨她们喜欢也没有把握自己会喜欢她们。在他眼里,女人都是危险的、可怕的、诱人的;少数几个,确切地说,难得的几个男性朋友(也都女里女气)早已厌倦了总是自己请客而得不到任何回报,哪怕是一次厮磨、一次牵手或者一点儿遥不可期的指望都好哇。

在Sektor T没有什么是不要钱的,也没有人们无须买票就能进去的公园或者是免费的讲座和演出。他知道,在天堂区里可就不一样了,有不设围栏的公园,有不收费的展览和演出,有分别为孩子、青年和老人举办的活动,广告登在报上,不过,那一切全都跟他无缘,因为他没有办法弄到通行证。口袋里成年累月没有一分钱的日子给人的是糟糕

透顶的失败感、无能感和挫折感。两个地方救了他:河边的破旧公共图书馆,他可以一连几个钟点在那儿读诗而没人打扰;靠近落寞里的一家小小的象棋俱乐部,那儿可以免费下棋而且总能找到乐于守着棋盘消磨时光的对家。

在温区,一个没有专长的二等公民几乎是不可能找到工作的。安德雷斯连在自己家里都被当成讨厌鬼和不务正业的懒汉,听惯了恶声、看惯了白眼,所以早就学会了忍气吞声。他每天都圆瞪着眼睛盯着安戈斯塔《先驱报》的招聘专栏,一则招收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广告给了他一线希望,令他朦胧地感到就要时来运转了。那广告简单、干脆,正是因此才引起了他的注意。在多少个月的约见与经历中,从未见过与之相似的:"招聘擅长起草文书之人",紧跟着的就是一个电话号码。起草文书,对,也许这是他惟一会做的事情。电话中,人家说可以帮他办理一个进入天堂区的通行证(有效期不超过八小时),以便让他能到寒区去接受面试。果然,他从一个政府的办事处那儿拿到了下星期三的通行证。喝完了水之后,他又在对面的人行道上来来回回走了十分钟,四点整,才按照人家给的地址准时按响了协和大街115号的金色标牌下的门铃。

接待室中已经有了两个应聘者,一男一女,均为二等公民;没过一会儿,又来了两男一女。显然,六个人都想得到那个职位,因为他们相互之间偷眼观察着却又避免搭话和对视的心态显示出了一种难以掩饰的敌意。当发现(凭着嗅觉)最后出现的那位姑娘来自上等公民家庭之后,苏莱塔有点儿灰心,准备退出已经约好的考试,可是,偏偏这时候

人家把他们叫进了一间摆有好几张写字台的办公室。考试的题目是撰写三份假想的悼词,要一份比一份更显沉痛,悼念的对象分别为:第一份是生人的父亲,第二份是熟人的母亲,最后一份是挚友的幼女。撰写的时间是半个小时。将誊写清楚的卷子交上去之后,人家要他们到外面去等结果并分别发给了他们每人一张餐券(来自天堂区的姑娘婉言谢绝了,说是住得很近,最好还是回家),要求他们六点钟的时候再回去。考试既然已经结束,剩下的五个二等公民之间自然少了许多猜忌,于是就决定结伴同行;寒区的姑娘以可怜的神情轻轻地扫了他们一眼,随即就独自掉头而去了。五个年轻人走进柳荫街的一家小店(进门的时候再次受到是否携带武器的盘问、金属探测器的搜查,这几个二等公民可别是前来打劫,或者更糟,甚至会引爆身上的炸弹让大家跟着一起粉身碎骨),各自买了一份比萨饼。

再次回到基金会以后,他们一个一个地分别被叫进了经理室。有一个好的迹象:那位阔家女结束面试出来的时候脸都变了,不止是生气,简直就是满脸让人难以置信的愤怒。她被淘汰了。苏莱塔是最后一个被叫进去的,接待他的是一位笑容可掬、和蔼可亲、腿脚不便的老妇人①。她称赞了他的文章,并说,最后一篇差点儿让她落泪(竟至于此)。经过简单交谈以后,她宣布他被录用了。一旦拿到准许他白天在 Sektor F 工作的长期通行证之后,根据她的估

① 原作者注:克里斯蒂娜·德·布尔戈斯,基金会的经理,慈善家布尔戈斯医生的妻子。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但却仍像个年轻姑娘一样活跃。这说明她是个幸福的女人,愿意在有生之年做点儿有益于别人的事情。

算，圣周之前就可以前去上班。基金会将会帮他办理所有相关的手续。

安德雷斯说，简直不敢相信，在有一个显然是上等公民的女儿参与竞争的情况下，他这个二等公民居然能够胜出。老妇人用惊奇的眼神望着他，以责备的口吻对他解释说，基金会的原则之一就是不以社会地位而以人品才干取人。录用他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最好。不管其作者是男人、女人、白人、土人、黑人还是三等公民，那几篇文章都是最好的。如果是出自那位姑娘之手，被录取的就会是她，不过，绝对不会因为她是上等公民，而是因为她做事的能力。随后，老妇人又轻声细语地对他说道，在安戈斯塔，并非所有的人都赞同这样的择人观念，其实，她正想要提醒他，一个二等公民（她讨厌这种称谓，不过，还是使用了，为的是相互间能够更好地沟通）到 H 基金会这样的地方工作是有一定危险的，因为这是一个立场跟政府对立的机构。不过，安德雷斯对此并不在意。他最后又在天堂区的大街上转了一圈（就好像到了一个陌生国度的游客），赶在八点之前，兴致勃勃地重又回到了安戈斯塔谷地。有些人会因为童年过得不尽如意而有一种反叛的欲望，当天夜里，安德雷斯正是怀着那种终于得以摆脱的幸福心情使劲地一摔家门，带着一包衣服、两箱书、姥姥给的那一小卷钞票、自己的诗集及诗稿、随想录（类同日记），搬进了市中心的一家破旧旅馆——剧场饭店——顶层的一个房间。

剧场饭店位于 Sektor T,紧挨着教堂,曾是游客的圣殿。一百年前,那幢九层的大楼堪称安戈斯塔的最高建筑和城中最豪华的饭店。所有到访的杰出人士、在玻利瓦尔剧院(如今已经拆除)登台献艺的大牌女伶和歌剧演员、赶来参加圣烛节[①] 游艺会的著名斗牛士以及巡回拉票的有钱政客都曾在那儿下榻。随着谷地的逐步衰落和上等公民们开始迁往寒区,饭店也日渐凋零并最后失去原有的品位、降格成为普通公寓。

眼下,二层的套房以写字间的形式出租,不过却配备有饭店规格的服务(保洁、铺床、洗衣、供餐)。楼层愈高,租金愈低,档次和条件自然也是相应下调。饭店的相当一部分,整整两层(四层和七层)和许多房间由于在暴力活动猖獗的年代里遭到毁坏(窗户被整个卸走、墙壁严重破损、堆积如山的垃圾掩埋了家具)而被弃置了。上面,最高一层,除了洗衣房和自来水柜之外,剩下的地方就成了"鸡笼",亦即一排小房间(没有任何卫生设施、也不提供被褥),饭店鼎盛时期供仆役居住,现在是按月出租,租金低廉,但得提前预付,招租对象一般是单身男女、被弃老人或一时暂无安身之处的无业夫妻。每月二日之前没有交租的房客会毫不容情地——同脚踢、棒打差不多——被轰出饭店。人们将那已被腾空的房间匆匆清理一下,很快就会有预付了月租的人重新入住。

① 天主教节日,时间是二月二日。

二层的套房专门留给有一定身份和一定支付能力的人，其招租事务一律都由饭店经理雷伊先生[1] 亲自打理。一共是四套，不过，此刻只有两套有人租住。2A 早就成了雷伊的远支表弟、书店老板哈科沃·林塞的固定住处。2C 则由路易丝塔·梅迪纳[2] 占着。跟博尔赫斯[3] 一样，路易丝塔患有无药可医的色素性视网膜炎，天长日久也就成了瞎子，所以有一个名字叫做露西娅[4] 的姑娘时刻不离地陪伴在她的身边充当帮手，既是她的眼睛、手臂甚至也是她的腿脚。露西娅没有发言的权利，这倒是真的，因为堂娜露易丝塔仍是自己的舌头的主人，话语不多，不过，即便不说刻薄，却也称得上极度尖酸，尽管从本质上来讲她还算慈祥。

从三层往上直至八层，每层（除了已经关闭了的那两层）都有十五个房间，房客则是每月不尽相同。那几层也住有几位常客，不过，大多数房间却都空着或者是已经损坏得无法住人了。有几个房间是专为偷情的男女或偶尔到温区来过上一夜的游客而准备的。所有这些房间全都大同小

① 原作者注：阿尔图罗·雷伊，安戈斯塔旅店行业的重要人物，尤其是在从前那还值得在 Sektor T 开设饭店旅馆的时代。他曾到瑞士学过饭店管理，很多年前，侥幸买下了剧场饭店。后来，Sektor T 不行了。暴力活动和岁月流逝没有完全将其摧垮，不过，却也早已今非昔比了，他生命中的一切仿佛都在走向末路。

② 原作者注：路易丝塔·梅迪纳是位小妇人，身高 1.45 米，体重 43 公斤，年龄 76 岁。她是忧伤、孤独的象征，同时又是慈祥的楷模。作为杰出的回忆录作者加斯帕尔·梅迪纳的表妹，她出身于安戈斯塔的名门之一，不过，她的家族也跟剧场饭店一样日暮途穷了。

③ 博尔赫斯(1899—1986)，阿根廷著名诗人、小说家。

④ 原作者注：露西娅·埃斯特拉达，心地善良的三等公民，住在主人隔壁的房间里，是主人的眼睛、助手和看护。

异,只是层次越高家具越旧、床铺越破、地毯越秃、条件越差。在剧场饭店里,住的楼层越高,房客的档次就越低、享受的服务就越少,因而也就越加不被门房、身穿白色制服的黑人电梯员(实际上是一对长得一模一样的孪生兄弟,所以没人知道谁在当班、谁在睡觉、谁心情好、谁气不顺)以及其他职事人员所尊重。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间楼层中有两个房客已经在饭店中住了很长时间并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经理的敬重。一个是安托尼奥①,或称托尼奥、"黑帮的理发师"。他同一个对人说是自己的侄子的半大小子查利② 一起住在五层。查利纤弱而秀气,举手投足柔似女孩。他一天到晚看电视,或者是如同美丽却又缺乏格调的天使一般无所事事地在过道及门厅里展示其白嫩的肌肤,所经之处留下的是一股甜丝丝的香气和一阵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稚嫩歌声。托尼奥在饭店底层开有一家理发馆,旁边的那一排曾经的店铺现如今已是灰头土脸、锈栅铁锁封门了。理发馆的名字叫做奥托尼奥斯,是整个店面独一无二还在营业的商家,几乎所有寄住剧场饭店的人都在那儿理发,此外还有一群形迹可疑的、有时还会把那儿当作秘密聚首和开会场所的外来顾客。

另外一位受人敬重(经理按时邀其参加隆重的月末晚

---

① 原作者注:安托尼奥·金塔纳,29岁,1.72米,65公斤。浅色眼珠,目光沉静。体瘦,性温,健谈,好事。

② 原作者注:卡尔洛斯·阿里斯蒂萨瓦尔,绰号查利,理发师托尼奥的朋友。他是被家庭遗弃了的、属于三等公民阶层的孩子。他同托尼奥的关系,渐渐地变得既是娈童又像儿子,托尼奥待他也是两种情感兼而有之。

宴)的房客就是达恩教授[①]。他在剧场饭店里已经住了些年头啦,占据着三层的两个贯通的房间,房间里摆满了数学书籍和杂志。没人见过他实际上或情感上跟任何性别的人有任何来往。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他都会跟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同进早餐(没人确切地知道那人是他母亲还是别的什么亲戚,也从来都没人问过)。在饭店的房客中,他也只是跟哈科沃说说话,而且还是偶一为之。对此,他有一次解释道:"我不喜欢跟任何人交换观点,因为总是我输。跟您可就不同了,咱们差不多是棋逢对手,有时候,甚至还是我赢。"

第九层,或曰鸡笼,档次排位最低。整个鸡笼只是在走廊的尽头有一个所有房间共用的卫生间,里面有两个莲蓬头、两个用铁皮隔开的马桶,外加门口洗手池上方的一面照不清人影的公用镜子。性格古怪、铁石心肠、不通人情的胖老太太卡尔洛塔[②] 是对着楼梯的小房间的固定住户,她的职责就是尽一切可能不让住在鸡笼里的房客们之间的纷争

---

① 原作者注:伊萨亚斯·达恩,48岁,1.75米的个头,71公斤。原籍匈牙利,三十多年前来到安戈斯塔,现在安戈斯塔自治大学教授交换代数学。人虽未老鬓发已白,性情孤僻而又神经兮兮,墨守成规而又古板呆滞。门房和双身电梯员都叫他"时钟先生",因为他比教堂的钟声都准时(总是六点出门、十二点回来,另外一次则是两点和六点)。其他房客却称他为"火星人",既因为他衣冠不整也因为他面无表情,根本无法知道他的内心感受,如果他真的还有感受的话。

② 原作者注:落魄女人卡尔利娜,绰号卡尔洛塔,单身而不孤独(有女性朋友),脾气不好但却为人正派。一百公斤的脂肪和水分,静脉曲张的双腿肿得老粗,脸上嘟噜着颤颤悠悠的肥肉。她是雷伊先生的老熟人,一直给他做事。

(为声响、为气味、为咳嗽、为喷嚏、为抢马桶)演变成为吵架乃至打斗。很多年前,卡尔洛塔还没有在那儿负责灭火和择客的时候,两个房客因争吵而至动手,最后竟然放火、挥刀,一个丢了性命、另一个被秘密警察带走而不知所终。这一结果既是惩罚也是教训,类似事件绝对不能再次发生。卡尔洛塔亲自收取房租,日期是每月的一号或二号,只对某些老住户稍有宽容,有时甚至还会自掏腰包借给他们一个月或者最多两个月的租金,不过,是要收高额利息的。她靠发放高利贷生活,此外,由于照管鸡笼、协调房客间的关系、打扫走廊、收拾卫生间和代收房钱,不仅享受着免交租金的优待,而且还能从经理那儿得到少许报酬。

九个房间分别用阿拉伯数字加字母排出了编号,卡尔洛塔亲手用绿漆将那编号写在了房门的上方。此刻的入住情况是:9 A,隆多尼奥①,壁画式大幅画作的画家,由于没有活干,现在已经成了油漆匠。9 B,缺件② (人们这样叫他是因为人人身上成双成对的部件在他身上却都残缺不全:一只眼睛,一个耳朵,一条胳膊,一条大腿,几颗牙齿,甚至有人断言,就连代表着男性特征的那两个东西,他也少了一个),卖彩票的,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数字梦想家。缺件性情开朗,他拿自己开涮的话语在引发哄笑之余更会让人对

---

① 原作者注:赫尔曼·隆多尼奥,安戈斯塔出类拔萃的画家,他的作品后来得到了承认,不过,已经对他没有任何意义了。

② 原作者注:缺件,没人知道他的真正名字是什么。他的身体部件越来越少。本书故事结束之后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将仅仅只剩下躯干和脑袋,被人用小车推着以牙代手(正如他本人所担心的那样)在圣烛教堂里销售彩票。

身份的变化进行思考:“最先人家叫我独眼,后来是独耳,接着是独臂,再往后是独腿和独人,不过,既然是缺了这么多的部件,我宁愿叫现在的名字:缺件。照此下去,我将会只剩下躯干,因为现如今甚至连头发都在开始脱落啦。不过,说到底,请你们告诉我:一个人只要活着,不管缺了多少部件,什么时候又能变得不再是自己了呢?就我本人而言,只要还能卖彩票和做数字梦,哪怕是用牙齿叼着彩票,我就将继续是我……”

“缺件,若是人家将你的脑袋割掉了呢?”卡尔洛塔有一次故意挖苦地问他。他回答道:

“那就得看情况啦。如果是把我的脑袋割下来安到别人的身上去,我就赚了。如果是要给我换上别人的脑袋,我可就输得什么都不剩了,因为,卡尔洛塔,你知道吗?在脑袋移植问题上,宁愿提供而不是接受大脑。”

缺件旁边的9 C,没多久前才被安德雷斯·苏莱塔租下。他是位青年诗人,羞怯而文雅,刚在天堂区的一个基金会里找到了工作;9 D,被管理员堂娜卡尔洛塔所占;9 E住着一对从不出门、从未有人见过的夫妇,只是偶尔能够听到他们会为争风吃醋吵闹,其实那也都是没影儿的事儿,因为谁都没有看见那俩人出过房间;9 F住的是皮肤像干羊皮似的放浪艺人阿古斯廷·基罗斯,他指甲长得像是中国舞伎,烟不离口,酒不隔天,风趣健谈,善良随和。他没有任何正经职业,不过,由于是哈科沃·林塞的故交(同其父亲就是朋友),从几年前开始就成了中转书店的“热心顾问”。

9 G暂时空着,因为屋顶有个窟窿,需要修补,却又没

有资金;9 H 由烟花女子巴内莎[1] 住着,不过,遵照卡尔洛塔的规定,她从未将房间用于生意;最后一间,9 I,紧挨着卫生间(鸡笼里最差的房间,因为吵闹而且有味,所以租金也最低),为一个半洋半土的人所租,此人相貌和姓氏都是斯拉夫族的,最初叫朱尔斯奇,后来改用了母姓阿兰戈。他的年龄一眼很难判定,不过,看得出来,应该是五十多不到六十。没人知道他从事过什么职业(据说从前曾在乐队里当过沙槌手,可是如今已经不再演奏了,因为酗酒改变了他的节奏感,不仅没能有助于反而大大损及了那必不可少的手部抖动的协调性)。他是放浪艺人基罗斯的至交,基罗斯将他引见给了林塞,先是做了《卡特尔》的编辑(他是个好编辑,就像有个特殊的雷达似的,语法的、逻辑的、标点的乃至风格的错误都逃不出他的眼睛),后来又成了书店职工(由于他总是因为特别爱书而不愿意将之售出,顾客每次从他手上买走一本书就像是挖掉了他身上的一块肉似的,所以就会觉得占了便宜)。现在他就是以此为生了,也就是靠推荐旧书(用他的话来说是"读过的书")和很不情愿地将其卖掉来生活。他长得又瘦又高,耳朵上面还残存着些许胎毛,看样子,在他的内心深处,支撑他活着的不像是那些旧书反倒是对音乐的痴迷。他惟有的财产就是房间里的一套音响和几千张 CD 盘,每天夜里都听,无休无止,不吵不闹。由

---

① 原作者注:巴内莎,埃尔米尼娅·梅内塞斯的艺名。她二十七年前生于安蒂奥基亚省的安戈斯图拉,从事这一行业已近十年。健康而漂亮,她有着双重的运气,既没有染上性病也没有生过孩子。她有过三次秘密堕胎的痛苦经历,在安戈斯塔只能如此,因为法律将堕胎定为杀婴罪。

于他挣得不多、吃得更少（“消化不好，胆囊有病”），人们说不定会觉得他是全靠喝西北风活着呢。

鸡笼的住户们因为没钱而几乎从来都不去饭店的餐厅吃饭，尽管作为长住顾客可以享受一定的优惠。他们总是在自己的房间里随便弄点儿东西填饱肚子，当然，那也得是在有得可弄的时候。这种情况有时候会闹得整个楼层臭烘烘的，而且让大家生活在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火灾的危险之中，因为电炉会短路、饭菜会烧煳。然而，由于年深日久，房客们像是成了一个团体，相互间时有照应，有些人就曾经从那些富裕的人——特别是路易丝塔·梅迪纳和哈科沃·林塞——那儿得到过好处。租住着最好的房间的愁容女人和快乐书商，毫无疑问，是整个剧场饭店里最有经济实力的人、是住在底层的上等阶级。近距离的相处促使他们之间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关心。路易丝塔有时会请画家隆多尼奥或者烟花女子巴内莎共进午餐。哈科沃也觉得自己同放浪艺人基罗斯以及迪奥尼西奥越来越亲近。他将那两个人和自己比作“幽灵、影子和鬼魂”，由于总是愿意有他们相伴并对他们信任有加，于是，三个人就几乎全天候地共同照管起了书店（阿古斯廷实际上什么事情也不管，不过，总是有那么几天的下午要去打个照面，就好像为了讨得自己那些迷途羔羊的高兴而走访辖区最偏远的村落的好心主教一般）。

哈科沃沉浸在幻想之中，继续魂不守舍地望着那姑娘，

两只猎人般的绿色猫眼死死地盯着她那被太阳晒得(或者承袭自非洲祖先,天知道)黝黑的皮肤。对他而言,生活只是偶尔才具意义,而那偶尔是在读到了令他激动的书籍、文章或者是在有望于某月某日某时能够得识对自己具有某种诱惑力的躯体的时候。今天,他读到了有关安戈斯塔的书籍并从中得到了乐趣,尤为重要的是刚刚又遇到了一位渴望能够一见其赤裸之身并抚摩、亲吻、嗅闻和拥抱的姑娘。另有一个动词——更为粗俗、更为狂野——浮现在了他那已经汹涌激荡了起来的脑海之中,不过,他想将其驱走,于是就像轰赶苍蝇似的挥了一下手臂。他确实有那个念头,那是他不能明说同时也是他不愿意承认的,倒不是因为不好意思,他早就没有羞耻感了,只是想要为未来的交往预留一点儿空间,他不希望总是肉欲、只有肉欲。他决心不再想下去了,只是望着她而已。过了一会儿之后,他侧过身子悄悄问朱尔斯奇:

"她叫什么名字?"他说得很轻。

"什么?"那个斯拉夫人反问道。高声说出的"什么"二字表明他不想隐瞒避讳。

"我问她叫什么,"林塞干巴巴地重复了一遍,声音压得更低。

"卡米拉①!"朱尔斯奇扯着嗓门吼道,仿佛是在通报明

---

① 原作者注:卡米拉·雷斯特雷波,24 岁,身高 1.75 米,68 公斤。新闻系毕业班学生。因为文笔欠佳而热衷摄影,对此,倒是目光独具。曾经当过模特,多次参加时装表演,后来由于身体发胖而失掉了工作,因而不得不傍上一个具有黑社会色彩的男友("赌王"),男友不许她为了重返模特行当而减肥。轻浮,肤浅,不过,作为雌性激素极其旺盛的好情侣,综其佻薄之态,魅力自在。

星登场。哈科沃羞恼交加，脸腾地一下子就红了。

那位正在忙着拍照的姑娘朝着迪奥尼西奥所在的方向望去，冲他笑了笑，接着就像应召一般朝他走了过去。哈科沃眼睛望着瓷砖地面，只见一双渐走渐近的红鞋——红得吓人——映出了一片血色。

“小姐，哈科沃给您把那本有关安戈斯塔的书拿来了。我觉得，这本书对您的论文至关重要，不止如此，简直就是不可或缺。您想像不到，偷书贼竟然会是书店老板，哈哈，”朱尔斯奇面带微笑、龇着黄牙挥动着那本书，作为书名印在瀑布上方的“安戈斯塔”几个字如同地震一般不停地在他那摇惯了沙槌的手中晃动。

卡米拉看了一眼，什么都没说。她戴上了一副圆形镜片的眼镜，是平光的，她并非近视，只是想要摆出对于一位摄影师而言显得有些过分的学者威严。最后，她微微一笑，接着就迈开血红的脚步朝着大圆木桌走去。那间店堂原本是家里的餐厅，哈科沃决定保留那张椭圆形的桌子和八把椅子，以供展示好书和开会聚谈之用。如果望向首席的位置，就像现在这样，还能看到他父亲的影子：胡乱烧制的根芹汤钵旁边放着一本书，或是埋头用餐，或是嘟嘟囔囔地重复着他儿子那过世了的母亲罗莎是刺玫的老调。昔日的餐厅变成了无意购书或者已经选好想购之书的顾客坐下交谈的场所，兼做中转书店的收款处、接待处、办公处和茶话聊天之处。有时候，下午顾客刚一开始减少，基罗斯那个长着胡须的高个儿幽灵就会从包里拿出一瓶烧酒来。曾经是人不人鬼不鬼的朱尔斯奇则是喝水，几年前他就因为戒毒问

题和胆囊毛病而把酒戒了，不过身体却压根儿也没能复原。只做自己的忠实影子的哈科沃几乎从不喝酒，即便是喝，也是只喝比利时啤酒或者西班牙葡萄酒，这得归功于那个他每天都要通过电脑核对几遍的银行账户。

在中转书店里，当然啦，几乎总要谈论书籍，小说、诗歌或者历史著作。那就像是一项充满着潜规则和小动作、爱无端与恨突起的运动，参与者们或说好或说坏，三言两语就把整个安戈斯塔乃至全世界的作家及其新书和旧作——或诗或文——评说一遍，各说各话，直到晚上九点或十点。然后，他们就结伴返回饭店，几乎总是这样，不过，哈科沃偶尔也会悄悄溜走前去进行夤夜寻猎、无休征伐，他将此称之为肉欲之惑、生理需求、肌体驱役，为了一夕之欢而足以牺牲任何利益、任何确定了的或不可推脱的承诺。

哈科沃明白今天不能畏缩，他潜伏在椅子上面静待出击。他几乎后悔想到了那些为了勾引女人而应该采取的尽管愚蠢但却必不可少的招数，因为，此前他从不设计，而是只凭精准的直觉。他站起身来朝着原先的厨房走去。姥姥的红色酒杯就放在柜子里。那些酒杯先是传给了舅舅，后来又到了他的手中。只剩下了五只，不假，但是，只要摆上去，却足以为台面添彩、足以为砰的一声弹出软木塞的酒瓶增辉(卡米拉终于看了一眼，眼神中闪露出了一丝欣羡)。林塞知道征服的过程需要酒精充作助力。如果想要吸引女人走近自己，还得故作姿态、虚张声势并用言谈加以取悦，将媚语暗藏于词间话隙，这是惟一能够使之回应、展容的途径，甚而至于还能令其最后脱光衣服，说到底，这才是梦想

的结果、终极的目标。

这时候，他突然有了一个新的主意。“我马上回来，”他说道，那简直就是一声吼叫，接着就夺门而去，让酒晾在那里。他直奔街角处的一家商场，买了法国面包和黄奶酪，来去如飞。他非常清楚，在动物世界里得胜者是口衔猎物的猛兽，在人群中则是没谁能够超过执箭而出、携获而返者。待到重又坐回桌边之后，他高声地称赞着那奶酪、那面包、那美酒，打着响指、咂着舌头，邀请大家落座，伴随话音的是自然露出的那一排洁白的、大大的牙齿。卡米拉没有看他，他也知道人家既没有理睬自己也没有凑上前来。不过，那种疏远已经显得有些过分，成了守势棋手的顽抗，也许是因为她已经意识到了白棋正在意图从侧翼向王后发起攻击。

哈科沃就是居心叵测的相。他站起身来将满满的一杯泛着晶莹光泽的美酒端到了她的面前，然而，她却摇头拒绝了，不过面带微笑（这就等于送掉了一个兵），随后重又举起相机对准基罗斯和那些摆满莫名来历的书籍的架子接二连三地按动着快门。这时候，基罗斯和朱尔斯奇正在同一位刚刚到访的客人唧唧咕咕地说着什么，哈科沃则是忙着请他们吃奶酪、品佳酿。那三个人是在研究访客拿来兜售的一套古旧的安戈斯塔明信片。有些画面表现的竟然是整个谷地几乎还处于蛮荒时期的状态，只有很少一点儿建筑，也就是围着维拉克鲁斯教堂的几片白色民居。正当他们在议论今昔差别的时候，基罗斯发表了自己的——也许是重复别的什么人的——高论：“这些明信片表现的不是从前的安

戈斯塔，而是另外一座碰巧也叫安戈斯塔的城市。"基罗斯和朱尔斯奇都是口没遮拦的人，也就是说，从根本上来讲，既非自命不凡，又无顾忌，更不考虑话出之后的效果，完全不在意别人说好还是说坏。哈科沃可就谨慎多了（他更自负），不过，只要是有自己喜欢的女人在场，他就会口若悬河。基罗斯大师，很多人这么称呼他，大师——不是师傅——不停地吸着烟，烟雾和话语从他那已经变得模糊的身影中源源不断地涌出。他不是一个讲话顾及后果的人，既不在背后设防也不维护任何自己并不希冀的声望，既不担心惹人憎恶也不空怀受人爱戴的梦想。他只是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充满着善意却又不乏苦涩意味，除了宽容与诙谐之外，还能给人以言外深含对世事的领悟与了解的美好印象。他讲话是那么率直、那么明晰并且还独具那么一种温和而不伤人的尖刻。朱尔斯奇不如基罗斯话多，但是，却也绝对不会放过发表他那睿智而精准的观点的机会，那架势一如教皇，故设顿挫铿锵抑扬，让人听起来就像是来自地狱的教诲，不过，他的插科打诨一般只能是充当基罗斯侃侃而谈的由头而已。

这类仪式化了的聚会每个星期都大同小异，尽管无须发出邀请也不必预先通知：人们都知道基罗斯几乎总是星期三和星期五在书店当班（这"当班"也只不过是个说法罢了）。一到下午，他就会爬上二楼假装整理书籍，晚上七点，准时关起店门。这也就意味着聚会开始了，有谁（如果知道里面有活动的话）想要加入，一按门铃就算齐活。与会者时多时少，不分先后，往桌边一坐就算是当然成员，不过，更主

要的还是充当放浪艺人基罗斯的听众，自然是指他肯亲临的时候，因为他并非每次都在（星期三有可能，星期五较为固定，不过也有例外）。只要有他在，书店里从天一黑就会高朋满座，就像人们本能地知道他会到场。有人说是嗅到了他那一根接一根的香烟散发出来的味道。无须约定，不必通知，男女老少来来往往。随着时间的流逝，啤酒、蔗酒、烧酒、葡萄酒（所有参加者都知道应该带上一瓶什么酒当作自己凑的份子）接连地灌进了肚子里，围绕着朱尔斯奇和基罗斯的话头而展开的讨论也变得越来越热烈。基罗斯面无血色，皮肤极为白皙而又非常干燥。看到他走路的样子，真会以为他迈出一步之后就不会再有迈出下一步的力气，可是，一旦讲起话来，连珠妙语源源而出，沉稳平静、充满朝气，言精绝、句成趣，确实是位难得的谈家，能令听者感到由衷的愉悦。他越来越像巴耶－因克兰[①]，不是说谈吐，而是指模样；尽管他已经年迈体衰，很多前去拜访他的女人最后却竟然都会喜欢上他，有时候甚至还会留下来在神父的那张旧行军床（犹如要人节制春心邪念一般折着放在那曾经是其洁身自好的卧室的房间角落里）上过夜。每逢那样的夜晚（时而有之，却也并非稀奇罕见），幽灵般的基罗斯就会宣布不跟大家一起回饭店了，而要留下来照顾并不存在的病人。没人知道她们是否跟他同床共枕了，也没人问过，不过，她们确实是整个晚上都和他待在一起，也许还偎依着他那影子般的瘦高身躯。

---

① 巴耶－因克兰（1866—1936），西班牙小说家、剧作家、诗人。

基罗斯在温区是相当有名气的，几乎成了Sektor T的形象代表，所以卡米拉要给他拍照。那姑娘把相机当成了武器，对在座的其他人，几乎不看、不理，一副不屑的架势，只顾像抠动扳机一般接连地按着快门，说是要将基罗斯和书籍的照片送到报社去存档。她不看人、不讲话、不喝酒也不吃奶酪，仿佛一心只想尽快完成人家委托的拍摄任务，以便打道回府。

关于卡米拉，哈科沃首先想到的是她又高又大，比他高，比当时在书店里的所有人都高。近一米八的个子，在安戈斯塔，确实是太高了一点儿。随后，趁她放下相机的空隙，望着她的眼睛揣摩起了她的年龄。他估计她已经过了二十三，但是不到二十八。他继续往下看。她穿着开袖上衣，肩头有许多大块雀斑，皮肤过白的人过多受到热带太阳的照射都会变成那个样子。脖子下面的锁骨下方有两个突显的隆起。这种线条鲜明的性感女人不是朱尔斯奇和基罗斯所喜欢的类型。相反，哈科沃却在心里先是爬上那两个山丘的峰顶遂又缘坡而下，轻柔徐缓，极力避免引起注意，只在那恬适的巅头（在他的想像中，覆盖着玫瑰红色的积雪、极光的封罩）稍事停留以做鸟瞰。那山上的空气和那极光的魅力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他的目光进而转向下面的热区，发现她腰肢挺拔而纤细、臀宽、腿长、裆紧。他联想到了薄雾笼罩着的绝望者瀑布底部那浓密树丛下的泡沫。她的裙缘落在膝盖上方，腿的轮廓很是悦目，踝骨略凸却不扎眼。红白两色的平跟鞋极其鲜艳，双脚很大、很长。

在整整一刻钟(哈科沃觉得却要长得多得多)的时间里,卡米拉一直都在用数码相机拍摄着摆满书籍的架子和基罗斯的话语(也就是他那不停地张张合合的嘴巴),闪光灯时亮时不亮,审核画面效果,删除平庸无奇的、补救可以补救的,重新试过各种构思、角度和景观,真可谓全神贯注。她一心想着可以把照片卖给报社,仿佛没把别的任何人放在心上。想买的书已经送到的消息并没能让她激动(她没接、没翻、更没有送到鼻子跟前去闻),古尔的字样继续躺在桌子上、浸泡在水彩瀑布里,朱尔斯奇正坐在旁边用手指弹击着那个画面。摄影师的眼睛只盯着基罗斯,不过似乎偶尔也会瞄一眼哈科沃,而哈科沃的目光却一刻都未曾离开过她的身体,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扫过峰峦再探幽谷。卡米拉用相机瞄了他好一阵子,说道:

"喂,看着我,也给您拍一张。您怎么称呼?"

"胡安·哈科沃。可是,干吗要拍我呀?"

"一张。就一张。您是这儿的真正主人,对吧?那位先生告诉我的。留作档案。难说啊。谁敢说这儿不会变成一个大商号、或者恐怖分子的巢穴、或者哈马斯的分支呢,如果是这后者,您可就万劫不复喽。想不到什么时候就会有发表的价值。也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况。说不定哪天您杀了人,那又会怎么样?"

"哦,谢谢,尽管,坦白地说,您的直觉可真是差到极点了,"哈科沃说道。为了拍好这张以备不时之需的照片,他的一双猫眼死死地盯着镜头。

"胡安什么来着?我得记下备案。"

“特诺里奥[1]。”

“别这样。说真的。”

“胡安二十三[2]。”

“贼大胆胡安不是更好吗？算了，那就不要姓了。喂，基罗斯，劳驾，再来一张，看这儿。对，好。”

照完并从相机中取出已经用完的存储卡之后，卡米拉像是松弛了下来，不过并没有像她原先的态度所显示的那样离开书店，而是将相机收进包里，长舒一口气，坐到了哈科沃的身边并请他给自己倒上一杯酒。正事既然已经结束，当然也就可以喝一杯啦，她讲话的口气突然变得非常温和。林塞将为她预留的杯子斟得满满的，红红的美酒映着灯光闪闪发亮。卡米拉将嘴巴凑到哈科沃的耳边，仿佛是不想干扰别人聆听基罗斯的高谈阔论，其实是一种放肆的表现。她开始叽咕起来，声音极低，热气撩人，红红的舌尖不停地跳动于白齿与丰唇之间。现在是她在摆兵布阵、是她在发起攻击。她在讲话的时候，哈科沃不是在听而是在嗅，或者说不是他在嗅她，而是她馨香袭人，他不能不嗅，因

① 胡安·特诺里奥是文学作品虚构的人物，浪荡公子的象征。最早出现在西班牙剧作家蒂尔索·德·莫利纳(1584—1648)的作品《塞维利亚的花花公子》(又名《石客》)。剧本的情节依据一个民间传说：胡安·特诺里奥(又称“堂胡安”)前后欺骗了好几个女人并杀了一位骑士团长，后来在一个教堂里见到了那位骑士团长的石头雕像，石像请他吃饭，席间，石像用地狱之火将其烧死。这个故事被西方的戏剧、小说、诗歌广泛演绎。在以堂胡安为主人公的西方文学作品的中文译本中，这个名字通常被译作“堂璜”或“唐璜”。

② 胡安二十三即(1958—1963 在位的)罗马教皇约翰二十三世(1881—1963)。英语中的约翰(John)到了西班牙语中就变成了胡安(Juan)。

为她散发出的是一种当时自己也说不清楚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的浓郁而莫名的香气，不过，后来他知道了那是一种自己喜欢而且也被熏染上身的奇香。哈科沃嗅着嗅着，她则是讲啊讲啊不住口地讲。

“您的那张照片，不是给报社拍的，我要自己留下。您的相貌非常奇特，很不和谐，更像特务而不是杀人凶手。这种相貌，等到洗印出来之后，我将好好解析一番。此外，您脑门上的那个十字显得特别古怪，跟您很不般配。”

“嘿，您。”

这位温和的无神论者猛然记起自己此前一时冲动在教堂里让人在额头画了个十字。他用衣袖在脸上擦了几遍，直到雪白的衬衫袖口变黑、估计已经擦掉之后方才罢手。

“您也有点儿奇特。我是说气味，”哈科沃报复般地说道。

“什么气味？”

“说不清楚，更像玛塔·哈里① 而不像摄影师，您自己应该明白。不过，我相信，那气味源自香水，而不是您本人。”

“啊，对。香水的名字叫勾魂。”

“这名字和那香水还真般配。您常用？”

“不，只是今天。”

“那可就是我有运气喽。”

---

① 玛塔·哈里(1876—1917)，荷兰舞女和名妓，受过高等教育，1905 年到巴黎当舞女，以美艳与开放闻名，1917 年以德国间谍的罪名被捕，后由法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也许是霉气。难说。”

“您老把难说挂在嘴上。”

“确实难说嘛。”

“如果我请你离开这儿去吃饭，现在，喝完酒就走，你会去吗？”哈科沃就坡下驴，突然之间猝不及防地改口称“你”了，因为这第二杯酒开始让他能够更加坦然地面对眼前的这个陌生女人。

“难说，”卡米拉回答道，随之莞尔一笑。紧接着，她一弹而起去了卫生间，不过，与其说是内急，倒不如说是她好像后悔自己加快了俩人之间谈话的进程，不想回答哈科沃的问题、不想任其继续这样发展下去，而要就此打住话头。

从卫生间回来以后，卡米拉就不再理睬哈科沃（不过搛了一片奶酪）而是主动参与到了其他人的谈话之中并胡乱地向基罗斯提出了许多问题。诸如：喜欢猫还是喜欢狗，喜欢吃肉还是喜欢吃鱼，为什么从未结过婚，能不能背诵十四行诗。基罗斯像轰赶苍蝇似的挥了挥手避过了头两个问题。针对第三个问题，他回答说，所有自重的放浪艺人都应该跟自己的母亲一起生活，或者，最不济的也是住旅馆；针对第四个问题，他开始背诵起赫拉尔多·迭戈[①] 和弗兰西斯科·路易斯·贝尔纳尔德斯[②] 的十四行诗。那诗中说“你追求自己的梦想而船却向往着海洋”，还有“她塑造了我的生命并禁锢了我的思想”。

---

① 赫拉尔多·迭戈（1896—1987），西班牙诗人。

② 弗兰西斯科·路易斯·贝尔纳尔德斯（1900—1978），阿根廷诗人。

晚上八点左右，卡米拉站起身来说想走了。哈科沃如影随形也跟着站了起来说想去送送她。朱尔斯奇将那本关于安戈斯塔的书递给了那位已经把此事给忘了的姑娘。姑娘要付钱，可是哈科沃却让记到他的账上。对哈科沃当晚那么早退席颇感意外的基罗斯扬了扬眉毛，不过立马就悟出了门道，确切地说，是看出来的，无须琢磨。他想发点儿议论、说一句刺话，提醒一下卡米拉（“可要小心一个老光棍张开的罗网啊”），不过，却不得不掉过头去应付一个小伙子，因为那小伙子对事情太过认真，向他提出了一连串难以回答的问题：

“您相信作家的社会使命吗？知识界必须对安戈斯塔的局势表态吗？您对哈马斯派的恐怖分子和隔离政策有什么看法？”

“你就好好接受审问吧，”哈科沃对他说道，不过，他却看到基罗斯了无兴致地打了一个哈欠说了句“本人无可奉告”，显然是不想掉进陷阱、不想去蹚政治问题的雷区。

哈科沃陪着卡米拉出了书店，顺着何塞·安托尼奥·加兰大街朝前走去。这条大街犹如砍在昔日草场正中使之一分两半的刀痕，而且，正是这一刀令其变成了今天的落寞里。霏霏细雨继续下个不停，闪电的光焰时而照亮远处的山影。身披塑料布的商贩（卖水果的、卖香烟的、卖大麻的）仍在冒雨游走，此外还有成群浑身湿透的乞丐、将帽子摆在残肢前面躺在地上等待施舍的断臂缺腿之人、形如劫匪的壮汉、貌似好人的劫匪，当然，更多的是因为下雨和夜深而匆匆赶路的行人。这些办事员打扮的温区人、由于卖了一

整天苦力而精疲力竭的热区人，全都一个心思地想要尽快回家。烟雾弥漫，噪声震耳，嚣闹喧天，公交疾驰，出租穿梭，私车倒是难得一见。卡米拉大步流星走得飞快，哈科沃拼命追赶，有心为其张伞而不能如愿。由于她的个头要比他高，尽管穿着平跟鞋，他仍然有着受到双重屈辱、被其裹挟之感。她甚至都不屑于看他一眼，更不要说跟他讲话了。哈科沃不知道她是否心里很不高兴，也不知道自己应该跟她说声再见还是应该干脆放慢脚步、任由她甩开那双穿着可怕的滴血刀锋般的红白双色鞋的大脚快步融入人流而从眼前消失。林塞必须走得要比平时快得多才不会让她脱离自己的视线。他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干、为什么会变得像是一只公狗，仅凭外激素的气味就毫无道理地追踪起了一条甚至还不知道是否发情了的母狗。他也不清楚这么做是否会有意义，因为，在现今的世界上，起决定作用的已经不再是本能，而是文化和社会惯例、是复杂的予夺规则。显而易见，越来越清楚了，那个散发着勾魂香水气味的姑娘要去搭乘地铁。他们走进了歌剧院车站。哈科沃对那姑娘一直紧追不舍。他们越过回转栅栏，她去了南行站台。车厢里只有一个座位，书店老板用手势将座位让给了姑娘，那手势的背后是掩藏着想法的，更确切地说，是本能、是猩猩而非谦谦君子的本能。他看到卡米拉的头发已被雨水打湿，中分的发缝白而又直，脸上布满了小小的水珠。他又做出了一个礼貌的表示，因为，在人类，勾引的意图总是要用细小的礼仪来加以乔饰：递给了她一块手帕。她说了声谢谢，接着就用那块雪白的棉织手帕擦了擦脸。

安德雷斯·苏莱塔的札记

星期三

二十五年来一直被我习惯地叫做爸爸的那位肥壮得像头河马的先生[1],一如往常,坐在电视机前翻阅着粉色纸张印成的《体育报》。他的那张白猪般的大脸对着电视的彩色光束与连续声响,几乎永远都是活在不现实的 realities[2] 之中、生活在电视连续剧或者竞赛节目里面。电视机永远都不关,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即便是人不在、家里空着的时候也开着。我走进客厅的当儿,爸爸正在嘟嘟囔囔地咒骂着裁判("狗娘养的热区杂种"),都是他在捣鬼,安戈斯塔独立队又输给了百万富翁。硬是给吹掉了一个铁定的进球,还把最好的球员博莱塔罚下了场,他对我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并没有看着我,或许他是在自言自语或者是在对着电视讲话,因为他知道我不关心足球。

我像机枪扫射似的一股脑儿把两条消息都告诉给了他:"我在天堂区找到了工作。打算搬走。"爸爸望着我,脸

---

① 原作者注:塞萨尔·苏莱塔,安戈斯塔最为古老的纺织厂之一精纺厂的退休会计师。中等身材,原来是保守党的支持者,不过,体育狂热已经取代了政治激情。他的所有学识全都来自电视,他最大的骄傲是身为步兵上尉的长子奥古斯托·苏莱塔。

② 英文,意为"现实"。

上那揶揄的笑容仿佛在说："噢，好，工作，噢，好，搬走。"不过，他什么都没说，只是用眼睛着实地把我从鞋底板到头发梢全都扫视了一遍，嘴角还朝向左边撇着，他那猫头鹰般的黄色眼珠让我打小就浑身战栗。他将那粉色报纸放到了地上。"我们很快就会见到你夹着尾巴溜回来的。"这就是他在我转身准备回到自己的房间将衣服收进一只提包和把书籍装入两个纸箱的时候说的话。还没等我收拾完毕，妈妈[1] 就过来了。她叉着腰，脸上的讪笑跟父亲的完全一样，只不过是嘴巴撇向右边罢了："塞萨尔说你要搬走。要去哪儿，能问问吗？希望你不会是跟个同性恋朋友到热区的贫民窟去姘居。"

我告诉她说是去坐办公室，在寒区；我还说，先要在落寞里的一个旅馆里住一段时间。我不想对她说出旅馆的名字，也不想回应她那伤人的话语。只是像清除了卡在嗓子眼里的结块、梗在胸口深处的积食一般对她说道："我压根儿就不喜欢住在这儿。在这儿，我就没有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我不是说这是你们的过错，也许怪我自己。咱们是互不相容，我好像是两个我不认识的人的儿子，而不是你的儿子，也不是他的儿子。我也不是我哥哥的亲兄弟。"我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不是因为激动，而是害怕道破真相。我的双手不停地打着哆嗦。

---

① 原作者注：贝雷尼瑟·德·苏莱塔，家庭主妇，人好心善，没有多少个性。她也偏爱长子，不过，虽然并不情愿，但也确实没少替想当诗人的小儿子操心。她此生的最大忧虑就是生怕自己的小儿子变成同性恋。"那可将是我们的最大灾难。"她心中没底，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想的。

走出家门之后，我觉得，多少年来，自己总算头一次能够顺畅地呼吸了。那是一种几乎已经被遗忘了的感觉，就像离开学校的当天，或者，就像刚刚搬到姥姥家去住、不再被人品头评足、出门回来以后不再受到盘问、口袋里装有一百比索的那些日子一样。天已经黑了。细雨打在脸上，仿佛是在对我施行洗礼。我觉得终于摆脱了二十五年的囚禁和为了生存而不得不编谎的煎熬，二十五年的屈辱，二十五年的呵斥与嘲弄。这是做子女的不孝吗？不是。在家里，总是一切为了那个完美无缺的儿子、我的哥哥、我的楷模奥古斯托。他是军队的上尉、祖国的卫士、当然的长官、天生的领袖：形迹没有疑点，深信秩序、纪律和安定，还有一个涂着红指甲、身穿可体衣着、尼龙袜、中跟鞋的金发女友。我在上出租车的时候发现装有全部衣服的提包并不很重，而那两箱书籍则是十年来让我能够在那种以进球失球、体育战术、军事谋略、勋章、奖牌、饰带、肩章、反恐行动为主轴的氛围中得以活了过来的惟一动力。在他们的眼睛里，我所做的一切全都是滑稽可笑的。我对烹饪的兴趣、我的诗文、我的朋友、我的没有女伴、我的所谓惰怠，被他们说成是精神自杀、是没有规矩和缺乏个性的证明、是我愚蠢的叛逆心理和将自由混同为放荡、将创意混同为懒散的病态思维方式的表现。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我没能如他们所愿去上大学或者我没能跟哥哥一样入伍参军。

每天都会以一餐饭和一张床要挟我就范，每周都会对我的文稿和我的懒惰进行嘲弄。一天晚上，快要吃完饭的时候，爸爸一本正经地望着我说道："都别走，我想给你们读

点儿刚刚捡到的东西。”接着,他就从口袋里掏出来了几张皱皱巴巴的纸片(那是我最近的诗稿),于是就尖着嗓子用娘娘腔朗读起了我苦心写出来的而他却想假借嘲讽加以毁灭的文字:“一切都已齐备:行囊,衬衫,地图,希望。我拂去封住眼睑的浮尘。我将罗盘别在了衣领之上。”他一边诵读还一边龇着粘有菜渣的牙齿哈哈大笑,笑啊,笑个不停(“罗盘,哈哈,罗盘,那是个什么盘啊,哈哈”)。随后,又用假声继续读了下去:“一切都已就绪:大海,徐风,海图。只差确定时间,只差决定去向,只差一本海志、潮汐表、合宜的风向、勇气和一个能够像我爱自己一样爱我的人。”他又爆发出了一阵大笑,继而评论道:“对,对,只差确定时间和去向。因为,这么一个废物又能去哪儿呢,你们看看他,只要看看他就行了。”大家全都看着我那一定是痛苦加愤怒的表情。上尉也跟着笑,就是那个帮人将尸体丢进河里以免被人发现、以免登入凶杀记录(有损祖国形象)的上尉。妈妈将手放到嘴上以便遮住那因为笑抽了筋而无法合拢的黑窟窿。我想起身离开,上尉却揪住了我的袖子:“别走,懦夫,是不是没有勇气来听自己的蠢话,没骨气。”这时候父亲又拿起了我的另一篇稿子并用女高音、女疯子的口吻读道:“请你规划出连片的宁静街区,在那里,除了扫把,警察不用别的武器。”听到这话,我那哥哥吼道:“说得好,当然,我们要用扫把将那些婊子养的恐怖分子清除干净。”爸爸边笑边继续用假声读道:“请你带我去到那个地方,在那里,死神终将明白他毁坏不了我们的欢乐、他即便能有再多的掠获也逃脱不了会被人以我们的名义战胜的命运。”哥哥终于放开了我

的手臂。刚刚还在朗读的父亲将那溅满着他脏乎乎的口水、沾染着他臭烘烘的气味的诗稿交还给了我。我总算逃回了自己的房间。打那以后,有过好多次,我甚至开始用密码写诗,这样一来,至少也能让他们无法再读了。

雷伊先生(我打断了他的晚餐,他好像并没有不高兴)听了我的打算。“好吧,我看您现在最多也就是在鸡笼里租一间房子啦,拿到工资以后也许可以往下挪挪。算您有运气,眼下还有两间空房,这是很难得的,因为顶层的房间便宜,总是很快就有人租住。我只提醒您一件事儿:对九层的总管卡尔洛塔客气点儿,千万不要拖欠房租,她可是较真的人,换句话说,不留情面。”我去看了房间。电梯是木头的,很慢,还吱吱嘎嘎直响,黑人电梯员看都没看我一眼,不过,在整个行程中,他却一直透过一面大镜子监视着我。电梯只到八层,剩下的一段得爬楼梯。到了鸡笼区域之后,整个气味都变了(雷伊先生不愿意送我上去,“那儿,我是不去的,小伙子,很抱歉,”说完就重又埋头去吃他的清水煮面条了),大蒜、油煎陈年香肠、炸制食品、黑烟草、尿臊、汗臭,外加显然已经进入了衰败期的荷尔蒙,真可谓百味交混。卡尔洛塔夫人简直就是一个肉球,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不屑还是微笑。她没好气地用万能钥匙给我打开了房间。一张铺有鬃垫的板床,一套清漆的原木桌椅,一个叶片破旧、满是苔藓与灰尘的采光天窗,石板地面遍布着积年污垢,嵌在墙上的小小衣橱潮气扑鼻,一个坑坑洼洼的铁盆(原本应是白色,但却带有很多黑斑,很像一只斑点狗)放在龙头下面接着嘀嘀答答的漏水,一个供接电炉之用的、线头暴露在外

的插座。"您可以自备一些必要的器物,不过,我建议您不要把房间塞得太满,否则会变得更加窄巴、憋闷。我这可是经验之谈啊,"堂娜卡尔洛塔说道,她嗓音嘶哑、齉声齉气,显然是杆不可救药的老烟枪。房间的条件差透了,比我在家里住的那间还小,而且整个楼层都弥漫着臭气,不过,我却觉得总算自由了,所以还是很高兴。权当是自己租住的巴黎阁楼吧,我心里想道。我用跟姥姥同住时攒下来的零钱预付了两个月的租金(堂娜卡尔洛塔终于露出了真正的笑脸,原先也许不相信我会有支付能力,这下子,她肯定能够得到一笔回扣),然后就下了楼。我想到雨下去走一走、去享受一下被淋湿的惬意,那雨水仿佛是在为我的自由施行着洗礼。我尽情地呼吸着,心里不断地重复:终于,终于,终于。只是遥远的天边还漂浮着一片乌云:万一失去了基金会的职位,或者,万一人家拒绝发给我进入寒区的通行证,我就得再次搬回家去,而且还得是夹一着一尾一巴。不。我将破釜沉舟,就像妈妈预言的那样,我将潜入热区的贫民窟,怎么都行,但是,绝对不再重返那个家、绝对不走回头路。

受伤的人

我昨天晚上快到半夜的时候才回到旅馆,可是却怎么都睡不着,也许是因为太过激动了的缘故: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居然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我将感受写到了札记本上,但却仍无困意。虽然已经很晚了,我还是决定再出去走一走,反正现在无须向任何人汇报行踪了,我想充分享受一下

这种没有任何束缚的全新感觉。我去到了街上,那风有点儿怪怪的,很凉,好像是从天漏以南、浑河源头那边的高山上刮过来的。我没穿外套,刺骨的寒风吹得积存在街面上的污水涟漪迭起,吹得树叶发出哗啦啦的响声。伴随着两三道照亮了落寞里所有街巷的闪电而来的炸雷响过之后,一阵颗颗都有樱桃般大小的可怕冰雹呼啸着突袭而来。我生怕冰蛋蛋儿会砸破脑袋,赶紧躲到了屋檐之下。

我看到乞丐们纷纷躲进了门洞。他们一个个用破布、报纸和纸箱板护着身体,像我一样紧紧地靠在墙上。有人躺在站台上想要睡觉,冷得哆哆嗦嗦,只好不时地从昏昏沉沉的状态中睁开眼睛、强忍着哆嗦嘬上一口工业酒精以便能够坚持到天明。另外一些人——如果身上还有一张面值一个比索的旧票子可供塞给保安——则能获准睡到地铁的地下通道,只是四点半钟以前必须离开那里,因为,一到那个钟点,由成百个沉默不语、愁眉苦脸、目光呆滞、训练有素的三等公民组成的清洁大军就会前来将他们从那个牲口圈一般的地方清除出去,于是,乞丐们只得身上冒着热气、满脸的不高兴、嘴里骂骂咧咧地走出那黑漆漆如同地狱门径般的地铁道口。

仅仅用了一个出游、开心和不眠的夜晚,我就看到了所有这一切。冰雹过后,雨更大了。我回到了旅馆,可是却又心有不甘,所以也就没有上床睡觉,为了庆祝自己获得了自由,打算到外面去一直待到天明。我打开提包取出了姥爷留下的那件旧的黑色雨衣。配上那么一件行头,也许会像个精神病人或者老电影里的侦探,不过,我不在乎,于是就

第三次去到了雨狂风骤的大街上。冰雹早已经变成了冷雨寒风。

为了避免被雨淋湿,我就串起了咖啡馆,在头一家要了牛奶咖啡,在第二家要了大杯咖啡,在第三家要了黑色咖啡,在第四家要了随便什么咖啡,一直喝到眼冒金星、嗓子生疼、两只手就像得了帕金森氏综合征似的不停地颤动。我也很想来上一杯兑酒咖啡,可是姥姥留给我的钱非常有限,另外,我还希望睁着眼睛熬完整夜呢。我没有喝酒,却看到了酒鬼、看到了酒馆里常见的场景:女人成帮结伙,男人自斟独酌。独酌者眼望空中或者内心深处、自家骨髓,女人们则是唧唧呱呱、喋喋不休。偶尔,非常难得,也能见到年轻人,像我一样的年轻人,一男一女结伴对饮,眼神中饱含着对持久爱情的憧憬。我观察了许多家酒馆,然后,又去到了位于温区边上、仅占两个街区的穆斯林聚居的小区。在那里,只有男人相互为伴,喝着薄荷茶、吸着香烟,或者,高兴起来的时候,也会用呼噜呼噜响的华贵水烟袋吸吸来自美国的印度大麻。阿拉伯人的咖啡馆周边没有女人,一个都没有,无论是老是少。再过去一点儿,在发迹了的三等公民们居住的街上,舞曲轰鸣。总是这样,天天如此,他们仿佛天天都在过节。可以听到如同心脏不停律动的鼓点基调,年轻的女人们抖动着经过手术的乳房,肥头大耳的混血阔佬们看似在跳舞实际上是在用眼角搜寻着可卡因、迷幻药、手榴弹或者枪械的买主。天终于亮了,我朝着旅馆的方向走去。一路上,那些眼圈发黑、步履匆匆的妓女居然还有心思对我挤眉弄眼。空气变成了雾气、烟气、潮气的混合

体。首班公交汽车已经开始运行，喷着黑烟飞速疾驰。太阳还没有升起，不过应该快了，毋庸置疑，千真万确，因为房屋底层的轮廓已经清晰可辨、空气也逐渐有了暖意。经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之后，Sektor T 的气氛重又恢复了其特有的温热、单调的常态。

快到旅馆的时候，我看到人行道上有一个模糊的人影。原以为是个喝醉了的乞丐，一个当地人称之为可以处理的家伙，也就是不等其咽气就运走、再将其弄死送到医学院充当解剖课的教具。"喂，"我刚刚走到他的跟前，他就冲着我喊道。他满脸血污，散发着一股屎尿和鲜血混杂的气味。"什么事儿？"我问道。"扶我起来，劳驾了，我住在剧场饭店，"他说道。我弯下身子将他扶了起来。我相信了他，因为他身上的气味跟鸡笼完全一样。

直到地铁列车启动了之后，卡米拉才终于手里攥着手帕、抬起眼睛再一次看了看哈科沃并开口说道：

"您干吗跟着我？"

"因为，难说。"

"咱们去哪儿？"

"我跟着您，随便什么地方。跟踪您并非易事，差点儿就让您溜啦。"

"在奶酪坨下行吗？咱们去跳舞。"

"好哇，尽管我不会跳舞。"

“连博莱罗也不会?”

“博莱罗嘛,倒是会,没人不会跳博莱罗。”

“那咱们就只跳博莱罗,”她说道。

接下来的两三站路程中间,他们谁都没再说话。后来,倒出来了一个空位,哈科沃坐到了姑娘的身边并把嘴巴凑近她的耳朵说道:

“如果不是你说我长得像特务,我还真不敢在后面跟踪你呢。我想多了解一些。既然我是特务,那就盯你的梢吧。”

“我说你是特务就是想看看你敢不敢随我而来。我喜欢对自己中意的人采取进攻的姿态。您就,你就把这当成是个好兆头吧。不过,一旦发生了自己希望发生的事情,反倒有些紧张了。你在做什么事情,整天待在书店里跟那几个醉鬼胡侃?”

“现在去得少了,他们,那几个酒鬼,他们在帮我。你可要当心哟,那几个酒鬼,不仅给我帮忙,还是我朋友。一般来说,我喜欢的人不多。我还教授英语,在天堂区;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女学生①,人长得很漂亮。我有时候也搞点儿翻译。偶尔也给《先驱报》或《环球报》写一两篇稿子,如果他们来找我,或者,尽管他们没来找我。稿费不高,不过,实在。你在为《环球报》拍照,我没弄错吧?”

“我在那儿实习,他们有时候也买我的照片。不过,我

① 原作者注:贝亚特里丝·恩卡尔纳西昂·波特雷罗,美的化身。迪亚娜·帕尔默式的探索者和遗产继承人。参议员的女儿。关于这父女二人,后文将会述及。

还没有在编，因为大学还没有读完。我在天主教大学读新闻，最后一年。我知道你的文章，有位老师将其作为范文推荐给了我们。很有意思，逗人发笑，但是不够深刻，那位女老师是这么说的。我的毕业论文无论如何都不会写摄影，想另选一个题材。我打算研究一下报纸是如何报道安戈斯塔被分割成为 sektor 这件事情的。这就是买那本书的目的。”

“你在天主教大学读书？就是寒区的那个女校？在那儿，他们能够容许学生撰写政治性的论文？”

“就算是吧。说到底，我并不属于那里。我是温区的，住在温区的体育场附近。我读书是靠男友① 资助。到上边去的通行证也是他一手给办的。”

“这么说，男友确实有钱喽。”

“他是个结了婚的、上了年纪的阔佬。四十多快五十了。我们星期五永远都不能见面，因为他得和家人待在一起。他是努蒂瓦拉博彩公司的老板。你认识他？”

“他本人，我不认识，不过，人人都知道努蒂瓦拉博彩公司。每个星期二我都会买下 739 号彩票，只是为了帮帮缺

---

① 原作者注：埃米利奥·卡斯塔尼奥，在安戈斯塔的黑道上享有“赌王”之名。48 岁，1.63 米。少有的能干、活跃、暴戾。他所经营的博彩公司显然是漂洗从真正的行当——贩毒——中赚得的美元的绝佳掩护。他的妻室住在天堂区，但是，他本人却觉得寒区无聊透顶，因为，不管从哪个意义上来说，他都属于一个更为炽热的环境。他患有性功能障碍的隐疾，几乎怎么都无法兴奋起来。他喜欢卡米拉只是因为她比自己年轻得多、高大得多，从而产生了想要任意摆布她的欲望。他有一个讳莫如深、让他自己苦不堪言却让他的相好暗自窃笑的秘密：阳具特小，一如稚童。

件，一个住在饭店里的彩票推销员，他声称有一天梦见我用那个号码中了大奖。我当然不信啦，然而，缺件却断言我中奖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我只好顺水推舟，不去理会那些统计数字。你的男友是黑道上的，这么说，是个发迹了的三等公民喽。”

“我不认为他是黑道上的。即便是出身于热区，也已经没人再提了。博彩是个艰难的行业，他身陷其中是因为任何事情都不能听天由命，至少他是这么说的，说得非常认真。不过，我不插手他的事情。他嘛，与其说是异性伴侣，不如说是朋友、靠山：我住在体育馆那儿的房子也是他花钱租的。”

“星期五的时候，他准许你同生人来往吗？”

“就算是吧。至少，如果我说出去拍照，他不干涉。我的手机开着，怕他万一会找我。放心吧。”

“若是他打电话来，你怎么说？说跟朋友在一起？”

“不，我就说在工作。放心好啦。”

“我挺放心的。再说了，咱们什么也没干。只不过是在地铁上罢了。甚至连舞都还没有来得及跳呢。”

列车到了奶酪坨站，他们下了车。天气不好，不很适宜待在外面，所以人迹稀少。奶酪坨周边有许多可以跳舞的地方。萨尔萨馆，乡风歌舞，娱乐会所，醉生梦死，美国音乐，house[①]，如此等等。博莱罗舞偶尔也有人跳，不过都是在一些落伍了的场所。他们钻进了一个叫做胡言乱语的地

① 美国俚语，意为“妓院”。

方。那里空荡荡的，只有少数几个醉鬼和两三对躲雨的情侣。他们要了半瓶蔗酒和几瓶可口可乐。随后又叫了一份蒜汁柠檬馅饼。他们边吃边聊，每次响起博莱罗舞曲都会起身跳上一阵。跳舞的时候，哈科沃总是把鼻子贴在卡米拉的脖子上，嗅啊，嗅啊，长时间地嗅着那勾魂香水的气味。跳舞的过程中，他发现她个头并不比自己高。远看，她显得挺高，凑到跟前一比才知道，原来两个人身材一样，都是一米七五。至少她是那么说的：

“咱俩一般高，就像基罗斯朗诵的诗里说的。”

“但愿！”哈科沃说道。

坐在桌边，他们俩几乎连膝盖都不会挨在一起，可是，每次起身跳舞的时候(早已经两三杯蔗酒下肚了)，身体刚一挨近，哈科沃就开始嗅起卡米拉的脖子，卡米拉则是对着哈科沃的耳朵喋喋不休。没等在舞池里转上几圈，哈科沃就觉得内裤下面奋然勃起，那滋味几乎令他痛苦不堪。她将自己的身体贴在他的身上，两只胳膊像是敦实而温热的枕头一般使劲地箍着他的脖子。他感觉到了她的那对匀称、巨大而坚挺的乳房，而下面，她则是让自己的阴阜死死地顶住他的裆部。她一定察觉到了他裤子里面的硬物。跳舞变成了拥抱，而且还加上了类似于做爱的蠕动。她似乎很需要那种拥抱，紧紧地搂着他，呼吸越来越急促，每个毛孔都在沁出占有的饥渴。返回座位的时候，哈科沃连迈步都有些困难，如果有人看他一眼的话，肯定会注意到那裆间的凸起。幸运得很，坐下之后，勃兴减退，他的欲望也随之有所缓解。由于乐声很响而且博莱罗舞曲也只是偶尔播

放，他们只能大声喊着讲话，所以相互之间几乎无法交流，不过，通过简单的对答、是与否、问话之后的也许或天知道，也能明白对方的意思。此外，耸肩、微笑、撇嘴、挤眼、摇头或点头都有用处。该走了，她说道，不能冒险玩得太晚，因为，说不定那位黑道会到住处去找她，不过，外面风狂雨骤，还有冰雹。他们留了下来，又要了半瓶蔗酒、更多的可口可乐，外加冰块。卡米拉选择关了手机，都那个钟点了，没人还会干活。

“说到底，我觉得他已经不会给我打电话了，都这么晚啦。”

他们又到舞池中转了几回，又经历了几次胯下那几乎令人痛苦不堪的勃起。跳舞的时候，他们可以嘴巴对着耳朵、耳朵对着嘴巴，相互间有了更多的了解。她知道了他一个人住在旅馆里、离异、九岁的女儿索菲娅住在天堂区。她还知道了他不想把全部时间都花在书店里，偶尔干点儿别的既能调剂生活又能更好地支应每月的开销。

卡米拉问哈科沃是怎么弄到通行证去寒区教课的。他不想说，先是不吭气，随后又含含糊糊、云遮雾罩地说到一个当官的朋友。他不愿意提及真正的原因(永远都不会外泄)，也就是他那秘密账户、那出其不意地使他成了上等公民而且只要愿意甚至可以永远脱离 Scktor T 的天降奇福，不过，他选择了继续住在原来的区域，既是出于不平，也是基于习惯。他也无意多谈住在寒区的前妻和幼女，只是一语带过，尽管卡米拉很想知道更多的细节。哈科沃调换了话头，转而谈她，从而知道了，她已经同很知自重的二等公

民父母闹翻,原因是坏蛋赌王努蒂瓦拉包养起了自己的女儿并把她定格在了情人的级次上面。在他们看来,情人只不过是外室、小妾、姘头、婊子、情妇的文雅说法而已。她说自己想当专业摄影师、还有两个很少见面的妹妹。她不能将任何人带到男友替她租下的住处去,连妹妹也不行,所以她觉得非常孤单。那个男人每个星期前去看望她一两次,几乎总是二话不说就剥光她的衣服,如同是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充气娃娃一般,卡米拉说道,"并企图用一个小小的气筒通过那惟一的气门为我充气,"她补充道,仿佛想要为那让人恶心和伤心的事情涂上一层幽默的色彩。

他们也知道了两个人居然是在同一天出生的,不过,他早了十五年。他们还知道了:他喜欢中餐,她喜欢骑马;他喜欢书籍,她喜欢电视。她是个单纯的姑娘,有着淤积在心的苦痛,有着美轮美奂的躯壳(正是黑道人士梦想占有、享受和炫耀的那种)。对她这样的人,地理学家古尔的著作没有丝毫用处,因为她惟一的念头就是尽快毕业,好歹凑合一篇论文,不必耗费脑筋,从别的书上抄抄而已。这是允许的,换句话说,安戈斯塔所有的大学——无论是上边的还是下边的——一贯做法。

根据《胡萝卜法》(最后一任市长制定的措施,意在控制吧厅、酒馆的营业时间,以期避免更多的人死于非命和降低那已居世界最高之列的当地酗酒指数),胡言乱语凌晨两点打烊。哈科沃付了账并给了丰厚的小费,然后,他们就走到了街上。两个人都醉了,只能抵肩而行,而且走得很慢,想借阑夜凉风和扑面细雨振奋一下精神。卡米拉觉得有点儿

冷，哈科沃将自己的蓝色外套给了她。那是一件普通的外套，很旧了，有一个红色的领子，可以防雨。卡米拉穿着很合适，好像是量身订做的一般。归还回去以后，那勾魂香水的气味一直残存了好几个星期。没有了音乐的干扰，可以用正常的嗓音讲话了，笑声撞到歌厅舞榭那此刻犹如断头机一般纷纷落下的铁制帘门上发出嗡嗡的轰鸣。两个人一旦相识并相悦，欢笑则就时时刻刻都会取言语而代之，热吻填补起欢笑的间隙、目光执行着爱抚的使命。凌晨两点，地铁已经停驶，只有少许地下吧厅、酒馆（人称 after parties[1]）里面还有人影。他们拦下一辆黄色的出租汽车并钻进了后座。汽车驶往体育馆的途中（哈科沃自告奋勇送她回去），他们吻在了一起。卡米拉是亲吻的行家里手。哈科沃也不逊色。好一阵子，卡米拉并未张嘴，只是微启双唇在他的嘴唇上面蹭来蹭去。俩人是在相互适应，以便让两舌交会并同时冲出自己的牢笼而去探索另外一个空间。两根舌头先是在外部边缘游戏，而后深入，舔舐上膛和锋利的齿缘，接下来是后撤，绕着齿龈盘桓和再次与嘴唇相会，津液甘甜、运力适中，暴烈中又尽显了从容与温柔。哈科沃的勃动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卡米拉将手放在那里如同伴着博莱罗的旋律一般轻压缓揉。卡米拉没有将手伸进哈科沃的裤子里面，不过抚摩了他的脊背。她喜欢那皮肤，滑滑的，软软的，好像婴儿。哈科沃却把手伸到了卡米拉的衬衫下面、胸罩里头，他抚弄着那对早从下午的时候起就已经在幻

① 英文，可译作“余兴”。

想中揉搓过了的乳房。那对乳房坚挺得超出了想像，经他的手指一碰，两个乳峰变得更加高耸、更加坚硬、更加富有弹性。他们忘记了时间，没多一会儿，历经了不知多少广告、转弯、频闪的黄灯、远处的汽车喇叭声、雨刷的律动、人行道上的好奇目光之后，司机先是咳嗽了一声，接着开口告诉（一直沉溺于手掌与舌头的胡乱游戏之中的）他们已经到了。哈科沃问卡米拉是否可以到她家里去喝一杯茶或者再喝一杯酒，她回答说绝对不行：有人监视她的行踪和往来。他又问是否愿意找一天陪他走走，她再一次不无伤心地回答说绝对不行。他问星期天是否可以，她说也许可以，如果出现某种情况、如果黑道男友去了热区庄园的话。他将饭店的电话写到一个纸条上交给了她。那几个数字写得又大又清楚，还加上了房间号码：2A。为了让头脑更加清醒，为了缓解下腹的胀痛，为了冒冒遭遇打劫的风险，他决定徒步走回市区。

哈科沃望着卡米拉进了门，朝她挥了挥手，然后就转身而去。走了一两个街区之后，勃兴渐退，整个身体随之松缓下来，他的思绪于是也就跟着变得更为理智。跟往回一样，他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受制于设在身体中部位置的一个接收和发射信号的雷达。那支起来的天线就是为他的生活导航的罗盘、指路的标志，而那条路并非笔直，不过，倒也可以说是至为笔直，因为直通勃起的方向，他不知道怎样才能使那个总是无畏、无厌、无息、无休、有进无退地指引自己追逐肉欲的罗盘指针消隐或是显形。

街面上的一个坑洞使他一下子就从恍惚中清醒了过

来。他的右脚踏进水洼，脚踝一崴，差点儿摔倒。还算幸运，没有受伤，也不是很疼。人行道（在 Sektor T 并非每个路段都有）上水淋淋的，柏油路面一片光亮。稀稀落落的雨点飘洒在他的外套（她进入门洞之后就还给了他）上面。他嗅了嗅被雨水打湿了的衣领，勾魂香水的气味又一次让他那罗盘上的指针感受到了北极的吸力。他想打消再跟一个自己并不真爱、只不过是想看到其赤裸着的躯体而已的女人纠缠的讨厌念头。不过，喝进肚子里的蔗酒和卡米拉的身影使他消除了罪过之感并保住了依然故我的心态。他坦然多了，边走边在心里玩味着卡米拉的身体、她皮肤上的起伏、她那被自己攥在手中的乳房、她留在自己胸前、手上、特别是外套那红色领口的勾魂香水的气味。沉浸于自己那罗盘所指引的虽然茫不可知却又万无一失的方向引出的非分之想，悠悠的路程也就不再显得漫长。正当他走到距离饭店还有一个多街区的地方的时候，一辆黑色的巨型装甲越野车开着大灯、黑着窗户缓缓地迎面朝他驶去。"坏事了，"他脑袋里闪出了这样的预感。那车刚刚驶到他的身边，立刻就有三个人① 闪电般地冲了下来并用枪口顶着他、揪住了他的衬衫和胳膊。

"别动，老伙计！老实点儿，老伙计，"块头最大的那个说道。

① 原作者注：其中两个人的名字无关紧要，那第三个是头头，叫做赫苏斯·马西亚斯。此人是从军队退伍的少校，惯于施暴和刑讯。另外两个是从热区招募的年轻人，虽然接受过杀人训练，但是跟他们的那位实际上是个精神病人的头头相比，实在是差得不值一提。

“我们老大努蒂瓦拉吩咐转告您:任何人,听清楚喽,任何人都不得跟他的女友来往。即便是因为工作,也不行,”另一个说道。

第三个也用同样的开场插了进来:

“我们老大努蒂瓦拉吩咐转告您:如果再发现您跟卡米拉在一起,哪怕只是喝一杯红酒,您等着去看瀑布底儿吧,当然,那得是在下落的时候没被吓死。”

第一个没再开口,不过却率先冲着他的脸上给了一拳。另外两个紧跟着照葫芦画瓢,又是挥拳又是抡脚(哈科沃居然看到他们穿的是得克萨斯牛仔靴),一直打得他实在招架不住、不得不弓着腰倒在了地上。他觉得满嘴血腥和土味、膀胱溢流、肛门泄漏。鼻孔仿佛已被湿尘、灰烬糊死。踢在睾丸上的重重一脚使他一时间失去了知觉。他已经神志不清,不知道其他的胡拳乱脚都落在了什么地方,只是又听到了一句话:

“别再打了,楚乔,别再打了,这个小 man[①] 说到底也没把头儿的女人吃掉。咱们走吧。”

哈科沃疼昏了过去,呼吸时断时续。过了好一阵子,没法知道是多久,曙光刺痛了他的眼睛,不过,周身的疼痛要厉害得多。他每动一下都会觉得快要散架了,浑身的骨头好像全都脱了节。他又哼又叫,可是附近没人。他呼吸艰难,肋骨、肚子、脑袋、胳膊全都疼得邪乎。他看到两条腿正在朝着自己靠近,接着又看到了一件黑色的长雨衣,心里不

① 英文,意为“男人”。

由得有些害怕，最后发现那是一个年轻人，一副好人相，远远不止于此，简直就是一副保护天使的模样。

“喂，”哈科沃叫道，“帮帮我，劳驾了，我住在剧场饭店。”

年轻人弯下身子，将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上，想要扶他起来。那人就是安德雷斯·苏莱塔。他目光单纯、清亮，足以博得见之者的信任。安德雷斯已经是小心翼翼了，可是，他刚一用力，哈科沃就呻吟了起来：

“哎哟！我一定是卵蛋子爆了，肋条骨断了，”他说道。

“还有鼻子，老兄，”安德雷斯·苏莱塔接茬说道，“我也住在那家饭店，昨晚入住的。如果您能倚着我的肩膀，我扶您到门口，然后找个医生或是叫辆急救车。您怎么了，他们把您怎么了？”

哈科沃疼得直冒冷汗。他一身雨水、污秽和血迹。他闻到了衣服和身上那自家的屎尿气味。他觉得恶心并厌恶起自己来。他爆发了一阵咳嗽，随着咳嗽，忍不住想吐。年轻人架着他的腋窝，让他将胃里的东西全都吐到了一根电线杆子下面。他呕出来的有酒、有馅饼、有可口可乐，还有血。然后，他们非常缓慢、非常艰难地走到了旅馆。门房拉米罗[①]大惊失色（“您这是怎么了，堂哈科沃，遭到打劫了？有人一直在给您打电话……一位女士”），用自己的肩膀将

① 原作者注：拉米罗·帕蒂尼奥，剧场饭店夜班门房，以其长年对人怀疑的经验，嗅觉特别敏锐，仿佛具有第六感官，足以明察客人的意图、长处和弱点。他总是根据自己的快速判断立即确定敌友关系。他一向喜欢哈科沃，尽管他有许多毛病，或者，恰恰因为他有那些毛病。

他架回了房间，安德雷斯则替他用湿毛巾擦了脸，又帮他脱衣、铺床和躺下。这时候，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哈科沃示意安德雷斯去接。安德雷斯拿起话筒，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连电话都不接。我是卡米拉，这已经是第十次给你打电话啦。但愿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埃米利奥的保镖们在房间里等着我，看到了你从出租车上下来。你若是上来可就惨啦。我跟他们说你是我采访过的一个人。他们想逼我说出你住在什么地方，我没说，后来看到了我手里的纸条。一定会找你麻烦的。他们知道了你的名字、住处，所有的一切。他们打电话给埃米利奥作了请示，真怕他下了绝杀令。你还好，对吧？”卡米拉如同连珠炮一般，根本不等回话。

“我是安德雷斯·苏莱塔。您找谁？”

“您那儿不是哈科沃的房间吗？”

“是，请稍等。”

哈科沃吃力地接过话筒，青一块紫一块的双手一个劲儿地哆嗦。他闷声不响地听卡米拉唠叨了一阵子，然后，用手捂住话筒，向安德雷斯表示了感谢并对他说回头再见。安德雷斯退了出去，叫了电梯，准备返回自己那位于鸡笼的房间。电梯迟迟不来，他只好爬上所差的八层楼梯啦。直到上午九点，他还在本子上写着自己的日记。

夜幕已经开始降临到了安戈斯塔，一黑一白两辆奔驰

钻进了一个下行地道并几乎同时抵达了一幢大楼的车库。那是位于寒区心脏地带的一幢二十五层钢梁外露的反光玻璃雄伟建筑。继两辆奔驰之后,又鱼贯而来了几辆大车,有吉普,有轻型载重车,全都装有偏振玻璃和车窗护栅。一些戴着墨镜、腰间藏有武器的大汉骑着大功率摩托紧随其后。从黑色奔驰上下来了一个穿着套装、系着领带、边走边忙着系扣子、年纪在五十五岁左右的矮胖子。此人随即朝着从白车右后门下来的那位跟他一样衣冠楚楚的男子挥了挥手。俩人一起进了电梯并分别冲着对讲器报出了自己的暗号:“走马”,一个说道;“瘤牛”,另一个说道。他们报过暗号之后,最高一层第 24 层的指示灯亮了起来,电梯立即启动并飞速提升,中间一次没停。仅仅只是过了几秒钟的时间,电梯门打开了,两位先生的面前出现了一个黄铜镂字的大牌子:“安戈斯塔土地会”。紧接着电子声的嗡鸣之后是咔哒一响,于是,两个人快步穿过了一道玻璃门,那门随即就关了起来。

一共七辆类似的汽车相继开进了大楼的地下停车场,前后相差不过几分钟而已。几乎完全一样的程序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保镖们从摩托车上下来跑去拉开汽车的右后门。每次下来的都是一个男人,或胖或瘦,一般都是中等年纪,衣着齐整,全都步入电梯直奔最高一层。每个人有着不同的暗号:“马虱”,“褡裢”,“磅秤”。到了办公地点之后,再经过一个走廊去到一个过厅,最后是一间几乎空置的房间(只有一张桌子、一个衣架和几把椅子)。只是到了那儿,大家才轻松宽衣,举行例行的月会。他们就是七大高人。

直到最后时刻,只有一个保镖上了楼。他在电梯里冲着对讲器自报的名字是特肯达马队长。跟随七大高人而来的众多卫士全都留在了大楼的地下车库里,有的抽烟、有的闲聊,有的随和、有的多疑。

安德雷斯·苏莱塔的札记

后来我知道了他叫哈科沃·林塞并意识到他跟一个大佬的女人有了不清不白的瓜葛。他一身酒气和血腥、外加屎尿的臭味,不过,从其他方面来看,倒不是一个污秽的人。一定是在跟一个似乎叫什么埃米利奥的家伙的老婆鬼混的时候,让人家逮了个正着。他浑身青紫、到处是包,但是,却还没到必死无疑的地步。他吐得一塌糊涂。回到饭店之后,我发现他位居最受器重的房客之列,因为门房看到他成了那个样子难过得不得了。门房待他很好,可比对我恭敬多了。门房说有个女人打过好几次电话,急着要找他。那人好像神志不清,嘴里不住地嘟囔着"婊子养的们差点儿打死我,三对一,我没法招架"。门房帮我把他扶进电梯并连拖带拽地(电梯员假装打盹儿)将他送进他在二层租住的房间。他的房间可比我的好多了,有卫生间、有客厅。房间里有一张圆桌、一张餐桌、一把像是看书时坐的大椅子和一套灶具。书架上面胡乱地摆放着各类书籍,卫生间里还放有许多诗集。我找了一块湿毛巾让他擦脸,可是他的胳膊儿

乎动弹不得，肯定是在挨打的时候左挡右搪挨了不少拳脚。我帮他脱掉了粘满泥巴、秽物和血污的衣服。他身上到处都是青斑，显然是被打得够呛。他说下腹和睾丸疼得厉害。我正想给红十字会打电话，可是电话铃响了，对方的声音很急，把我当成了他，立刻解释起了有关一个叫做什么埃米利奥的家伙的保镖们的什么事情。她说她是卡米拉，我就把话筒交给了林塞。他对我说可以走啦。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不过，相信他死不了。明天我再打听打听。

星期五

我要把这张小桌子当成写字台。先用泡沫塑料擦净了天窗的玻璃，然后就把桌子搬到了那下面。窗子虽然干净了，能够进来的光线却不很多。那天窗太小，采不到足以照亮整个房间的光线，只够让我知道什么时候是白天什么时候是黑夜罢了。早晨的时候，会有一抹微弱的光亮照到我的脸上，但却甚至都还不足以将我唤醒。此刻正是白天，可是倒像时近黄昏。我讨厌昏昏沉沉的日子，幸好安戈斯塔很难见到这样的时候。我很忙，为了办理进人寒区的通行证和工作许可的各种手续，不得不在政府的各个部门之间往来穿梭。手续之难办超出了基金会的想像：需要健康证明、诚信证明、无罪证明、个人履历、银行担保。哥哥是现役军人（尽管并不情愿，还是不能不说）这一事实对我相当有利，因为，作为军官，他已经有了可以随时进人寒区的永久通行证。

下午的时候，我找门房问了问林塞先生的情况。他准

我上去看看。林塞一个人在,光着膀子。在我看来,他是个中不溜秋的人:不胖不瘦,不高不矮,不白不黑,不老不少(年龄在三十五到四十之间),身强体壮。他为早晨的事情向我表示了感谢,虽然没有说明原委,但是,由于他的女友的粗心,我已经了解了个大概。我没有让他知道自己知情。他问起了我的情况,我跟他说了刚刚在 H 基金会找到工作。他告诉我说,他认识布尔戈斯医生,在大学的时候听过他讲课;他还说,布尔戈斯医生和他的妻子是天堂区里难得的好人。他显得很真诚。随后,他要请我有空的时候到他的书店去转转。我认得那地方,叫中转,卖旧书。遗憾的是诗歌不多,我对他说道。他答应让我看一个摆满诗歌的房间,好几种语言的,哪国的都有。那个房间是专门为某些行家准备的,他说,那神情就好像是想要让我变成一个合谋罪犯似的。此后,他做出了一件令我大出意外的事情:他将我上下打量了一番并问我口袋是否和衣着一样寒酸。我不得不实话实说:口袋比衣着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让我将衣柜右边抽屉里的一个小铁匣拿给他。我照他的吩咐递了过去。他打开铁匣,我看见里面有一卷钞票,美元,而且还全都是百元大钞。他从中抽出五张递给了我。他说道:"等您从基金会领到工资之后再慢慢还给我,如果有这个能力的话;若是不行,那就算了。"

我已经有年头没有一下子见到那么多钱啦。我留了一张,将余下的四张又还给了他。"这就够了,"我对他说,可是,他硬逼着我收下了三张。"您已经知道了,我并不要求您还,急着还债的滋味不好受,"他说道。我不知道他是否

是在报答我在街上救了他，不过，不是太像。或者，果真如此。他只是对我说，很过意不去，让我忍受了他那呕吐的秽物和他那难闻的气味，仿佛很为自己的丢人行为感到羞愧。我真想拥抱他并用棉球为他的淤伤搽搽碘酒，但是，忍住了。

我觉得自己成了富翁。我有了自己独用的空间，而且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再担心别人偷看和揶揄。我真不敢相信居然可以不必再用暗语写作了。总而言之，我也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作了。

许可

我今天领到了通行证，后天开始到基金会去上班。星期四那天在街上用强装出来的放荡眼神望着我的那个妓女就住在我的旁边，她叫巴内莎。她跟我握了握手并把名字告诉给了我。她哈哈大笑，尽管没有任何该笑的理由。我既不好意思看她也不好意思被她看。她的领口很低，很低，衣边都到了乳房上面那开始改变颜色的地方了。我长这么大还从来都未曾跟女人睡过觉呢，无论是妓女或者不是妓女。我压根儿没那个胆量，到了边缘之后马上后撤。难道不值得试试吗？那也将是新生活的组成部分。我付得出那个钱啦。

在中学的时候，当有的同学敢于承认自己还未尝试过的时候，我很坦然。我原来不是独一无二的，于是就心安理得地融入那个无经验者的小团队。然而，队伍每个月都在缩编，直到有人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孤立无援而不得不撒谎，

明明没有干过也要说干过了。也许说谎的并非只有我一个,说不定最先号称"放过鸟"(他们这么说)的人中就已经有过个把吹牛的,就像我最后不得不那么做一样。对我而言,面对别人那赤裸着的、那怪模怪样的身体绝非易事。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有段时间我结交了一些同性恋朋友,他们至少不会逼我到有"丫丫"(他们这么称呼)的地方去吧。甚至有人主动表示愿意借钱给我,如果那是问题的关键的话。然而,同性恋们想让我跟他们干那事儿,那可不是我的原意。跟他们厮混的惟一后果就是使我在家里和学校里得到了一个同性恋的虚名。就这样,我就变得越来越孤独,总是幻想着得近别人的躯体,可是,到了那别人的躯体伸手可及的时候,却又因为恐惧而直打哆嗦。

我一边思索着一边望着窗户,也就是说,透过头顶上的小小窗口望着天空。一只小鸟开始在一个小角落上做起窝来。我没有将其清除。安戈斯塔的云彩洁白而柔缓。没有狂飙驱赶,没有徐风冲散,几乎从来都没有,因其山峦本身就是挡风的屏障。天窗四周的屋瓦也能挡风。如果是在天堂区从上面俯视下来,可以看到黑色的浓密烟雾——有时是灰蒙蒙一片——笼罩着浑河谷地。在这儿,风仿佛凝住了,云飘得很慢,就像月亮的挪移,几乎觉察不到,可是,如果注目久观,最后总会发现那云团还是或飞走或消散。有时还会改变颜色,霎时间变成乌黑一团,紧接着就是一阵劈头盖脑的电闪雷鸣,就好像所有的天神一齐将怒火发向了那河川谷地。那似乎是上天的警告,试看人们是否能够幡然猛醒、改弦更张。然而,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乌云几乎

总是在电闪雷鸣过后悄然弥散，不过，偶尔，就像昨天夜里，也会化作涤荡街面、清洁空气的滂沱大雨。烟雾最终还是回归了大地。我喜欢安戈斯塔的雨天。即便是三天之后，空气也会像是刚刚濯洗过一般。

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四，雷伊先生都一定要请几位房客吃饭。他是个非常传统的人，遵照剧场饭店延续下来的规矩，每次都会通过门缝将用深棕色的大字体手写的请柬送达被邀的每一位客人："剧场饭店总经理阿尔图罗·雷伊（姓氏的最后一个字母写得如同画押一般）先生将于星期四在主餐厅聊备便餐，恭候阁下光临。时间：晚上 8:00。敬请赐复。"受邀者总是那同一批人：他的二堂弟哈科沃·林塞，安戈斯塔最忧伤的女人（性喜夸张的雷伊先生赐予的封号）堂娜路易丝塔·梅迪纳及其寡言少语的陪侍露西娅，聪明过人但却耳背昏聩的达恩教授，基罗斯（以饮代餐、不动肴馔、不忌佳酿、不断香烟的惟一鸡笼代表）和旅馆及黑帮理发师安托尼奥。这最后一位总是最体面、最先到、最后走、对酒席最多赞词、对被邀最感兴奋。他身穿黑色礼服、上浆衬衫，戴着紫红领结，举手投足一如贵妇，因为，他尽管貌似男人（下巴和两腮有着发青的胡楂儿），身体里面却长着一颗女人的心，正是这颗心使他的姿态和动作全都女性化了。惟一让他感到遗憾的是经理没有邀请那位跟他一起住在三层房间里的所谓侄子查利。不过，人家也从来都没

有请过哈科沃的任何一个相好，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个不可救药的采花贼。这样一想，安托尼奥也就安于了一时无伴的状态，没起提议雷伊先生改变成规的念头。查利有时会走到餐厅的跟前并在门后探头探脑，带着讨好的神情或许还有辘辘饥肠向里面张望。除了路易丝塔，所有的人都会转过头去，经理本人则是故意视而不见，安托尼奥也就只好将自己的那份餐后甜点用纸巾胡乱地包好塞进外套的口袋。

雷伊先生总是带着妻子① 一同出席。这个女人已经年届五旬，但却还在费尽心机地让自己看起来仍然像曾经的那样白净迷人。她有着那种总是只说得体之话并被冠之以可爱之名的无聊教育素养。面对任何情况，面对任何逆境，面对任何场景，不管有多么难办，她都会尽量表现得乐观而积极。她难得讲话，但是，一旦开了口，总是既让听的人烦、自己也烦，为了凸显这一特点，几乎说完每句话之后都还要追加一个极富传染性的哈欠。

星期三挨打的事件已经过去一个礼拜了，哈科沃仍然淤斑未消，所以这一次就婉言谢绝了。他不喜欢炫示自己

① 原作者注：卡塔利娜·德·雷伊是位喜欢故作风雅的智利女人。那边常爱使用“故作风雅”这个词儿，有些词典也将其收了进去。她同丈夫一起住在剧场饭店里，几乎占了半层楼面。她不能生孩子，因为，年轻的时候，由于一次医疗事故，被错误地摘除了子宫和输卵管。她曾经是个漂亮的女人，可是，提前到来的更年期使她变得干瘪了起来。她没有任何学历，总是假借良好的仪态来掩饰自己的绝对无知和百无聊赖。她生活在一个浅薄的世界里，同时又抱怨不能到一个更为浅薄的世界里去生活，也就是进入寒区。她从心底里不能原谅丈夫的就是：他是个二等公民。

的疮痍。如果应邀的话,他就会自掏腰包请大家喝红酒,而且还会坐到堂娜路易丝塔旁边并像往常一样引她讲话,努力使她开口、使她暂时换下那张录有无法删除之痛的唱片。陪侍露西娅如同下意识般的喂她进食(刀叉很有节奏地往来于盘子和嘴巴之间,有时候,甚至是不等水杯撤离唇边,餐巾就已经跟了上去),而她呢,则是闷声不语、咀嚼、吞咽。既然路易丝塔不讲话,露西娅也许是就觉得自己有权开口啦。这天晚上,达恩教授想要接替自己的朋友哈科沃,于是就跟已经双目失明了的夫人提起了她那当过教授的丈夫。他们是很多年前在大学里认识的。聋子声高,他讲话就像吼叫一般。

"我还记得教授去世那天下午的情景,确实非常令人痛心……"达恩说,然而,路易丝塔打断了他并毫不客气地纠正道:

"不是去世。是被杀。他们还杀了我儿子。"

她没再说别的。听到澄清后,达恩表示了歉意。他意识到,想同这个女人接触其实是找错了对象。聚会显得有些沉闷,尽管端着酒杯、喷着烟雾的基罗斯时不时地插科打诨,但却没能扭转整个气氛。谈话最后落在了林塞遭袭的事件上,然而,大家不过是就安戈斯塔的生活越来越没有保障、温区夜出非常危险发表了一通泛泛的议论。住在上边的人们可真是有福啊,他们可以想在外面待到多晚就待到多晚。大家都知道挨打事件有着桃色背景,不过,只有基罗斯借用谚语含沙射影地提了一句:"瓦罐不离井台破嘛。"

雷伊太太不赞成丈夫邀请基罗斯,所以,一反素有教养

的常态，从不对他的笑话和高论表示赞赏。她每个月都要丈夫别再请他，简直就是恳求，因为，“那个大胡子什么都不吃，穿戴像个叫花子，烟雾和酒气弄得饭菜都没了香味，这还不算，到头来总是喝得酩酊大醉，还得用担架把他抬回房间，真是太过分了。”

“他的确不吃东西，显然要吸烟，无疑会喝醉，而且，也许确实穿得不如理发师或者不如你，”雷伊先生却说，“不过，他的言谈话语睿智而得体，远远胜过理发师，而且，恕我直言，也胜过你，胜过所有的人，因为，达恩拙于交际，而哈科沃心里只装着咱们大家都清楚的事情。阿古斯廷穿着如何与我、与别人何干，我请人不是根据穿戴、更不是为了时装表演，或许你错把我当成是那种看到朋友穷了就轰出家门的人啦。我早在五十年前就认识阿古斯廷了。在我眼里，他没有缺点。”

妻子最后一次提起这个话头的时候，雷伊先生大发雷霆，吵到最后，竟然将门一摔，气哼哼地迈着大步去了办公室。他把卡尔洛塔叫去，吩咐她让饭店洗衣房从那天起免费为基罗斯洗熨所有的衣物。他承认阿古斯廷的衣服破旧，他为没能注意到朋友外表的颓变而自责。如果自己有勇气将穿过的衣服送给基罗斯，老婆也许就会不再聒噪了。自己的衣服多得穿不完，他稍加修改就一定会很合身。不过，他担心大师会为此而生气，所以还是宁愿作罢。他让人买了三件衬衫，一白、一灰、一咖啡，全新的，打发人送入基罗斯的房间、放到了床上，未加任何解释。今天晚上，聚会刚一开始，雷伊先生就高兴地注意到阿古斯廷穿上了那件

白色新衣。遗憾的是,阿古斯廷自己弄上了烟灰,甚至还让火星烧了几个小窟窿,而他呢,竟然都还没有发现。

聚餐在快要结束的时候,路易丝塔及其陪侍走了之后,雷伊先生对其他人讲述了自己知之甚详的那段有关安戈斯塔最忧伤的女人的教授丈夫的故事。他声音很低,达恩实际上只不过零零星星地听到了一些只言片语,不过,看着嘴唇的运动再加上听到的片段,他还是知道雷伊在谈论什么事情,因为早就听人讲过许多遍了。一天清晨,雷伊说道,他们将路易丝塔的丈夫从位于草场区(那时的草场区还真的是草场,而不是如今的猪圈)的家里抓走了。那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情喽。抓他的人是安保局的打手们。他们分乘着好几辆即便是中午也开着大灯的装甲吉普。他们先是制服了在门口接待他们的管家,然后爬上二楼,用一把铁锤砸开了卧室的门,强行将她那穿着睡衣、打着赤脚的丈夫带走了。堂娜路易丝塔的儿子,一个还未成年的毛头小伙子,冲出自己的房间加以阻拦,他们就连他一起抓了去,"因为,砍树的同时最好连种子也一起烧掉",他们是这么说的。几个小时之后,父子二人再次露面的时候已经是双手被铁丝捆着,前胸和后背满是烟头烫过的痕迹,胳膊和肚脐上面留有不少钳伤,头部和腹部各有好几个枪眼。他们的胸前摆着一个手写的牌子:"CEA① 的走狗"。

理发师插了进来,说是他的一位顾客对他讲过有关那一暴行的一些细节:那件事情是按照高人会议的命令干的。

① 西班牙文 Contra el Apartamiento(反对隔离)的词头字母缩写。

高人会议是一个由非常重要的人物组成的类似法庭的机构,设在寒区。

“我听人说,高人会议一旦决定了谁的命运,就是神仙也救不了他。但愿咱们可别被盯上。教授的儿子本来没事,可是他却挺身而出去保护父亲,所以也就被带走了。跟我讲这话的人说,出于对夫人的敬重,所以才没把尸体丢进绝望者瀑布。还说,他即便不是成员,至少也是支持者,或者是对恐怖团伙过分同情。”

“他们至少不再受罪了,”雷伊夫人轻轻叹了口气之后悄声说道,接着就又摆出了她那永恒的满意笑容,与此同时,还抬起手来捋了一下头发,仿佛是在使一缕耷拉了下来的金发重归齐整,其实,那头发原本就纹丝未乱。而后,她将手握成拳状放到嘴前半掩起那欲止未止的哈欠,这无疑是向宾客们发出了信号:“时间不早喽,先生们,余兴不可太长。”

CEA是“反对隔离”的简称。这是一个小型的游击队组织,早在安戈斯塔确立分治的年代就已经被军队消灭了,不过,它的一些分支又继续活动了好多年,至今仍有个别自杀式团伙(亦即比CEA更为激进的强硬派系哈马斯的敢死队)潜藏在热区的某些条件至为恶劣的地方。堂娜路易丝塔的丈夫确曾反对过城市的分治,即便是在分治已成既定事实之后仍不甘心,积极参与沉默游行以示抗议、发表宣扬回归一统的文章、力图复活全城一体和开放时期的那已经变得模糊了的记忆,不过,从未加入过CEA,因为,他是位和平主义者,明确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他先是竭尽

全力反对分裂，而后又反对分隔的平静假象，但是，采用的方式仅限于和平抵制、公开著文和沉默示威。虽然如此，他还是为这抗议付出了生命并被视为恐怖分子。路易丝塔身边只剩下了一个女儿马利娅·路易莎，她将残存的一点点儿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那个年轻生命的身上。然而，几年之后，女儿也在一次直升机的意外事故中死于非命。种种迹象表明那是一次人为事件，因为，她正在赶往地狱入口，准备报道安保局在那儿进行的屠杀事件，半途中，飞机就出了事。自从失去了继续活着的惟一理由之后，路易丝塔就搬离了位于草场区(已经开始变成落寞里)的宽宅大院，将所有的家具、藏画、书籍、杯盘、饰灯寄放到了一家滨河的仓库，没有通知任何亲友，住进旅馆，过起了几乎隐姓埋名的生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不想见任何人、也不跟任何人讲话，直到眼睛失明以后，才不得不雇请了露西娅。雷伊先生的邀请使她更加拒绝与人交往了。她至今仍是寡言少语，无由排解的苦痛使她几乎对任何人都不再相信。很难让她打破沉默，哪怕是说上一句半句也好，不过，她有时候也会开口讲话，简短而凶狠，就像是受了伤的野兽的哼叫。她吃得很少，常常用手扶着为她充当眼睛的陪侍的肩膀在饭店里面和街头巷尾走动走动。淤积于心的怨气不知如何发泄，结果就时常表现为其反面，亦即毫无意义的过度慷慨和随心所欲的奇特善举。她曾经非常富有，也许现在仍很有钱，施舍起来大方得出人意外，让人瞠目结舌。

在雷伊先生的聚餐会上，她总是心不在焉。尽管口说感谢和高兴，但却从来都无法融入身处的环境和别人的话

题。人家给什么,她就吃什么,没滋没味,仿佛是例行公事;也会喝杯红酒,像是有点儿喜欢。她总是第一个退席返回自己在二层的套间,临走前会对雷伊先生简单地表示一下感谢并无所针对地点点头,动作很轻,算是对其他人尽了礼数。她对待书商林塞虽然也是那么冷漠,但却显然怀有好感;她有时也会邀请住在鸡笼里的房客们共进午餐,不过,更多的是有心帮帮他们而不是为了寻找那并不需要的陪伴。她常会借钱给他们而免收利息,或者,当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甚至都会代为他们交付房租。据说,在中转书店里谋到差使之前,斯拉夫人朱尔斯奇就是完全依靠安戈斯塔最忧伤的女人堂娜路易丝塔的善心生活的。

时钟先生达恩教授讲话带有一种很难说得清楚的口音。他说西班牙语就像是个土生土长的智利人或者哥斯达黎加人(过多的流音和古词),或者是带有无法完全根除的另一种母语的顽固痕迹。他的耳朵越来越聋,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才因为很难流畅地跟人沟通而变得愈加孤僻。他偶尔会在傍晚时分到哈科沃的房间去喝杯酒、抽袋烟。每逢这种时候,两个人在一起不是聊天,而是,哈科沃在听过达恩的一段独白之后自己再作一段独白。这样的谈话免不了要常常中断,以便对没有听清的地方加以解释。那情形就好像是两个人在轮流着向对方发表演说。显而易见,除了上课之外,达恩整天都难得讲话,所以,一旦有了机会,就想一吐为快,于是,仿佛被堵截着亟待喷薄而出的话流就好似决堤的河水一般奔涌不息。“他讲话的样子就像是渴得不得了的人喝水,”每次听他讲话,哈科沃脑袋里都

会闪现出这个比喻。

实际上,无论到了哪儿,达恩都会觉得很不自在。他无法忘记自己,总是放不下心里的种种念头,成了自我意识的牺牲品。他不是个喜欢张扬、自视很高的人,而是有些笨拙、拘谨,不可能表现出真正的潇洒。更有甚者,每当想要凭借意志克服自己那挥之不去的不适感的时候,他都会变得非常郁闷。正是因为想要从自我中解脱出来而不知如何是好,他才时常过量喝酒,可是,酒精并没有能够帮他出口成章、开心快乐,反而令他陷入了无边的忧伤之中。喝醉之后,他会比任何时候都明白自己是多么与世不容。他知道自己是怎样一个人:生不逢时,水土不服。

最让他伤心的还得说是他的那种为人处世方式使他无法找到人生伴侣。就连最少姿色、最过年龄的女人也都不会把他当成钟情的目标。他看她们的神情就像是一个被不适感的铁栅禁锢着的囚犯。他有时也想跟她们搭讪、试探着开始追求,可是,只要一开口就保准会冒出一个最最不合时宜的问题,结果总是人家不屑地扬长而去。他不承认这一事实,反而说自己已经克服了感情困扰,既不为性事烦心也不需要发泄肉欲,只是关心数学问题、精准思维。

他的举止也是于事无补,两只眼睛从来不敢与人对视,总是匆匆一瞟之后就立刻低垂下去死盯着自己的双手,或者,眼球对空急转,仿佛在搜寻飘浮于半空中的灰屑尘埃。那种不能直视的毛病常常会给人以缺乏真诚的印象,然而,如果他真是个伪君子,反倒应该善于掩饰了,可是他却从不掩饰。他身材不高还弓着个腰,尽管并非有什么发育缺陷,

但却有些驼背。这一切全都表明他是一个缺乏自信的人。

尽管餐叙结束的时候都快十一点了,达恩教授还是决定到二层去看看哈科沃。达恩生活在月亮上,确切地说是生活在高深的数学题中,反正都一样,所以,过了整整一个星期,他却还对林塞挨打的事儿一无所知。由于此人在饭局中间成了话题,等到聚会随着雷伊太太的哈欠和基罗斯借着酒劲儿沉入梦乡并打起呼噜而宣告散场的时候,他就打定主意要过去看他一眼。他敲了敲门(一长两短,— - -,他的姓氏词首字母的莫尔斯电码),哈科沃回答了一声请进。当时,他斜靠在床上,手提电脑放在怀里,正在互联网上查询着什么,关机之前,先把一个数字——1044718——抄了下来,然后将纸条折好丢进了床头柜的抽屉里。

达恩先是问了问哈科沃的情况并提起基罗斯认为他在贪色和纵情方面已经失控,接着就开门见山、语无伦次地大谈起了自己有关孤独与婚姻的理论。哈科沃也许是剧场饭店的所有房客中惟一的一个不令他讲话发憷的人,尽管他并不会因此而就有失他那套在待人接物的时候谨守不怠的、已显陈腐的全部礼数。他精神放松、思绪连贯。

“我不怕孤独,林塞先生,可能您也不怕。住旅馆的人就没有怕孤独的。我发现咱们这些人就像是一个个岛屿,或者说是一个群岛,这么说更确切,一群分散的、被一个小

小的空间局限着的孤独个体。在这么多的孤独个体中间生活很舒服,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是同类中的一分子,而不是一颗黑痣或者一只怪兽。不过,我也会扪心自问这种孤独有时候会不会导致咱们干出某些不必要的蠢事。林塞先生,为了逃避孤独,您所冒的风险是不是太大了啊?"

达恩停顿了一下,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那位"受难耶稣"。尽管身上满是青斑紫块,林塞并不招人可怜,因为他已经恢复,其健康状况从他的那种本来该死而没死的得意神情上看得非常明显。达恩教授一边望着朋友一边不慌不忙地装着烟斗,手上捻着烟丝,嘴里继续就孤独问题发表着高论:

"您要明白,我并不是想把挨打的责任推到您的身上,那太不公平。不过,请您原谅,我想问一个有关您个人的问题:您结过婚吗? 如有不便,您可以不回答。其实,我也并非真的想知道。结过? 哦,离异。之所以要问,是因为我本人从未结过婚。向您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想跟您讲这件事。我觉得泄露隐私是不应该的,除非另外一方先就这样做了。我常常琢磨人们为什么要结婚。有人说是因为爱情,对此,我表示怀疑。当然,有时会是这样,为了爱情。不过,我认为大多数男人(女人就更不必说啦)憎恶自由。人们结婚不是为了爱情,而是出于习惯,出于对孤独的恐惧。此外,人们大多都有并不幸福的感觉,相信,怎么说呢? 相信婚姻的拖累,也就是没完没了的麻烦,可以用作解释自己的不幸的托词。男人会想:如果没有结婚,可能就会是很幸福;女人

则觉得：如果嫁给另一个人，可能就会很幸福。婚姻的奥妙就在于：可以为我们的不幸提供一个完全莫须有的理由。已婚的人可以以为自己之所以不幸是因为结了婚，或者，如果不是跟那个人结婚就可能会得到幸福；可以以为，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之所以一事无成，完全是因为倒霉透顶的婚姻给搅和的。婚姻也可以用作自己无能的借口。人们有时会离婚、再结婚，几个月以后，或者，幸运的话可能是过上几年，仍然没有觉得幸福、仍然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然而，尽管如此，人们仍然觉得婚姻是解释不幸的最佳口实。”

哈科沃没有接茬，他知道，达恩刚刚讲顺了口，不该将其打断。他面带朦胧的微笑听着，仿佛是在欣赏现代乐曲，那乐曲也许多少有点儿奇特、有点儿莫名其妙，不过，实在很美。达恩教授点燃了烟斗，甜丝丝的烟草香味钻进他的鼻孔、唤起了他对吸烟岁月的美好回忆。如今，他早已经因为哮喘而把烟戒了。

“此外，自由，您比我更清楚，自由是很难把握的，常常会引导人们干出蠢事来。至少我本人在多少年前就干过蠢事，也就是您所干过的那类蠢事。请原谅我说这话，林塞先生。后来我下决心做一个孤独的人，一个彻头彻尾、货真价实不幸的人。我是一个孤独的人，林塞先生，您是知道的，一个不幸的人，但是，我不关心别人的孤独、不在意别人的不幸。我更不用自己的不幸去折磨什么人，绝不，也不怪罪任何人。您也许会问我为什么要住在旅馆里。我持有匈牙利护照，完全可以住到寒区去。如果我是个知罪而改的信

徒,甚至还可以施行进前[①] 礼,到你们这些异教徒们所说的圣地去定居,我是有亲戚在那边的。我也没有理由独身,曾经有过好几次结婚的机会,有一次甚至都订了婚并差点儿就举行婚礼了。购置了新婚用品、分发了婚礼请柬,结果我却甩掉了新娘。跟您这么说吧,到了最后一刻,我反悔啦。可怜的姑娘,不过,这样对她更好:我不适于与人居共。真是怪事,在西班牙语中只能讲'共居',而不能讲'居共'。我还是接着往下讲吧。我可以告诉您,这两个决定同是基于道德观念而作出的抉择。说我不能接受婚姻的虚伪,说我觉得隔离政策可恶,说我这么做是对社会的无声抗议、是对伦理观念的反叛,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哪种说法都不对。我只身一人住在这儿,因为舒服而便宜,尤其是便宜。我租得起您住的这种套间,林塞先生;我也许可以跟您一样找找临时女伴,尽管我得承认不是那么容易,都这把子年纪了,再加上没有您的那些长处,"达恩教授诡谲地微微一笑,哈科沃给了一个并无二致的回应,"不过,您的套房很贵,猎艳又非常耗费时间,更何况,如您所知,还有可能引来拳脚之灾,"达恩教授再一次笑了笑,而哈科沃却报之以一阵咳嗽,"对我而言,一个单间的一张床铺和可供我思考我的难题的写字台就已经足够了。"

林塞非常清楚他们已经触到了达恩每次谈话或早或晚都必定要提及的痛点、谜点。达恩确实是一直都在力图解

---

① 进前,犹太教对信徒的一种礼遇仪式,即让信徒到教众之前诵读一段律法书(《圣经》首五卷),也指前往圣地。在现代,又指散居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迁回以色列国土。

开一道几乎是在一个世纪之前提出的代数难题。这道难题之于达恩就像女人之于哈科沃，意味着至为重要、最大问号、没有答案、烦恼根源。他在侃侃而谈的时候，齿缝中不断逸出悠然的白烟：

“我用了生命中的二十年时间思考着一道难题，我已经跟您说过了，对吧？我将也许是自己思维最为敏捷的岁月，跟您实说吧，白白耗费在了思索一个最鄙俗、最可笑的难题上了：跟谁睡觉。那个时候，我也许跟您一样，哈科沃。不过，现在这已经不重要了。对一个甚至连是否有解都全然不知的人来讲，我的难题妙不可言、宽阔无边、其大无比、意义无限。这道难题叫做‘直接加数猜想’，不过，这对您毫无意义。我却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名字，就像巴尔瓦拉或者安娜或者玛丽安。为了有解，我的难题也许需要一个女人的名字，对，应该叫维罗尼卡、里塔、克拉乌迪娅、索尼娅、安德雷娅、克拉拉、马利娅、帕特里希娅、塔蒂亚娜、克莱门西娅，”教授仿佛乱了思路，滑进一个无尽无休的名单之中、陷入了记忆的泥沼或者也许竟是鬼影和幽灵的闺阁，“巴伦蒂娜、西尔维娅、卡尔门莎、葆拉、梅尔塞德丝、珍妮特、艾丽亚娜、皮拉尔……如此等等。如果是这样，说不定我就已经解开了；如果不是将那么多时间浪费在了总是设法让一双大腿对我大劈大开的话，说不定我就已经解开了。那么多名字，我都没法想得起来了。真是愚蠢啊，林塞先生，自慰其实最健康、最简单。就像想着代数题那样想着一个女人、想着一个黑洞洞，那个想像中的或记忆中的女人就会变成为真的，我可以在想像中触摸到她的肌肤，对我来说，这就够

了。我跟她们交欢，我有确切无疑的证据，然后就回到真正有意思的事情上去，去思索我的代数难题。”

达恩去了卫生间。他没有关门，打开水龙头，用手接水喝了几口，嘬水的声音很响，就好像是在喝热水或热汤。接着，他又洗了把脸、揉了揉眼皮和颧骨，再用毛巾擦干并重又回到了房间里。烟斗早就熄灭了，没等落座，他就又接着前面的话茬讲了起来：

“我又去考虑我那尚未解开的难题，自己也不知道是否能够解得开。有一则关于数学家的笑话，您听说过吗？跟那个有关醉汉的笑话完全一样：醉汉夜里丢了钥匙，于是就在路灯下面找了起来，只在那一个地方找来找去。只在那一个地方找，是因为别的地方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所以，他觉得，只有在那儿，在路灯的光线照得到的小小范围内，才有可能找到。数学家们也是这个样子：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个秘不可测的世界，我们这些搞数学的人只能凭借自己掌握的有限手段在那有点儿亮光的地方搜寻，实际上也许永远都无法找到那把钥匙，不过，却在陆续发现一些多少有些用处的线索，一个发卡，一根拳曲的头发，一个面值一元的硬币。我就是用找到的这些物件编造出了授课的内容。”

他停顿了一下，抬眼望着天棚，仿佛是在寻找继续讲下去的灵感。在讲述的过程中，他不断地用表情充当标点：逗号是轻轻地眨巴一下眼睛，分号是缓缓地扬起眉毛，句号则是一个显得较为舒心的微笑。那微笑一旦重又收敛起来就意味着即将开始下一个段落。每当想要表示强调的时候，

他就会深吸一口气之后再猛地张开嘴巴：

“那一猜想将我引向了交点论，从交点论到无限C流形，从无限C流形到环域，从环域到滑轮理论及其上同调理论，到导函数，到同调代数及恰当序列研究，到函数分解，到托尔，到埃克斯特，到投射模量，到束状投射模量，到固定自由滑轮及其分解，到自由滑轮同调现象，到阿蒂亚－格罗滕迪克的K理论，到博特的周期原理及高同论研究。这些只不过是整体的一个小小组成部分，可能还不及枝叶繁茂的大树的一个丫杈。其他部分甚至都还没有提及，”哈科沃勉强忍住了一个哈欠，达恩通过眼角看到了他那强抿着的嘴角的抽动，所以就说：“肯定是让您烦了，林塞先生，请您原谅，您身上有伤，而且也困啦，而我却喋喋不休地讲述着自己的烦恼。没有？真没惹您讨厌？那么我就接着讲，要不就不讲啦，我最好还是走吧。

“我觉得，咱们不能说住在这里是出于道德考虑，这就跟我不同女人发生瓜葛一样，并非由于伦理考虑、玄秘原因或者信守禁欲律条，而是为了能够随心所欲地思考我的难题，因为数学对我的吸引力远大于性事（如果让我在同克娄帕特拉[①] 过夜和同费马[②] 过夜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费马）。不过，决定住在这里而不是天堂区也不是一个合乎道义的选择，因为存在于这里的差别跟存在于整个城市里的差别同样都是不道德的。当然，不错，在这

---

① 克娄帕特拉（公元前69—前30），历史上和戏剧中的埃及女王、恺撒的情人，后为安东尼的妻子。

② 费马（1601—1665），法国数学家，现代数学理论奠基人。

儿，住在鸡笼的房客，如果愿意，也可以进入大饭厅，比方说，基罗斯今天晚上就是跟我们同桌进餐的。进餐只是一个说法：他是当着我们的面喝得酩酊大醉的。然而，在这儿也好，在安戈斯塔的任何别的地方也好，咱们活得有点儿不够光明磊落。这个城市仿佛遭到了诅咒。对，遭到了诅咒，自打像整个世界一样被分隔、被切割了以后，自打人们必须得到允许才能在城里行走以后。从前人们说给田野装门是荒唐的，如今田野本身变成了一道紧闭的大门、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或者说，已经没有了田野，所以，到处是门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您和我，咱们享有特权，不道德的特权，咱们可以穿越那些门槛。说这不道德是因为，既然并非人人都能任意行走，咱们这些可以任意行走的人也就应该老实待着，生气，不动，难过。那些一心梦想住进寒区的二等公民们让我觉得恶心，他们给上等公民们舔屁股，为的就是让人家什么时候能把自己当成是他们当中的一分子。有人提议至少应该在周末给咱们这些住在温区的温区人以特许并从而使那些热区居民更加孤立。这种人更让我感到恶心。事实上，在这个城市里，人们无可挽回地被逼着过一种不道德的生活。满怀崇敬地上行和满怀恐惧地下行这一简单的事实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我讲得太多了，林塞先生。先前我曾问过您是否结过婚。我很想知道其中的故事，很想知道您为什么能像我一样可以在上下两个 sektor 里自由出入，全然不受约束。我猜想这跟您的婚姻有关，确切地说是您以前的婚姻，因为，您对我说过，您已经离婚了。我很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此外,您如果不介意的话,我还希望您也能考虑考虑另外一件事情,考虑考虑您的数学难题,换言之,也就是您对裙钗的迷恋、对新欢的追逐,就好像每个女人的胴体都能为您破解性征难题提供某种蛛丝马迹似的。我可是过来人,那纯粹是浪费时间啊,留下来的只是一长串没了容颜、没了肌肤的名字,也许正是因此我才没能在那正值意气风发、头脑清醒、青春年少的时候解开我的难题。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单纯的生理需要有别的更简单、更方便、更实用的解决途径。”

哈科沃咳嗽了起来。每当有人向他提出直接涉及私生活的问题的时候,他都会觉得像是自己被人搡了一把或扇了一记耳光,于是就神色慌乱,不知如何是好、也弄不清人家到底想了解什么:一般细节,大体情况,或者,难处,隐秘,痛楚。

哈科沃的故事尽管有些鄙俗,其实,却也并不难讲。事情发生在六年前,那时候,他已经住在饭店里了,但却既不能进出天堂区也不能通过 Check Point 去看望自己那不在身边、完全陌生、遥不可及的女儿索菲娅。

对任何人来讲,那封通过直递送到他手中的信函都一定会意味着一大突降的彩头、一大喜讯。不过,对很多人——几乎所有的人——而言,那封信的内容也都会意味着极大的悲痛、极大的不幸。哈科沃对那信封和那消息有些不解,并始终未能从当时所感受到的惊异中解脱出来。

信的内容非常简单，只是说，他的母亲罗莎·威尔斯去世了，他必须前往天堂区去同异父妹妹面商遗产的细节。

他对母亲只有模糊的印象，由于自己的心态再加上岁月的流逝，已经没有了任何感情可言。至于那个异父妹妹，他从未见过，别说感情，甚至连一点点好奇心都未曾有过，只不过是从父亲那酸溜溜的议论中得知了有那么一个人存在而已。“我听说，那已经过世了的刺玫生出了一朵小玫瑰。对你来说，那朵小玫瑰一定会变成为一根刺。”两个人为了聆听宣读文件而聚首的时候，他的那个妹妹还不到二十岁，相互之间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

在那同一个信封里，公证员附带着寄给他一张临时通行证，以便让他能够到上边去出席继承文件的开封仪式。如果他不出席，信中说道，会由官方为他指派一位代表。他至今还记得自己重返自从离婚之后多年未能进入的天堂区时的情景。他先是对多罗特娅和女儿进行了一次突如其来的造访。随后，不声不响，拦了一辆出租车就去到了公证处。仅仅一个小时的工夫，一切就都永远地变了样子，尽管从一开始他就在心里打定主意不在外表上显示出任何变化。

根据安戈斯塔寒区管理委员会几年前通过的第 737 号入住规定，任何能够确证自己拥有相当于或超过一百万美元资产者，不论什么出身、什么种族、什么宗教、什么家庭，均可享有在天堂区定居并取得上等公民待遇的权利。基于这个文件，他的母亲，他的前母亲，浑身是刺的罗莎·威尔斯，在临终前的最后一刻对其遗嘱的条文作了修正：从化工

大亨丈夫留给自己的巨额财富中拨出一百万美元,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分给那个几乎是在三十前被其抛弃了的、在其与哈伊美·林塞教授的第一次婚姻续存期间孕育的儿子哈科沃;而其余的所有财产,超过此数的六十至七十倍,死后将全部留给其第二次婚姻期间同已经过世的化工企业家达里奥·托罗所生的独女利娜。利娜认为,将这小小的一百万留给一个温区佬是对父亲的掠夺、是对自己的利益的损害。她提出了上诉,但是,她的要求没有得到支持。法官们说,她的前母亲,也就是罗莎·威尔斯,甚至可以划出更多的钱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支配或留给自己的儿子。

几个月后,哈科沃在饭店中收到的装在几乎同前一次一模一样的直递信封里的第二份公证通告差不多就是这么说的。从收到通告的次日起,哈科沃·林塞先生随时可以到天堂区第一公证处去了解相关的具体事宜并领取这笔资金。如果他想取得上等公民身份,该公证处可以代为办理一切手续,只需交付微不足道的一点点费用而已。哈科沃不愿意聘请律师也不想亲自到庭应诉。但是,他却出其不意地赢得了官司。除了高兴之外,他觉得简直好笑,对这件事情所作的惟一评论就是:“真像是科琳·特亚多[①] 的小说。心中有愧的母亲给一个二等公民的儿子留下了一大笔财富,一方面自涤其过,一方面救子之困。异父妹妹妄图剥夺他的遗产继承权利,然而,邪恶失败,正义获胜。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

① 科琳·特亚多,西班牙当代通俗言情小说作家。

接下来他就认真地考虑了起来。怎么办？俨然旧时的绅士一般，高傲地把那来函一撕、不屑地将其付之一炬？像巴尔扎克的小说中那因为得到了陌生姑妈——地地道道的 Deus ex machina[①] ——的遗产而欣喜若狂，一夜之间改变处境、跻身贵族？总之，经过两三天的认真思考，在同被其视为自己的第二良知的枕头商讨过后，他决定发一封回函，一方面通知人家已经收到了公证员的通告，另一方面请求他们在自己尚未决定如何使用之前委托一家银行代为管理那笔资金。他同时还授权对方代其办理上等公民身份和永久通行证或居留许可证的相关手续。然后，他打定主意一如既往，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并没有作出任何说不定哪一天可能会后悔的最后决定。他不打算把自己的最新状况告诉给任何人，包括女儿和最亲近的朋友。只有律师朋友卡尔洛斯·加维里亚知道，因为有些技术问题需要向其咨询。他决定现在也把这件事情告诉给达恩，也许是因为此人坦诚而直截了当地问到了，也许是因为他相信此人那不会多嘴多舌的个性。他一直都对自己的女儿和最要好的朋友守口如瓶，现如今却决定向达恩披露真相。是啊，此人跟个火星人差不多，知道此事之后而不妄加评论的人不会很多，此人应当就是其中的一个。

哈科沃只要愿意就完全可以成为或者早就已经成了上等公民。他从几年前起就可以去看望那住在寒区的女儿了，他甚至还在天堂区里有一个富有而漂亮的女学生。这

---

① 法文，意为“意外出现的救星”。

一切全都是事实。然而,在得到意外之喜之后的那些岁月里,他尽了最大的可能不让自己的生活发生任何改变。变化确实很少,只不过是为朱尔斯奇开了工资、跟基罗斯签了有名无实的雇佣合同。那之后,他可以不再那么操劳,因为,只要稍微动用一点点儿利息,他就足以在温区过上一种在从前简直可以说是奢侈的富裕日子。有一点倒是真的,他添了一个毛病,那就是每天必得验证(多的时候一个上午就得好几次)一切是否是真的、自己存在安戈斯塔银行自由广场分行账户里的那一百万美元是否不仅原封未动而且还由于利息的原因在一点一点地增长。他有一个秘密的信贷卡,叫做 Prudential Investments[①],属于同一家银行,不过,他从不动用本金的一分一厘,即便遇到急需,也不动用。他只是在必要或者犯傻的时候才会支取一点儿利息,而那所谓的犯傻几乎总是为了同样的原因:或者是给女儿购买礼物,或者是用于讨取女人的欢心。

哈科沃咳嗽了起来。每当有人向他提出直接涉及私生活的问题的时候,他都会觉得像是自己被人揍了一把或扇了一记耳光,于是就神色慌乱,不知如何是好、也弄不清人家到底想了解什么:一般细节,大体情况,或者,难处,隐秘,痛楚。他仅仅用了一秒钟就将遗产的故事在脑海中过了一

① 英文,意为“万全投资”。

遍，但却并不打算从那儿开始。在挨了赌王的打手们的拳脚之后的一个星期里，他曾经系统地将自己经历捋了一遍。他决定就从那儿讲起。既然达恩能够信口开河地大谈格罗滕迪克，也许他也就理所当然地甚至可以把达尔文给请出来喽。

"说真的，达恩教授，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结婚、不知道自己从那场婚姻中得到了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么多年来自己为什么只对露水情缘感到兴趣。不过，咱们还是从我的妻子说起吧，按照顺序来，您是讲究条理的。她确实是上等公民，据说，当初发给我进入天堂区的通行证就是考虑到了家庭团聚这一因素。可是，离婚以后，我也就失去了再到那边去的权利。又过了几年，也就两三年吧，我又重新获得了那个权利，原因非常简单，就像电视剧。说到这儿，我得倒回去讲。我一辈子都没有母亲，尽管有妈妈，她叫罗莎·威尔斯，可是在家里提到她的时候，我们都称她为'那个过世了的女人'。她明明是个大活人却变为'过世了的'，而我这儿子也就成了没妈的孩子，这一切只是因为罗莎抛下我父亲跟天堂区的一个非常有钱的上等公民跑了，后来干脆就嫁给了他。那人是一个姓托罗的企业大佬。很多年以后，她死了丈夫。那个过世了的女人就在真的要死之前不久，在那最后一刻，想起了我，并给我留下了一笔钱，恰好就是不管什么出身的人都可以在天堂区取得居住权所必需的那个数目：一千万新比索，换句话说，就是一百万美元。一大笔财富啊，达恩教授，对吧？那就是她给我留下的，几乎没人知道。希望您也别说出去，我相信您的为人。留给我

那笔钱有着某种暗含的意思,同时又好似一记耳光。那暗含的意思就是:我抛弃你是为了住到这边来,我抛弃你是为了让你能够住到这边来,这边就是天堂,离开你所在的那个该死的地方才是惟一重要的。”

达恩教授几乎能够冷静应对一切生活问题,惟独对金钱特别敏感。听了书商朋友的陈述之后,他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脑袋里面不知不觉地有了反应:哈科沃·林塞突然之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对他而言,从此往后永远都将会是那另外一个人了。

“从那时候起我就有了居留证,不过,我宁愿住在这儿。那笔钱投在了股票上面,不断增长、增长,因为我一分不动,没的可用,除了少许利息。也许什么时候会被我女儿继承了去,如此而已。不过,现在我还不想让她知道我有那么多钱。我倒是喜欢自己因为是二等公民而被她看不起。这也是我在为她准备的遗训,同我那过世了的母亲留给我的截然不同的遗训。最近以来,我对‘痕迹’颇有兴趣。卧床的这些日子里,教授,我一直都在想着这个问题,这就是我的难题,当然不是数学的,而是有关人生的。”

哈科沃停顿了一下,仿佛是想梳理清楚脑袋中的思绪。他挪了挪枕头,欠起身子斜倚在了床头。

“爱情会留下痕迹,可是不知道留在了哪儿。达恩教授,留在哪儿了?这就是我整整一个星期躺在床上反复思考的问题。有时候,生生病倒也是件乐事,尤其是在确有把握逐渐康复的情况下,伤处疼得越来越轻、越来越轻,直至完全不再疼了,敛锋、卷刃,几近平复,只是觉得疮痂、肿块

下面微微作痒。爱情会留下痕迹，达恩教授，我想是会留下痕迹的，只是不知留在了哪儿和什么样子。

“这一次似乎全都一清二楚了。我有心要跟黑道人物的相好睡觉，那场爱情在我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您可以亲眼看看这些淤斑和肿块。那么，我同妻子的婚姻，或者，所有那些片刻的幽聚，又在我的身上或者那从前人们常说的心灵中留下了什么痕迹呢？整整一个星期了，我一直都在琢磨。自从圣灰星期三——其实已经是星期四凌晨了——挨打以后，我一直都在舔舐伤口、察看击痕。那顿拳打脚踢让我卧床不起，您已经看到了。相反，爱情的痕迹却要轻微得多，远远没有这么明显。

“刚开始的时候，我全神贯注于伤处、贯注于脓血结成的疮痂，整天整夜地抚摩着疼痛的地方，几乎就是浑身上下的每一个犄角旮旯，从牙齿开始，您看，这颗门牙都已经松动了，不过似乎又重新长好啦。我全都检查了一遍，从挨过拳头的鼻子起直到脚趾尖，没有略过中间的无数个痛点。我拍了好多张X光片（胸、颅、臂、腿），幸好没有发现骨折，只是鼻中隔受到了裂伤。‘最好别去管它，如果动手术，就会改变您的容貌，’整形大夫说道。被踢肿了的睾丸，您是没看见啊，教授，似乎也没什么大碍，只是疼罢了，不过，用冰块敷一敷，慢慢会好的。睾丸被踢肿说不定也能算是爱情的痕迹……算了。这一类比喻太直接了，有点儿蠢。

“不过，无须借助于廉价的比喻我也能够告诉您，这一回，爱情，一场甚至都还没能兑现的爱情，教授（对您，我没有必要隐瞒实情），这场爱情至少是留下了痕迹。所有过去

了的爱情、恋情、乱情给我留下的惟一印迹就是一点儿渐渐淡去的记忆,一点儿摸不着、不满足、重又渴求的感觉。我喜欢偷情,教授,我觉得自己不适合于任何另一种类的爱情,然而,就是弄不明白,既然没有承诺、不留痕迹、不慰寂寥,自己为什么还会喜欢。我喜欢那种偷偷摸摸的亲吻,那种伴有香甜唾液和温馨啃咬的亲吻;我喜欢被人抚摩前胸与后背,尤其是当那抚摩者是个陌生女人的时候;我喜欢那兴奋的絮语与哼叫,喜欢那交融汇流的香津玉液,当我们身体上面那相吸、相引、相聚、相触、相揉、相泄、相悦、被人用拉丁文冠以生殖器官的文雅名称的部位或久或暂相会在一起的时候泌溢而出的香津玉液。教授,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不喜欢画饼,因为,没有津液、没有口水与体液的交流(尽管可能不会留下痕迹),我就会觉得事情没有尽善尽美。我一向喜欢不留痕迹、不留踪影、不留后患、不留麻烦的爱情,也许是这样吧,然而,不能是虚幻的爱情。我还达不到那种境界,为此,可能需要有更深邃、更精准但却不那么现实的头脑。至少是在过程当中,因为事后全都一样,不过是朦胧的记忆而已。可是,在那过程当中,可就不同喽,我喜欢真实的爱情,尽管不希望留下痕迹。因为,我再问您一遍,爱情把痕迹留在哪儿了?不是留在心里,或者说,不是留在被常常犯酸的人称之为心的那个地方。而是在脑海里,也许,就是吧,不过,那痕迹非常细微,无虞无害,只不过是不会将任何人拖入险境并逐渐化解消融的记忆的残渣而已。我的看法是:偷情的痕迹非常浅淡,几乎难以察觉。

“相反,我那认真的爱情、走进婚姻的爱情却留下了一

个痕迹,一个极为重大的痕迹,一个深得与之相比所有这些伤疤简直全都不值一提的痕迹。他们原本可以弄死我,甚至即便是那样,后果也都没有那么严重。我已经跟您谈起过了,不过,也许我从来都没有打算向您说明那分量、那压力、那操心、那焦虑:我有一个女儿。现年十岁,我是说,九岁多,那可是一个比我自己的生命还要沉重得多的痕迹啊。不止如此,她的出生是我一生中惟一重要和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通过这个女儿,她叫索菲娅,我觉得自己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男性和女性之间、干柴般的丈夫和烈火般的妻子之间、我们人类这种具有思维能力的高等动物的两性之间严重隔膜的原因归根到底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以为,我们之间的对峙有一半得归咎于对子女这个爱情的惟一重要痕迹的感受不同。在男人,对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讲,性可能只是留在记忆中的些许无足轻重的印象(很快就会被忘掉)。相反,在女人,性则可能成为终生都无法平复的伤痛,变作一个巨大的痕迹,因为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活人。千百万年以来,女人一直都在为性会导致自己的肚子孕育出新生命的后果而忧心忡忡,那新生命吮血、致疼、出生、啼哭、嘬奶、索要、讲话。避孕药片或者其他任何避孕方法都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改变女人的思维与感觉方式,相反,对感染新老疾患(艾滋、梅毒、淋病、肝炎)的恐惧并不能阻止我们男人继续施行那潜藏在灵魂深处、生命程序中的盲目播种计划。

"教授,我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像女人对其子女一样那么贴心贴肺地爱着自己的女儿。因为,我跟她一起生活过,抱

过她，给她换过尿布，带她散过步、打过秋千，无数次给她喂奶。一个男人，如果不当一回女人，哪怕是几个月，就不可能理解女人的感受，不可能理解她们为什么会把性、把持久的关系看得那么重要。当然，后来我故态复萌，重又变成了撒下种子之后就扬长而去的男人。我做了输精管结扎手术，教授，因为我不想承担留下永久痕迹的可怕责任。不过，我那盲目计划并没有搁置，整夜整天想的都是播种、播种、播种。快去将你的阳根植入所有向你敞开怀抱的年轻女人的体内，你就是为了这个才来到人世间的。这就是咱们男人的悲剧啊。教授，您有幸能够一边想像着一边自行用手解决，这也许首先因为您是位数学家、富于想像力、习惯了抽象思维，而并非因为您是个男人。

“我的婚姻原本还是不错的，之所以会被毁掉，全是我的过错，错在我那么执著地去追逐多罗特娅的肌肤之外的肌肤。我并不觉得愧疚，教授，没有。咱们男人全都一样，几乎全都是这个德行，有人并非如此，那是因为他们有幸生而寡欲、荷尔蒙不足、缺少性要求。这种人非常少见。也有些女人性欲特别旺盛，虽然不多，但是，也同咱们这些通常跟公狗似的男人一样，都是些母狗，不知廉耻、不管不顾地到处偷人，尤其喜欢那类她们觉得种好、比自己的丈夫更显可爱的种驴型的男人。不过，总而言之，这一次失败的是我，因为我更忠实于自己的本能而不是妻子。没有什么过错。这一切几乎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自欺欺人，从那时起，我一直都在自欺欺人，每次觉得可以从不同的女人身上得到快乐的时候都还以为自己堕入了情网。然而，现

在至少是明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一出悲剧、是本能的陷阱、是以失败告终的战争。这场战争注定是要失败的,只不过是愿意千百次交火并赢得每次战役的胜利。性就是这么回事:赢得千百次战役却输掉整场战争。换言之,这场战争是不可能打赢的,整场战争就是一次接着一次的战役,如此而已。

“至少,这一回,在上星期的这次战役中,出现了有趣的情况。偷情终于成了严重的事情,在我身上留下了所有这些痕迹。有点儿是点儿。卡米拉的黑道靠山将我送到了坟墓的边缘,这也有一定的好处,让我想到了这一切。现在,她有时候还会给我打来电话,显得有些伤心、自责、惊恐,说是想来照顾照顾我,这就等于说愿意把自己的身体奉献给我。我跟她说还是算了吧,打手们的警告让我心有余悸,我对她说:‘咱们还是小心点儿为好,卡米拉,你体会不到卵子被踢以后该有多疼。’我的话把她逗笑了。这一次,我可是为那博莱罗的夜晚、拥抱、出租车里的亲吻与爱抚、持续的勃起、罗盘的启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啊。以往有很多次我都走到了最后,美满地度过整个夜晚,除了唾液、精液、淫液、汗液等津液交融溢流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后果。归根到底,我一直以为,对于男人而言,性永远都是一种幸福的感受、永远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这一次,生活提醒了我,性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为性而死的人数远远超过了为食物、领地、宗教、财产而起的纷争。不过,现在咱们还是睡觉吧,教授,已经很晚了,我的这些议论让人讨厌。

“我的婚姻?我已经说过了,由于一向的或者几乎是一

向的原因而失败了。因为我总是想要拥抱另一个女人的身体，而那另一个女人甚至并不更为年轻、更为漂亮、更为有钱。对我们来说，求变是一个不变的法则，或者正如一位蹩脚诗人所说：‘新的总是一种诱惑，尽管好的已经在握。’我被逮了个正着，尽管没有被人打得半死，不过，多罗特娅却决定离婚，尤其是要把我同女儿分开，这才是最可怕的、最让我受不了的，因为女儿是我今生惟一重要、惟一能够存续的作品。如果咱们能像狮子、猩猩那样健忘而又没有意识，也就无所谓了，然而，我明明知道，到自己死的时候，此生若是多少有那么一点儿什么还能够延续的话，那就是她，我的女儿，索菲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准备把威尔斯太太的那笔钱当作留给她的惊喜。这位威尔斯太太，据说是我的母亲，她生了我却又打破了自己最根本的生活轨迹，没有眼看着我长大，没有给予我理应的呵护，没有为我做过任何事情。

“不过，我一直觉得多罗特娅有些过分，竟然会为了一桩没什么大不了的桃色事件就决定离婚。因为她怄气，因为她吃醋，因为她总是监视我的行踪，我跟她吵过很多架。我自认非常现代，教授，我以为，性，至少没有导致怀孕的性，算不了什么事情。如今仍是这么想的，如果遇有机会，偶尔也会照此实践。我跟多罗特娅的分歧，开始的时候甚至只是在理论上，并非是真的。先是打嘴仗，继而又形诸笔墨，不过，我不是有意挑衅，更不用说宣战了。我只是想把自己的观点坦白而扼要地表述出来。我想公开承认自己放浪、缺乏自制。实在是愚蠢、天真啊，远不是像我想像的那

样，大大超出了坦诚的范畴。当然了，多罗特娅很不受用，不止如此，简直是糟糕透了。自打那天以后，她的火气就一直都没有能够平息。

“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先驱报》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新婚志喜》，原本是想借我们俩人的一位共同的女友结婚之机为婚姻唱唱赞歌。文章是这么开头的：‘婚姻是件好事，而能使婚姻持久的惟一办法就是不贞。’刚刚读到了这儿，没等再读下去，多罗特娅就已经失去了控制。她往书店里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我需要一个解释。确切地说，没得可说啦。对像狗一样的丈夫来说，婚姻是不可能持久的。这是怎么回事？你觉得自己非常聪明还是以为我会任你把我描绘成为一个讨人喜欢的傻瓜而在朋友和家人面前出丑？你写的东西可笑、伤人、可悲、讨厌。如果你是这么想的，那就去跟别人、所有的别人去结婚吧，别再来烦我。’

“‘宝贝……’我回答她说，低声下气，极尽讨好，用了从未用过的称呼，‘宝贝……’然而，多罗特娅却咣当一声摔了电话。

“这只是起初阶段的理论分歧，达恩教授。后来我就开始通过实践来验证自己的理论，结果是我的婚姻彻底完蛋，尤为严重的是我再也不能跟女儿亲近了。不过，那篇成为我们夫妻反目导火索的婚礼贺词，我发誓，真的是想对婚姻称颂一番。我喜欢婚姻，我说这话是真心的。我喜欢早晨一睁开眼睛伸手就能摸到身边那呼吸匀称、双目紧闭、秀口微启（还有一丝口水流向枕头）、热乎乎的身体。我喜欢俩

人同桌共餐、相伴烹饪、携手并行、举杯对酌,而不是这种简直就跟住在医院差不多的饭店生活,而且甚至还连个问病解痛的护士都没有。我喜欢孩子、喜欢跟女儿一起嬉戏、喜欢探讨怎样才能给子女以最好的教育或者一个人是否真的能够影响子女的性格而不是单纯地娇宠他们的天性。我喜欢日渐熟惯了的唠叨和心灵感应式的默契。大家一起郊游,席地展开一块单子,拿出煮土豆、红酒、鸡蛋和野餐鸡美美地吃上一顿。这一切可有多好啊。还有,在那松林的空地中,坐在纸板上,顺着敷满厚厚松针的山坡一溜而下时胃里的那种别有滋味的跳崖感觉。我喜欢摸黑交谈、白天或夜间的戏闹、对朋友的亲昵恶评。我非常喜欢相互间的监督、随时指出对方的缺点,那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激励,可以使对方——尤其是居于强势地位的男人——不至于趾高气扬。亲人相处的气氛是很舒服的,包括气味、习惯,甚至也包括动作和表情、包括肌体本身的毛病(我的失眠,她的干涩,屈膝时骨关节的喀喀作响,牙疼时的呻吟)。婚姻的美好甚至也包括以一个一眼就能从脸上洞悉自己的谎言的侦探为生活伴侣。此外,教授,我也对从咱们这些住在这家旅馆里人的身上看到的单身生活的恶果感到恐惧:自私自利,渐乏耐性,贪婪固执,不讲卫生,性情孤僻,傲慢自负,没人指出、斥责和纠正的日趋严重的极度自我中心倾向。您看看周围吧,教授,看看您自己:咱们是一群无法相处的老光棍。

“当然,就婚姻而言,我最不能容忍也是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到并最终导致我同多罗特娅关系破裂的问题就是那个

无法解决的性关系的排他性。所以,尽管不是过分提倡(出于尊重,因为无疑会很不受听),我还是提出了绝对需要多少掺进一点儿不贞的成分。自然是偷偷的、违心的、秘密的。或者,别说不贞,这个词儿本身就含有贬义。不妨称之为肉体休闲、娱乐、消遣、轻微的越轨。只有这片刻的寻欢、路边的幽径、偷情的迷藏(用以对付婚姻那头暴怒的公牛)才能使得夫妻生活的重负变为可以忍受。夫妻生活有其长处,而且很多,不过,也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性关系的专断性,亦即对另一个人的肉体(也包括时间以防因为得闲而思迁)的独霸与排他。我这种想法绝非纯属天真,教授,我并不想为自己杜撰开放夫妻之类的神话。我知道,所有的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都想成为配偶胯裆的惟一主人,希望别人不要盯着我的她、不要去碰我的他。对不贞的忧虑,就男人而言,在当今这个避孕招数不胜枚举的时代,尽管已经不必担心,但是,说到底,还是生怕别人给自己造出一个儿子;女人,不管多么富有和独立,还是生怕一旦不能独霸供养自己的男人就会遭到遗弃和失去依靠。然而,这两种非常古老、非常动物性、通过血液和基因融入至为陈旧的脑海中的心态,完全可以运用理智和欺骗加以消除。

"别无他法啊,这个人性中最为顽固的部分只能用欺人与自欺的办法予以弥补。欺人:欺骗而又不能让他或她有所觉察;自欺:想像他或她永远都不会欺骗自己,哪怕是偷偷摸摸的。甚而至于,默认对方可能会欺骗自己,但却只是存疑而不想深究(也就是说,不问、不追、不查)。这是维系婚姻的真正妙诀、惟一能使婚姻续存的办法。我本来是可

以很好把握的，终因处理失当而落到今天这种独处和遭袭的地步。努蒂瓦拉博彩公司的那个老板甚至动用特务与保镖来保护自己的私产、那位女学生兼摄影师的胯裆，不过，他的表现跟我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手段更像我们的那些一万年前的祖先罢了。他更忠实于自己的暴力捍卫纲领，誓将胆敢挨近自己的尤物的入侵者置之于死地。他甚至还显示出自己十分文明，只是指挥其打手对我进行恐吓与殴打而没有要了我的命。他原本可以那么做（正如他的那个叫什么楚乔的主要打手想干的）。我要说的是，他们也确实可以把我弄死，因为，在咱们这儿，杀个人根本就不算回事儿，您是清楚的。

“您要知道，多罗特娅也不比他差到哪儿去。那篇文章发表以后，她就对我进行了盯梢，那架势就像一个吃醋的丈夫，就像寒区的巨头，采用了努蒂瓦拉博彩公司的老板对付其姘头卡米拉所用的同样手段。真是可怕极了。我已经不再是跟一个妻子过日子，而是开始同一个警察、一个特务共处一室了。我这话几乎一点儿都没有夸大，因为，她雇用了一个侦探监视我在温区的行踪。那段时间，从各个意义上来讲，我跟她都相处得很好。我对刚刚几个月大的女儿以及她那因为给女儿喂奶而变得非常丰满的乳房简直都着了迷。那些日子里，我没有去找肉体的慰藉，这是真的。她对我的监视纯粹是白费心机：她不断核对袜盒里安全套的数目（想知道什么时候会不会少了一个）、调看我的电邮、破解我的密码、查对电话单上最为显眼的电话号码，甚至竟然到垃圾里去搜寻并黏合我撕碎的纸片。这一切全都是为了找

到我对她不忠的蛛丝马迹。那个私家侦探也是连着好几个月一无所获，而她呢，只得照付佣金，以奖励其无所作为、无所发现。

“直到有一天，我于无意中、几乎下意识地跌入了自身的肉欲设下的几近无邪的陷阱。一丝未加克制的邪念被人笑着欣然接受，只不过是一种久旱逢甘霖的感觉，既没有心跳的加剧也没有认真的承诺。那是爱情吗？当然不是爱情，那是欲望，不过，这种事情常常是分辨不清的，尤其是在别人的眼睛里，人家会以为所有的拥抱全都是一样的。那个废物侦探在书店门口发现我亲了一位年轻女士的面颊，于是就跟踪起了我们并看到我们一起走进了就是现在这家见证过我许多事情的饭店（当时我还没有住在这里，甚至压根儿就未曾想到过会住进来）。他从电梯的楼层显示盘上知道我们上了八层，也就是钟点房所在的层次。两个小时之后，他又见到我们出了旅馆并手拉手地在大街上闲逛了一阵，随后，到了但丁大街，在书店对面吻别。两天后，在我于天堂区购置的套房里，侦探将一份附有照片及准确的时间记录的报告交给了多罗特娅。

“女儿当时正处在不会讲话却已开始懂事、不会走路却已能够爬行、只要肚子不疼夜里就能一连睡上好几个钟头的年纪。我每天都回天堂区去睡觉，那天晚上暴风雨终于来临了。有关婚姻的那篇真诚而无益的不祥文章，那篇激发了我老婆无休止的侦察、打探、怀疑和否认事实欲望的文章，已经过去差不多快一年了。她像一个拳击高手一般（轻量级，其实并不那么轻，因为多罗特娅块头很大、个子也高）

冲着我的脸上就来了几拳，不过，其分量远没有一个星期前挨过的拳脚那么重，接着又用土话和官话对我破口大骂、冲我脸上吐吐沫、拿出照片、一一说出罪魁的名字、职业、年龄及婚姻状况，最后将我轰出家门。在我离开的时候，还用随手抓到的东西朝着我的后背猛砸一通，其中包括一只杯子、一个烟灰缸、一盒玻璃球和一件小小的希腊雕像。当天夜里，已经很无聊，我才搭乘最后一班地铁回到了温区。我睡在书店里原来的卧室、原来的床上，结果犯了哮喘。这病只是小时候在母亲离家出走的时候犯过一次。认错也好，悔过也好，全都没用。一堵无法逾越又无法推倒的怨怒大墙横亘在了我们中间。继之而来的是她的家人对我的攻击(他们一直恨我并始终将我称之为狗)、分居和离婚文件。

“多罗特娅的家族势力强大，由于他们的施压，没过多久，人家就吊销了那张本来是出于‘家庭团聚’的理由而准予我到天堂区去过夜才签发的通行证。‘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团聚要照顾了，林塞先生，’一位官员没精打采地对我说道。刚开始的时候，情况确实非常尴尬。一连好几年，每个月一次，多罗特娅总是在太阳站越过分界线，虽然人是到了温区，却又不想弄脏自己，于是就在检查站前面将女儿从栅栏上头交到我的手里。我可以跟(两岁、三岁、五岁的)女儿过上一天。那可真是屈辱而匆促的日子啊。我发疯似的变着法儿想讨女儿喜欢：冷食，比萨，游乐园，玩具，动物园，书店，小物件，衣服。索菲娅时常哭闹，没多一会儿就想返回寒区去找多罗特娅。对她而言，我就像是一个从远处见过的人，一个月一次的短暂接触不可能让我们建立起父女的

情分。晚上七八点钟，同样是在太阳站，我筋疲力尽又好似松了口气一般将昏昏欲睡的女儿从栅栏上头交还给一个对我爱答不理的多罗特娅，然后，她就絮絮叨叨、亲亲热热地带着女儿朝着 Check Point 的方向走去。她们很快就通了关。一看到她的蓝色居民证，那些亚裔立刻点头放行。多罗特娅的居民证上也登记着索菲娅的名字，尽管她的父亲是那个不得不留在那里圆瞪着眼睛远远地望着、必须在温区那边的书店、翻译与英语课之间空候一个月才能再次见到她们的二等公民。

"在那些充满了怨怒、历经了一次次无功的申请、恳求、动荡的年月里，我始终没能获得进入寒区的许可。我不能前去看望自己的女儿。多罗特娅只准我每个月在 Sektor T 见她一次，星期六或星期二，随她高兴，从上午十点到晚上八点。仅此而已。索菲娅学会了用上边的腔调讲话、按上边的脾性生活，许多习惯非常明显地很像多罗特娅的父母：一个是皮肤极白的工业家，一个是喜欢读侦探小说、吃猪肉、玩纸牌的蒂罗尔籍主妇。而我，则是由于对妻子不忠和通奸而失去了女儿，或者说，没有失去，但却只剩下了一个跟我非常疏远的女儿，她把我当成了是受母亲的逼迫而不得不偶尔很不情愿地见上一面的穷亲戚。直到最后几乎同时发生了两大奇迹：多罗特娅找到对象重又结婚了（这一变故化解了所有的仇恨并消除了怨气），我那过世了的母亲真的死了。死结居然一下子就解开了，威尔斯太太的那一百万为我打开了进入天堂区并在那里招生授课的大门，于是，我就又重新有了保障，只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保障的根基和

源头。

“教授，我因为偷情而两次受到惩罚。头一次，影响巨大；这一次，原本可以置我于死地，但却只是打得我浑身青紫。我并不因此而就想改变生活方式，教授，哪怕是再为悲惨，因为，如果改变了，那就是对自己不忠。总之，达恩教授，我觉得已经回答了您提出的所有问题。现在，我提议咱们还是睡觉吧，您看都几点了。”

安德雷斯·苏莱塔的札记

寒区

基金会主席的妻子堂娜克里斯蒂娜·德·布尔戈斯会见并雇用了我。她是位有点儿腿瘸但却性情开朗的老妇人。她已年近七十，仍然朝气蓬勃，做起事情来的精神头简直就像是个十五岁的小姑娘。她的快乐也许应该归因于千万家产（尽管我曾见过愁眉苦脸的富豪），然而，不管怎么说，年迈和腿脚不便没有让她悲天悯人已经很不容易了。有人天生心性乐观，即便是遇到磨难也都不会屈服，更不要说一般的麻烦啦，只有遭逢天降灾变才能使之发生改变。我觉得我的上司就有幸具备这种特质。我喜欢堂娜克里斯蒂娜的热情，之所以喜欢还因为她给了我工作，尽管我没有任何文凭（或者说只有一个令人起疑的二等公民的身份），尽管我向她坦承自己除了念书什么都没干过，或者至多算个诗人，

不过也只是个蹩脚诗人。

"好的,"她说,"到了这儿您会变的,只是难有让您抒发诗兴的机会,不过,写诗的经历也许会对您有用。"

然后,她冲我一笑,带有几分揶揄,不过似乎没有恶意。接着,她又补充说道:

"现在需要您管的将是凡尘俗务。对了,说到俗务,我倒是有一个建议:您还是系上腰带吧,免得裤子老是下坠。"

办事处位于地处峡谷第二层级最繁华地段的寒区商业中心。并非人人都有能到寒区工作的特权。在那儿,到处全都干干净净,空气透明,公园连片,树木成荫,情侣们可以在街角拥吻,人们可以夜出和坐在长椅上谈心,商店里的物品贵得甚至让人都不敢在橱窗前面驻足,生怕就是连看上一眼也得付钱。当然,我以前去过寒区,不过,像人们说的,是作为游客,因为,在那儿,如果不是非常有钱,就会觉得自己是个外乡人。寒区惟一的居民是有钱的人、很有钱的人,是那些虽然皮肤带有颜色却自觉是白种人的人。

从剧场饭店到寒区,我必须步行十分钟走到中心车站。那儿是好几条地铁线路的交汇点。我搭乘驶往天堂区的 A 线,到太阳站下车,那里设有 Check Point。A 线是上行列车,始于地处安戈斯塔中部温区的落寞里,止于离办事处不远的寒区边界。A 线使用的是宽大的黄色车厢,每五分钟(高峰时段为两分钟)一趟。我们这些想到另外一侧去的二等公民或热区居民,从中心站上车,连续爬升二十分钟后,必须在太阳站下车,因为那里是交界点。太阳站的地下大厅里有一个设有窗口和检查区的隧道,人们必须在那儿出

示证件。有时需要排队并发生拥堵,不过,那些亚裔工作人员几乎总是效率很高,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办好入境手续。出了太阳站之后,我每次走的都是同一条路线:绕过自由广场,途经可恶的莫雷诺雕像,取道柳荫大街,向右拐到协和大街,115号就是我的目的地。

公司设在一幢民房改做办公之用的旧楼里。那幢房子一共两层,很大,整个空间被分隔成了三个区域。我起草文书所用的办公室在底层,夫人本人、有时候她的一个女儿以及另外十五名职员也在那儿办公。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都是女人。整个公司只有我一个男人,这么说是没有把兼做跑外的司机约翰计算在内,不过,他就住在那条街上,负责递送文件和收取投诉、收据、发票,或者,分发基金会的分析、统计和控告信函及材料。

房子的二层一分为二。临街的那面是布尔戈斯大夫的诊所,眼下几乎总是锁着。背阴的那面用作基金会的管理处,也就是夫人的丈夫布尔戈斯大夫的办公室。布尔戈斯是位医生,不过已经多年不再行医,现在完全投身于慈善事业。他是H基金会的主席,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并不插手诸如招聘一个像我这样的专门起草报告的办事员之类的小事。他管的都是真正带有风险、真正重要的事情:刑讯,绑架,失踪,贫困,解聘,关塔那摩的囚徒,等等。布尔戈斯大夫解释说,他已经不再医人而是医政,也就是专治社会疾患,具体地讲,拯救安戈斯塔这座已经病入膏肓的城市。布尔戈斯大夫每天乘坐防弹汽车来到之后都是在车库下车,然后走到连着一个过道的天井,再从过道去到办公室的

门口。办公室的门上也安装了防弹设施。他喜欢背阴那一面,因为不临街,没有车来人往,比较安静。我认为,他觉得躲在里面更为安全,至少还有两道大门作为屏障。

从周一到周五,我每天都要到那边去。周六和周日由我自己掌握。我必须出示身份证、出示那至关重要的通行证。我们这些有着固定工作的二等公民先得在一个绿色键盘上面敲出自己的密码,然后再进入检查厅。在检查厅里,我被人家用扫描器浑身上下扫视一遍,如果机器出了毛病,就必须脱光衣服任人搜查。最糟糕的就是机器发生故障,因为那些检查官员的手上就像抹了糨糊一般,而他们的那种貌似亲切的摸法实在令人起疑。

几个月前,哈马斯集团加剧了袭击活动。从那时候起,安全措施也跟着变得更加严苛。凶狠而又怀疑的眼神总想找出所有的危险人物。凡是从下边来的,特别是那些来自热区者,都有可能暗中携带着死亡的种子。甚至还发生过自杀式袭击,简直就是拙劣地照抄远方的类似案例,竟然还沿袭了洗脑的程序和升天的承诺。这些希望以牺牲换取天国的敢死队员个个奸诈狡猾、全都仪表堂堂,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衣着一尘不染,脸上散发着香水的气味,突然之间就会飞上天去,于是,巨大的爆炸火光就会映红上等公民们居住的地区,到处都是碎尸、残肢、鲜血,急救车的汽笛、求助的呼号、救命的嘶喊全都阻挡不了死神傲慢地悄然而至。至于那灾殃的制造者,所剩的至多不过是一小堆冒着青烟的灰烬,而警察们却想从中找到些许碎骨残肉,以便拿去进行基因测定,从而锁定其亲属(房屋被毁、人员则被戴上手

铐送进关塔那摩的集中营）。接下来就是搜捕同党，所有的熟人，不论关系有多么疏远，都将变成永远的怀疑对象。

每一起袭击事件过后，必定都会燃放由卫星遥控的绚丽导弹烟火。那颗颗导弹伴随着巨响坠落到热区，房屋楼舍——恐怖分子的巢穴，或者，如他们所说，所谓的弹药仓库——跟着就飞上了夜空，而我们则是只能呆呆地望着噼啪作响的烈焰、随风舞动的火舌和从瀑布上飞溅而起的水花。人们只盼赶快天亮和结束轰炸。天亮之后，那些三等公民们在捡拾尸体的同时则孕育出了新的仇恨并发誓要对上等公民们进行永无休止的报复。哈马斯敢死队也由此而进一步滋生壮大。

我于九点至九点半之间到达办公室。由于可能会在Check Point遇到意外情况，时间比较灵活。在这个问题上，布尔戈斯太太和布尔戈斯先生本人都很宽容。不仅是这样，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如此。那些亚裔，如果是初来乍到（这种事情常有，因为他们全是前来服兵役的年轻人），既不会使用机器又不熟悉官僚体制的文牍。有的连西方文字的字母都不认识。几乎看不出来的大头头们则是躲在防弹玻璃的后面，但是分得清楚，因为他们的皮肤或白皙或发红，也就是说，全是美国佬。他们以不信任的目光看着那些新来的亚裔手忙脚乱而无能为力。他们是督察，不过却是无处投诉，对运行不畅早就已经司空见惯了。亚裔们讲的是亚洲语言，对排在TS（助工）队伍里的人讲英语。我拿的就是助工证件。进进出出已经好几个星期了，他们没有发现我有丝毫违法的痕迹。我的记录再干净不过了，但是每

天早晨还是都得忍受那种折磨:半小时排队,一刻钟扫描和检查,如果机器坏了,就得两个钟头。遇到这后一种情况,他们就会用手摸遍我们的全身,有时还会让我们脱光衣服进行彻底检查。女士们另排一队,由跟她们同样性别的人员搜身。每当机器出了问题的时候,我真的希望自己是个女人。

"有一个办法既可以见到她又不冒任何风险,"雷伊先生说道。此刻,他正背对窗户坐在哈科沃的读书椅上。

"什么办法?"林塞问道。他躺在床上,被单半掩着身体,经过漫长的一周调养,肿也消了、疼也减了。

"这个街区的尽头,紧挨着街边,有我兄弟开的一间牙科诊所。她可以去治牙,一次、几次、长期治疗牙周或接受矫形、更换龋洞填塞物(现在人们都说铅有毒)。"

"那又能怎么样?"

"没人知道。或者说,几乎没人知道。那是过去留下的残迹。我兄弟的诊所所在的那栋楼房里有个暗梯通到地下室。地下室有一个门,这把黄色的钥匙能够打开那个门上的锁,"雷伊先生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两把钥匙,"那个门通向一个暗道(必须带上手电),暗道有九十来米,头上也有个门。这把银色的钥匙就是开那个铁栅门的。打开那道门就可以进入饭店的地下室,然后,走仆役楼梯,想上哪层就上哪层。"

“卡米拉必须找你兄弟看牙。”

“正是。拿上钥匙和手电。然后来到这儿，比方说，可以待上一个小时。最后再经暗道从诊所出去。谁都不会发现她到旅馆来会过你。”

哈科沃考虑了一下。他觉得惟一的问题是怎么将这一切告诉给卡米拉。他对电邮的私密性心存疑虑，于是，就想到了一个老套的办法。他操起电话，拨通书店，找到了朱尔斯奇。

“迪奥尼西奥，我需要你给那天拍照的那位姑娘打个电话，对，就是卡米拉，让她再到书店去取一本对她写论文有用的书，一本有关安戈斯塔在隔离政策形成时期的社会形态的专著，作者是另一位荒唐的德国教授。你就这么对她说。我马上把她的电话号码告诉给你。我会打发人给你送去一封信，请你交给她，”林塞挂了电话。

“好极了，哈科沃。能为你做点儿什么，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同时，也让那帮打人成性的家伙受到应有的惩罚。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跟我兄弟约个时间。星期二上午十点，你看行吗？我是说，十点到十二点。初次约会，时间够吗？也许已经是第二次、第三次了，我不很清楚……”雷伊先生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雷伊先生紧接着就给诊所拨了电话，告诉弟弟说有人需要斗牛士、歌唱家、总统级别的服务，不过，这一次的客人没有那么显赫，是林塞表弟，他遇到了麻烦。那兄弟俩显得很兴奋，相互调侃起来，重又记起了剧场饭店那几乎已被遗忘了的昔日辉煌与热闹。随后，雷伊先生向哈科沃口授了

给卡米拉的指示并把写有地址的纸条和开门的钥匙装进了一个信封。哈科沃要求卡米拉也为他配一副钥匙并给他带来。他还要她看过之后把信烧掉,不要留下任何把柄。如果星期二的十点不行,她可以另约一个合适的时间,牙医会转告给饭店经理或直接告诉给他本人。雷伊先生叫来了一个门厅听差,让他立刻将那个信封送到中转书店交给朱尔斯奇先生。

星期二的十点零五分,卡米拉摁响了门铃。她头发上粘有蜘蛛网,不过,满脸兴奋,而且还带着调皮的微笑。她直奔床前,立刻查看起哈科沃的身体。她将提包扔到了地上,手电筒也滚出去了老远。她掀开被单、揭开他的衬衫,先用手指肚轻轻地抚摩了他的每一处伤痕,接着又用舌头舔了一遍。"对不起,为这儿,为这儿,为这儿,"她每舔到一处疤痕和肿块都要说上这么一句。哈科沃又一次闻到了勾魂香水的气味并再一次像在奶酪坨的舞池中和在送他们去体育馆旁边的住处的出租车中那样抚摩起她来。他们重温了那天夜里的亲吻。他们的双手探寻着对方身体上的新部位。俩人全都一丝不挂,幸福地相互对视了好一阵子,很快就全身心地相拥到了一起,哈科沃对这一时刻已经梦寐以求了很久并为此而预付了高昂的代价。必须面对的风险、被人发现的恐惧使他们更加如饥似渴。十一点过后,当代的玛塔·哈里就从一个秘密城市的地下通道逃遁而去。哈

科沃光溜溜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尽管担惊受怕,做爱的过程还是快乐的,然而,可悲的是那种关系的惟一内涵就是危险。因为,哈科沃根本就不爱卡米拉,甚至连点儿好感都谈不上,有的只是一种强烈而不恭的闻她、肏她的欲望,也许跟那位赌王完全一样。他默默地算了一笔账,结论是:那个姑娘只不过是六十或六十五公斤好肉罢了,仅此而已。他对所有那些萍水相逢的情侣几乎全都是一个样子:出于本能的需要而进入她们的体内,将自己的箭矢楔入她们胯下那犹如天堂之门一般紧揪揪、窄巴巴、湿漉漉的缝隙之中,可是,一旦出了天堂,就会茫茫然重又堕入自己那浑浑噩噩的净界之中,不知道是否还想再次跨过那道窄门去享受愉悦,或者,最好还是留在净界里守护着自己的那些图书。他至少也得等到过了一天之后才会再次产生欲望、才会再次欺骗自己说人生惟一的价值在于、只是在于通过那条细缝进入润泽的扑满、播下自己那不会萌发的种子。

自从那天以后,卡米拉找牙医看病的次数越来越多。她先是治疗牙周,后是校正两颗有些重叠的下门牙,再后来就是用现代树脂替换所有龋洞的原有填料。实在想不出更新的花样了,于是就洗牙。赌王的保镖们有时会送她到候诊室,或是在那里等着,或是两三个小时之后再回去接她。她于是就钻入地道跑到剧场饭店。每次聚会都很匆促,但却非常热烈,因为,为了不出纰漏,他们每个星期最多只能见上一两面,有时候还会由于赌王的什么安排而不得不取消约会。包养卡米拉的黑道人物是个心黑手辣的家伙,她

很清楚，一旦自己被确认行为不轨，结局将是从绝望者瀑布的顶端飞跌而下、越过层岩、直落潭底而消踪匿迹。哈科沃也知道自己受到了监视，不过，却又相信那个秘密很难被人发现。他们之间不通信函、不打电话，从不在旅馆之外的地方约会。然而，即便是这样，卡米拉要想摆脱那个不是她的丈夫却养活着她的家伙的监控绝非易事，那家伙因为养活着她而变得就像合法丈夫似的以一种一个被一群不是太老的对手包围着的老猩猩的猜疑与执著守护着她。

卡米拉总是突然现身于诊所。有时只是在临到前一刻才通知，而且还没个准点儿（下午三点、上午十点、晚上七点）。她抵达旅馆的时候身心俱已准备就绪，所以，俩人见面以后，几乎是二话不说就立刻投入到那既温柔又狂烈、既和缓又匆忙的火一般性爱之中。他们心里怀着对赌王的恐惧，所以要对他进行报复，就像是报复一个暴虐却又无能、有时甚至还有眼无珠的神灵。他们三下两下扯光对方的衣服，然后就像猫一样互相舔舐着对方的身体。他们从头到尾都深陷在危险与死亡威胁的朦胧感觉里面，正是那种感觉使得他们的相聚一次比一次更加炽热，因为总是以为说不定那将是最后的机会，所以相拥的时候也就总是有着那种融合了美妙破瓜与残酷诀别的首尝禁果般的激情与焦虑。

哈科沃从未遇到过如此贪淫——或者用一个已经不再时兴了的词儿来说就是如此奔放——的女人。她那被哈科沃舔舐和抚弄、犹如一塘刚剥出壳的新鲜牡蛎、一只长有巨大吸盘的章鱼、一汪散发着沁人气味的香水、一片葱郁浓密

的原始森林的下腹，伴着如同受伤野兽般的号叫，在疯狂的催促声中（再来，再来，再来，把我肚子弄大，把我肚子弄大，使劲，再来，别停，再来，再来，弄大，弄大，快把我肚子弄大，啊哟，啊哟，我的妈呀，慢点儿，啊咿，快，不对，啊咿，好，天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哟喂啊啊啊啊啊哟），涌溢出来的那一波又一波的蛋清状津液一直浸润到了他的大腿，接下来的就是一连串震得窗户直响、招来三层房客呵斥的吼叫。哈科沃尽可能地延缓自己的射精时间（他阅读了在书店中找到的日本人写的有关技巧），以求讨得她的喜欢，因为卡米拉有着可以连续两个钟头不停歇的本事，而迭起的高潮次数则是掰着双手的指头也都不够计数的，而且又总是长时间地大呼小叫。等到她匆匆跑去找医生进行那荒唐的治疗（胡乱地重新修补一个龋洞以便遮掩耗费的时间）以后，哈科沃却需要一整天的时间才能使身心从叫喊的余韵、啃咬的青斑和会阴部位因为销魂的冲撞和润泽的厮磨而造成的肿胀中恢复过来。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是突然间想到她的身影，他都会立刻兴奋起来或是沉入回味无穷并令其胯间勃起的交欢美梦之中。那是一种没有深度的情，的确，那只是一种只存在于肌肤表面的爱。卡米拉没有任何一点儿深沉的地方，除了对赌王的恐惧，除了对死亡瀑布的恐惧。然而，这恐惧又因为成了禁绝——不仅禁绝而且还很危险——的象征而将他们紧紧地拴在了一起。

安德雷斯·苏莱塔的札记

衣服

每当房间里的篮子装满了的时候，我就会带着那些脏衣服到一家投币式洗衣房去洗涤。那间洗衣房坐落在公交线路繁忙的大街中段，离剧场饭店五个街区。街上噪声喧天、烟雾弥漫，走在街上的行人一个个全都灰头土脸、脏不堪言。每逢去洗衣服的时候，我也会变成那副模样。问题是旅馆里收费太高，而那一带又没有别的可以洗衣服的地方。我将白色的和别的颜色的衣服分拣开来。投下钱币，倒上洗涤液，然后就坐在板凳上面等着，眼睛望着天空或者是那些跟我一样等着洗衣机单调的嗡嗡声停下来的空茫面孔。我们之间从不搭话。房间里一股子洗衣房的气味。为了防止汽车尾气的进入，房门总是关着，弥漫的热气让人觉得窒息，简直就像是在蒸桑拿，屋外则是一条条载满乘客的公交车长龙和一个个满脸烟尘低头赶路的行人。刚开始我还带上本书，可是，等到出来的时候，那书被潮气弄得皱皱巴巴，再在路上一走就沾满了烟灰和尘埃，于是变成为一本黑糊糊的陈旧年历，即便是在我的那些中转书店的邻居们的眼中也都一文不值了。所以，我就那么无所事事地干等着，或是默诵心里还记得的诗篇，背完了就想点儿什么事情，或者，干脆什么都不想，倒也能够保持平静。清洗完了之后，将湿衣服放进巨大的转筒机里去烘干。离开那里的时候总得在一个小时以后，如果需要排队，还得再加上半个钟点。每次出门之前，我还都得用塑料布把洗干净了的衣

服包裹起来，免得沿途沾上灰尘。我在鸡笼的房间里有一个带抽斗的衣橱和塑料衣架。我的衣服全都不熨不烫，基金会不要求，可以穿着带皱的衣服上班，我已经习惯于不穿熨烫过的衣服了。至少这件事情让我记起了母亲的好处，仅此而已：从前一直都是她在为我熨烫衣服。

洗衣房附近有一个几乎是三等公民聚居的临界地区。那里简直就是一个迷宫，路面没有铺上柏油，旱季的月份里常常是尘土飞扬，雨季里烂泥又会没过脚面。不过，我几乎从来都没有到里面去过，只是偶尔去一家快餐店买点儿现成的东西带回旅馆。那儿的所有街面全都一个样子，药店、食品店、杂货店、专卖店连成一片，虽然都是小本生意，但是家家都装有防备抢劫的铁门。他们面带惊恐地透过一个小小的窗口接待顾客，甚至对修女都会投以怀疑的目光。

对于外乡人——实际上，在安戈斯塔，我们大家全都是外乡人——而言，安戈斯塔是个让人很难理解的地方，因为没人能够跟得上其上下左右或三大板块的膨胀速度。整个峡谷的地势是平缓的，不过，河的两侧都有高地展向谷壁的峰峦。河水污秽不堪，其色如墨，二等公民们做梦都想拥有一条像寒区里的清水河那样的溪流。相反，天堂区的居民却又因为厌倦了过分的安宁与管制（在他们那个 sektor 里甚至连一块撂荒了的土地都看不到）而希望到下边某个 sektor 里去彻夜狂欢，住在地狱入口附近的民众则是幻想着能够在温区找个工作和有个安身之处、能够得到在天堂区滞留的许可。我并不想将安戈斯塔的居民归结或划分为富人和穷人两大群体。事情远比表面现象复杂得多，尽管

天堂区里——如今我对那儿有了更多的了解——住的都是最有钱的人。事实上,热区里也住着拥有别墅和栖居寒区的私生子的、家财亿万的黑道大佬。我从前不知道,可是基金会里有成堆的报告和材料。我看到过一个人口结构表。天堂区、Sektor T和瀑布脚下的人口比例是一、三和十二。实际上没法准确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住在地狱入口的周围。每隔五六年都会做一次普查,但是,人们总是设法躲藏起来不肯露面,或是害怕被驱赶到更远的地方去,或是担心登录的材料被安保局用作血腥屠戮的依据。最靠谱的数字是六百万(不过,如果把涌到毗邻布雷顿科的巴比伦湖沼地区的移民大军计算在内的话,可能会达到八百万)。当然了,在这同一片土地上,有五十万人生活在公园苍翠、街道宽阔、有着上好服务设施的寒区。上边和下边都有工厂,不过,工厂和工厂可就大不相同了。天堂区的工厂里的工人,如果到了Sektor C的那些即便不是非常破败的地段,看起来也都像是血统纯正的精英分子。自从到了基金会以后,我已经逐渐不再是诗人而成为社会学家了。我讨厌这样,然而,至少是知道了自己所处的地位。这就是凡尘俗务,恰如我的上司、温柔的布尔戈斯太太所说。

鸟窝

我已经观察一些日子了。一只斑鸠开始在屋顶与天窗之间的一个角落筑起了窝。鸟窝很快就修好了,里面还有了三只蛋,现在斑鸠几乎是整个白天和黑夜都趴在那儿孵蛋。白天,我和那斑鸠相对而视,我觉得它对我是信任的。

它也许注意到了，尽管我喜欢开窗透气，但是，为了保护它，我没再开过天窗。我甚至选择了生食(水果、酸奶，最多是喝杯茶)，以免房间里生出难闻的气味。每天天一放亮我都会听到咕咕与啾啾的叫声。我宁愿在这种叫声中醒来而不再使用闹钟。晚上，斑鸠也会用它那凝注的目光提示我已经到了应该熄灯的时间。昨天夜里熄灯的时候，朦胧的记忆中突然闪现出了一点亮光，更准确地说，是几句诗。那是一首老诗，不记得是从哪儿读来的了，诗的大意是："鸟雀已经在开始筑窝，你和我，现在还等什么?"问题是：那诗，意有所属；而我，却连属意之人都还没有呢。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卡米拉的接连来访，哈科沃重又有了心理和生理的欲求，各式各样的欲求。他已康复的最好迹象就是一天傍晚终于产生了想要出去走走的愿望，而且早就厌倦了饭店的那一成不变的国际食谱，突然想到很久前基罗斯推荐过的一家餐馆去换换口味。幽灵般的基罗斯，由于已经不再吃东西也不再出门，所以也就不想奉陪，但却断言那是安戈斯塔最好的中餐馆，或者说，从前，在他还有吃东西那种莫名其妙的恶癖的时候，曾经有过那种印象。"地处交界地带，在热区的头一条街上，过了河就到。那地方还算干净、清幽和安全。几乎算得上属于上乘，堪称是两个 sektor 之间的一片宁静的净土，因为还没到真正可怕的地段。你从维吉尔坡下去，向右拐。那是个很小的地

方，根本都谈不上门面，不过，确实是安戈斯塔最好的中餐馆，对此，我可以打保票。当然了，也不是那么纯正的中餐，这么说吧，是一种随俗化了的中餐，而且非常便宜。餐馆的名字叫北岛，几乎没人知道，因为，这儿的人都以为河那边吃的是狗屎，或者，最多不过是面糊糊、热糖水、玉米饼而已。”

当时是下午六点钟。哈科沃一直步行到了中心站。他对自己的双腿非常满意，已经完全能够运动自如了。他边走边回味着当天上午又曾约见过牙医的卡米拉的躯体，她啃咬自己的脊背的感觉依稀还在。他搭上了北行的列车并在瀑布边上的绝望者站下了车，那是峡谷进入热区之前的最后一站。在那儿，他又在脑海中重温了一遍基罗斯指点的路径：(在湍流开始之前最窄的地方)穿过河去，一下船就缘坡而上，绝对不会迷路。他从不喜欢离开温区，一进到热区那片如同丛莽一般的地界，他就觉得晕头转向。不过，眼下要去的地方不过只是跟自己的住处相隔几个街区罢了，过了浑河就是，一如基罗斯所说，尚属净土。

问题是，人还在温区，还在世界的这一边，甚至还没有过河，哈科沃就已经觉得自己身处一个陌生的城市而不知所措了。仿佛推开了矩阵① 的一道神奇的大门，对他而言，安戈斯塔的那个地区简直就像是一个从未涉足过的地方一样生疏。他试图不让自己被这种感觉吓着，于是就越

① 矩阵，数学概念，指由一组数字组成若干行和若干列所形成的矩形阵列。在一定条件下，矩阵能作为独立的实体进行加法和乘法运算，从而产生一个重要的数学系统，称为矩阵代数。

过瀑布周边的那些小巷继续朝着峡谷北缘的方向走去，一直走到了魔鬼岩的附近。所谓的魔鬼岩是瀑布边上的一块平坦而高耸的大石头，就像一个小小的平台，那些自杀的人就是从那儿纵身跃下。滨河的胡同倒还都有名字，不过，那些名字全都带有宗教意味，诸如塔博尔山①、耶稣赴难处、耶稣跌倒处、耶稣迷路处、耶稣受难处等等。他到了河边的一个小小的码头并在那儿等着有渡筏过来载他过河。他见到了一位白髯飘逸、牙齿业已掉光的老人，老人用手指着向他推荐了一个正从浑河最窄处缓缓划来的渡工（其实就是前者的孪生兄弟，俩人简直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同样的飘逸白髯，同样的弓身持桨姿势）。哈科沃上了渡筏，站在筏上过了河。他张着嘴喘气，生怕河面上的臭气引发呕吐，根本不看牛奶咖啡色的河水。一百年前浑河里产鱼（"银光闪闪、刺多味美的小鲱鱼"，古尔说），现如今却成了一条散发令人作呕气味的毒水沟，甚至连厌氧菌都无法在里面生存。渡工一声不吭，木桨划入脏污的河水中竟然没有一点儿响动。水流并没有使他们偏离航向，仿佛不具任何冲击的力量，尽管右侧的远处清晰地传来瀑布溅落的轰响。哈科沃走下渡筏的时候，渡工对他说道："您要找的那条街就从那儿开始。等回来的时候再付钱吧，如果您还能回来的话。"

哈科沃点了点头，然后就顺着渡工指点的维吉尔坡的

---

① 塔博尔山，以色列北部的著名高地，据《圣经》记载，此山是以色列将军巴拉在女先知底波拉激励下战胜迦南人领袖西西拉的战场。

狭窄路口走了下去。他一路上心怀忐忑,眼睛始终看着右侧,希望能够找到那家餐馆。有好几家店铺的橱窗上面都写有汉字,但却显然不是餐馆,而是经销假珠宝、纽扣、布料或其他杂七杂八的商品的小店。夜幕突然降临了,犹如一条巨大的黑色毯子出其不意地铺展了开来。也许是因为热区的那瞬间黄昏骤然消逝,也许是因为热区的路灯突然失灵或者那一带根本就没有路灯。不知怎么,脚下的坡道变成了未经平整过的土路,他开始觉得有沙石灌进了鞋壳。有几家脏兮兮的昏暗门厅亮起了彩灯。路人越来越多,声音也越来越嘈杂,远处的悠扬鼓点清晰可闻。哈科沃上观下望、左顾右盼,接触到的每一张脸(剃着光头、目带凶光、眉头紧锁)都让他感到恐惧。他惴惴不安地直视着他们的眼睛,揣度着他们出手的时间。“既然害怕,干吗还要出来,软蛋二等公民,”一个半大小子凶巴巴地冲着他吼道。他已经不知道那儿是否还是维吉尔坡了。他向人打听,可是人们却以对待一个不懂人话的畜生一般的眼神望着他。“这儿的街道没名字,笨蛋,”他听到人们这么喊道。他走下了一截水泥台阶。那台阶比街道还窄,他不得不同那些看似想去河边的上行醉鬼们擦肩而过。他开始听到了声音越来越响的音乐,不是一种乐器,而是许多种,形成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大杂烩。鼓声、人声、敲击声、响葫芦声、手风琴声喧响合鸣,吵得他心慌意乱,总觉得犄角旮旯里有越来越多的眼睛在盯着自己,就像是一只只面对生人的恶狗,不吠不叫,只是边哼哼边龇着牙、奓着毛、绷着浑身的肌肉伺机扑向自己。他一会儿踩到污水坑、一会儿又踩到冲他龇牙的

野猫、一会儿还得躲闪那些浑身都是呕吐物的臭气的卧地酒鬼。他看到了许多立有水泥十字架的石头堆，不知道那是真正的坟丘抑或只是曾经有人在那儿殒命的标记。他觉得自己在被人推搡、在被人讪笑，一只皮球(也许是一块他并没觉得很硬的石头)砸在了他的背上，使他有了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他所在的地方是个死胡同，或者是通向某个狭小天地的过道。他闯了进去，那里的空气变成了浓重的臭烟。当他想要转身退出的时候，却又找不到了出口。他跑了几步，立刻就喘得不行(这种情况几乎从未有过，不过，自从几年前犯过一次哮喘之后，他就失去了信心，特别是对自己的气管)，睾丸也跟着开始隐隐作疼起来。他停下歇了口气并四处张望了一番：上面非常高的地方有一个铁皮屋顶。他想像不出自己身在何处，好像是不知不觉中闯进了一栋迷宫般的大厦，大厦中有无数个窟窿，每个窟窿都在冒烟，弄得他头昏脑涨的不知名毒品的恶臭浓烟。

他掉转身子就走，走得飞快，几乎是奔跑，没有见到一扇门，拐了个弯以后，似乎就逃出了那栋肮脏无比的居民大楼。他抬起头来朝着上面看了看，已经没有了屋顶；既然到了露天地里，他就重又恢复了正常的呼吸，不过，心里并没有觉得比原先更为安全。他拐向了一条较为亮堂的街道，于是就看到了她①，或者说是看到了她头上那像火球一般

① 原作者注：看到了谁？一位陌生的姑娘，维尔吉尼娅·布恩迪亚，19岁，身高1.58米，体重55公斤，因为有着一头红发而被人叫做“火团”。她生在热区的延伸部，父母是从海边来的移民。她脸上有种像磁石一般的东西，无论谁见了都不会愿意将目光移开。

挓挲着的红色短发。她手里夹着香烟、嘴里哼着满是粗话的饶舌歌谣坐在一家没有名字的寒酸酒馆门口的牛皮椅子上。她是整个那条街上惟一的一个不像喝醉了酒的人,惟一的一个不像是坏人的人,所以,他就决定跟她搭话:

"我迷路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她面带揶揄的微笑望着他,回答他的语气冷漠而疏远:

"您来到了地狱门前,我的上等公民,不折不扣的地—狱—门—前,"她一字一顿地说道,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

哈科沃知道自己的装束绝非像个上等公民,所以红头发姑娘嘴里的上等公民带有讥讽的意味。他一直走到她的跟前,站在那里,就近望着她,一副无助的样子,像是想从她那娴静、清纯、让人信任的脸上找到庇佑。那姑娘依旧坐在那里,躺靠在两条前腿悬空斜倚着墙壁的椅子上,几乎都没有拿正眼看他,叼在嘴上的香烟不停地闪出火光。他直视着她的眼睛(一对有点儿奇特而不对称的眼睛,颜色不同,一只是黄色,一只是咖啡色)求她,口气显得相当平和:

"您帮我离开这儿吧,带我去河边。"

她再次微微一笑,更多了几分调侃的成分:

"您倒是很会把握火候,再往前多走一步,可就没人救得了您啦。不过,您给我多少钱?"

哈科沃想都没想就说道:

"口袋里所有的钱,可是四个口袋哟。"

姑娘像弹簧一般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冲着屋子里面喊了句"我马上回来",然后就拉起他的手说道:

"那就走吧,我的上等公民,我带您离开这个地狱。在

这个地方，人家会抢您、揍您、一眨眼的工夫就把您大卸八块当肉卖。这儿可是什么事情都发生过，不过，等着瞧吧，跟着我，没人会动您的。在这儿，大家都认得我、看得起我。别担心，走吧。”

人人都亲热地跟红头发姑娘打着招呼（“真有你的，火团，那 man 是个什么鸟啊？”）。她总是用一句同样的话来应付他们：“坏蛋，这个可人儿是我的，自己人。”他们顺着一个未铺路面的胡同朝着下方走了一段，时而是泥水、时而是灰尘、时而是碎石，接着又爬上了一段比他前次路过的那段更加陡峭的阶梯。哈科沃觉得腿有点儿沉，一心想要跟上姑娘的有力步伐，于是就又一次感到了气短。该死的气管，那一天偏偏就是不争气。他掏出了一直带在身上的哮喘喷雾器并请求姑娘稍停一下。姑娘笑着对他说道：

“注意喽，老大爷，别偷我的东西，因为您口袋里所有东西都已经归我所有啦。”

哈科沃喷了几下之后，姑娘接过喷雾器对着昏红的灯光看了起来：

“这个东西卖不了什么钱，老大爷，最好还是还给您吧。这是什么？氧气？”

这位三十九岁的老大爷点了点头，不想多费唇舌加以解释。

“老大爷，您到这边来干什么呀？看得出您不是这儿的人。您嘛，至少也是那边的，说不定还是上头的呢。”

“我住在温区，可是，您干吗要叫我老大爷？我还不至于那么老吧。”

“这个嘛，据我所知，这儿没人能够活到头发白的年龄，或者说，几乎没人。而您呢，已经有了白发，而且还不少。您该染染。您到这边来干什么呀，来找死吗？已经不想舒舒服服地活下去啦？”

“我之所以要到这儿来是因为我是个死而复生的人，还因为有人跟我提到了一家中餐馆，名字是‘岛’或是‘鲍’或是‘彪’什么的，我也说不清了，说是就在维吉尔坡的中部、Sektor C 的边上。”

“啊，是北岛。我知道。那儿是这个地狱里惟一的天堂。在华人区，也就是你们说的维吉尔坡。走吧，我带你去，很近。”

“不去了，我已经没了胃口。”

“得了吧，老大爷，跟我在一起，您会有胃口的。北岛是我的哥儿们，好哥儿们。不过，对了，您也得请我吃饭，我从昨天起就一直饿着肚子。”

“应该是您请我。别忘了，我身上带着的钱已经都是您的了，”林塞说道，已经有了说笑的情绪。

“啊，我都忘了。那好吧，我就请您。不过，咱们还是互相报个姓名吧。我是维尔吉尼娅，人们都叫我火团。您呢，想报个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就报什么名字：哈科沃·林塞。”他们说完就放开了原本拉在一起的手，然后，如同初识一般，又重新握了握手。

红头发姑娘带着哈科沃拐了几个弯，爬上了一个修有水泥台阶的小丘，没多一会儿就到达了那个隐藏于一个低

于地表高度的场所的目的地。那家餐馆的确是在维吉尔坡的中部，但是，是在左下方（而不像那个神志已经不大清楚了的幽灵基罗斯记得的那样在右边），而哈科沃没能看到也属正常，因为，其铺面不过是一扇小窄门，而且还得走下六级台阶，只是墙上有个黑糊糊的汉字标记，没有招牌、没有名字，除了那种只有行家才能识别的特殊气味之外，没有任何别的特征。里面很像是一个在山体上挖出来的窑洞，紧紧巴巴地勉强摆了六张桌子，再有就是一个两米的吧台和后部那个坐在桌边一览无余的灶台了。那餐馆无可挑剔，堪称是东方口味同本地餐式与餐料的完美结合。老板北岛慢条斯理，显得有些做作，也许是因为有着四千年文化的负载或支撑的缘故吧。他冲着哈科沃深深鞠了一躬，却给了红头发姑娘一个宽厚、真诚、开心的微笑。他的两只手长长的、细细的，皮肤的颜色难以形容，如同宣纸一般几近透明。姑娘刚一落座就点了从前日子好过的时候她哥哥逢年过节最爱吃的套餐。

"我付钱，所以您不必犹豫，北岛，还有您也一样，山猫眼，"她边说边像大卫·鲍维[1] 似的冲着他们挤弄着自己那两只不同颜色的眼睛。

人家给他们端去了漂有玫瑰花瓣的洗手水、递上了麻布毛巾，随后就呈上了开胃的温热米酒，盛酒的蓝色小瓷杯薄得就像蛋壳似的。菜肴陆续摆上了桌子，每个盘子上面都罩着个小小的竹盖（防止菜凉），菜量不是很大，但都热气腾腾、味道

---

① 大卫·鲍维，英国著名摇滚歌星，眼睛一只为蓝色、一只为褐色。

奇特、色彩斑斓,扑鼻的香气让人噘嘴咋舌、直流口水。他们吃到了:浇了酱油、撒有芝麻、不干不稀、非肉非菜馅的包子,薄荷大蒜油焖虾,黄豆芽炒米线,京式烤鸭,配有古怪作料的清蒸鱼,菜叶猪肉卷,蛋衣水果,果仁西番莲冰激凌。

在那有着浓郁香味和兴奋功效的温热米酒的作用下,刚刚伤愈的男人因为脱离了险境而心满意足,红头发姑娘因为没偷没抢就发了笔小财而由衷高兴,俩人聊得热火朝天。那姑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天然美。她皮肤黝黑,却比哈科沃显得略浅一些。她的笑容很美,牙齿尽管不够整齐,但至少是白的,而且非常之白。两颗上门牙之间有一个很大的缝隙,简直都能够容得下一个指头,少说也放得进她本人的小指头尖,那豁口就像是通向口腔面里那秘不可测的黑色空间的隧道。与牙缝相呼应的是,她的两个几乎靠在了一起的乳房之间也有那么一个差不多仅能容下手指的缝隙显露在袒露着的炽热而宽阔的古铜色丰满胸脯上,而那对由跟牙齿一样洁白的普通低领口上衣包裹着的乳房简直就像是一道山景。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可以看到她的乳沟处藏有一道伤疤。她向中国老板要了根香烟并立即贪婪地吸了起来。事实上,她的牙缝塞不下香烟,她也没有打算把香烟塞到牙缝里去。看到她没再干出有失优雅的蠢事,哈科沃可算是松了一口气。然而,红头发姑娘立刻就让他大失所望,因为她开始像火龙似的从鼻孔里喷出股股浓烟。哈科沃再一次将自己的目光移向了她的胸部,发现她脖子上挂着一个辟邪的十字架,那十字架更像是一个指向通往她那乳间幽谷的秘密小径或是那伤疤的发端的箭头。

就在这头一次在北岛吃饭的过程当中,哈科沃一边欣赏着红头发姑娘那间隔足有一指的门牙和那间隔不足一指的乳房,一边意识到小小年纪的维尔吉尼娅的阅历竟然远远超过了自己,尽管他在北面[①] 上过学,尽管他读过许多书、有个神父舅舅、有个教授父亲、有个偶尔一现的母亲,尽管他有个书店、还在报上发表文章。她见多识广,了解世人的苦与乐,而且有着美得非同一般的身材和面庞,那是一种丑陋的美,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一种足以搅乱最能自持者的心志的美。如果冷眼静观的话,她的面相简直可怕,一只眼睛淡蜜色、一只眼睛咖啡色,眼神中的不谐和让人觉得恐怖。然而,正如有位诗人所说,"她有着使之露脸的屁股,而那一对乳房就像是无须动手就能知其味道的透熟木瓜"。她还有着某种令他反感、令他讨厌至极的地方(当然,这同她生活的环境有关,不是任何人的过错),那就是她讲话的方式。比方说吧,总是喜欢说"摆",仿佛说"放"就是犯忌似的,总之,这个"放"字算是已经被彻底地从她的语汇中剔除出去了。还有,她总说"有别"而不说"不同",天知道是怎么回事。她不说自己的"头发",而称之为"毛毛";她不用在安戈斯塔一向使用的"金钱"二字,而用从半岛[②] 传来的、听起来有些做作的"钞票"来代替。对某些东西的这类称呼,还有那张嘴就来的口头禅("长大疮的"、"长大疮的")和不说"朋友"而总是代之以"哥儿们"、不说那"家伙"或"那人"

---

① 北面,在拉丁美洲国家里,"北面"即指美国。

② 半岛,在拉丁美洲国家里,"半岛"即指西班牙。

而说“那 man”、不说“听到”而说“知晓”，所有这一切犹如小小的噪音，让他很不舒服。他在考虑是否应该成为教她讲话的老师，帮她纠正发音(别说“俺们”，亲爱的，要说“我们”，这样你就会显得更为文雅)，使她要像天堂区里大家闺秀那样，不说“大家吃吧”、不说“大家坐吧”，而应该说“请坐”。不过，不行，他不想变成息金斯、皮格马利翁[①]。说到底，他讨厌的不过是少数几个字眼儿而已，因为她所说所讲的内容都还不错，只是有时候会带出一些刺耳的用词罢了。不是思路问题，而是某些表达思想的方式。当初罗马的诗人们听到百姓们开始使用俚俗的语言的时候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感受，然而，那些俚俗的语言后来却演变成了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还有她餐桌上的吃相也让他看不顺眼(用拇指和食指搛肉，喝汤出声，用手腕擦嘴而不用餐巾，毫不在意地嘴里含着东西哈哈大笑)。他在想，同她相处的时间再长一些、关系再密切一些，也许就不会再觉得看不惯了。他立刻就对此下了肯定的结论，因为，维尔吉尼娅起身去洗手间的时候，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透过白色上衣前襟在腹部打起来的那个结，他看到了她那平滑的肌肤中间的肚脐，那可是另一个黑色洞洞的瞬间预展、是他最感兴趣

---

① 皮格马利翁原为希腊神话中钟情于女神阿佛洛狄忒的一座雕像的塞浦路斯国王。罗马诗人奥维德在《变形记》中使雕刻家皮格马利翁爱上了自己雕刻出来的女性象牙雕像。英国剧作家萧伯纳在其著名剧作《皮格马利翁》中让皮格马利翁同获得了生命的牙雕少女结了婚。剧中，语音学家息金斯帮助卖花女伊莱莎改变了讲话的音调并使之成为了贵妇；伊莱莎成了贵妇之后发现，贵妇们只关心自己的行为举止，被社会塑造成了木头人，完全丧失了人的属性。

的黑色洞洞的招牌与告示。至少,她那起自胸口的伤疤没有到达肚脐。

维尔吉尼娅应该也是视他为异类的,在那个地段,他可是要比她本人没用得多:

"刚才见到你的时候,老大爷,我觉得你真是又可怜又可笑。你就像是一个走失的孩子,生怕受到比你大的孩子打骂或欺负。你们这些从那边、从河对岸来的人全都是这个样子。你知道我的姐们儿桑德拉怎么说吗?你们这些人,由于不了解内情,一到了我们的这类地方,个个都是胆战心惊。觉得我们都是歹徒。以为我们会持刀打劫。你们全都是因为迷路而误闯到这儿来的。她就是这么说的。其实,我们不比你们更危险,确切地说,是不如你们危险,因为,我们有的是刀,而你们有的却是枪。我确实相信我们是另类。我们就像是一群野兽,在自己人中间,我们相帮相携并有自己的法规。不过,如果你们这种人独自到这边来的话,的确可能发生不测,原因可能是好奇也可能是暴力,那不测会很可怕而且无法挽回,然而,并非一定是这样。现在您跟我在一起,老大爷,您已经看到了,我没有对您怎么着,只是在帮您,也许是因为我对您只是好奇而无恶意吧。您的样子会引发人们的好奇心,就像是一头野兽,虽属另类,却让人想要了解、想要看看您有什么本事、如何猎食、如何撕咬。"

那天夜里,当长胡子渡工哼着巴伦西亚船夫谣曲把他们送过河以后,他们就第一次在剧场饭店同床共寝了,虽然交股而眠,但却没有做爱。

“我今天已经做过了。我有一个生活原则:同一天里不跟两个不同的女人睡觉,”哈科沃没说实话,红头发姑娘仿佛是信以为真了。

两个人在宽衣解带的过程中,林塞终于看清楚了姑娘的伤疤。像是刀伤,紧贴胸骨。不过,他什么都没问,只是抚摩了一下,用一个指头将那颜色稍浅、几乎快被岁月抹平了的伤疤从上到下捋了一遍。

“那天火团差点儿让人给杀了。不过,在医院里,一位身穿白大褂的上等公民救了她。所以,火团不恨所有的上等公民,相反,所有的人全都恨他们,我所说‘所有的人’指的是在我们这个地区。”林塞在抚摩伤疤的时候,姑娘这么说道。

一个星期以后,应书商的邀请,维尔吉尼娅离开了自己那靠近瀑布的家,那门口摆着把牛皮椅子的家,那里面既是酒馆和烟馆、说不定还兼卖大麻和可卡因的家,搬到了饭店的九层,住进了鸡笼里那间屋顶有窟窿的房子。利用一个四月初在安戈斯塔少有的无雨日子,她胡乱地用塑料布将那个窟窿堵了起来。她没有行李,只是用超市的塑料口袋提来了三四件换洗衣服、一双半旧的网球鞋以及少许别的杂碎而已。

卡尔洛塔待她不错,因为哈科沃已经预付了三个月的房租。雷伊先生怀疑维尔吉尼娅尚未成年,容留则是违法,同时也担心那个三等公民姑娘会引来后患。尽管如此,他还是准许她住进了鸡笼的房间。经年累月,一人多伴、苟合偷欢的事情见得多了,他对表弟多头并进早就习以为常。基于交情和同情,雷伊先生并没有执意要求红头发姑娘出

示身份证件，至少是当时没有，给了林塞一个面子，因为，他说那姑娘当月就年满二十并像父亲一般声称自己将对她可能引起的一切后果全权负责。此外，姑娘答应找个当泥瓦匠的三等公民邻居来廉价修理鸡笼房间的屋顶，这也对饭店大有好处。

打从那一天起，火团和书商就如同情侣一般频频上上下下进进出出了。哈科沃对人说她是个朋友，仅此而已，因为二十岁的年龄差距令他如鲠在喉，他更愿意让人相信自己魅力无穷而不是在利用或者几乎是在利用她少不更事。或者，是她想让他们之间的关系徒增一点儿体面的色彩。言辞上的遮掩抵不过行动上的表现，看到他们出双入对的情形，没人会相信他们只是普通的朋友。人人都会想到事情要复杂得多，如同常言所说，一定有肌肤之交，而且，抱有这种想法的人（他们总是在说："瞧，那对干柴烈火。"）显然是对的。然而，他们本人则是把这当作了游戏，成了一种习惯使然而其实毫无用处的虚伪，拒不承认，到死都是矢口否认，坚持说是纯粹的友谊、别无其他，任由别人不信和背后嘲笑，说他们是最不般配的老少配、是老爸另外找了个女儿以取代自己那个躲在寒区难得一见的女儿。

北岛成了哈科沃和维尔吉尼娅偏爱的就餐去处，安静说话和共享温馨的最佳场所。为了消除愚蠢的流言和维系友谊的假象，一连几个晚上没在旅馆里同席共枕或者至多是偶尔趁早餐的时间片刻偷欢（假装纠正语音）之后，他们总是愿意到北岛去进行更为尽兴的幽会。在那里，炉灶的背后有个暗门通向一个备有中式被褥和点着光线柔和的东

方灯笼的包间。包间前面有一扇宣纸屏风,那里也是一个小小的库房,藏有走私的日本酒,还有鸦片烟枪,这是维尔吉尼娅说的。哈克沃从未见过烟枪更不想尝试,害怕一旦上手也就很难再次放下,他听一位抽大烟的人说过,只要染上那个奇妙的习惯,没有鸦片的日子可就没法过了,因为,有了烟瘾就会明白,人生不过是苦与痛、痛与苦,别无其他。

林塞跟渡工成了朋友,确切地说就是那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孪生兄弟(就跟那对电梯员一样,因为,在安戈斯塔,人是可以复制的,就像画家和诗人),而且也熟悉了去餐馆的路线,再也不会迷路啦。但是,他不敢再往前走,只是偶然有那么几回,不知为什么,由火团领着,绕过那幢迷宫般的大厦,重又去到了维尔吉尼娅的那兼作酒馆的家,不过,他没有打算进去,因为,那里有的不是抽鸦片的宁静而是可卡因引发的张狂、大麻造成的昏沉、迷幻药作用下的疯癫。他知道了,下到维吉尔坡的底部,向左拐,就可以沿着另外一条上行的道路再次回到河边。他每次都走那条路,尤其是在独自从北岛返回的时候。他搭乘划桨的小船渡过浑河(那一带没有桥,或者说,现在没有桥了,原来的桥几年前被炸毁,上边的政府不想重修,因为,所有的钱都花在了天堂区,资金永远都不会用到安戈斯塔的那一地段),用不了两分钟就回到了 Sektor T。离开码头,朝着瀑布的方向走去,低着头越过魔鬼岩,然后就能看到绝望者车站的入口了,那儿有一个花体 M 字母①、一个冲着右方的 M 字母,登上南

① M 字母,地铁的标识。

行列车,驶过八站就是位于安戈斯塔昔日的中心地带、如今已成落寞里的中心车站,于是就到了剧场饭店。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傍晚六点半钟,七大高人都要在土地会的经理室旁边的一个地下掩体里举行会议。如果有人没有按时到会(这种情况几乎从未发生过),就再等十分钟;如果到会者没有达到规定人数(五人),会期就将推迟一周。那一天,早在规定时间之前,七个人就已经到齐了。七边形桌子周围的椅子六把一样、一把靠背略高一点儿。椅子背上依次标有 D、S、V、J、M、M、L[①] 字母。最高那把靠背上的字母是 D,会议的主持者、最为资深的成员在那儿就座,他的右侧和左侧分别设 S 和 L。桌子是绿呢包面,就像一个普通的赌台。桌子的正中有一个骰子罐般的空玻璃碗,每个座位前面的绿呢台面上摆着同样大小一黑一白两个圆球。进了房间(红色壁纸、折射灯光)之后,高人们脱掉外衣、从头顶套上一件遮住全身直拖脚面的黑色长袍(兜帽耷拉在背后)。长袍就挂在与座位字母相对应的衣架上。

主席站在椅子的后面,清了清嗓子,等了几秒钟,然后,嘟囔了几句不知所云的话语。也许是一段祷词,不过,没人

① 这七个字母依次是作为七大高人的代号的西班牙语的 Domingo(星期天)、Sábado(星期六)、Viernes(星期五)、Jueves(星期四)、Miércoles(星期三)、Martes(星期二)和 Lunes(星期一)的词首字母。

听得懂他说的是什么。其他几个人用简短的“是的,我们发誓”予以回应。七个人全都落座之后,主席摁了一下桌子下面的暗铃,于是,一个衣衫不整、领带松松垮垮地吊在胸前的男人从那惟一的一扇门里走了进去并将一叠文件交到他的手中。那是几张已经皱皱巴巴的字纸和一个名单。接着,又进去了一个弓腰驼背的老妇,她将两瓶威士忌、一罐冰块和七只杯子放到了桌子上,然后就退了出去,没看任何人,没说一句话。

主席看了看名单。每个名字的后面都附有职业、住址、年龄等个人资料。然后列举了一系列的罪状。那个领带松垮、身高体壮、满脸凶相的男人站在那里等着,以既敬畏又傲慢的神情轮番地扫视着在座的每一个人。主席瞅了他一眼,赞许地连着点了两三次头,随后对他说道:“干得不错,特肯达马,有事儿会叫你的。”那人退出了房间并随手带上了门,没有弄出一点儿声响。

主席干咳了两声说道:“咱们开始吧。”其余的六个人在各自的皮椅上端正了坐姿。他们就像是七个二流演员,然而,却又非常认真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这儿有一个……(他扫了一眼最后一页)二十九人的名单。跟往常一样,大多是热区的人。温区五个,有趣的是竟有两个是寒区的。诸位想像得到,这最后两个案例非常微妙,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我相信诸位已经猜到名字了。不过,咱们还是从头开始吧。”

安德雷斯·苏莱塔的札记

相遇

如果有住在别的层次的房客要上楼,我们这些住鸡笼的人就不能用电梯。必须让着人家,等他们上去之后,电梯再下来。这是规矩,不知道是卡尔洛塔、雷伊先生和黑人电梯员他们当中哪个人定下的。电梯员不跟我们这些住鸡笼的人讲话,总是老大不高兴地把我们送到八层,就好像那电梯需要他花力气升降似的。这也许是因为我们这些人没钱给小费,只有天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昨天晚上出了一场误会。一位姑娘和我几乎同时到了旅馆的门厅。她闪到了电梯的一边,像是想要等我先去某个较为体面的层次。我也几乎同时躲向一边,望着她,以为她是位重要宾客。她的面庞、眼睛、鼻子或下巴的线条、耳朵或脑门的形状上面有着某种吸引人的力量,让你会情不自禁地将目光投向那里。黑人电梯员探出头来说道:"别像两个傻瓜似的站在那儿。上来吧,快点儿,这样我也就可以一石二鸟啦。"我们终于省过味来,于是就上了电梯,不过,既没敢打照面更没敢直视对方的眼睛,俩人全都耷拉着脑袋。黑人打了个饱嗝。姑娘脚上穿着凉鞋,脚后跟露在外面。她的脚后跟完美无瑕,我还是忍不住要去偷看。我们在八层下了电梯,直到电梯员关了门之后,我们才会心地相视一笑。她的牙齿不齐,互不挨着,却比新纸还白。她的眼睛有点儿怪,也许是有些斜视吧。她是个红头发的姑娘,很

瘦,不过还是有肉的,说不清楚那肉长在什么地方;至于头发嘛,不是一般的红色,而是橘红。她一步两个台阶,步态轻盈,走在我的前面,两条结实的大腿线条匀称,凉鞋穿在脚上就好似运动鞋一般。到了九层之后,她回过头来又冲着我嫣然一笑。我喜欢她的胳膊,也许因为那是她全身最不显瘦、最多肉的部位。我似乎看到她胸口有一道伤疤。我对她说了句“明儿见”,她回了句“好”。“好”,那是她嘴里说出的惟一的一个字,不过,她说的时候的口气、语调、气流、嗓音却让我夜不能寐。

我在自己房间的门口磨蹭了一阵,想要看看她会进入哪个房间。我看到她开了 9G 的门,这就怪了,卡尔洛塔太太说过,那个房间不出租,因为屋顶坏了、漏雨。说不定已经修好了,可是,这些日子,我没有听到过修房子的声音啊。仅仅是一个“好”字就让我失眠了。当有人说“明儿见”的时候,对方通常也是以“明儿见”回应,顶多是说声“再见”,可是,没人会回答“好”。对我而言,那个“好”字犹如一个约定。或者,是我在做梦。

黎明

我突然醒了,不是因为光亮,也不是因为吵声。我醒的时候还是半夜,万籁俱寂,一片漆黑。醒后最初的几秒钟里,我对自己大为惊异,仿佛从未体验过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使自己突然醒来。我想不出该给那种美满的幸福、静谧的充实感觉叫个什么名字。我感到困惑,有着一种如同潜水员置身于平静的海底、整个身心全都沉浸于无边惬意之

中的感觉,真不知道那种感觉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不想开灯也不想看表,生怕惊走那犹如轻抚般冲击和溢满我心灵的柔美浪涛。我猛然间无误、无疑而明确地悟出了其中的奥妙:我在恋爱了。我觉得非常幸福、觉得深深地堕入了爱河。并非是具体地爱上了什么人,那是一种没有特定目标的爱,然而,我却感觉到了那爱的绝对纯净。是爱,真挚的爱。我尽可能地一动不动,甚至都不敢喘气,真希望就那么待下去,时间越长越好,如果可能,最好是一辈子,静静地躺在黑暗之中,偶尔轻轻地眨一下眼睛,悄无声息地呼吸,深深地品味爱的感受。没有痛苦,没有妒忌,没有不安,没有焦虑,没有询问,没有承诺,甚至也没有欲望,只有一个抽象的、永恒的回答,只有一个像幸福的美梦一般持久、明晰而干脆的应许:那才是圆满的爱情、不容置疑的爱情、没有私欲或杂质的爱情。我沉湎于那种感觉,就好像是置身在了耳际回旋的全是音乐、只有音乐、整个世界和所有的别的感觉都被荡涤殆尽和被抛入九霄并因此而已经不复存在了的瞬间。然而,我此刻听到的那无声乐曲是爱的华章。我竭尽全力想要留住那美妙的幻觉,可是,在黎明的亮光和声响(有人在走廊尽头洗浴、管事太太在呵斥违规行为、有人在咳嗽)中,那种感觉渐渐消去并转化成了困意,我终于在我们临起床前常常会有的那种混沌状态中又一次进入了梦乡。等到我再次醒来的时候,一切都已恢复正常,也就是说,面对的是应对不完的俗务、晨起之后的嘈杂、亟待料理的事情、映在窗口的阳光、规划一天的安排、回顾基金会里不容耽搁的职责,总而言之,必须开始生活。犹如遇到无奈时只能耸耸肩膀,好比折起刚刚读过的书页,我起身下了床,直奔走廊里的公用卫生间。

那里又湿又脏，不过，还好，没人，于是，我就脱光衣服站到了莲蓬头下。爱情已经变成了黎明时分的一个遥远而空茫的回忆。

回家

趁父母家里没人的空当(两个男人去看足球了、女人则是去了教堂)，我带着强烈的反感回去了一趟。一进门就觉得恶心，直想吐。让人讨厌，让人恼火，一向如此。尽管没人，电视还开着，播放的是一个歌曲节目。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关了电视(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回来时的那气愤的样子：妈的，我得跟你们说多少遍别关电视)。然后，我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一会儿，重又对那个家——我住了二十五年的地方——环视了一遍。除了家里的人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让我对之如此之厌恶呢？最令人受不了的是摆满了杂物，简直都没有了下脚的空间。门口的右手边有个衣架，上面挂满了外套、夹克和帽子。左侧是厨房。厨房里连插针的地方都难以找到。灶台上摆放的锅不是一口、两口、三口，而是足有二十多口摞在一起。妈妈说，放到橱柜里会招蟑螂、招蟋蟀，会有霉味。所以，她就不分是脏的还是干净的，将炒锅、煎锅、深锅、浅锅、平锅、炖锅、蒸锅、汤锅、高压锅全都放在了外面。旁边是一张爸爸吃早点用的小桌子。桌子上面狼藉着盘盏和残留的食物、没有喝完的牛奶和咖啡、面包干、西红柿酱的印迹、吃剩的黄油、粘有酸奶的调羹、哩哩啦啦的白砂糖、爬在果酱上面的蟑螂。水池里堆满了一连几个星期积攒下来、已经发臭的杯盘、勺铲与刀叉。“每洗

一回，就洗他个一上午，我就喜欢这样。”这是爸爸说的，洗碗刷锅是他的事儿。为了能够少洗几次，家里有几百只盘子、几百副刀叉。就连因为装有水果皮和残羹剩饭而五味杂陈的垃圾袋也一同放在水池里面。

父亲胖得像头河马，母亲不胖不瘦恰好似温吞水，哥哥壮得仿佛是个健美运动员。这也是他们讨厌我的理由，因为我既瘦又弱，我不像他们那么贪吃。我吃自己爱吃的，不是很多，不喜欢母亲做的那些用了大量奶油、黄油、沙拉油、浓烈调味品的食物：她本人没有吃胖，倒是把父亲喂得像头牛。他们三个人能把一大份餐后甜点一扫而光。一个长了肥膘，一个长了肌肉，第三个则是变得虚空而无精打采，就像是即将开始冬眠的野兽。他们不停地吃。冰箱总是满满当当的，每次打开都会有盒子、罐子、袋子、瓶子滚落出来，但却几乎又是什么东西都很难找到。买来的东西从来都没有真正吃完的时候。由于没有办法在那杂乱堆中找到想找之物，于是就只好出去再买。不仅仅是食物，别的方面也是如此：衣服、器物、摆设、毛巾、床单、香波，无一例外。卫生间里有上百个大大小小装有各种液体的瓶子：冲刷的、洗头的、染发的、润手的、洁齿的、沐浴的、去屑的、脱脂的、治癣的，一应俱全。客厅里的摆设也是多得不能再多了。廉价工艺品，小汽车，偶人，独具特色的小房子，茅草屋，钟表，木雕，鸟雀，鹦鹉，父亲的风车精选，母亲的小丑集萃，《读者文摘》、《National Geographic》[1]、人文杰作、世纪最佳小说、人

---

① 英文，意为“国家地理”。

类科学巨著的选集，自助手册，手相、星相读本，交友、接谈、成功秘笈。还有音乐：百大经典，博莱罗精华，乡风撷英，歌剧之最，名曲大全。《圣经》，《拉鲁斯词典》。圣阿古斯丁的小雕像，咿呀学语年龄的录音带，照片、照片、还是家人照片，哥哥宣誓的照片，哥哥持枪的照片，哥哥受命的照片，他们去海滨的卡塔赫纳及圣玛尔塔的照片，毒枭埃斯科瓦尔的动物园里的河马的照片。没有一张我的照片，真是一大幸事。桌子上摆有更多的工艺品、成盒的干花、伴舞的 CD 盘、瓷器、料器、成套的大小杯盘、更多的小丑、更多的农舍、镶在镜框里的一段祷词（"主啊，让我成为你实现和平的工具吧。"真是伪君子）、一副积满陈年灰尘的破烂不全的棋子。

对我从不友善的老母猫玛尔格里塔冲了出来。它弓起脊梁，身上的毛全都挓挲了起来，冲着我龇出了锋利的牙齿并伸出爪子抓了我的鞋子。那猫向来就讨厌我。妈妈常说："猫是知道好赖人的。"它不满地喵喵叫着跳上沙发抢走了我的地盘。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我在的时候，那里曾是惟一没有杂物的地方。为了能够更好地思索和休息，我喜欢房间里面少放点儿东西、多一点儿空间。床上罩着单子，桌面空着，柜子里只有不多的几件衬衫、三条裤子、几双鞋子，两层搁板上面摆满了书籍，别无他物。四壁空空，几张 CD 盘摆放得整整齐齐。现在可好，他们把那儿全给占了，占得满满的，没有一点儿空地儿了。看得出来，这些日子里，那儿已经变成了家中的仓库。床上堆着他们三个人的脏衣服，桌上放了一台旧音响，更多的 CD 盘、录音带、装有

杂志的盒子,一整套《体育报》简直就是一座粉色的油污山,因为父亲总是边吃饭边阅读。还有许许多多不能用了的家用电器,可是,他们既不想扔又不想修。

我看到了多少年来一直称之为爸爸的那个男人一向穿用的平底便鞋,那些可恶的花格呢便鞋。我看到了哥哥的部分军装、肩章、帽子、橄榄绿上衣、成盒的弹药。我看到了母亲那让人恶心的衣物、那长得拖地的裙子,她好像是讨厌自己的两条大腿或者是羞于将之示人,也有可能是觉得它们太过迷人,担心男人们一旦看见就会蜂拥而上(就我母亲而言,应当属于前面一种情况)。我不想再看了,于是找出了两个床单、两条毛巾、一床被子、一个枕头。那天上午,我突然觉得应该给自己租住的房间换上一些好点儿的家当,尤其是干净床单,并想到原来的家里多的是这类东西。我还到厨房里拿了两副刀叉、一口炖锅、一把菜刀和一个平锅。我不知道那叫不叫偷。我另外还往包里塞了两个盘子、三个大杯子、两个小杯子和一个咖啡滤网。我在厨房的台板上留了一张字条:“我拿走了几个盘子和几副刀叉。这儿多的是。等我有了,会还回来的。”没提锅和刀,因为是从他们从不打开的柜子里拿的。若是能有袋茶和糖,就可以请请红头发姑娘了。咖啡也行。家里肯定有,多的是,一堆一堆的,只是没能找到开了包的。我不相信红头发姑娘会喜欢自己,不过,茶嘛,可就另说啦。还有咖啡。我不想从他们的存货中拿走一整包,因为那是有数的。我知道,那么做了,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说不定那位上尉先生还会以偷盗的名义对我发出拘捕令呢。

贝亚特里丝当然是住在天堂区里喽。她是一个纯种的上等公民,可望而不可即,既有高墙环护,又有耀眼光辉,而那光辉更像是发源于自身,因为她确实是漂亮得让人头晕目眩。哈科沃是通过英语课认识她的。在上安戈斯塔,能讲一口纯正的英语并能用英语自如地聊天被认为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为人之道,所以就有了成百上千的各式英语院校、培训中心。更有很多人聘请了私人教师以求音纯调正或者接近这一理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除了旧书广告之外,哈科沃一直在《先驱报》上登有另一则专门广告:“English Lessons[①]。各种水平。母语教师。登门授课:Sektor T。”母语是他从前为了多赚一点儿钱而打出的招牌之一。由于外公是爱尔兰人,有个威尔斯的母姓,遇有需要,他就会谎称自己出生于爱尔兰。得到了那笔已经过世了的母亲在真的死了的时候遗赠的财产之后,他决定结束在温区的课业并辞退了学生,不过,只是想转战寒区罢了(为此特别修正了广告的措辞),于是就结识了好几个上等公民男女,直到遇上贝亚特里丝。这之后,他推掉了所有的聘约,只保留了一个女学生、惟一的一个值得花费心思的学生,那就是她。她令他如醉如痴,她令他昼不思食、夜不成眠;他喜欢坐在她的身边说呀、说呀、不停地说,他喜欢为她纠音、喜欢向她展

---

① 英文,意为“英语课程”。

示自己的所长、展示自己高于她的地方,那就是完美无缺的语调。往返奔波和孜孜教诲的辛劳换得了每个星期都能跟她相处片刻的愉悦。就像在博物馆一样,许看不许摸,这就已经足够了,因为她的容貌真可以说是艺术精品的复活,简直就是波提切利[1]、韦罗内塞[2] 以及天知道哪位大师笔下的绝代佳丽。

很久以前,头一次到贝亚特里丝家的时候,哈科沃对自己非常恼火,因为她的优裕竟然使他愕然惊呆。他对上等公民一向心怀芥蒂,怎么竟会情不自禁地对最为张扬的财富与权势肃然起敬呢。何况他还谎称自己是爱尔兰人,何况他还在安戈斯塔银行里秘密存有一百万美元。贝亚特里丝住的不是一栋房子而是位于天堂区最为秀丽的山冈间的一座宫殿、一个城堡,对面就是安戈斯塔——至少是寒区和温区——水源的那水面宽广、波平如镜的野菊湖,亦即地域辽阔、有树林、有小径、有清溪的天然公园的中心。

他每个星期二都要沿着同样的路线去到天堂区,同一天里完成两件事情,一是见见女儿(为她买东西、跟她说说话、讨她的喜欢、带她去吃饭,然后把她送回到她母亲的家里),二是每周一次的英语课。他有居民绿卡,可以非常顺利地从车道通过 Check Point。他开着自己的那辆破车(他讨厌开车,只有星期二那天才会把车开出旅馆的车库)顺路而上并驶过如今已经成为招牌怪异的商场的玻璃修道院的

---

① 波提切利(1445—1510),佛罗伦萨早期文艺复兴画家。

② 韦罗内塞(1528—1588),威尼斯画派的代表画家。

塔林。过了检查站之后，横穿自由广场直奔柳荫街，向右拐，驶上更长的绿树成墙的莫雷诺大街，到达静河并越过清流，然后就开始缘着名为山庄的别墅区的坡道蜿蜒而上，直至野菊湖森林管理处的大门。那儿离她家还有好几公里的路程，先行通报，需要等上好几分钟方才能被放行。再向前一点儿就是公园的疆界了，远山苍翠，绿近墨色，环湖公路绵延于松林草地之间。以湖岸为起点，放射状地散布着多条小径。森林路368号就是贝亚特里丝家的门牌。她本人并不住在百年老桂环抱的幽径尽头那幢加利福尼亚式主楼里，而是独踞着入门处那栋经过改造的管事房。

贝亚特里丝的姓氏波特雷罗，毫无疑问，听起来极为普通，然而，在上安戈斯塔，但凡提起，立即就会让人肃然起敬，甚而至于惶恐惊惧。她的父亲波特雷罗参议员可是一位大佬。为了走近那个院落必须穿街、过卡、经门、受检以及最后一段由百年大树环抱成绿荫黑洞的坡道这一简单事实就已经营造出了肃穆的气氛和令人生畏的架势。

头一次走进那户人家的时候，皮肤黑得远非一般的哈科沃故意摆出本身并不具备的爱尔兰人的派头，假装讲不好西班牙语，发音含混、用词不对、人称混乱。原本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演员，可是，那天见到犹如幻象、蜃景一般的贝亚特里丝之后，立刻变得瞠目结舌。真的会有这样的美女、真的会有天使下凡不成？

贝亚特里丝无精打采地伸出了纤纤玉手。“进来，”轻轻同他握过手之后，她口气生硬地说道。“Nice to meet

you. I'm Jacob. What is your name?"[1]哈科沃说道,声音有点儿发颤。“贝亚特里丝。”“小姐,”他说道,“我觉得,the best thing[2] 还是始终同您讲英语,do you agree with me?[3]”“随便,”贝亚特里丝干巴巴地说道,没有给他一丝好脸。“Perfect. Then, in English all the time. Have you ever been to Britain? No? Oh, what a pity. But you speak some American English, don't you?”[4] 哈科沃尽最大努力让自己显得像平常一样那么机敏、平静,可是,内心深处却有那么一点儿发蒙。他好歹总算把课上完了。此后,这种场景每个星期二都要重演一遍,他只能用英语讲得好这惟一的长处来平衡那深切的自惭心理。

酬金是用美元来支付的,这是天堂区的常例,每次十五美元。贝亚特里丝的要求非常简单:她打算到波士顿去考取一个艺术史方面的文凭,可能需要滞留几个月的时间,不过,必须事先做些准备,以便到了那儿以后能够用英语同人交往。她此前先是跟圣心学校的法国嬷嬷们后来又在一所私立大学里学过,不过,学校里的英语糟糕透了,因为,嬷嬷们认为,对于一个有教养的女孩来说,有法语作为第二语言就已经足够了,而在大学里面,她的英语水平凑凑合合还算能够应付得过去。每次上完课,六点钟之前,他们总要喝点

---

① 英文,意为“很高兴认识您。我是哈科沃。请问芳名?”

② 英文,意为“最好”。

③ 英文,意为“您同意吗”。

④ 英文,意为“好极了。那么,我就一直都讲英语。您曾经去过英国吗?没有?哦,真可惜。不过,您能讲一些美国英语,对吧”。

儿茶、吃点儿英式黄油饼干，然后再用西班牙语闲聊半个钟点再行分手。贝亚特里丝讲西班牙语的时候显得更加可爱，哈科沃不得不承认自己在温区和热区从来、从来都没有见过也永远都不可能见到像她那样的女人，为此，他深有痛心疾首之感。为了自慰，有时候，他怀疑是姿色使自己觉得她绝顶聪明、觉得她不论涉及什么题目都能发表出令自己瞠目的准确、机敏和非常扎实的见解。也许是那张脸蛋儿能够使别人变得迟钝、疏于防范、无力挑剔和批评。她始终同他保持着距离，甚至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架势，不过，他也注意到她越来越和蔼、不再那么生硬、不再那么遥远，然而，他从未因此而就产生什么奢望、也从未因此而就显露出最为隐蔽的引诱意图。他待她的态度恰如其分，只把她当成是一个有钱的学生，仅此而已。她有多大年纪？哈科沃估计不好，大概是在二十至三十之间，一个美梦不断的年龄。

一天下午（从第一堂课算起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哈科沃一到，贝亚特里丝就告诉他说必须到她父母的住处去一趟，这是命令，因为他们要亲自见见她的 English teacher[①]。她显得非常紧张。别墅院子里的林荫道上只有他们两个人。一路上，哈科沃总觉得有好多双眼睛在盯着自己，但是，他却连一个人影儿都没有见到。他觉得自己处于被监视的状态之下，却又无法知道监视自己的是什么人，不过，那种感觉异常清楚，就像是一个人在睡梦中觉得旁边有人在注视自己而会突然醒来一样。进了他从未跨入过的

① 英文，意为“英语教师”。

主楼之后,贝亚特里丝什么都没说就钻进了里面的房间。她只是做了一个你不能再往前走了的手势,然后就把他晾在了那儿。哈科沃坐在门口旁边小屋子里的一张硬板凳上等了足足一刻钟,头上的挂钟的钟摆嘀嗒嘀嗒地让人感觉到了时间的难挨。他知道那是一种使人屈从的手段,弱者向来都是注定了要等待。随后,他被叫进了书房。书房很大,书却不多,仅有的少量书籍还都是成套的,显然没有翻过。真应该让他们到中转书店去转悠转悠,他心里想道(因为有了些许优越感而精神一振),不过,这种人是从来都不去温区的。那么,可以去寒区最大的那家专营旧书的绵羊书店呀。

贝亚特里丝的父亲[①] 个高、背挺、有个大鼻子,然而,他那不可一世的劲头却被一个没法遏止地嘟噜在腰带上面的那个如同怀孕七个月了的、无法掩饰的大肚子给败坏净尽。她的母亲[②] 已经光彩不再,但是,从其身上倒是可以

---

① 原作者注:参议员塞萨尔·波特雷罗是一个以白人自居并以肤色作为择偶条件的黑白混血种族主义分子。他出身于地主家庭,不过,变成真正的富豪(购置了许多庄园)靠的却是安戈斯塔的教育生意。他开办了许多质量极差的私立中学和大学,以吸引温区和热区那些梦想凭借自己的努力来换得出头之日的人们。他是个典型的民粹主义政客。道德沦丧,养奸为患,狡诈阴险,巧取豪夺。在部署"清洗行动"的时候从不手软,跟安保局关系密切。尽管极其无知(也可能正是由于这无知),却跻身于安戈斯塔七大高人之列,正所谓:最劣冒充最佳。

② 原作者注:奥菲利娅·弗里亚斯是三十年前的安戈斯塔美女皇后,为了参赛,曾经专门接受过身段与礼仪的训练。她出身于一个日趋衰落的上等公民家庭,是个从来都不过问丈夫究竟腐败到了什么程度并因而无须对其憎恶的女人。她迷恋自己的优裕生活并能随心所欲。她待人宽厚,总是试图以自己的乐善好施来消弭丈夫可能行下的不义。

看到女儿的基因,只不过那基因早已被长年累月的夫妻生活耗损得几近荡然无存。哈科沃一上来就被审问了一通,虽然还算和颜悦色但却没完没了,问过他本人的经历又问他家人的情况。看似关心,其实是个圈套。林塞,也就是威尔斯老师,觉得很不自在,既要装作讲不好西班牙语,又得编造有关自己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的生活的瞎话。参议员的背后站着一个相貌狞恶、不声不响的大汉①。此人眼斜、嘴歪,领带结松松垮垮,身上的衬衫曾经是白的,现如今却因为穿得太久和汗渍浸染而变了颜色。哈科沃讲到了在都柏林度过的童年,说起了当水手的祖父、做银行职员的父亲和潜心持家、虔诚信教的母亲。他紧张得手心直冒冷汗。他们以一种多少有些不屑的神情任由他胡说八道了十分钟。

"好你个长大疮的!"那个领带松松垮垮、一直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从后面望着他的家伙终于开口说话了,"你叫哈科沃·林塞,你是个狗屁二等公民,一文不值。说什么我妈是爱尔兰人,婊子养的东西。你住在一家烂旅馆里,房间号是 2A,连个正经营生都没有,开了个专卖长了蛆的破书的书店,让几个老家伙看着,连自己的开销都挣不出来。你把旅馆的房间当成窑子,把一个又一个老太婆弄到那儿去,若不是因为那儿有个亲戚,人家早就把你轰到街上去了,因为

① 原作者注:加斯彤·阿尔图索,32 岁,远祖来自意大利。他是参议员的卫队长,安保局高层的活跃分子。在那个圈子里,他是特肯达马队长。他的主子给他以充分的自由。无论是谁,只要同他待上几个小时,立刻就会发觉他是个心理变态的家伙并本能地对他感到恐惧,就像猴子怕蛇一样。他跟参议员的关系不像是主仆: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戒备。

你让人恶心。你是怎么弄到到这边来的通行证的,还不清楚,你这个混蛋,这事儿,我们会调查,一定会给你注销的。”

“求你啦,加斯彤,请你对威尔斯先生客气点儿,”波特雷罗参议员假装和解地说道,“你的调查似乎颇为扎实,最好听听他对此有何解释吧。”

同贝亚特里丝·恩卡尔纳西昂的麻烦来了,确切地说,那麻烦来自于她的父亲波特雷罗参议员和她的母亲、温柔的奥菲利娅·弗里亚斯。哈科沃咽了一口吐沫。已经是无计可施了。他腔调大变,几个月来,贝亚特里丝第一次听到从他嘴里出来的纯正西班牙语,只是带点儿温区人的口音。在她看来,长期以来一直假装讲不好西班牙语实在是荒唐,同时又有些可笑(她忍不住轻声笑了一笑,那笑也许是针对自己的,因为,她曾经多次问他在哪儿学的西班牙语,竟然讲得如此之好)。

“除了有关窑子的说法不确之外,这位先生讲的几乎都是事实。不管怎么说,我的母姓是威尔斯,我的曾外公生在爱尔兰。此外,我讲的英语几乎无可挑剔,因为,我父亲是英语教授,他从我小时候就跟我讲英语,这还不算,我年轻的时候还在美国待过几年……我认为,贝亚特里丝小姐需要的是一位称职的老师,这是最重要的,而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不实之处。你们应该能够理解,其余的那些谎话都是生存的需要,也就是说,是为了能被聘用。”

加斯彤想对哈科沃施暴,可是,参议员伸手制止了,大声地对他说道:

“客气点儿,加斯彤,客气点儿,别忘了,这位先生是老

师。贝亚特里丝确实对我说过您工作得不错,而且也未曾对她失礼。这一点对您非常有利。"

"把这个骗子交给我吧,参议员先生。让他烂在瀑布下面、烂在地狱的大门口,"保镖说道,"绝对不能容忍一个二等公民来欺骗波特雷罗参议员、更不能允许他欺骗参议员的女儿。再说了,谁知道这小子还瞒着别的什么事情呢:小事说谎,必有大事隐瞒。"

哈科沃又吞了一口吐沫。

"参议员先生,我在纽约读过几年书,我可以给您看我的博士证书,summa cum laude①。问题在于,在天堂区里,温区的人不被当人看。我作伪、编造假身份,为的是不被归类、不被贴上二等公民的标签。没人会相信一个二等公民能够教好英语。这就是我的解释。您的女儿会告诉您我是否称职。经过这几个月的学习,她的英语大有进步。"

经过刚开始时的惶惑之后,贝亚特里丝觉得眼前的这一切颇为好玩。这时候,堂娜奥菲利娅开口说道:

"加斯彤最好还是消消气,就让这位先生回他那温区的旅馆吧,这件事情就不再提了。我们会给贝亚特里丝再找一位老师的,找一位真正的英国人,或者是一位美国女教师,真正是美国出生的,土生土长的。"

"不,"贝亚特里丝说道,那个"不"字说得那么干脆而响亮,听起来就像是"绝对不行"。

参议员干咳了一声说道:

---

① 拉丁文,意为"学业优异"。

“若不是为了她……不过，当然了，我讨厌加斯彤处理事情的方式。实际上，他的话并非当真。林塞先生，他这个人就是喜欢讲狠话，仅此而已。你可以下去了，加斯彤，”他说着还用下巴指了指门口，“这件事情嘛，咱们最好还是按照贝亚特里丝的意思友好地加以解决。您还继续上您的课，再也不要装神弄鬼了。别再耍花招，老师先生。我们上边的人非常敬重有品位的人，这儿看重的是才学。”

随后又说了两三句话，纠纷就算是了结了。哈科沃可以继续上课，但是希望他不要再说半句谎话。他们在很多地方都有眼睛，参议员说道，只不过是，从利害关系考虑，有时候会把眼睛闭起来。他们在安戈斯塔的银行里还没有眼睛，哈科沃满意地想道。看到时机已到，贝亚特里丝先是揪住哈科沃的胳膊肘随后又拉起他的手，匆匆地将他带回到了她自己住的管事房，哈科沃声音颤抖地上起了那尚未开始的英语课。临别的时候，贝亚特里丝在他的衬衣口袋里塞了五十美元，并用两只手像按摩似的抚摩了他的脖子和给了他一个连带舌戏的长吻。

“I will be waiting for you, next Tuesday. Please, come!”[1] 这是她说的最后一句话，那口音听起来几乎就是一个波士顿女人。

---

① 英文，意为“下星期二我等你。可一定要来哟”。

安德雷斯·苏莱塔的札记

鸟窝

我真希望维尔吉尼娅能来看鸟窝和雏鸟，可是，又担心跟她说了以后会招她嘲笑。在这儿养鸟真是愚蠢而又幼稚。她可能会觉得既不开窗也不给房间透气有点儿可笑（或者像我家里人说的那样，像个女人），先是因为几根茅草，后是因为几个鸟蛋、一个鸟窝和几只小鸟（而且还很丑，粉嘟嘟的，长长的脖子，大张着嘴巴，唧唧喳喳，一天到晚都在等着父母将找来的虫子或天知道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吐进它们那总是张得老大、不知餍足的嘴巴里）。

巴内莎

来看小鸟的是那位靠卖笑为生的房客巴内莎。她来找我借一个鸡蛋。我去给她找鸡蛋的时候，她一直眼睛望着天棚。后来，她坐到了床上，没有走的意思。“对您，我不要钱，小伙子。来吧。”她说着还亲了我的嘴巴。我像只小鸟似的哆里哆嗦地隔着衣服摸了摸她。接着，她撩起裙子褪掉了内裤，我满怀恐惧地站在那儿看着。她做手势让我过去，我摇了摇头表示拒绝。她大笑了起来，那笑声既脆又响。她重又穿好了衣服，我则是又最后朝她两条大腿之间那毛茸茸、黑糊糊的地方望了一眼。待她整理好了裙子之后，我似乎有一种既内疚又颓丧的感觉。她指着天棚说我就跟那些小鸟一样，总有一天是要长大的，然后就走了。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白痴。没有多少事情能比一个二十五岁

的男人还保持着童贞之身更为荒唐的了。就连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都很丢人，然而，我知道，一旦走近前去，可就再难收手了。我真不好意思说出来，可是，她身体中部那黑糊糊的地方确实好看，但是，不好闻。

星期六

傍晚时分，我鼓足勇气去敲响了 9G 的房门。我敲得很轻，几乎听不到声音。尽管这样，我还是觉得手疼和脸热。我弄到了袋茶和糖，水也已经用仅有的那口锅烧了起来。没人过来开门，我把耳朵贴到了门上。我仿佛听到了衣物发出的窸窸窣窣声，好像是有人在抖弄床单，似乎还有轻移脚步的响动。恰在这时，我忽然觉得脑后有一股气流、一股热气、一股酸溜溜的热气。我吓了一跳。是卡尔洛塔。她操着男人一般的沙哑嗓音提醒我少讨没趣。维尔吉尼娅姑娘可是一位重要客人的朋友、一位雷伊先生的私人朋友——她特别强调了“私人”二字——的朋友。那人是个商人，只要愿意，甚至都完全可以住到天堂区去，不过，他喜欢住在这儿，那就是林塞先生。他可不会乐意看到一个学生娃娃想要勾引自己的女朋友。我解释说只是想请她喝杯茶而已。“一杯茶，一杯茶，一杯茶，”她连着重复了三遍，然后就摇了摇头走开了。她到了自己的门口之后又冲着我大声说道：“这帮坏蛋以为我是昨天才出生的。”我不知道红头发姑娘在还是不在，反正是掉转头回到了自己的屋里。夹着尾巴，没有个性，不讲策略。家里那些人也许是对的，我也许真的是废物一个，就连邀请姑娘喝茶这么一件事情都办

不了。还有,竟然都不敢跟一个妓女睡觉并从而初尝禁果。

我不想待在屋里,打算下去透透气。我叫了电梯,可是,等了好一阵子都不来,于是就决定走楼梯。走到二层的时候,差点儿跟一个高个儿漂亮姑娘撞了个满怀。她是从走廊那头跑过来的,然后就像一阵风似的钻进了楼梯口。她没有从底层走出旅馆,而是听到她去了地下室。我停住脚步在那儿听着,先是听见有开锁的声音,然后又有关上铁门的响动。等她走远了之后,我下去看了看。地下室的口上有一道铁栅,没法再往前走了,因为铁栅的门用锁头锁着。那姑娘显然是有钥匙,她就是从那儿走掉的。她去哪儿了?她又是什么人?她胸脯很大。

鸟窝

昨天晚上,太阳刚落,发生了一场血案。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阻止了。我正在写着有关那位还不认得的红头发女邻居的感受,突然感到头顶上面有惊慌地扑动翅膀、厉声尖叫、羽毛翻飞和爪子抓挠天窗玻璃的声响。我抬起头来看到了一只大老鼠,灰色的大老鼠,正在吞噬斑鸠的幼雏。我看到了老鼠那锋利的小牙上的鲜血,看到了它那阴险的眼睛,看到了它那被染红了的胡须。两只大斑鸠在周围盘旋,想救而不能。我用扫把和拳头敲打玻璃,最后,老鼠跑掉了,嘴里还叼着一只雏鸟,一切都已经太晚了。鸟窝空了,斑鸠飞走了。今天,我打开了天窗,取下鸟窝丢进了垃圾桶。过了一会儿之后,我又从垃圾桶里将鸟窝捡出来放到了书上。鸟窝上还残留着血迹和粪便,气味非常难闻。

我重又将之丢进了垃圾桶。我们为什么总要不是狼就是羊呢？我希望自己永远都能既不是刽子手也不是牺牲品。

打开天窗之后，我煎了一个鸡蛋，但是又觉得恶心，于是就丢进了垃圾桶，让它和鸟窝去做伴了。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老鼠。我觉得自己成了老鼠的亲戚。我相信斑鸠（鸡的亲戚）正瞪着眼睛在天上看着我、审视我、鄙夷我。我想吐，但是忍住了。我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任何人。我觉得自己太过敏感。我时常会冒出以素食为生的念头，这种情况几乎每个月都会发生，就是因为我太过敏感。妈妈常说："你这是周期病，就像女人的月经来潮。"我不希望天窗上再出现鸟窝了。我也要去买老鼠药，因为更不愿意天窗上有老鼠。我要把老鼠药塞进一块红肉里，给它们点儿教训。谁又会吸取教训呢？实际上，生活是没有出路的。死是惟一的出路。最糟糕的出路，然而又是惟一的出路。

自从发现了哈科沃的真正身份之后，贝亚特里丝就对英语失去了兴趣而开始对英语老师感起兴趣来，因为他过着双重生活，至少她是那么看的。实际上她根本就不在意自己的老师是不是爱尔兰人，就跟几个月来压根儿就没把心思放在那些动词、代词上一样。现在，不管怎么说吧，总是有些有意思的事情了。令她兴奋不已的是，一个二等公民居然能够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逃过了她那参议员父亲的监控，竟能以假名字、假身份混进了寒区戒备最为严密的住宅

的心脏地带。

同参议员夫妇及其保镖的那一不愉快事件之后一个星期,哈科沃又一次回去履行自己的例行职责了。刚一见面,贝亚特里丝就用正常的英语对他说道:"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I have a real contact vith a segundón, you know. I never have had a lover from down Angosta. Many dones, you know, I've had many dones, but no one segundón or tercerón. From that part of the city I know only the maids, the car driver, maybe Gastón, that's all, but I don't want to fuck with killers like him, even if he would, I know."①直到那天为止,哈科沃的脑袋里从未闪现过能跟贝亚特里丝有点儿什么的念头。她漂亮得让人叹为观止,从一开始,他就排除了任何能够与之接近的可能。他喜欢在上课的过程中看着她、做点儿非分之想,仅此而已。一般来说,像贝亚特里丝这样的女人,即便是对他这种幸运儿,也得归之于绝无可能之列,不仅如此,简直就是 unapproachable②。不过,她也有自己的乐趣,其中也许最主要的就是喜欢吸引别人的目光,既然知道自己美艳绝伦,就不会不想展示自己、不会不想让人欣赏自己。此外,她还对那种可以称之为"热带性情"之类的东西——亦即下边的人、地位卑微的人的野

① 英文,意为:"这是我头一次真正接触一个二等公民。我从未有过来自下安戈斯塔的情人。有几个上等公民,你是知道的,有几个上等公民(情人),但是没有一个二等公民或三等公民。在本城的那一部分人中,我只见过女仆、司机,再有就是加斯彤了,这就是全部,但是,我不愿意跟像他那样的杀人凶手性交,尽管,我知道他肯定乐意。"

② 英文,意为"难以企及的"。

性——抱有某种幻想，也就是患有查特莱夫人[①] 综合征。真有意思，不过，那一契机却使得一直对她紧闭大门的二等公民阶层将一个她的肉体从未体验过的、难以想像的肉体呈现到了她的面前。

听了有关自己可能成为她的第一个的表白之后，头脑中尽管有了某种想法，哈科沃还是讲解了关于特殊变位动词——就是那些 past tense[②] 为不规则结尾的动词——的课程。他一直想用怀疑和克制的心态（“只是一个玩笑罢了，傻瓜，不要想入非非”）来抵制那突然而起的念头（源自于她在一本正经地谈话中使用的那个规则动词 to fuck[③]）。然而，课程结束并用过例行的茶点之后，贝亚特里丝却问他是否可以留下来吃晚饭。他沉默了一会儿，那是猎艳高手的下意识手段。“可以，当然可以，”他终于说道。他每个星期二必做的事情就是带女儿逛街（已经逛过了）和上课（已经上完了）。可以留下来，这是一大荣幸。

他们又用西班牙语闲聊了两个钟头，整段时间里涉及的都是复杂话题（抽象艺术、贝尔尼尼[④] 的雕塑、西班牙的神秘文学），其间不时地穿插上一两段个人经历的奇闻轶事。八点过后，他们再一次顺着那条林荫小道走到了她父母的住处。也许是一个骗局，说不定加斯彤就躲在某棵树

---

① 查特莱夫人，英国作家劳伦斯（1885—1930）的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主人公。

② 英文，意为“过去时”。

③ 英文，意为“性交”。

④ 贝尔尼尼（1598—1680），意大利巴罗克时期最伟大的雕塑家、建筑师、画家和剧作家。

后等着杀他呢，因为他又一次欺骗了波特雷罗参议员，没有向他交代银行的存款、真实的经济状况、完全没有必要教授英语。他们到了那儿。只有她的母亲堂娜奥菲利娅一个人在家。餐桌上有种东西哈科沃不认识，是头一回吃到：凉拌章鱼，口感极好。橡木桶装的门多萨产陈年好酒查尔冬奈，他是喝了一杯又一杯。总而言之，他吃得尽兴、喝得豪爽，仿佛是在北岛，完全忘了父亲常常对他说过的古训："在穷人家里尽可以放开肚皮，到了富人家里却要浅尝辄止。"他没有这样。他的吃相尽露本色：一个没吃过好东西、见了佳肴不要命的二等公民。不过，由于丈夫和打手加斯彤不在而更显随和的堂娜奥菲利娅却对他的胃口称赞有加，说什么："我喜欢能吃的人。餐桌稀松，床上孬种。反过来也一样。"在哈科沃听来，这简直就是怂恿。他反复地咂摸着其中的义涵，结果非常满意，而且也确实如此。

吃过饭以后，贝亚特里丝拉着哈科沃的手将他带回到了自己那独居的住处，说是再去喝一杯，喝一杯消食酒，喝一杯 poussecafé[①]，喝一杯他想喝的无论什么。到了那儿，坐在了那个上英语课时从未用过的白色沙发上，以想闻一闻贝亚特里丝的香水气味为借口（将鼻子凑上前去是其一贯的伎俩），哈科沃终于把脸贴到她的脖子上、把嘴巴搁在她的锁骨上、把手放到她的左臂上并进而伸到她的腋下。在那个四月末的午后，葡萄酒，章鱼肉，白兰地，管事房的昏暗灯光，贝亚特里丝的表白，动词 to fuck，一切的一切都在

① 法文，意为（餐后咖啡之后喝的）"甜酒"。

暗助哈科沃当天晚上将要通过那道至为狭小的缝隙进入到面前那个女人的体内。就在他们开始亲吻的时候,贝亚特里丝头一次做出了那个此后他们每次聚会时都要重复一遍的动作:骑在她老师的大腿上,用力将裆部抵在那里,先是轻轻咕容,继而是越来越快地揉搓,就像是骑着摩托,确切地说,更像是骑马,起初是慢条斯理地小跑,逐渐地变成奋蹄疾驰,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直至衣衫零乱、几近狂奔。刚开始的时候裙子还只是撩到臀部,从而露出一对没穿袜子、健壮而漂亮的古铜色大腿。

并非所有的女人都会用手去抚弄男人。她却要。她想知道那儿有什么。程序也总是大同小异:先慢后快,长时间地隔着裤子揉搓,然后,灵巧地用一只手解开扣子、扒开内裤。与此同时,哈科沃的双手则是由腋下而转到胸前,转到了贝亚特里丝的乳房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都会凭着想像将那对乳房移植到自己的每一笔风流账上、凭着想像将那对乳房安放到遭逢过的每一个女人的身上,尽管是别人,即便是不一样,他也会给她们全都装上贝亚特里丝的乳房。贝亚特里丝没有做过用聚硅酮丰乳的手术,至少是当时没有,但是,那坚挺、那大小却会让人以为她做过整形。那对乳房真是完美至极。不大不小,刚好能够容于手窝;乳头呈现为淡粉的颜色,对触摸的反应极其灵敏;用舌头舔舐的时候,可以感觉得到既松又实、既软又硬,既适合手摸又适合嘴啃。

裸体的贝亚特里丝简直就是天仙,美得让哈科沃比头一次见到衣衫齐整时的她时更为惊愕。他让她待着别动。

他望着她，好一阵子呆若木鸡，胯间那尤物膨然而起、独眼冲天恰好似熟透欲爆的浆果。他将手伸进她的毛丛，如涎的津液溢满他的指尖并像蛛丝一般拉起了一条细而透明的长线。他已经到了不能控制的地步，就像一个天底下最没出息性急情人，甚至连交合的姿势都还没有来得及摆好就訇然而泄了，当然是泄在了外面。贝亚特里丝笑得浑身直颤。她伸手接住了那精液并将之抹在了自己的肚皮上。"It's good for the skin,"① 她说道，"good for the skin,"她一边抹还一边连揶揄带兴奋地大笑不止。"I'm sorry, really sorry, you are so beautiful,"② 哈科沃自我解嘲地说道。

哈科沃不是那种很快就能来第二次的男人，所以就等待了好一阵子。他们光着身子躺在床上喝酒、聊天。直至快到半夜的时候，他们才终于裹着床单、伴着欢笑、相拥相抱着度过了半个钟点，那体验、那感受让人觉得人生再苦也是值得的，而这样的事情可真是没有几件啊。贝亚特里丝是个讨人喜欢的情侣，不像卡米拉那样又吼又叫，不过更具激情，也不像火团那样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羸弱。跟她，完事之后，哈科沃从未有过餍足的感觉，甚至都不觉得尽兴，若是身体撑得住，他真希望永远都没有结束的时候。

那个钟点返回温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必须要走高速公路，下山前的 Check Point 检查得比什么时候都严、

---

① 英文，意为"这东西对皮肤有好处"。

② 英文，意为"我很抱歉，真的很抱歉，你真是太漂亮啦"。

问的问题比什么时候都多。寒区居民那个时候要去地狱，让他们觉得可疑。不过，哈科沃的心里却是喜不自胜。从那一天起，一连好几个月，他每个星期二都要跟贝亚特里丝做爱，从未厌倦、从未减兴。当然也没有爱，有的只是进入她的体内的无限欲望。英语课变成了单纯而快乐的偷欢借口，不再有动词变位和纠音练习，不再有英式茶点或美式茶点，不再有 shwas① 或无法读准的半元音。然而，贝亚特里丝还是照常付费的，她总是亲自将十五美元的英语课时费和另外十美元的小费(就算超时费吧，她笑着说道)装进一个信封。哈科沃原本会不惜一切代价以求能够满足一睹贝亚特里丝裸姿的夙愿，结果却是贝亚特里丝付钱让哈科沃每个星期来同自己交欢。他们从不谈论与自己有关的任何事情，而且也从未说过涉及情感与隐私的话语。就贝亚特里丝而言，这是显而易见的，一切源于肉欲，纯粹而赤裸的肉欲，下午强忍，入夜狂泄。

补习课程将一直延续到六月初，此后，贝亚特里丝将去美国常春藤联合会② 属下的某座大学考取文凭。她计划在其父母名下的热区庄园里举行一个告别仪式并邀请了林塞。她告诉他说，可以将自己所有的二等公民朋友全都带去，因为，临走之前，她想找个机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

① 英文，不是词语，没有含义，只是表明，在西班牙语中，这样的字母组合无法读出音来而已。

② 常春藤联合会，美国东北部一批在学术和社会上享有盛名的高等学府统称，即指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和康奈尔大学。

同人民打成一片。想知道,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安德雷斯·苏莱塔的札记

散步

敲门的是她。我光着膀子,正在一边眼睛透过天窗望着安戈斯塔的天空和浮云一边煎着当早点用的黄油鸡蛋玉米饼。她敲得非常果断,不像我,所以我还以为是卡尔洛塔前来呵斥、指责或有什么吩咐呢。是她,头发像团火、一口白牙互不沾边的她。"我今天不下去跟哈科沃吃早点了。他说自己牙疼,有他受的。天气很好。您愿不愿意跟我出去走走?"我吓了一跳,本想对她说不行、本想编个理由,然而却怎么也张不开口。我什么都没说,只是转身去找衣服。就在我找衣服、穿衣服的时候,她说道:"有煳味。"我突然想起了玉米饼并看到了炉子上腾起的浓烟和闻到了焦煳的气味。"是我坏了您的早餐,真对不起,"她说道,我看到了她那不齐却也协调的洁白牙齿和那两只不同颜色的眼睛。我想请她喝杯咖啡,却没敢说出口来。我将咖啡倒进杯子,不声不响地递给了她。她一直站在门楣下面,脚上穿的已经不再是拖鞋而是换成了一双破旧的网球鞋。

"我是维尔吉尼娅,人们都叫我火团,因为头发。您怎么称呼?"

"我叫安德雷斯,没有外号,因为没有任何特别的

地方。"

我的脸肯定红了,于是就转过身去用毛巾往外轰烟。这时候,卡尔洛塔那个鼻子特别灵敏的老妖婆在自己的房间里吼道:"白痴们,你们是想把整个大楼都烧掉啊!""到楼下等我,"我对红头发姑娘悄声说道,生怕她撞见卡尔洛塔。她把还有大半没喝的咖啡杯交还给我,二话没说就下楼去了,仿佛只是从我的房门口走过而已。卡尔洛塔拖着两条腿从过道里走了过来,两手叉腰、满脸杀气。我跟她说,只是玉米饼煳了,没事的,一时疏忽罢了。随后,我换上网球鞋,为了不再碰到别人,徒步走下了楼。当我跨出旅馆大门的时候,火团正在旁边等着呢。

她提议乘地铁去阿维拉山。到了那儿以后,顺着小路就可以走到 obstacle zone。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只是在基金会的一份报告中见到提起过并称其为一大耻辱。"天堂区高踞于阿维拉的山顶之上,从上面可以看到远处的 Check Point,往下就是这儿,再往下就是其余的部分了,也就是从我原来住的地方一直到关塔那摩谷地沙原。"

我们走了很长的一段路程。起初还能看到许多一个样式的民居,坡道也都修有水泥台阶。过了界碑 2000 之后就禁止再兴土木了,所以,从那儿起也就开始有了乡野的味道。大树参天,灌木丛生,荆棘遍地,熊蜂发出像船上发动机的声音一般的嗡鸣,更有一片片撂荒的草场。那是无主的土地。一块公共企业的松林四周架起了铁丝网。据说,那带地方不宜涉足,因为属于禁地、有部队巡逻,此外,还常有盗匪、强奸犯等类歹徒出没其间。因为荒僻。不过,顺着

松林的外沿一路朝着坡顶爬去,空气开始变得凉爽、舒适、暗飘幽香,越往上越清新。再说了,维尔吉尼娅是个无所畏惧的女孩。她专心致志地攀爬着,灵巧而轻松,我只能跟在后面紧追。

至少花了两个钟头才到达山顶。我们都觉得口渴,但却没水可喝。感觉得出来,氧气越来越少。结束了攀登之后,维尔吉尼娅边走边告诉我,我们就要到达所谓的 obstacle zone 了,马上就能看到将城市一分为二的铁丝网。阿维拉山的高度是二千六百多米。台地始于略低一些的地方,不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到山的那边去。不仅如此,还要奉劝所有的人切勿徒步接近峰顶。人家会把你当成是企图通过地洞硬闯天堂区的团伙,亦即非法偷渡者。报上几乎天天都有相关的报道,而且上等公民们还组建了私家的"猎手"机构,据说,这些机构已经得到授权,可以抓捕那些胆敢非法越过边界或隔离区的二等或三等公民。所谓的地洞就是那些如同鼹鼠一般的三等公民在两个地域之间开掘的地下暗道,以便像老鼠似的趁夜偷渡。安全部门的正式雇员和得到授权的私家猎手都可以不必预警就朝偷渡者开枪。他们有时候并不将那些人杀死,而是把他们关进牢房渴死,以示对山下居民的警告。至少是有这种说法,也许是纯属危言耸听、城市神话。如果人家把我们当成了偷渡者可就麻烦了,这是肯定无疑的。火团对此毫不在乎。她说山上的空气有益于健康,还有走路,她早就习以为常了。她还说最喜欢的就是走路,从前常跟着被人杀了的哥哥一起到处走动。我什么都没问,只是看着她的伤疤。"不,不

是同一天的事情，这件事情发生在前，正是我哥哥叫来出租车把我送进了医院，那儿有一位天使，是他救了我。"时常会看到有独孤鸟拖着绚丽的尾巴在树木间飞来飞去。

在距离Sektor T和Sektor F分界线两公里的地方就开始出现军方的告示了："您已经靠近了限制区"，"您已经处在监控之下"，"您的行动已经由摄像机记录在案"，"请您不要拒绝出示身份证明"，"此处是雷区，切勿下路，如有意外，责任自负"。维尔吉尼娅根本就不理会那些警告，眼望着山顶继续大步流星地朝前走去。刚一登上峰顶就看到了印迹带和第一道铁丝网。不能再往前走了。紧贴着印迹带的外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巡逻队前来查看是否出现了什么印痕）顺着铁丝网继续走下去就能到达另一个山峰，从那儿可以看到天堂区所在的平原、玻璃修道院的尖塔、通向台地的六车道高速公路、葱郁的森林、拥有网球场和马棚的乡间别墅，远处是Check Point的地下掩体式建筑和自由广场上苍翠的树木。我没能看到那位隔离思想倡导者的雕像。我从未来过这儿，出于慎重，从未到过铁丝网边的这种地方。我们坐下休息，火团从衣服底下掏出来了两个苹果。一直都没有看出来，真不知道她是怎么带上来的。

吃完苹果之后，她提议跟巡逻队开个玩笑。那可是她哥哥在世时最喜欢的恶作剧。其实就是穿过印迹带一直走到铁丝网跟前，然后再踩着原来的脚印退回来，就像是有人穿过了铁丝网却既没有将其弄破也没有触动警报器。她一个人先走了一趟，给我示范。她走得很慢，步幅很大。她的网球鞋印清楚地留在了印迹带上。走到铁丝网跟前以后就

开始慢慢往回退,小心翼翼地注意踩准原先的脚印。我照她的样子也走了一遍,没出任何差错。她带我跑到了山上,等着看巡逻队发现脚印以后会有什么反应。没过一会儿,平印车就开了过来。一看到我们的脚印,他们立刻停下来开始忙乱。他们仔细地查看地面和检查我们脚印终止处的铁丝网。看到没有返回的脚印,显得有些紧张。后来,一个当官的,显然更有经验,好像是告诉其他人那些脚印很深、是重叠的。接着,他又指了指树林,仿佛是说我们藏在那里。他们抹平脚印,然后就走了。

躲在树林里的时候,我们谈起了书商哈科沃。我告诉她,早在几年前我就知道那家书店,不过,只是两三个月前才在旅馆门口认识了书店的老板。我没讲当时的情况和结识的原因。我不清楚他跟这个红毛丫头是什么关系,于是就想能够了解一下。关于哈科沃,她讲的,我全知道。她说,他是住在鸡笼、偶尔到书店去帮忙的那两个老头子基罗斯和朱尔斯奇的朋友。我告诉她,我同其中的一位,也就是基罗斯,有过接触,因为他喜欢下棋,我跟他下过几盘计时快棋。我还跟她说,那人有一点不同寻常的地方,那就是毫不虚荣,这是我喜欢他的原因。维尔吉尼娅说她很了解那个斯拉夫人,很有魅力,可爱可亲,比谁都聪明,尽管哈科沃称他为幽灵。最近一段时间,她每天下午都到中转书店去,为的是熟悉一下业务,因为林塞想通过自己的朋友在天堂区给她找一个书店职员的工作,所以就得先去实习一番。

她告诉我说,哈科沃待她就像是个父亲,不过,不是亲生父亲,而是她想要的父亲。我回答她说,我能理解,接着

就跟她讲了讲我那满身肥肉的电视迷爸爸的情况。维尔吉尼娅没见过自己的父亲。“只见过他的衣服,”她说道,“因为他根本就没来拿走,而我妈妈保存了好多年一直没扔。后来,她陆续送了人,一点一点地,给这个一件衬衫、给那个一条裤子,全都是破旧的。关于父亲,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再有就是刚开始那几年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给我们送来的荒唐礼物啦。每年的十月中旬准定会有那么一个人给我们送来一个口袋,口袋里装的内容一成不变:半打火鸡雏,由我们养大,到年底的时候卖掉。家里既没有前院也没有后院,一点儿空地方都没有,妈妈只好把它们养在屋子旮旯的卫生间里,至于喂的东西嘛,好的时候是谷糠、玉米,大多情况下是自家和邻居的剩饭剩菜,火鸡什么都吃,跟猪差不多。对我而言,最可怕的是半夜醒来去撒尿或早晨起床去洗澡的时候。火鸡看着一丝不挂的我,就好像是又给我剥了层皮似的。它们脑袋上长有红不红、紫不紫的冠子和肉赘,发出的声音像是干笑,特别吓人,尤其是拉得满地是屎、臭不可闻。最为恐怖的是夜里上厕所,灯光昏暗,感觉得到它们就像是证人一般望着我心怀恐惧地坐在马桶上,就觉得它们也许知道我们喂它们是为了到年底的时候杀掉、卖掉。”

维尔吉尼娅一家是因为躲避暴力活动而从北方海边的一个村子迁过来的。到了这儿没过多久,父亲找了一个年轻女孩,然后就将他们抛弃了。

“我生在那边,”红毛说着转过身去用手指了指 Sektor C 的方向,在那边,峭壁的下面,绝望者瀑布两侧的坡面上,

麇集着数不清的好像用指甲扒住山体一般的砖色小屋,"从这儿看不清,有雾,不过,我知道。"

我们默默地离开了已有的路径,缘着铁丝网而又不粘印迹带的沙面,继续朝前走去。有些地方有铁蒺藜围着,上面还挂着绘有骷髅头的警示牌:"注意危险:高压电线,触者必亡"。火团并没有停下来,而是边走边向铁丝网那边投掷着石子以示挑战。在那个时候,在我看来,她简直就像是一个傻小子。突然,我们听到了狗叫。一大群斗牛犬和罗特维勒犬从铁丝网的那边虎视眈眈地望着我们并向我们龇牙。它们仿佛被我们的出现所激怒,一边冲着我们狂吠、一边相跟着跷起后腿像注射器似的不断喷洒尿液以示其地盘不容侵犯。几个猎手跟在它们的后面朝着这边跑了过来。维尔吉尼娅拉起我的手,带着我再一次钻进旁边的一片树林并朝深处跑去。"不是有地雷吗?"我问道,她没接茬,拽着我跑过一个土岗让我趴到了一棵倒在地上的大桉树的后面。"咱们没干任何违法的事情,"她说道,"他们不能朝这边开枪,不过,我就是喜欢看到他们紧张。"狗还在不停地狂叫,猎手们用望远镜四处搜索。我没有她那么乐观,总觉得,如果被发现了,他们就会冲着我们开枪的。他们果然开枪了,不过是冲着天空,因为没能找到我们。过了一会儿,狗不再叫了,猎手们因为找不到我们也烦了,于是就掉转身子,一声呼啸,带着狗走了。我们顺着树林的边缘继续朝前走去,后来就看到了铁丝网那边的天堂区里有几台大吊车和挖掘机正在开壕挖沟。再前面一点儿有一群工人在用砖石筑墙。

“这才是我真正想让你看的，”维尔吉尼娅说着用手指了指远处的一条隐约可见的长线。那是一道已经建成了的、不知绵延多少公里的高墙。在安戈斯塔，这件事情还从未曾有人公开议论过。那壕沟是干的，很深，深得猜不出到底能有多深。壕沟的那边矗立着一堵大墙，那墙仿佛就是中国长城的小小翻版，尽管，除了照片，我并没有真正见过中国的长城。那大墙上面有许多亚裔卫兵，他们肩头扛着长枪、手中牵着恶狗、头上戴着军帽，悠闲地抽着烟、聊着天、走来走去。

“从前筑墙是为了不让人离开某个地方，比如柏林。修这道墙不是防止我们离开，而是想要阻止我们进去，”维尔吉尼娅说道，语气中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不让进和不让出还不是一回事？说到底，目的是分隔。”

“就以你家来打个比方吧。如果你的家人把你关在家里不让你出去，毫无疑问，是一种惩罚，不过，总还是表示他们很看重你、希望你待在家里，如果你走了，他们会觉得蒙受了某种损失。相反，设想一下，如果你半夜回到家里，他们不让你进去、把你关在门外，那就表明他们不想再看到你了。”

那几天我刚好回过一趟家，去取上次偷偷回去的时候忘记拿了的台灯和枕套。当我用一向使用的钥匙去开门的时候，却发现锁已经换过了。门边还用胶带贴上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的是：“我们已经把锁换了。不希望你再回来偷东西。”可以听得到门里面有电视的声音。维尔吉尼娅讲

的,我非常明白。这道墙不是为了阻止我们离开温区(确实并不存在禁止离开的法规),而是为了阻止我们进入寒区。维尔吉尼娅理解得非常正确:

"如果我们没有进入的权利,那么,离开的权利又有什么用处呢?我要是问:我们可以离开热区或温区吗?当然可以,人家会这样回答,你们是自由的公民嘛。我们可以进入寒区吗?这个嘛,要看情况;换句话说,不可以。我们可以离开这儿,当然,我们惟一可以去的地方就是冥世,问题是没人知道是否真的有冥世。你朝那下面看看:我们就是被禁锢在那道沟壑、那条狭长的山谷里面,我们就是被活活地埋葬在那个如同狩猎陷坑一般的墓穴里,等待我们的只有死亡。这就是我们的安戈斯塔。确切地说,这就是我们的悲哀。每次到这儿来,我都会觉得距离越来越大;我住的地方好像是在下陷,离我越来越远,如同一个在不断扩大的深渊。从这儿看热区,我总是觉得头晕。"

我觉得自己开始理解了,于是就跟她讲了自己当时突然产生的、从那时起一直都在琢磨的想法:我们每个人都同时拥有两种冲动、两种自由的渴望,那就是既可以离开又可以进入。我想离开自己的家、想进入寒区找个好工作。如果硬是把我禁闭在家里,那无疑将是一大悲剧;但是,如果不发给我通行证以便让我每天都能到天堂区去上班,那悲剧也不见得就不惨烈。一般说来,我们都愿意待在更熟惯、更了解的地方,也就是自己的环境(那里有朋友、亲人,那里讲自己的语言、有同样的思维方式)。祖国不是别的,而是一种语言和青少年时期的印象的汇总。然而,如果在那儿

日子过不下去了,就像我在自己家里没法生活或者火团在热区没法生活(因为危险和贫穷)一样,离开的愿望就会大大超过留下的愿望。如果生命受到威胁或者生计变得异常艰难,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出走、逃遁、随便找个安身之处,哪怕是不堪得如臭气熏天的鸡笼那样的地方呢。侵害自由不仅仅是指不让你离开(如斯大林、卡斯特罗、金日成等从前的那些专制统治者们之所为),也包括不准你进入,就像当今的那些权贵、当今的那些民族主义暴政之所行,他们顽固地龟缩于自己的城堡与要塞之中,明明知道他们的筵席残羹就足以使许许多多像我们这样的人活得更好,却极其自私地独享着自己那无尽的财富。

我们重又回到铁丝网边并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到通往阿维拉上下的路口。我们又一次听到了狗叫,但却没有见到原本应该紧随其后的猎手们。残阳与我们同行,我们在下山的同时将亲眼看到它隐没于那同一座山的背后。那是一个光灿的黄昏,夕照使维尔吉尼娅的脸上泛出了暖洋洋的色泽。似血的晚霞一如这座城市一般扎眼夺目,云团也渐渐被太阳的伤口所沾染。“哈科沃说,基罗斯认为霞彩是上帝不经意跌倒而酿出的产物,黄昏则是上帝的造物中最为鄙俗的典范。”我笑了笑,眼睛望着日落时分那血染的路面。天空的光焰令维尔吉尼娅头顶的火团燃遍了她全身的皮肤。我们停了一会儿,我没有勇气正眼看她。不能再看了,她是那么美,让我觉得比太阳更为刺眼。一切都是那么纯净:缭绕枝头的微风,山鸡的啼叫,鸟雀的啁啾,青翠的小草,她的身影,她呼出的气息。脚下就是那总是裹在烟雾之

中、不断向下延伸、喧闹嘈杂的安戈斯塔城。我真怕自己忍不住会想亲她一下,或者说,更怕她会突然冒出想要亲我的念头。我随口胡诌说是想要撒尿,于是就走到了一棵大树的后面,免得被她看见。因为本来没尿,刚开始的时候,怎么都撒不出来,她把我奚落了一番。接下来我们就顺着山路往回走,一直走到山脚下的地铁站,最后回到了饭店。这期间,我们谁都没再讲话。每次一看她,我就觉得喘不过气来。我们是在电梯里分手的。她只上到了二层,然后就顺着过道朝书商林塞的房间走去了。我继续上到八层。由始至终,黑人电梯员竟然都没有看过我们一眼。

哈科沃的房间里有客人。维尔吉尼娅顺着走廊走过去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因为听到了几近吼叫的讲话声。她边走边想着那位诗人的羞怯、木讷、连续表达思想的困惑。他讲起话来总是匆匆忙忙,就像是喘不过气来似的,仿佛急于把话说完,以便尽快重归于原先的静默。她还想到了他甚至连撒尿都那么拘谨。然而,哈科沃房间里传出来的声音引开了她的思绪。据饭店里的人说(从基罗斯的嘴里听到过、雷伊太太也曾不经意地透露过),哈科沃有个特别之处:喜欢同时拥有不止一个女人。可能是想要羞辱她吧,一天早晨,卡尔洛塔把话说得更为直白:"姑娘,别以为您是林塞先生惟一的女友。他可不是那种只想要一个老婆的男人。他喜欢一夫多妻,就像那些穆斯林。如果我告诉

您这些年来到底有多少女人跟他睡过觉……”她说到这儿就突然打住了话头。维尔吉尼娅并没有觉得自己拥有了什么、也没有跟哈科沃订下任何盟约。像公狗似的不厌贪欢是他的事情。不过,在那个当口上,她不想上前敲门并显得像是乞讨情爱一般。她害怕碰见他跟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不管是没穿上衣躺在一团混乱的床上还是正襟危坐在齐整的床边喝咖啡。敲门之前,她想听听。哈科沃讲话的声音很大,大得她起初还以为是在跟人吵架呢。不过,她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误会了:他是在跟一个聋子、跟达恩教授交谈。

除了数学,达恩还曾有过一个惟一的爱好,那就是登山。很多年前,有一次在攀登喜马拉雅山脉最为陡峭的山峰之一南伽山的时候,他遇上了严重的山难(在满是乱石的山坡上滚了三百多米,结果是胫骨和腓骨开放性骨折,外加断了八根肋条和脖子上的一个缝了二十六针的大口子),被迫住院疗养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从那以后,他就失去了爬山走路的习惯和勇气。他刚刚对哈科沃讲述了这段经历(其实也不是头一回讲了,不过,每讲一次都会补充一些真真假假的细节)并向他展示了腿上和脖子上的伤疤。那个星期天,维尔吉尼娅走到哈科沃的房门口的时候,这位书商正在劝说达恩教授陪他出去走走,既能聊天,又能遏制哮喘,还能更好地了解一下那如同一只残破的酒杯一般环绕着安戈斯塔的山峦。

“从前,作为搜书人,达恩教授,我可是走遍了温区的大街小巷,只是现在走得少了,因为这哮喘病,也许还因为懒

吧。如今您已经不行了，我更差劲。不过，我觉得，哪一天咱们还是可以冒险去爬爬山。例如，阿维拉山。您可以给我出出主意。咱们可以组织一个小小的登山队。比方说吧，据我所知，今天就有两位住在鸡笼的房客去爬阿维拉山了。一位是我的一个小朋友，您可能见过，就是那个红毛丫头维尔吉尼娅；另一位嘛，是个职员，就是那个身体和模样都还像个大孩子的小青年。说不定他们会愿意陪咱们上山下坡。您觉得怎么样？"

火星人说，对安戈斯塔的路径，他可是再熟悉不过了，至于阿维拉山嘛，更是了解那里的一草一木，因为从前他就是在那儿进行训练，曾经无数次登上过那白雪皑皑的峰顶，甚至还带着氧气筒和面罩（防止中毒）进入过波阿斯火山口并从下面取出了蓝绿色的水样。不过，后来他彻底改变了徒步跋涉的习惯。已经有年头了。然而，出于情意，他可以再试试，就算是活动活动腿脚吧，他说道。他表示要花几天的时间考虑考虑。

维尔吉尼娅身子贴在哈科沃房间的门上听着，她不想打断他们，于是就打消了敲门的念头。哈科沃没有跟别的女人在一起，那就是另一码事了；不过，对他监视自己、甚至知道自己跟谁在一起和去了什么地方，还是很不高兴。她决定当晚不再见他，觉得最好还是离开旅馆、到姐姐在 Sektor C 的哈得斯坡开酒馆的家里去过夜。她已经有些日子没回原来住的地方去睡觉了。她又一次搭上了地铁并在河这岸的绝望者站下了车。她让那位白胡子渡工将自己送过河去。在那短暂的航程中，老人连一句话都没说。哈科

沃和安德雷斯一连好几天都没有见到她的踪影、也没有她的任何消息。到 Sektor C 去就意味着可能遇到各种问题、各种难以预见的荒唐情况,常常都不是想回来就能回来的。

尽管安戈斯塔在哪儿都叫安戈斯塔,但是,并非所有的安戈斯塔居民全都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浑河两岸谷地中央的安戈斯塔是一回事情,那里有着连片的摩天大楼和麇集如云的乞丐;绝望者瀑布下面的安戈斯塔是另一回事情,那里河与人同土地浑成一体;台地上的安戈斯塔就更是另一回事情了,那里住的是上等公民和外国佬。在这最后一个安戈斯塔,气候寒冷,房间里有壁炉,孩子们穿着红色的毛衣;而在下面的那些贫民窟里,则是闷热难耐,即使是一动不动,也会汗流浃背,孩子们全都打着赤膊,一个个脏得跟猪似的。

火团的父母是上个世纪的末叶才迁移到这里来的。他们原来住在海边的小镇马孔多①。那个地方已经遭到彻底毁坏、变得没法居住了,先是政府军的杀戮,接下来又是猖獗的游击活动、毒贩子的威胁和准军事武装的暴行。他们失去了一切:家园、纯朴、热情、幻想、对魔法的迷信乃至记忆。土坯芦苇房的村庄、冰块的奇妙、占星术、炼金术全都被忘得干干净净,他们只记得连绵的阴雨或持续的干旱、只记得在那一小块不毛的土地上勉强地栽一点儿木薯和山药用清水煮熟来充饥。他们到达安戈斯塔的时候,除了身上穿的,已经一无所有了,惟一的例外就是她母亲保存下来了

① 马孔多,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著名小说《百年孤独》中的小镇。

从其曾祖父那儿继承下来的一条用纯金打制的小鱼。经过了二十六天的徒步跋涉，渡沼泽、穿森林、爬高山、过峡谷，她一直都把那条小鱼当成宝贝精心地守护着。火团生在这儿，生在绝望者瀑布附近乱石坡上的一个非法侵占区里。后来，她父亲突然之间带着另一个女人走了，她母亲靠着在Sektor T的写字楼里打扫卫生一类的卑贱活计硬是咬着牙关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拉扯成人。像维尔吉尼娅及其家人那样的三等公民过的日子在安戈斯塔城里属于最为艰难的一类。他们是该城中人数最多的群体，可是，他们居住的地区却几乎是什么都没有，没有排污的系统，没有开课的学校，没有安全的保障，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像样的交通。他们生活在被遗弃的状态之中，渐渐成为了一个被贫穷与绝望逼上崇尚原始暴力的集群。谷地一带，穷苦的二等公民们早就已经人满为患，他们根本就没有住处安顿那些接踵而来的、即便是沾亲带故的移民。不堪战乱与暴力之苦，如同绝望的暴民一般从乡村源源涌来的人们强占了安戈斯塔城郊的低洼地区，在那儿搭起了茅屋。年深日久，尽管木板和纸板逐渐变成了单薄的砖瓦，但是仍然禁受不起狂风暴雨的冲击，一遇灾年，卷带着沙石泥土的洪水就会裹挟着那些房舍奔泻而下。无数的孩子和大人都会葬身于泥石流中。然而，侥幸活下来的人们重又开始竖柱搭墙，起初是纸板，继而是木板，最后变成砖石，直至生活似乎渐有起色的时候，又逢灾年、再遭涤荡的劫难。由于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可以攫取，他们就偷接足以致命的电线盗窃电力以便安装音响或电视，一方面可以解闷，另一方面也为自己打开一

个能够窥视一下据称非常奇妙的外部世界的窗口。

密布在绝望者瀑布两侧峭壁上的贫民窟一直在朝着热区的方向绵延下去，越是下面的就越是贫穷。维尔吉尼娅的家位于最上面的地段，所以，可以说算是不幸中的幸运者了。那个地区有许多名字，从上往下分别是：人民七号，膏药，纸卷，纸袋，洞穴，公社一号，公社二号，直至公社十三号。尽底下最糟糕的那一层紧挨着地狱入口，熟悉那里的人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因为那儿是几乎不能涉足的地方，成了控制整个地区的不同团伙的巢穴。整个 Sektor C 都没有规划好的街道，更不用说铺设过的路面了，所有的房屋也都没有门牌号码。警察从不靠近。一伙伙没爹的半大小伙子为所欲为。他们立下了种种野蛮的规矩、遵行着极端而原始的裁判方式。在那种情况下，只有那些最为奸诈、最为狠毒、最为残暴者才能存活下来，而且还活不了几年。不管是否属实，人们总是本能地将浑河谷地或天堂区所在的台地所发生的一切可怕事件全都推到他们的头上。

安戈斯塔的不同地域所讲的语言也是各不相同。在台地，孩子们上的是双语学校，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父母都是更愿意讲英语，尽管讲得不好；在洞穴那一带讲的一种方言相对于西班牙语而言就像是西班牙语相对于拉丁语。“I'd like to live in Miami.”[1] 是上边的人的追求。下边的人既不讲英语也不讲西班牙语，而是一种拖着长音的怪异语言。他们见面打招呼的时候说的是：“Ke maaa

[1] 英文，意为“我想住到迈阿密去”。

emaano, bieeen o kee. Síii, gonooorreeeaaa。"[①]乞讨不说"看在上帝的分上",而是改换成了另外一种含蓄的方式:"先生,能帮帮我吗?"告别的时候说:"Vea home parce, ahi nos pillamos. Tolis gonorsofia, toobién。"[②]只有他们之间明白是什么意思。这是监狱中的暗语,之所以能够流行是因为或是他们本人进过监狱或是他们的亲友还在监狱里面。那儿的气候又潮又热,所有的东西都像是溅上了瀑布那令人作呕的黄色水珠或者粘上了土造的子弹和进口炸弹的火药味道。街上弥漫着血腥与死亡的气息,还有煎炸的气味,因为什么都要煎炸:油饼、大蕉、香肠或者偶尔弄到的馅饼。不论白天还是黑夜,音乐的声音一刻都不停歇。"死也要舞之蹈之"是三等公民们的口号。音乐是通过在污水坑中辗转的音响车的高音喇叭播放出来的,震得空气、玻璃乃至连整个大地都在不住地颤动。音乐能够令人昏昏、使人忘掉饥饿与不幸、让人不思不想,如果再喝上点儿酒,就连一直响个不停的单调鼓声也会变得美妙动听。由于人多地方小,人们从来都不知道寂静为何物;由于大家都穷,倒也能够相互提携帮助,不过,偶尔也会出于无奈或是为了毒品、音乐或是果腹而相互抢劫和偷窃。

在 Sektor C,命途多舛、生活悲惨,时时刻刻都面临着

---

① 不正规的西班牙语,正常的说法应该是"¿Qué más hermano, bien o qué? ¿Sí? Gonorrea",意思是:"怎么样,兄弟,好不好哇? 好? 你个长大疮的。"

② 不正规的西班牙语,正常的说法应该是"Vea hombre, amigo, después nos vemos. Listo, gonorrea. Todo bien",意思是:"好嘞,哥儿们,回头见。就这么着了,你个长大疮的。好说。"

死亡的威胁。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有女人遭到强暴、孩子脑门中弹、青年遇害乃至被斩首和分尸。他们的身上还会出现"以此为戒"的字条。戒什么？没人知道。安保局杀恐怖分子,恐怖分子杀安保局的帮凶。不过,恐怖分子之间也会相互袭击与火并。为了攻击或防卫,或者是既为了攻击又为了防卫,他们建立起了各种名称费解的团伙,诸如卡普特、穆克、奋夺等等,而且还都有其所谓的政治的或社会的取向(净化、除恶、反对或拥护隔离)。团伙之间尔虞我诈,相互劫掠对方依靠在温区做零活和在天堂区当力工、扫大街赚得的些微收益。不过,热区的人大多都是平和而温顺的,尽管走投无路,却也友善,然而,温顺的人即便再多也几乎不会被人注意。他们被困在那里,没有任何改善生态的希望,哪儿都不能去,首先就是自己居住的城市的其他sektor,人家怕他们、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他们。三等公民中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好的、有坏的,不乏有才有胆者,但是,二等公民们和上等公民们却宁愿相信他们全都不可救药、注定要烂在那里,仿佛他们的劣根性是遗传的或者他们根本就是属于另一类次等人种。

任何人都可以到下边去,不受任何限制,也就是说,既无正式关卡也无法令限制,尽管需要冒着明显的危险。温区那迷宫似的土路始于河的西岸并且先要向上攀爬一段路程(下边地区也有一块高地,安戈斯塔的一位杰出三等公民诗人称之为"下边的高地",那儿的气温几乎跟天堂区一样低),也可以顺着通向地狱入口的那条破烂不堪的环形公路渐次进入热区的深处。徒步而行的话,就得取道陡峭的街

巷和水泥台阶缘着势如悬崖的坡壁而上上下下了。不过,几乎没人敢到那儿去,除了那些住在当地的三等公民。军队和警察有时候倒也会在装配有重型武器的战车保护之下、以头戴兜帽的安保局成员为先导浩浩荡荡地开进去,说是开展治安行动,清剿歹徒、恶棍和盗匪。他们开着坦克和直升机于凌晨三点到达。狂轰滥炸一通,杀死六个女孩,肆无忌惮地用坦克连扫射带冲撞捣毁一栋房子,抓上十几二十个青年,然后就在团伙回击的猛烈弹雨中失魂落魄地仓皇逃走。

维尔吉尼娅在姐姐家里被困好几天出不了门,因为军方正在那一带地方进行大搜捕,表面上像是针对哈马斯民兵,据说他们在寒区的中心地段放了一颗燃烧弹并杀死了八个大人和三个孩子。有挨家挨户的查找和搜寻,有白天的轰炸和夜晚的枪声。抓走了七十多位青年,其中,有的被指认为民兵,有的被说是吸毒和偷盗,有的则是根本就没有理由,尽管同任何政治运动毫无瓜葛,同毒品、斗殴与犯罪也扯不上关系,但是,他们年轻。所有那些年轻人,确切地说是那些能够活着被带到终点者——因为途中任何不服管教的行为都会招致杀身之祸——都将会被无限期地关进关塔那摩的集中营等待着永远都不会开庭的审讯。那是一场连续几天几夜的混乱和惊恐,因为实行了灯火管制,此外还禁止卖酒和播放音乐(这才是最可怕的,对他们而言,这无异于断水),有谁胆敢将脑袋探到家门之外,立刻就会脑浆迸裂。安戈斯塔城的其余部分,也就是中部和上部地区,向来都对这一切知之甚少,因为政府声称,鉴于不能确保媒体

的安全，记者不应前往那一地区。《环球报》对那次行动只字未提，《先驱报》几天后才在D栏末版刊登了一则含混模糊、让人无法看懂的短讯："警方在纸筒附近地区有过一次行动。发现了土制炸弹和手榴弹，落网的数十名恐怖分子将被送往关塔那摩集中营。"安保局禁止红十字会及一切平民进入开展行动的地区，因此，报道无法得到目击者的证实。至于关塔那摩集中营，除了军方担任守卫的部队，任何人也都不得入内。此外，关塔那摩集中营到底在什么地方？过去没人知道，今天仍然没人知道，甚至有人说根本就没有什么集中营，而是反对派诋毁政府的凭空杜撰。

在维尔吉尼娅家所在地区发生这件事情期间，达恩教授用于考虑是否恢复登山步行的时间远远多过他的那个无解的"直接加数猜想"数学命题。喜马拉雅山的事故之后，他就决心放弃体育运动，不过，在内心深处，他还是为此感到遗憾的，因为，自己不仅体重已经开始增加而且身体也失去了灵活性。他甚至还觉得，自从停止运动之后，他那数学脑袋也不再敏锐了。然而，他可是像酒鬼发誓戒酒一样发誓再也不碰登山运动那剂毒药了，因为他曾经一直对之痴迷乃至几乎送命。他整整两个星期都坐立不安、心无旁骛。到了达恩教授那儿，一切都会变成大事、要事，因为他对什么事情都是绝对认真，从不像安戈斯塔的居民通常那么轻率和不负责任。

中转书店[①]最初全靠一点点儿销售哈科沃继承下来的书籍维持，后来，其真正的生意是向境况困窘的家庭收购藏书，尤其是找那些寡母和孤儿。读书人的子孙不通文墨或另有所好实不足怪，所以，他们舍弃父辈的藏书就像是丢掉没用的包袱、破旧的家什、妨碍其顺畅呼吸的累赘。每个月都有人找他们卖书。经过查看之后，如果能有两三部有趣的，林塞就会给出一个极其低廉的价格（几部好书的所值外加少许以充余者之价）。死者的后人们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以后终于以无论怎么说都是非常便宜的价钱成交，因为，除了真正读过者，卖书的人一般都会以为自己接手的藏书没有任何价值。一旦谈妥，哈科沃立刻叫去早已雇好的车夫克利马科，让他运回中转书店。随便什么日子都有可能在 Sektor T 那狭窄的街道上看到坐在车上的那对组合：两个脑袋，两个车轮，一块辕板，一匹羸弱得堪与驽骍难得[②] 媲美、白不白、黑不黑的瘦马拖着的一架板车。板车上是绿色雨布蒙着的书

---

① 原作者注：悠闲的读者，插在本书中间的这一节实际上是一个诺谑的间歇、一出幕间短剧（就跟穿插在一出悲剧两幕之间的小戏一样）。这不过是一个文学游戏，几乎跟安戈斯塔的街巷和本书的情节无关。西班牙的出版者们曾经要我从读者角度考虑而将其删除，据他们说，读者会烦的。然而，我却对之情有独钟，因为这是对小说之父、我们尊敬的塞万提斯的礼赞，同时还因为这一节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我本人的手笔而是好几位作家朋友的集体创作。倘若果如出版者们所说，你（亲爱的女读者）真的读不下去，我就恳请你跳过这几页，直接从下一节开始继续读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你最多不过是少笑一次、多打两个哈欠。（译者提示：本节在形式上模仿了塞万提斯所著《堂吉诃德》的第六章。本节中提及的作家都是确有其人，据作者讲，有的甚至还亲自撰写了有关自己那部分的文字。）

② 驽骍难得，堂吉诃德的坐骑的名字。

山。哈科沃总是当即付以现钞并立刻将落魄的、丧夫的或失怙的卖书人用以盛装已故书迷精心收藏的书籍的箱子搬上板车，于是中转书店就在排除故亲旧藏的同时逐渐输入了新鲜血液。所有的善本直接送到旅馆留给彭博和奥约斯那两位天堂区神秘书商，他们有本事、有关系，专做国际生意。

专做旧书生意的书商有点儿像墓工。所以，基罗斯总是眼睛盯着报纸上的讣告。一天上午，他以职业的（当然不是人道的）兴奋读到，《先驱报》的图书评论和推介专家埃尔南多·阿法马多尔死于肝脏并发症（肝硬变的代称），不过，安戈斯塔的街谈巷议却断言，医生们尽管做了最大的努力，最终还是没能让他从酒精中毒昏迷中苏醒过来。哈科沃吩咐基罗斯在头九过后马上同他的亲属联系，有儿子找儿子，有遗孀找遗孀。评论家们的藏书往往都是不得了的，一是量大（不是购买的，而是出版社为了讨好以便换得有利推介而预先赠送的、附有作者溢美献辞的版本），二是像新的一样原封未动，因为评论家们既无时间又没兴趣阅读自己推介的图书。在安戈斯塔，人人都知道阿法马多尔的格言是："我总是在阅读之前推介，一旦读过，也就知道了应该如何评价。"

恰在那不可挽回的损失发生后的第十天，朱尔斯奇告诉他的朋友们说，评论家阿法马多尔惟一的侄女罗莎里奥[1] 决定出售叔叔的藏书。又过了两天，下午五点整，三

① 原作者注：罗莎里奥·萨阿维德拉，少说也有46岁，又高又瘦，面色苍白。早年丧母，既无出嫁的妆奁也无迷人的姿色，从十五岁起就跟叔叔一起生活，其实更像是仆人和厨娘而不像亲戚。然而，她却逐渐地将家里的全权操控在了自己的手中，其叔叔只对书房那一个空间拥有主权。

位墓工全身素装出现在了坐落于落寞里的一个死胡同里的那位评论家住了一辈子的房子里。藏书的房间位于那幢大宅的尽里边。那是一个足有近百个两米多高、摆满书籍的架子的正方形大屋子。侄女用钥匙打开了书房,透过从天窗中投下的阳光看去,整个房间里那纹丝不动的空气中飘满了悬尘,让人觉得仿佛是进入了一个神奇而幽秘的厅堂。

"他从来都不让小保姆和我进这个门。就在这儿,我们每次都把午餐和伏特加酒瓶子放在门坎儿这儿。就像他在里面干的事情,我猜就是看书呗,不过天知道呢,就像那是见不得人的、不能让外人看见的,"那位侄女说完就匆匆忙忙离开了那间屋子,过了一会儿再回来的时候手里拎来了一罐圣水和一把掸子。

"最好还是在这地方洒点儿圣水吧,因为,这儿肯定会有许多活的和死的魔鬼,就是这魔鬼吸干了我叔叔的脑子,不仅让他染上了酒瘾,还让他养成了不知疲倦的习惯和有了许多大不敬的信念。"

罗莎里奥非常虔诚,永远都看不惯她叔叔的嗜书癖和职业。她把天下所有的罪孽全都归结到了书上,如果不是觉得还能从那些藏书上面得到一点儿利益,她洒的可就不是圣水而是汽油啦,以示惩罚。

"你们最好全都搬走,而且越快越好。真恨不得这些为罪愆张目的东西马上从这儿消失。如果不弄走,我打算从窗口扔出去,让清洁工人拿去化浆造纸,或者,让风像横扫落叶一般席卷而去。"

基罗斯、迪奥尼西奥和哈科沃坐到板凳上面开始翻查

起来，他们的表现可要比罗莎里奥恭敬得多。以行家的眼睛来看，总共少说也有六千来册，有的是牛皮精装，有的外面硬壳从未动过，有的袖珍本外表虽然很不起眼却保存完好。开本不一，四开、八开、十六开一应俱全，有薄有厚，有的生了虫、有的没生虫。架子上的书籍都是分门别类地摆放着的，有历史与宗教架、秘传和神秘艺术架、诗歌架、戏剧架、哲学架、自然科学架、造型艺术架、神学架，还有数不清的词典和百科全书。在西班牙语文学架上有一套相当完整的当代文学作品，其中有好几排是本地作家的著作。事出偶然而并非真正的兴趣，三位墓工最先看到的就是那里，也就是西班牙语作家的部分。朱尔斯奇最讲程序，所以，他首先将书取下，报出书名和作者或是别的什么特色，再将其递到哈科沃的手中，哈科沃浏览品味一番，作出简短评判，交给基罗斯做最后裁决。与此同时，那位侄女则是徜徉于房间里其他书架之间一边掸洒着圣水一边叨咕着简单的驱邪咒语。朱尔斯奇递给另外两位的头一本书是第二版的里维拉① 的《旋涡》。

“成为经典是件可悲的事情，”他说道，“人人都知道，可是却几乎没人读过，”说着就递给了哈科沃。哈科沃只是简简单单地说道：

“我也没有读过，不过，说不定这是个机会，我喜欢这本书的字号。”

---

① 里维拉(1889—1928)，哥伦比亚诗人、小说家。《旋涡》是一部以南美洲热带丛林为背景的优秀小说。

基罗斯用手摩挲了一阵,随后又读了几行。

“它让我百感交集,因为里维拉笔下的原始森林很像安戈斯塔。跟从前一样,现如今整个国家就像是一片沼泽,早晚会让大家全都完蛋。”

“并非都是好东西。你们看!整整一排保罗·科埃略[1]的译本,”朱尔斯奇通报道,基罗斯故作庄重地接过了书,他那遭到岁月浩劫的嘴巴里露出了硕果仅存的两颗黄牙。他并无恶意地笑着说道:

“咱们店里有他的全集,三套,几乎占满了一面墙。好像人们总是买了他的书之后立刻就想处理掉似的。一如可口可乐瓶子,没有哪家没有。”

那些书落地之前又被迪奥尼西奥过了一道手:

“真有意思:他声名显赫、家财百万,却要假装圣徒,不过,哈科沃,据说他比你还好色,而他的著作则仿佛是历代修身文学的翻版。对我而言,形同垃圾。他是传教士家族的不肖子孙。”

“这儿有一批更新一些的作品。作者是墨西哥的帕迪亚、博尔皮、帕娄、乌罗斯……”

“严肃的?”林塞问道。

“嗨。浅薄的。”

“哦,对,”基罗斯说道,“五个妄图将各自的失败汇聚在一起变为成功的年轻人。”

---

① 科埃略(1947—),巴西作家,当代拉丁美洲最具影响力的著名作家之一。主要作品有《朝圣》(1986),《炼金术士》(1988),《韦罗尼卡决定去死》(1998)等。

“他们确有文学天分，有的还读过不少书，”迪奥尼西奥解释道，“不过，他们感兴趣的是履历而非经历、是奖项而非作品。在他们看来，迷幻药是前卫，只是，不同于极端主义、创造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其他各种主义。他们因为极其保守（忠诚的天主教徒）而无意同任何东西决裂并希望按照阶梯爬到顶峰。现如今全都成了外交官。”

“我不否认博尔皮有时会搅和到科学问题上去，不过，他的构思不错，也还有趣，”林塞试图挽救。

“不多，不过，我承认。”

“这是一位差点儿当上总统的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

“何止是总统，他那架势简直就像红衣主教，确切地说，是教皇。成名过早的作家们老来的日子不好过。不过，巴尔加斯·略萨真是个小说技巧大师。他的一些小说的确是天才之作，而且写作的速度让很多人羡慕不已。他显然是位能手，至今都还非常活跃。此外，他可以说是既有才气又很敏锐。在这片土地上，这两种品质都是非常难得的。”

“他是爆炸那代作家中最年轻的和最后的代表人物，也是惟一的一位在小说创作方面可以跟那位领军大将相抗衡的作家[1]。他有一块放不下的心病，那就是诺贝尔奖。若是不赶快给他的话，可能气管都会气爆的。但愿他别像帕斯似的那么晚才得到，几乎没能享受。”

---

①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拉丁美洲文坛空前繁荣，一大批别具特色的作家异军突起、震惊世界，此一现象通常被称之为“文学爆炸”，其顶尖的代表人物就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

“跟他一样的人这儿很多,富恩特斯也在做同样的梦,还有那位比谁都更配得奖的博尔赫斯。现如今,每年十月,就连更年轻些的也都一个个眼巴巴的,其中就有洛沃·安图内斯、若热·亚马多。”

“亚马多可不年轻,何况,他已经死了。”

“哦,对不起,我在这儿看到了一本书,《沙滩上的船长们》。这可是一本好书。”

“咱们来看看这是什么,好像被人读过,画满了道道,”朱尔斯奇说道,紧接着他就报出了书名:《巴特利比及其同类》。

“维拉-马塔斯的那本关于中途搁笔的作家们的小说?”哈科沃问道。

“对。这本书既是论文又是小说。我很喜欢,”基罗斯说道,“尽管我将不会原谅其作者,因为,他以这本书永远都没法写完为借口,对一大批哥伦比亚的巴特利比只字未提。”

“据我所知,他未曾提及的还有朝鲜人、中国人和芬兰人。我不觉得这是问题,”迪奥尼西奥议论道。

“可是,你们难道就没有发现?我就是巴特利比,本可以被写进书中去的,”基罗斯突然有点儿悲愤地说道。

林塞和阿古斯廷同情地望着他,最后,两个人几乎同时笑着说道:

“算了吧,基罗斯,一个人是不可能被写进所有的书中去的。”

“还是往下看吧。这一格全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快

看，这是《百年孤独》的第一版，封面上有一只搁浅了的小船，早于红皮的那版，更好，也更便宜。啊，还有《上校》[1]的第一版，阿吉雷版，怎么看都是一个珍本；还有一本是在西班牙出版的、改成西班牙的西班牙语版的《恶时辰》。”

“除了文学价值之外，还具有版本学的价值。还没买下来，就已经在上边的书店里找到买主了。单单是这些书的价值就在四千美元以上啊，小姐。”

评论家的侄女搓了搓手，接着又掸上了一些圣水。

“这钱又可以拿去救济穷人了，”她说道。

朱尔斯奇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所有作品全都搬了下来，包括回忆录和最新的短篇小说。

“是啊，事到如今已经没的可说啦。作为一个人，他可能对自己的传记作者并非总是非常大度，而且还可能是卡斯特罗的朋友，不过，说到他的作品嘛，在美洲这个角落里，却是独一无二的。他写的东西都是那么美妙，真像是天使口授的一般，”基罗斯说道，刚才的不快已成过去。

“加博[2]不仅活着而且还时不时地抛头露面，你的口气怎么好像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似的？”林塞问道。

“这么说吧，这种人无所谓在世与不在世。他不会过时，我敢肯定，五百年内不会过时。我曾经有幸见过那位天才，那位诞生在安戈斯塔附近的惟一真正的天才。我还记得当时谈话的情景。那一天，在墨西哥城，你们想想看

① 即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著名中篇小说《没人为之写信的上校》。
② 加博，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字“加布里埃尔”的昵称。

吧……”

“那个故事,你都讲过十来遍了,基罗斯。劳你大驾,这一次就省省吧。不要把一个人说得像神似的,别拍马屁。”

“还是回到墨西哥吧,”朱尔斯奇说道,“这一位也算新人,胡安·维约罗。”

“我读过他的一本杂文,写得很好,”林塞由衷地称许道。

“那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基罗斯说道,“他写别人写得不错。他应该专注于通讯和趣味散文,可是,作为小说家嘛,他缺少那种不健康的、浓重的自我关注。他是个赞赏家。”

“这话说得有点儿意思,”朱尔斯奇说道。

“不承认任何能人是不好的、是小肚鸡肠,”基罗斯附和道,“可是,维约罗崇拜的人太多了。他早已过了那种年龄。”

“是不是说天才都是非常自我的喽?”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可能没有跟你们讲过,我在墨西哥期间,曾经有机会同维约罗见过几次面。每次见面之后,第二天只记得别人说了些什么。别人的话使他噤若寒蝉。起初还以为他是出于墨西哥式的礼貌而自敛呢,可是,后来却发现他是对自己说的话很不自信。对自己如此缺乏信心,我真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东西来。还有一点对他也很不利:个子太高。”

“那么,科尔塔萨尔呢?”迪奥尼西奥立即反问道。

“有那么一个就足够了,”基罗斯断然地说道。

“别再讲墨西哥啦。阿根廷、西班牙、古巴都有什么?”

“就从字母A开始吧,我看到了艾拉。”

“艾拉?一位时髦新派。”

“读他的书的人比他还要新派。而且新派得多!大概都是属于用‘偶’代替‘我’的那类新派。”

“归根到底,新派也可能是有道理的。”

“他们的书满篇谵语,却又恰恰因此而妙趣横生。他们写作的时候就同吸了毒似的。”

“转到B去,有没有博拉尼奥的东西?”

“有他的《野蛮侦探》,献辞不知所云。”

“对,博拉尼奥。我不知道是否像他自诩的那样真的是同辈中的佼佼者,不过,他的确相当不错,可以说是继多诺索之后最优秀的智利作家。可惜没能遇上一位敢于裁冗删繁的出版家,否则的话,还真说不定能够成为天才呢。可是,他过分相信自己而不相信读者。出版家埃拉尔德跟他关系太过亲密,不可能建议他删除哪怕是一页确实多余的文字。”

“你不想要点儿西班牙的?这里有很好的东西:哈维尔·马里亚斯,罗莎·蒙特罗,胡安·戈伊蒂索洛……”

“仅仅是这三位就足以代表世纪末的西班牙了。佛朗哥之后(这位独裁者活着的时候,西班牙文学在牢狱中酣睡不醒),西班牙人重又创造出了小说。这三位再加上维拉-马塔斯和穆尼奥斯·莫利纳,已经成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会羡慕的五剑客。”

“我还要再加上一位更为年轻点儿的加利西亚人,就是

写了《蝴蝶的语言》和《木匠的笔》的那位非常敏锐的作者。好像是叫马努埃尔·里瓦斯。还有一位是《奇妙的城市》的作者门多萨。至于那位早在独裁统治时期就开始写作、后来由于性的原因而被抹杀了的特伦西·莫伊斯,就不说了。我看见那儿有他们的书,全都是很感人的。”

“马里亚斯的书从来都没有献辞。”

“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奇怪。我认为他是新一代作家中最了不起的。在西班牙国内,他很不受待见,因为人们觉得他傲慢而无聊,也因为他能讲一口漂亮的英语。在西班牙那个地方,这可是一宗不可饶恕的罪孽。人们不懂得去欣赏,非得等他死了以后才会珍惜。他的语言最具创意,他那复杂的构思就像是一支并不存在乐曲,缭绕萦回,极其深邃。”

“马里亚斯太不相信人了,近乎偏执。我更喜欢这另外一位,就是穆尼奥斯·莫利纳。”

“不过,还是找点儿本地的吧,最好是女作者,劳驾了,”林塞恳求道,显示出了自己的偏爱。

“除了一两本,女作者的书还真不多。就连普利尼奥的前妻玛尔维尔·莫雷诺的东西都没有。也没看见安戈斯塔最优秀的女诗人皮埃妲德·邦内特的作品。”

“不足为怪。阿法马多尔是个极端的大男子主义者。他从未推介过一本女作者的书籍。他说过,除非像尤瑟纳那种有男人头脑者,女人是写不出什么好东西的。”

“那么,他可真是个白痴了。人们已经确知,女人掌握语言的能力更强。如果说她们鲜有所成,那是因为亿万年

来她们一直都在专注于生儿育女,"哈科沃断言道。

"这儿有几本达里奥·哈拉米约的书。你们评论起来可要当心噢,他可是我的朋友,"朱尔斯奇大声说道。

"他是什么人啊?"林塞问道。

基罗斯宽厚地望着哈科沃说道:

"离这儿不远的小镇圣罗莎的一个商店老板,总是利用周末的时间来写诗。也写小说,不过是在休假的时候。"

"这么说是两手都行喽?"林塞评论道,"对既写诗歌又写散文的怎么称呼来着?两栖?"

"要我说的话,应该是狂妄。"

"我看到有好几种呢,"林塞说道,"咱们可以将其放到'买一赠五'的筐里去。"

"太过分了。《洗过的牌》是一部很好的小说,而那些情诗也写得非常够味儿,甚至连马夫和女仆都能背诵。那天,黑人电梯员,我说的是好的那个,就朗诵来着。"

"那儿还有什么?"基罗斯问道。

"这个嘛,挨着字母 J 的是 H。这儿有咱们的同行、你的朋友奥约斯的东西,哈科沃。题目是《顺着堕落天使走过的路》。"

"很长。有人读过吗?"

他没有得到回答,显然是没人读过。林塞有些尴尬地说道:

"我只知道有两个人读过:女评论家巴伦西亚和哲学家阿吉雷。哲学家说,这本书结尾会比开头好。"

"那么,结尾好吗?"基罗斯怀疑地追问道。

“不清楚,”哈科沃有些支吾,“他们全都没能读到结尾。我很了解奥约斯,我深信不疑的是,尽管没人读,那家伙还是会坚持写下去的。”

“这儿又是一位住在寒区的人,自以为是的法西奥林塞。”

“他的什么书?”

“那本关于烹饪的小书①。”

“一本不坏的书,”基罗斯说道。

“坏倒是不坏,有点儿滑稽罢了,”朱尔斯奇说道,“仿佛是伊莎贝尔·阿连德或者马尔塞拉·塞拉诺借体现身。那是一本用女人心写的男人书。不男不女。”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觉得更像是用啁啾啼啭招引雌性伴侣的朱顶雀的歌吟。”

“哈科沃,你干吗那么恨他?”

“也许是因为他跟我太像了。”

“这儿还有《轶事》和《绅士》②。”

“《绅士》是他惟一的佳作。后来他就贪图安逸了。他是个虚掷了的才子,仅此而已,”哈科沃说道。

“他不会写对话。我觉得,如果能委托别的作家代为设计对话,他也许能够写出一部好书。他住在天堂区里,窝在自己的象牙塔之中。每次到书店去,总说自己很忙。依我

① 这是本书作者阿瓦德·法西奥林塞的一部体裁难以界定的著作,全名是《为忧伤女人准备的烹饪教程》。

② 这是法西奥林塞的两部小说,全名分别是《偷欢轶事》和《落魄绅士的往事》。

看，是老婆管着，不许他出门。”

“还是换个话题吧，真不知道干吗要跟一个小作家过不去。接着看，朱尔斯奇。”

“这儿有穆蒂斯的作品。一大堆小说，题目非常之好。”

“大专栏作家卡瓦耶罗说过，他的书，除了标题，可取之处微乎其微。至于行文嘛，分开来看，每一句都很不错，句式完美、抑扬铿锵。不过，情节荒唐，令人欲睡，想成为康拉德，结果却是连佩雷斯－雷维尔特都不如。倘若不是因为他跟加西亚·马尔克斯交情深厚同时又是个可爱而精明的外交官（擅长同公主应酬和向国王下跪），绝对到不了那种地步。甚至还得了塞万提斯奖。”

“是啊，不过，可能是因为确实很好的诗歌和那本也还不错的《莱昆贝里日记》。”

“还是放过他吧，《战略家之死》是一个精湛的长短篇，此外，他还能调出全国最好的马丁尼鸡尾酒。”

“那边那本是谁的？”基罗斯问道。

“巴耶霍。”

“塞萨尔？”

“不是，怎么可能呢。是独一无二的费尔南多·巴耶霍。塞萨尔·巴耶霍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总算听见你说了一句人话，迪奥尼西奥。你今天一直都不很清醒。”

“他比你们谁都更为口无遮拦、更为尖酸刻薄。罗莎里奥，过来，快点儿，带上那把掸子，把圣水全都洒在那儿，免得让我们受他之害。”

他们把桶里的圣水一股脑儿地洒在了《岁月之河》上面，甚至都没有给巴尔加斯·维拉留下一星半点儿。

他们就这样在谈论书籍以及本国的和外国的作家中打发掉了整个下午的时光。他们对那些在当地没有大碍的已故或异邦作家更显宽容。在罗莎里奥的催促下，他们最后终于买下了全部藏书，价格还算优惠，按三个新比索一本平均计算，对那些有价值的初版本再另外多给一点儿。他们通知了车夫，第二天，克利马科赶着他的驽骍难得前后跑了九趟，将其全部运回了书店。那位刚刚死去了的评论家的继承人专门到教堂的圣水池中拎回一桶圣水，朝着装上马车的每个书箱狂洒了一通。那些书箱在如今成了中转书店的门厅的昔日饭厅里堆放了好几个星期。

自从维尔吉尼娅失踪之后，哈科沃每天都要向剧场饭店的门卫们打听是否见到红头发姑娘回来过。得到的回答一直都是没有。维尔吉尼娅姐姐家虽然是在Sektor C最好的地段，但却既没有电话也没有其他类型的现代或传统联系设施。哈科沃有她的一个邻居的电话号码，那人在离酒馆八个街区远的地方开有一家弹子房，那儿装有一部公用电话。他每天都要往那儿打上好几次电话，不过，总是没人接听。她已经一连四个晚上没有露面了。那天下午，哈科沃决定亲自去找一趟。自打第一次在那家酒馆门前遇见她以后，他就没再单独到那儿去过。他估计，如果到了中餐

馆，北岛说不定能够告诉他怎么走，或者，甚而至于还会找个当地人给他带路并陪他前往。他搭乘地铁到了绝望者站，老渡工送他过了浑河，临别时说的还是那句老话："等回来的时候再付钱吧，如果您还能回来的话。"他立即登上了维吉尔坡。中餐馆关着门，坡上没有人迹。哈科沃清楚地记得那一代街巷的热闹景象，不明白怎么会变得如此凄凉、如此清静。他朝坡下走了一段，尽量避开第一次到那儿时迷路的地方，于是就选择了后来维尔吉尼娅带他走过多次的路线。没过一会儿，他就觉得在那不见人影的迷宫中到处都是毫无印象的交叉路口和台阶。惟一相同之处是路面一会儿是尘土、一会儿是石子、一会儿又是泥塘，可是，这一次街上空荡荡的，气氛显得非常紧张，近乎处于战争状态。房屋的墙壁上留有明显的战斗痕迹，数不清的弹洞就像是划一的字母，书写出来的却是一个警示：下一个可能就是你。那一个个〇既是数字〇又是意思为"或"的字母O[①]：或你或我，咱们都将变成为〇。空旷而又因为没有了音乐而显得出奇地安静的街巷让他心里发虚，有人在窗户后面注视着他，远处不时传来枪声以及直升机螺旋桨的嗡鸣、炸弹爆炸的轰响。哈科沃发觉自己不知不觉地又一次钻进了地狱入口，尤为糟糕的是，他已经找不到退回去的道路。他转身向后（以为那就是后）撒腿就跑，心想，只要顺着上坡的台阶或道路跑下去，总能抵达谷地高处挨近河道的地方。事实是，他刚刚爬上高岗紧接着又得下坡，怎么都没法到达

---

① 字母O在西班牙语中是连接词"或"。

河边。

骤然间，哈科沃发现有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了的半大小伙子正迎着自己走了过来。那人身披一件蓝色的斗篷，左手将一个晶体管收音机贴在耳朵上，边走边听着广播。他正想向对方打听去浑河怎么走的时候，那人却掀开斗篷，伸出了右臂，手里攥着一把迎着阳光闪闪发亮的杀猪刀。

“别动，婊子养的，不然你就死定了！”

那个满脸凶相加恐惧的小伙子将刀架到了他的脖子上。

“快把身上的东西全都掏出来，婊子养的阔佬！”

哈科沃试图稳住对方（“别冲动，小兄弟，别冲动”）并摘下了手表。当他递过去的时候，那小伙子却让他给戴上。哈科沃将手表系到了对方的手腕上，接着又从屁股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了钱包递了过去。小伙子让他给塞进自己的口袋。哈科沃以为到此也就完了、打劫即将结束，可是，小伙子反倒向他贴了过去并将刀下移使劲地顶到了他的肋部。正当哈科沃感到衣服贴到了身上、皮肉一阵撕痛的当口，小伙子却将自己的左臂搭到他的肩上并像朋友一样搂住了他，斗篷遮住了那把直杵他的肋巴的尖刀。小伙子吩咐哈科沃往前走，他只好跟着移动脚步。小伙子搂着他的肩膀、拖着他在空荡荡的街上快步疾行。他们偶尔也会碰上迎面而来的行人，不过，只是一闪而过，看都不看他们。每当遇到行人的时候，小伙子就假装谈论足球和入场券，而哈科沃却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堵住了嗓子眼儿没法喊叫。突然，

不知怎么、也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就走到了一片荒地，荒地中间有一条狭窄的黄色土路。

“顺着路往前走，”小伙子吩咐道。

他们顶着太阳在那杳无人迹的地方走了好长一段路程。已经看不见人家了，他们顺着那条土路走到了一堵白墙跟前，墙上有一个小小的豁口，穿过豁口是一片坟地，满眼都是白色水泥坟堆和许许多多简易的木头十字架。小伙子让他坐到了一个坟头上。坟地很大，一个人都没有。城区的枪炮声也已渐渐远去。劫匪命令哈科沃把鞋脱掉。他乖乖地照做了。小伙子脱下自己脚上的网球鞋放进了斗篷下面的一个背包里，接着就让哈科沃将自己的鞋给他穿上。哈科沃给他穿上了鞋并系好了鞋带。小伙子让哈科沃脱掉袜子扔到旁边的坟堆上去。哈科沃又照做了。小伙子于是站了起来，脸上变得越来越苍白。

“我不喜欢抢劫。这样吧，咱们拼一把：谁赢了，手表、钱包和皮鞋就归谁。”

小伙子掀起了衬衫的下摆，露出了四五把插在腰间的刀子，刀柄有木头的也有金属的。小伙子让哈科沃选一把，哪把都行，然后就为那些财物拼个你死我活。哈科沃拒不动手，而是劝说那小伙子不要冲动，表示愿意把那些东西全都无条件地送给对方，是赠送，不是抢劫。小伙子目露凶光，坚持要拼。

“我不用这把刀。咱俩用一样大小的刀，”他说着从腰带下面抽出了两把几乎完全一样的刀子。哈科沃执意不接，一个劲儿地求饶，可是，对方却回答他说不能放他走，因

为他已经认得自己了,可能会去告发,人家会让他看留有案底的疑犯照片并最终使之丧命。哈科沃保证绝不声张、保证什么也不说并表示会彻底忘掉那人的模样。为了证明这一点,他马上就不再正眼去看对方。小伙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那人让哈科沃脱掉裤子,看到哈科沃迟疑着不肯动手,于是就立即重又将刀顶到了哈科沃的胸脯上。衬衫破了,鲜血染红了衣襟。

"让你脱掉裤子呢! 混蛋,听不懂,是吧?"

哈科沃解开皮带脱下了裤子。身上只剩下了内裤,他心里就更加发虚了。小伙子接着又让他把衬衫也脱掉。他顺从地脱了下来。

"现在脱内裤吧,"小伙子说道。

哈科沃战战兢兢地脱下了内裤。他的阳具缩得很小,就像一个幼童。

"留下衣服,跟着我走。"

他们走到了一座水泥坟前,小伙子停了下来让哈科沃躺到坟上去,要像死人似的,脸朝下。哈科沃摇了摇头,小伙子走上前去将刀架到了他的脖子上。

"不躺下就死定了。"

哈科沃坐到了坟头上。恰在这时,传来了一声爆炸,距离很近,那小伙子仿佛一惊。"快走,"他说道。紧接着就看到有一团烟雾腾空而起,空气中立刻弥漫了火药的气味。

他们重又从墙上的豁口中走出了墓地。刚刚到了外面,就在白色的墙边,小伙子再一次吩咐哈科沃躺到地上,并说,非常抱歉,非得杀了他不可。哈科沃身上一丝不挂,

不住地打着哆嗦，既没有力量搏斗也没有力量逃跑，只能僵在那里，拒不躺倒。他再一次恳求对方饶了自己一命，并保证不喊不叫。那小伙子想了想，哈科沃从他脸上看到了一丝怜悯。

“咱们贴着墙根往前走。你跟在我后面，不准掉头，不准逃跑，慢慢跟我拉开距离，等我落下你一百米以后，你再转身，不能提前。不许叫喊，你个长大疮的，也不许奔跑：记好喽！一直朝前走，就能到达河边，不跟你啰嗦了。”

从坟地墙边可以看到远处的河岸。哈科沃走得很慢，越走越慢。打劫者将他落下足有百十来米之后回过头来冲他点了点下巴。他立即朝坡下的河边跑去。他的心脏简直就成了安放在胸膛里的蓄电池。在奔跑的过程中，他感觉到了自己那赤裸着的双脚被石头硌得生疼。快到河边的时候他才再次见到了人影。看到他那副模样，人们将他当成了疯子，对他品头论足。他用一只手遮住了私处。他看到了一座红房子，立刻就冲过去敲门。没人应答。他继续朝着河边奔去，发现有更多的眼睛默默地从窗口望着自己。他找到了渡工，但是，因为他给不了船钱，没有一个人愿意送他过河，而那位长髯老翁又没在场。

“我遭抢了，已经一无所有，”他解释道。渡工们耸耸肩膀，仿佛在说“关我们屁事”。

他已经绝望了，脚疼难忍，低头一看，敷满尘土污垢、黢黑一片的右脚底板血流不止。他开始漫无目的地瞎跑，任人唿哨、嘲笑。他汗流浃背，觉得自己真的要疯了。一群手持手枪的青年正从一座房子的天台上望着他。其中的一个

十三四岁的孩子瞪着神经错乱般的眼睛对他们的头头说道：

“快看，快看那个疯子，咱们来比准吧，咱们来比准，我敢打赌，一枪就能把他撂倒。”

样子像头头的那一位却说那天不是干活的日子，附近有奸细，最好别冒险。哈科沃大步流星地跑上了一条有着水泥台阶的街道。

哈科沃去到了一个较为平坦的地方并朝一座尚未完全竣工的教堂冲了过去。教堂大门紧闭。门厅旁边（再过去一点儿就是悬崖）有一个披着件曾是橘色的破烂长衫、满身脏污的家伙正在散发着绿纸印的传单。他眼睛里面充满了血丝，像疯子号叫一般对空嘶喊。少有的几个行人就像躲着哈科沃一样对他避之惟恐不及，然而，那人却挡住了哈科沃的去路并对他说道：“兄弟，我也赤身裸体，不过，您还是用这张关于世界末日的告示遮遮羞吧。”那人边说边递上了一张绿纸。哈科沃接过去，随手就将之当作芭蕉叶护住了自己的下腹。

哈科沃接着走自己的路，缓了缓气之后，又继续奔跑起来。他浑身是汗，胸前和肋部各有一道小小的伤口，由于脚疼而显得有点儿一瘸一拐。街面上又一次没有了人影，依稀可以听到远处的枪声。也许是绝望的泪水冲亮了他的眼睛，犹如突见光明一般，他一下子认出了维吉尔坡。他立即奔了过去并找到了北岛。店门虚掩着，林塞悄没声地走了进去。他抱住厨师放声大哭起来。在厨师的好言安慰之下，他终于把自己的遭遇讲述了一遍。北岛给他找了套衣

服、一双拖鞋，把他送过河并花钱叫了辆出租车请其将他送回饭店。北岛还告诉他说，维尔吉尼娅姐姐家和酒馆所在地区正处在全面戒严状态之下，什么人都出不来、什么人也进不去，火团肯定是被困在里面了。回到旅馆以后，哈科沃发现那个身披橘色长衫的人塞给他的那张纸还死死地攥在自己的手里。传单的题目是《世界末日》，他从头到尾读了一遍："面对着徜徉街头的酒鬼和流浪汉，/急于抢钱去买迷幻药丸的持刀青年，/满身脓痂、饥肠辘辘、哀声乞讨的女人，/不得不迎战现实的千难万苦的孩子，/被遗弃在伪善的集中营里/等待着死亡的麻风病人、鳏寡翁妪，/面对着流落街头、满身尿臊/和致命酒气的无家可归的人群，/或者是惨无人道的古拉格岛中的/那些为了缝制华贵服饰而累瞎了双眼、/每干一个小时仅仅才能挣到一角钱的女人，/而公司大佬和股东们/对利润的追求却是贪得无厌，/每年的进项都得以十亿美元来计算，/面对着因为吸毒而早早丧失良知的年轻群体，/只会让暴力永驻人间的那些暴力孕育出来的孩子，/年仅十四岁就已经/染上了艾滋和毒瘾，/怀上了注定多病并且嗜毒的子女的雏妓，/面对着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种种现实，/那庙宇中的庙宇，/那为暴利和丁当作响的金钱之神建造的电子圣殿/却傲然、光灿、挑衅地拔地而起。/你不觉得基督应该回来/并按照福音书的宣示进行一番清理？"传单上签着一个叫做什么帕切科的人的名字。哈科沃倒是觉得其言凿凿、言之成理。

安德雷斯·苏莱塔的札记

调查

维尔吉尼娅被困在原来住的地区已经八天了。听门房说,林塞先生下去找过,不过,由于擅自闯入而遭到了抢劫。据说,那一带地方,如果没有向导,就会有进无出,可是人们总是不愿意吸取教训。几乎是不经意间,我逐渐了解了有关他的许多事情。真不知道他怎么生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只是,一有可能,我就会打探他的情况。我已经知道卡尔洛塔为什么对他那么好了。他不仅因为她照顾了火团而给她小费,而且还多次替朱尔斯奇和基罗斯付了房租。没人说得清楚他对维尔吉尼娅有什么企图,我想就连她本人也弄不明白到底是一种什么感情使他对自己倾心。惟一不容置疑的是,正是他本人于不久之前请她来到饭店并让她在这儿住了下来。大家都认为她是他包养的女人之一,以替她租房的方式来换取不时的床笫之需。不过,我想像不出他会干出这种事情,更不相信维尔吉尼娅会为此而卖身。

有人告诉我,林塞是饭店老板雷伊先生的表弟。这是卡尔洛塔愿意同他交好的另一个原因。她甘愿成其好事,甚至还不惜充当暗探,将火团跟我去阿维拉山散步的事情报告给了哈科沃。我是从夜班门房拉米罗那儿知道这事儿的。他这个人啊,只要是给点儿白酒和香烟,讲话就不管不顾了。我去找他是想问问他知不知道维尔吉尼娅的下落,可是他却跟我讲起了哈科沃如何监视女友,确切地说是女

友们,因为他的女友不止一个。拉米罗还提到了另外一个从地道里来同他相会的女人,肯定就是那天我见到的那个大奶子姑娘。拉米罗还说,正是为了她,哈科沃才挨了揍,就在我同他相识的那天夜里。这个女人叫什么卡米拉,还在电话里跟我讲过话呢。尽管已经有了那个姑娘,哈科沃还要监视红毛,他同样也监视过别的女友。倒也不是哈科沃喜欢吃醋,拉米罗说,不过,却是希望掌握维尔吉尼娅的一切行踪。这样他就会有一种掌控和威慑的感觉。他一边跟卡米拉同席共枕,一边还要了解维尔吉尼娅在做什么,比方说跟我吧。真是吃着碗里的看着盆里的。“不过,他并不危险,”拉米罗说道,“只是想知道知道罢了,而不是为了报复。”他不喜欢天天都见自己的情人,而是轮番约会、保持距离。他避免多见任何一位女友,仿佛是不想过分熟悉她们的躯体,害怕失去新鲜感。

哈科沃几乎总是七点钟的时候跟维尔吉尼娅一起在楼下的餐厅里吃早点。橘子汁,面包或黄油玉米饼,咖啡和溏心鸡蛋。午饭都在外面吃,哪儿饿了哪儿吃,几乎不吃晚饭,若是吃的话,最多不过是蔬菜汤或是自己在房间里的灶台上准备的沙拉而已。将各种情况汇总在一起,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哈科沃是个不安分的人,几乎从未有过心静的时候,而且还是个好色之徒,像狗一样,对女人的迷恋已属病态。就我所知,他已经有了两个情人,红毛和大奶子。不过,从维尔吉尼娅态度上看,我不觉得她把自己当成为他的情人。说到底,我真想知道哈科沃究竟有什么招数居然能让所有的女人全都拜倒在他的脚下。但愿他不是靠美元。

我并没有看出他多有魅力，也许是讨女人喜欢吧。他表面上非常文静，尽管长相粗硬，仪态却很优雅，几近温柔。有一次听见朱尔斯奇说过，哈科沃有两种音色，一种是对众人的，一种是专对心仪的女人的。他跟女人讲话的时候，朱尔斯奇说道，就好像个个都令他心动似的。他不像是个喜欢嘻嘻哈哈的人，不过嘴角上却常常挂着个揶揄的微笑，言谈话语倒还能够讨人喜欢。都说他很会做菜，每当对女友有所用心的时候，就会在自己的房间里为她们露上一手。火团告诉过我说他做的菜非常好吃并且总是只喝红酒。他穿衣服不是很讲究，好像穿什么衣服都觉得很舒服，不像我，哥哥的那些可怕的遗产穿到我身上晃里晃荡，离舒服可是差得远去了。他的两只眼睛大而有神、透着智慧，鼻梁笔挺、漂亮。没人确切知道他每天都去哪儿，大概就是在落寞里东游西逛，喝喝咖啡，管管闲事，买买旧书。他有记者证，据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在寒区里有些重要关系，所以人家才发给了他能够进入属于上等公民的光明天台的通行证，与此同时，又有人能够带他遍游三等公民麇集的脏污地牢，不过，如果真是这样，他也就不会遭遇抢劫了。他有辆旧汽车，几乎每个星期二都会开着那车去 Sektor F。

根据找他的电话判断（拉米罗跟我说过有那么不多的几个人给他打过电话），他应该跟寒区有些瓜葛。一个妻子、一个女儿、一个学生、几个朋友，再有就是堂彭博和堂奥约斯那两个著名书商了。书商常常会给他留下有关珍稀图书的口信。听一个也在基金会工作并且认识他的人说，他还是一家商店的老板。那商店是他从一个当神父的舅舅那

儿继承来的,坐落在玻璃修道院里面。我是不久前才了解这座修道院的。修道院原属本笃会,建于十八世纪,有庭园,有修舍,有教堂,有带罗马式立柱、哥特式拱券和巴罗克式花饰的回廊,一应俱全。地处山下不远,从前是寒区的始点,如今成了 Sektor F 的边缘。古老的修道院现在已经变作商业中心,名之曰 Mall Cristalles,写出了双 l ,真是丢人到家,让人没法知道到底是哪国文字。原先的教堂祭坛和中殿已经成了快餐售卖场。那儿是安戈斯塔倒数第二位红衣主教、外号叫做“吸血鬼”的奥尔多涅斯·克鲁希多大人最后卖出去的地方,随后他就带着所得钱财到罗马去享受人生了。看来,林塞的那位神父舅舅只能痛恨、能说痛恨的人在这世界上就只有一个,就是那位屁篓子、性变态、没心肝、坏得仿佛魔鬼转世一般的吸血鬼红衣主教。

这就是我了解到的有关哈科沃的情况。我去过书店,不过,同我毗邻而居的那两个老头子,除了我前面已经记下的那句朱尔斯奇的话之外,没跟我讲出任何有分量的东西。他们两个不仅滑头而且多疑,总是:希望他们讲的,他们守口如瓶;不希望他们讲的,他们却喋喋不休。那天傍晚,我从基金会出来之后就去了 Mall Cristalles,一是想见识见识,一是想看看那家圣器店,结果却是连圣器的影子都没能见到。在那座古老的修道院里,那类店铺连一家都不剩了。全都是名牌服装、网球鞋、内衣、皮革家具、电子产品,再有就是快是快但却难以下咽的餐饮。那个商场景致优美,确实不假,和尚们看中的地方嘛,他们处处节俭,惟独不舍眼福。过了修道院,在一块宽敞的台地上面修起了一个很大

的平台,从那儿可以对整个天堂区一览无余。空气凉爽而清新,仿佛到了热带之外,不是身处潮热地区,而是跻身遍地都是荷尔斯泰因奶牛的高原峡谷,群山一色苍翠欲滴,信号齐全的街道,为盲人专设的有声指示路灯,收费的高速公路,备有汽车窗口的银行,体育馆,飞机场,湖泊,广场。不管是见到了什么人,如果问他在干什么,他一定会告诉你不是要去机场、就是从机场回来。或是返自伦敦,或是前往纽约。一向如此。天堂区的生活就是索霍[①] 的翻版,基金会的同事们告诉我说。我尽管不知道索霍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但是,我相信他们说的。这里有泰餐馆、素餐馆、天然物品店,有出售在堪萨斯、维罗纳、柏林能够看到的所有品牌的商品的超级市场。什么都进口,甚至包括莎士比亚的云雀和西班牙的石鸡。在天堂区,可以吃到野鸡、里奥哈红酒配布尔戈斯小牛肉,可以买到开胃或化食的爱尔兰威士忌、得克萨斯的牛排和拉普拉塔河地区的腊肠。那儿就是迈阿密的一个拙劣仿品,因为没有海,基金会的人都这么说。医院林立,上等公民们不是死于枪弹而是死于老迈、癌症或心肌梗塞,就像是在苏黎世或东京,因为,在那里,安保局的凶犯们不杀人或很少杀人,而敢死队的炸弹尽管影响了生活,但却没有改变统计数字。在寒区,人们街头相遇的时候总是互赠笑脸,古铜色皮肤的半老女人以在公园的小径上奔跑的方式跟自己的年龄抗争。这也就是说,那里有公园、有

---

① 索霍,英国大伦敦威斯敏斯特市的一个街区,多移民,伦敦繁华地区之一,有沿街集市、广告公司、服装店、音乐出版社等。

小径、有树木。孩子们上的是英国学校、哥伦比亚－美国学校、法国学校、意大利学校、Deutsche Schule[1]，清一色的双语或三语学校，西班牙语反倒像是他们的第二语言了，讲得怪腔怪调。他们居住的专门小区四周架着铁丝网，就像是整个寒区那个大金丝笼里的一座座监狱。偏执与恐惧将他们限死了（这句话是我从布尔戈斯大夫那儿听来的），于是Check Point、通行证、警卫、电网和闭路电视就使之成为了现代的中世纪城堡。从前城市建墙是为了御外，防蛮族或野兽。如今，安戈斯塔竟然野蛮到了内筑高墙防自己。在推行隔离政策之前，有一堵看不见的墙将城市分成了贫富两大群体。现在人们在修建的是一道中国长城，不过，据说是从中东学来的。布尔戈斯太太说，这事情太可笑了，纯粹是演戏。我曾经到过他们在天堂区的家里。是他们用大夫的防弹车把我载去的。他们有一个一二百平方米的花园和一个调温游泳池，夫妇两个每天上班前都要游泳。吃饭的时候，他们谈起了游泳池。只是他们俩人在说，不过似乎是说给我听的。俩人都承认，在安戈斯塔，拥有游泳池是一件让人脸红的事情，因为，在下边的热区里，成千上万的人甚至连住房都没有，有些人虽有住处却没有自来水。布尔戈斯大夫说，寒区的人，那些跟他一样的上等公民们，龟缩在台地上面就是为了闭目不见这种天大的不公并从而减轻自己的负罪感，就是为了能够随心所欲地在游泳池中嬉戏而不受良心的谴责。

---

① 德文，意为“德国学校”。

布尔戈斯大夫说，我们人类都是些怪物。人人都把自己的牙疼看得比非洲或朝鲜几十万人饿死还重，人人都会因为自己的巴儿狗死了而伤心欲绝却对上百的利比里亚或乌干达的儿童惨遭屠戮无动于衷。安戈斯塔的当权者们企图让穷苦大众远离上边这片城区，为的是自己不看、不察，从而也就免得操心和愧疚。眼不见，心不烦。像他们那样的寒区人，他说道，需要将安戈斯塔的穷人挡在下面，以便自己在游泳池中戏水而不觉得卑鄙。他每天游泳，却也自知不齿。他创建基金会为的是让自己觉得自己并非无耻之徒，他反对隔离政策为的是让自己觉得自己并非也是一堆狗屎（他一般是不用这种脏词的，在说出这句话之前，已经有四杯红酒下了肚）。他打算到公共泳池去游泳了并想将自家的花园让出去，尽管非常舍不得，他说道。堂娜克里斯蒂娜说，他们过着那样的生活却并不觉得丢人，因为他们正在努力让别人也能过得好一些；她还说，她不会将自己的花园和泳池白白送人。她认为，富有不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只要人人都能一样富有。如果社会上最为贫穷的人也能过上体面的日子，差别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我觉得他们俩是在给我表演那场对话，既是自我解嘲，也是向我解释。起初我没想参与，可是后来终于也发表了自己看法。也许是为了安慰他们吧。我说，不管是在安戈斯塔还是在瑞士、美国或意大利，游泳池都是不道德的。如果说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样的，国别不能成为允许在西班牙拥有泳池而在哥伦比亚或秘鲁就不准拥有泳池的条件。第一世界的富人一直都在批评第三世界的富人，我就不明白近前的富人为什么一

定就比远处的富人更有罪过、更不道德。布尔戈斯大夫说，人都是这个样子：只对闻得到、摸得着、眼睛看得见的事物感兴趣。千里之外的事情过于遥远，就好像是发生在火星上。他还说，如果他不关心隔离政策，也就不会有人去关心了，除了远在瑞典或挪威的几个属于非政府组织的疯子。

我告诉他们，自从到上边来工作以后，自己明白了一些事情。安戈斯塔的上等公民们跟世界上所有的贵族没有什么不同，哪儿都一样。不过，在这里，他们的特权比在别的地方更扎眼、更受非议，因为差别更加明显。所以，他们也就比他们的那些第一世界的同类们更为偏执，因为，在这儿，威胁更近，那些谁都视而不见的绝望者们的威胁。这些人想要引起人们的关注，或是让自己被炸得粉身碎骨，或是投下致命毒气袋或传染病菌瓶，或是利用装满人肉和汽油的飞机去撞击著名建筑，从而制造了一起起震惊世界的仇恨与疯狂的袭击事件。

在这儿，安戈斯塔的上等公民们，作为世界富国的盟友，极力企图阻止穷苦大众流向那些国家。他们将这些人限制、禁锢在无边的苦难之中。我跟布尔戈斯夫妇说，安戈斯塔的上等公民们承担的是最为肮脏的任务。我说，就像以色列，由于是西方与阿拉伯世界的分界点，所以就得替欧洲和美国去执行肮脏使命：遏制穆斯林国家；或者，就像从前的南非，曾经扮演过企图分裂黑人的缓冲器角色。在安戈斯塔这儿，问题不具种族色彩也非宗教性质，但是却必须管住和制服无法计数的、类似我这样的穷苦大众，因为，一有机会，我们就会流向富人的世界。这才是这类国家最主

要的出口产品,而不是咖啡、石油或可卡因。这类国家出产得最多的是人、穷人。(这个观点不是我的,是我有一次从林塞先生那儿听来的。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观点是我的,全都是我听来的或读到的。我本人至多不过是想出了那么一两句诗罢了。)布尔戈斯夫妇说我干得不错,而且……不,不该写这些。

自从开始在整个安戈斯塔上下穿梭以来,我不知道世界变得更宽还是更窄了,只是觉得一切都很糟糕。我发现,只有在基金会里人们才把我当人看。此外,我也认可了自己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张卡片被归类到了二等公民的行列之中。哈科沃·林塞也是二等公民,尽管,如果他愿意的话,似乎是本可以升级为上等公民的。我听到的对他最高评价就是:虽然娶了个上等公民老婆并且可以留在上边,他却依然故我。我匆匆记下了这一切,却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完全明白。我只是期待着维尔吉尼娅很快就能回来看我(她的房间里就在不久前重又有了动静)。

还有一大新闻,很想记录下来。但是,我必须噤口,确切地说是管好自己的手,因为,关于这件事情,最好还是不要留下任何文字凭证。布尔戈斯夫妇交给了我一项现场任务,他们是这么说的。其实就是实地调查,充当目击证人。为了能够完成使命,我需要找到一位摄影师。就写到这儿吧。

按理说，七大高人的身份是保密的。很多年前，在他们还是共济会组织而不是裁判所的时候，主席和部分成员总是愿意头罩遮脸兜帽、手戴羔皮手套。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套装束越来越不严格、越来越不认真，如今，那件长袍也许已经是最后的标志了。由于实行的是共同接纳的推选机制，其成员的身份起先是秘而不宣的，后来也逐渐变得更为公开，至少是在他们之间。每当一位成员去世或退出，都必须遴选一位新的成员。剩下的六位成员有权荐人候选。有时还会对竞选者进行一次非正式的考察，比方一起吃顿饭，借以了解其观点及信念。不过，一般来讲，所有成员全都知道应该举荐哪种类型的人物，通常只是通过投票的方式按照有效多数（五票）作出最后决定。很多没有机会作为新成员加入其中的局外人也都知道有这么一个高人会议存在。七大高人的最大敌人——也许是惟一的敌人——就是那些未被接纳的竞选者。

七大高人总是力图保持某种权力的平衡：宗教、军事、政治、司法、工业、农牧和商贸各有代表。这一模式并不十分严格，有时会有某一个方面可能没有代表而另一个方面却有两名代表的情况发生，不过，大家还是谨记着该机构的缔造者和至死都是其主席的、伟大的莫雷诺作为平衡与审慎措施写进章程的这一遗训。宗教代表不一定就是教会的高层，尽管原来的红衣主教奥尔多涅斯·克鲁希多在很多年里都一直占有着一个席位，直到被调往罗马。填补他留下的空缺的是一位很有声望的光棍律师。此公虽然未受教职，但却狂热而虔诚，尽管不属于任何教派，却对有关或可

能危及安戈斯塔主导宗教所维护的价值观的所有事物处理得非常到位和巧妙。他的真名叫做德尔·巴耶，不过，在圈内的代号是“星期三”。每次投票的时候，在丢出黑球之后，他都要显示一下自己那不同凡响的幽默：“处决某些人是咱们的传统。非常让人痛心，也违背第五教规，不过，却又不得不如此。比方说吧，除掉一个堕胎的人，就是以一人之死挽救千万生命。”投完票以后，他会立即画个十字并虔诚地亲吻一下自己右手那捏过投票用球的拇指和食指，也就是他用以在高人会议和教堂为人祝福的那两个指头。

多罗特娅的第二任丈夫布鲁诺·帕拉西奥[①] 是天堂区的知名建筑师（设计过 Mall Cristalles、智能大厦、新市场、大学图书馆）。哈科沃对其印象不错，因为，他同前妻的关系之所以能够重归平和以及能跟女儿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而不再受时间、条件等诸多限制，间接地都要归功于建筑师对她的热烈追求。自从那个讨人喜欢的替补出现以后，多罗特娅就对哈科沃改变了态度，突然之间不再恨他了，现如今只是对他蔑视而已。她把自己的第一个丈夫看做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一个年轻时犯下的可恶错误，不过，已经不

① 原作者注：布鲁诺·帕拉西奥，46 岁，身高 1.76 米，体重 76 公斤。是个不错的建筑师，轻佻，高雅。成家较晚，这是他的第一次婚姻，此前的生活状况难以说清。在其职业生涯中，他深受政府青睐，为天堂区设计了许多重要的公共建筑，从而积攒下了一笔不容小觑的家财。

必再去多想了。有了新的追求者之后，多罗特娅没出一个星期就开始允许哈科沃跨过门槛、走进客厅、饭厅乃至厨房。一改多年的冷漠与沉默，已经不再只是哼哈地回应，而是也会问这问那、冲杯咖啡、讲讲索菲娅的趣事、说说学校、谈谈天气了。她就好像是从心灵深处发生了变化，仿佛生成了另一种性格。没有比男友更好的药方了，或者说，为了拔除不称心的旧爱那颗钉子，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找到一颗新钉子。不到半年，多罗特娅就跟那位追求者结成连理了。

婚后没过多久，他们就把两个人的钱凑在一起建了栋新房子，很是气派。他的设计，她的布置；现在，他们又要有孩子了，儿子，他下种，她孕育。索菲娅在学校的时间只是几个小时，跟母亲的丈夫关系不睦，因为帕拉西奥甚至还想参与对她前途的设计，这样一来，母亲再婚之后，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她就更加靠向了亲生父亲，尽管并没有因此而就消除了原有的那些上等公民家庭对一个二等公民的偏见与不屑。哈科沃已经不再是像从前那样每个月带女儿出去一次了，而是每个星期都可以，甚至是不止一次，只要他们爷俩愿意，随便哪天下午都行（通常为星期二，因为那是哈科沃给贝亚特里丝上英语课的日子），或者一起度周末。小姑娘有时还会跟随他下到温区，去书店，吃冰激凌和肉馅饼，留在饭店过夜。

建筑师对妻子的前夫有一种礼貌的好奇。哈科沃每次去接女儿的时候，他都会请其喝杯酒或咖啡，并且总是趁两个人坐在视野宽阔的阳台上聊天的机会提出各种问题，借以琢磨妻子到底看上了那个人的什么地方。他不认为哈科

沃帅气和聪慧，更谈不上高雅，相反，从其外表的种种明显特点来看，相当的穷酸。一位温区的书商，衣衫不整，手表、袜子（红的或花的）、鞋子全都极无品位，仿佛对上流社会时髦的潮流（后现代派）和品级（黑色）一无所知。一想到多罗特娅早晚会从其父亲那儿接手的巨大家产差点儿就有可能落入此人囊中，他就感到毛骨悚然。

总体来说，帕拉西奥平生的追求就是高雅。对他而言，高雅是什么意思？显而易见，首先就是外在的表象，因此必须精心选择衣服、家具、器物、绘画、汽车、地毯、不同假期的去处、饮品、菜肴、香烟和红酒。他几乎总是穿一个颜色，纯黑色，而且只穿山本洋次，仿佛人生就是永恒的葬礼。哈科沃根本就不知道山本是个什么人，他以为，建筑师喜欢黑色是为了显得瘦削一些或者是为了追赶盛行的节食大潮，不过，有一次，多罗特娅在提到丈夫的时候解释道：

"布鲁诺的一大魅力就是只穿山本系列，从衬衫到鞋子，只有在特别热的周末才会穿得凉快一点儿，比方浅褐色的阿尔马尼亚麻衫。你不知道山本是什么人？嗨，亲爱的，一个日本的大设计师啊。在布鲁诺的眼里，他是最伟大的。"

建筑师用以盛接雪茄——科伊瓦或基督山牌——烟灰的烟灰碟出自菲利普·斯塔克之手。他那里边裹着卡尔文·克莱因的内裤、外面再用山本的破烂包起来的屁股必须放在吉斯·帕帕沃伊内制造的精美生态椅上。冲咖啡的水是进口的，用迈克尔·格雷夫斯的壶烧开，然后再倒入一个阿莱西自动盖咖啡壶，与其搭配的是捷克产薄得几近透明、底

部带有凸纹鸟饰的小瓷杯。厨房的全套用具也都是阿莱斯牌子的，只有刀具是最为挑剔的东方厨师们喜用的吉金系列。摆满热带肥硕花草的咖啡室旁边兀立着一个阿尔瓦尔·阿尔托大花瓶。建筑师对这一切闭口不提，他知道炫耀绝非高雅之举，可是，多罗特娅却得意洋洋地一一展示给前夫，特别突出家中每件器物的品牌以示其不俗与独特。

这是因为，再婚之后，多罗特娅也变得非常注重外表了。哈科沃尽管对这一切一窍不通，不过，最后还是逐渐意识到了其重要意义，不只是对他的前妻，而是对所有那些懂行的上等公民(比如奥约斯或贝亚特里丝，虽然没有刻意追求，但是却也看得出来他们对此类标识的钟爱)。他们都曾先后向他讲述过某种款式的汽车、锅灶、灯具或一件切拉西服装的意味。哈科沃能够理解一件带有异味的破旧衬衫和一件质地柔软、剪裁可体的新衬衫之间的不同。他能够理解一辆雷诺4型和一辆梅塞德斯之间的差别，但却看不出一辆兰奇亚和一辆马塞拉蒂、一辆波尔舍和一辆费拉里或者一辆美洲豹和一辆宝马有什么不一样的义涵。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出西班牙红酒和安戈斯塔红酒间的差异，但却分辨不清楚八九年的巴罗洛和九〇年的名酒阿罗塞堡、分辨不清楚两种杜埃罗河滨酒哪个产于本地农场、哪个产于附近地区。对他而言，最愚蠢的还得算是多罗特娅和建筑师居然说能够辨别出分别用大玻璃瓶和昂贵包装从意大利进口的水(圣佩莱格利诺的、埃维昂的，等等)和盐的味道，他们称其具有特异的健体和调味功效，因为，按照建筑师的说法，西西里的盐是一回事、塞尔德尼亚的盐又是一回事，但

是这两种盐全都大大优于维拉角的盐。天知道有什么道理。

对哈科沃前妻的丈夫来说,这一切都是至关重要的,此外还有开立姆地毯的不规则几何图案(或米兰一家衬衣店生产的、长短合宜、商标极怪的领结)或波斯地毯、高加索地毯及阿富汗地毯的花饰。哈科沃无一所长,甚至对图书也不在行,他不相信自己能够根据一段文字分辨得出来哪是佩雷斯·加尔多斯的小说、哪是左拉或巴尔扎克作品的译文。难道是因为他生在温区而就不能辨别蒙特布兰克牌圆珠笔的笔道和千米之长牌圆珠笔的线条孰优孰劣?穿批量生产的服装太没品位,多罗特娅卖弄着从建筑师那儿趸来的理论,不明白这个道理就好比是不明白吃麦当劳的汉堡跟在休斯敦的高级餐馆里吃炭火烤出来的精肉汉堡根本就不是一码事。戴着卡西欧牌电子表的哈科沃心想,自己那块破表跟女儿继父的劳力士报出的时间是一样的、前妻戴的卡蒂埃钻石项链无异于将一千张百元美金大票用麻绳穿起来挂在脖子上,或明或暗,想要传达的信息是完全一样的:我有的是钱,多得可以把巨额资金挂在脖子上。

基本需求一旦得到满足之后,上等公民们就千方百计地想要在细枝末节上面出人头地。几乎所有的人都跟多罗特娅一样生活在周期性的流行浪潮之中,因而就必须不断处理许许多多仍然完好的东西并代之以还没人来得及效法、不管实用不实用但却更新的产品,因为,引领潮流或因循守旧标志着一个人是在继续腾达、还是勉强维持乃至停滞于小资的平庸并正被破帆裹挟着冲向近在眼前的经济灾

难之锋锐岩礁。这一切都得归因于几乎所有的寒区居民都在自家的地下室或车库里堆积了足以装备两处或三处住房的器物。他们必须丢掉那些不能准确显示其社会地位、阔绰、富有的家具与物品,必须更换沙发、桌子和绘画,必须像换袜子一样更换灯具、冰箱(现在流行的是像美国飞机那样不上漆的抛光铝面和钢面款式)和装饰,必须更新床榻和卫生设备,甚而至于更换医生、瑜伽教练、针灸大夫、整形医师,因为他们的名气与声望或升或降就像自身体内的胃液和交易所里的股票一样变化莫测。仅仅是天堂区的车库就足以为同样数目的温区家庭提供完好无损的全套厨具、杯盘、刀叉、桌椅、橱柜以及家用电器。然而,上等公民们的自私根性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将那些六年前高价买来的东西全部丢弃,或者,至少在老鼠与潮气将之损毁之前是不会的。有时候,百年不遇那么一回,星期天一大早,因为彻夜纵欢而余兴未尽,借着夫妻争吵和尚未消化的醋栗香槟的作用,他们也会怀着厌恶与愧疚的心情和求得内心平静的欲望将积存有年的破烂一股脑儿全都搬到大街上去,企盼有人能在夜半之前将其运走,否则的话,也就只好等着让垃圾车在星期一的清晨将之捣碎并永远清除出自己的家门与记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衣服上面:每年都得将衣橱的内容更新两到三次,而把那些半新的衣服收进大如厅室、满似商场的存衣间,那里面也同时保存着那些已经穿不得(却又不想送人)的全新衣物。很少有什么东西能够长久穿用,各式各样的鞋子、男衫、女衫、裙子、领带、运动服同香水瓶子

(香水这东西也有期限,鬼才知道是什么原因,很快就会变得非常难闻)、内衣、具有增大或缩小功能的魔幻胸罩、脱脂棉、束腹带、罗帕、纱巾胡乱地堆放混杂在一处。为什么不把自己不穿的衣服送人?并不一定是因为吝啬,他们甚至是非常愿意那么做,然而,那些衣物可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独一无二的、别具特色的啊,如同自己脸上的面具,就像每个人的面孔一般具有个性和与众不同,怎么可以送给比自己低上一等的人呢。要送,至少也得等到过了四十个月的淡忘期之后。

当哈科沃坐下来同多罗特娅的丈夫聊天的时候,肯于一起讨论问题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他们之间尽管存在分歧但是毕竟能够沟通。他们的话题几乎总是那么一个:安戈斯塔的差别,各个 sektor 之间的隔绝。在帕拉西奥看来,分隔(最近一个时期寒区的人喜欢这种说法而弃用"隔离"二字,因为他们觉得那两个字"太过南非、太过荒唐")政策可悲但是必要。穷人的人口增长速度使之变得绝对无法吸纳。问题不是愿意或不愿意,只是天堂区容纳不了那么多人。如果准许他们进去,他们终将毁掉那里的自然环境、生存准则,直接威胁到长时间以来以巨大牺牲为代价一点一点创造出来的整个文化。所以,他认为 Check Point 和政府正在台地顶端构建的 obstacle zone 以及防止偷渡的严厉措施都是必不可少的。帕拉西奥不赞成猎捕偷渡者,不该那样。他也不喜欢安保局的血腥杀戮。不过,任何地方都有把事情做绝、越轨出格的极端分子。可以坚决控制移民,但是又不采用野蛮手段。也曾采取过一些善意的举措。当然

了，可以为二等和三等公民规定移民指标，如果他们遵纪守法并能努力积攒一笔资金，几年之后就可以成为天堂区的居民。还可以想出一些有创意的主意，比方，像有些国家正在做的那样，把准迁证当作彩头，每年十二月份同年终大彩一起发售。

“人都有守土的本能，所以不会向所有的人打开自己的家门，”帕拉西奥解释说，“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候，就会有人想要与外面隔绝开来。顺便说一句，下边的人也可以建造自己的理想空间，并且，如果他们愿意，也可以禁止我们寒区的人入内嘛。但是眼下不行，因为下边还不能没有我们的投资。不过，也许会有那么一天他们不再需要我们了，于是就建造起一座跟我们现在一样的密不透风的城市。”

哈科沃想要抓住多罗特娅的丈夫的思维逻辑：

“在上边这儿，你们主张商品、资本、投资自由流动，惟一不应该自由流动的是人。而在下边，我们最大的财富，也许惟一的财富，恰恰就是人。那边最多的就是人，而你们这里最缺的正好就是人，因为你们富人将生育降到了最低限度（我认为这是非常明智的）而同时又有很多工作不想沾边、害怕会弄脏自己的手。什么都有流动的自由，为什么惟独人不行呢？人们都说如今世界变成了地球村。那么，我们又该怎么来评价一个不许其居民自由流动的村子呢？非常简单：那里执行的是隔离政策，说得更明白一点儿，那就是 Apartheid[1]。当然，在这儿，不是种族性质的，而是纯粹

---

① 英文，意为“（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

经济性质的。”

“我不知道那些限制公正还是不公正,但却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儿没有那么多房子供所有的人居住。我们没有能力让好几百万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我们不忍心看到自己身边有人挨饿、受苦。你们嘛,反正已经习惯……”

“倒也是,在一定程度上。不过,也许并没有那么习惯,因为,三等公民们想到这边来恰恰就是为了摆脱苦难,他们为此而甘冒生命危险。我们也不喜欢穷苦,受穷受苦的人们并非珍爱穷苦。如果你们真的为穷苦问题忧心的话(至少你们在演说的时候嘴里是这么说的),那就请打开大门,你们剩余的东西足以养活好几百万二等和三等公民。已经有很多下边的人在靠你们丢弃的垃圾活命了。”

“不过,他们会把这里弄得一片混乱、肮脏不堪,他们会抢了我们这儿现有职工的饭碗。在下边,他们已经习惯了超低的收入,习惯了在简陋的、非人的条件下生存。此外,他们数量那么大而且还像老鼠似的生了一窝又一窝,用不了多久就会毁掉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我们的习俗、葬送我们的文化。”

“你们并没有另外一种文化。你们只是钱多罢了。文化是同一种文化,至少也是极其相似。以保卫文化做挡箭牌是不道德的。”

“不幸得很,文化也是用金钱可以买得到的。在贫穷的状态下,文化是要退化的,因为穷人的时间几乎全都得用在谋求生存上面了。您是否认这一点的,哈科沃,不过,完全是出于左派的民众主义立场。”

"不,我否认是因为不能接受你们将这一点绝对化。在温区,有人要比你们有教养得多,在各个意义上,尽管他们时间并不富裕。我不崇尚民众主义。我并没有把穷人诗化,绝对没有。一般而言,苦难不会使我们变得更加高尚。恰恰相反,苦难让我们变得更加不满、更加激愤、更加暴戾。如果不是这样,倘若贫穷能够使人更加高尚,反对贫穷就没有意义了,因为那将意味着反对人类最为高尚的品德。我不相信像'登山宝训'① 说的那样穷人是有福的。穷人是不幸的,但是,并不因此而就不再是同样有追求、同样有个性的人。他们的长处是要求不高,因为卑微平凡。不管怎么说吧,我来自于那边,但却并不觉得不如你们有教养。我自视比你们更有教养,尽管不懂服装、不懂烟灰碟。热区也有比你们优秀得多的人,不能说因为,而只能说尽管他们是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中长大的。"

"您,或者您的朋友们,可能在某些方面很有修养,完全可能,比方对所经销的图书的题目和作者。在这方面,你们是专家,可以开列出跟服装设计师的名单相比其可笑程度毫不逊色、其困难程度绝对不会更大的书籍和作者名单。你们会挖空心思去搜寻稀奇古怪的作家或音乐家的名字借以显示自己特有的、独到的素养并自恃高人一等,就像我们这儿以奇货自居一样。情况颇为相近,因为,与此同时,你们看不到许多美好的文化侧面,比方说您吧,哈科沃,您就

① 指耶稣开始传道之后,有一次率领众门徒登上了山顶,对他们列举了各类"有福"之人(其中大多为穷苦之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参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5—7章。

看不到,而我却能。我觉得没有必要对您在这些方面的无知大惊小怪,因为,恰恰是这些东西使生活变得更舒服、更可爱。”

“从哪个意义上讲使生活变得更可爱?”

“我跟您说不明白。这跟对生来就双目失明的人讲解什么是红色是一样的道理。你们总是以为没有看见就不存在。您可能看不到一项伟大建筑设计最为特别的细节,即便是我指给您了,您可能也看不到,不过,那些特别的细节确实存在。更为糟糕的是,即便是您明白了我所看到的而且也是我为之活着的那些细节,说不定您还会觉得毫无意义甚至是无事生非。”

有一次,哈科沃一时冲动(很少有这种情况,他从来都不是政治上的激进派、也不赞成暴力行动),竟然替恐怖分子们辩护起来,说他们的行动是对生活在下边热区的那种悲惨状况感到绝望之后的必然反应,而建筑师帕拉西奥对那儿根本就不了解、也不会了解而且永远都不可能理解。他还说,惟有恐怖分子们的那些骇人听闻的举动才能震撼上等公民们的良知、提醒他们不能对隔离政策熟视无睹。炸弹、绑架和恐怖活动确实令人毛骨悚然、令人深恶痛绝,但是,却能提醒人们这种状态不能继续下去了,否则的话,将会不断激起不智的仇恨和以原始方式进行疯狂报复的欲望。然而,他前妻的丈夫很会狡辩,不是用道德说教,而是用一种粗暴的坦率: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但是愿意接受您的结论:这种状态也许是不公正的。如果咱们大家全都一样了,那才是明

显的不公正。但是,我不认为一个国家——以我们的情况而论是同一座城市的一个 sektor——可以允许另外一些人侵入,尽管原则上大家都一样是人。那不是理想的解决方式。那是过时了的人道主义。人的生命在某些情况下是有价值的,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价值。如果我们像老鼠一样活着,不要文化,摒弃一切文明的成果,那么,我们也就将会变成为老鼠、享有跟老鼠一样的权利,也就是没有任何权利。我不能接纳所有想到这儿来的人,不管他们是恐怖分子还是博士,不管他们是运动员还是文盲,不管他们是狂暴的还是文静的。干脆得很,我不能,或者,就像某些酒吧说的那样,我保留接纳的权利,同样,也保留驱逐的权利。不是像你们这些左翼人士所说的要排斥黑人和犹太人,而是拒绝那些会毁了我的天堂的人们,不管他们的皮肤是什么颜色,不管他们是伊斯兰教恐怖分子还是三 K 党的狂热追随者。我们用辛勤劳动和数百代人的牺牲建设了这个国家,为什么一定要接受那些他们自己(或他们的父辈)没有做过这种牺牲的人呢? 抱歉,大门是关着的。既然上边的这个安戈斯塔那么吸引他们,那就远远地看着吧,把它当成是天上的安戈斯塔,但是,请不要进来毁了它。"

"听我说,建筑师,您是搞建筑的,别说蠢话。这座城市几乎完全是靠热区人的劳动建造起来的。"

"不过,是用我们的钱。人人平等是一种过了时的美好思想、一种被一场空幻革命接了过去的基督教说词、一种启蒙运动的异想天开、一种相当诱人、用心良苦、也许非常适合挂在嘴上的理想,不过又是一种在人满为患的世界上没

法施行的理念。有本事,你们就到别处去建造自己的天堂,这儿再也容不下更多的人了。这儿是一个如同剧院池座一般拥有一定数量固定座位的天堂。"

"但是,在有的国家,人们就不是互相排斥,比方荷兰……"

"得了吧,您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哈科沃。您即使是生在荷兰也成不了荷兰人,那儿几乎不给任何人发放居留签证。跟这儿一样,也是手脚并用地防范着穷人,绝对不许他们跨过门槛,最多不过给他们一点儿施舍,而那施舍或是从远处扔到国界之外(我们家就是这么做的)或是变成慈善项目。四海之内皆兄弟是实现不了的,首先是因为你们在下边那儿,在热区(在非洲、在印度、在整个第三世界全都一样),你们像兔子一样繁殖,既不克制性欲也不防止受孕,疯狂地性交,然后就生啊、生啊,不停地生;我们惟一的自卫手段和解决人口增长的措施就是让你们死守在那儿,如果执意要到这边来,那就杀无赦。请原谅我说得这么坦白,哈科沃。至于您本人嘛,我们永远欢迎您的光临。在我们的眼中,并非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关系越近就越为平等,一般的外人就不同喽。"

"既然事情是这样,那么,也就只能让强力暴力来说话了。一旦热区的民众增长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当他们蜂拥而来要您的命、断您的指、抽您的骨、喝您的血、让这个假耶路撒冷片瓦无存的时候,恐怕您可就连哼一声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到那时候,等而下之者——亦即弱势者——将是您。既然是等而下之,那就理当消失和死亡。"

“对，这一点嘛，您算是说对了。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才不惜重金置备各式武器，如果必须像用喷雾剂消灭蚊虫那样消灭那些乌合之众，我们会毫不犹豫。如果你们还想活下去的话，即便是苟延残喘，那就最好别来吓唬我们、也别干蠢事。”

“我们下边的人吃苦受穷是因为你们是优秀人种、因为你们更聪明、更有教养，总而言之，咱们是截然不同喽？希特勒就是这么评价雅利安人的。”

“希特勒跟我有什么相干。希特勒输掉了战争，而我们却要打赢。”

“你们是哪些人？”

“您知道，我们就是我们。我们赶上了进步的列车，尽管，安戈斯塔，确切地说是安戈斯塔的这一部分，还仅仅是那长长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

“您没有注意到那伟大的现代列车的司机和头等车厢的乘客们也看不起你们这些末节车厢里的人吗？”

“没有，没有发现。他们需要我们。对他们来说，我们是重要的盟友。最后一节车厢肩负着不让那些看到我们驶过就想挤上来的混蛋们攀车的使命。”

最后总是哈科沃不再继续争论下去，表面上认输，因为他闭起嘴巴、无奈地将目光移向别处。建筑师非常高兴总能占到上风。哈科沃喜欢他的争论方式，至少是坦白的，近乎粗暴的坦白，而不是用虚伪的博爱滥调来掩饰对下边的人犯下的暴虐罪行。继续争论无聊也无益。如果否认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那就回到了前现代时期有关人的观念，惟一

能够指望的就是战争与暴力、压迫与仇怨，而这一切恰恰就是近年来一直都在发生着的情况。为了驳斥那类观点，为了表示甚至都不默认，他惟一能做的就是违背常规、出人意料地继续住在下边，永远跟那些下等人、那些没教养的人、那些愚蠢的人、那些穷苦的人生活在一起。

这时候，多罗特娅牵着索菲娅的手回来了。尽管只不过是跟其父亲出去走走，但是，那小丫头却打扮得如同赶赴重大活动一般。哈科沃迎上前去亲了她几下，她则是显得很是被动，没怎么回应那亲热的表示。上了哈科沃的汽车之后，小姑娘跟每次一样缩在后座上，将头藏在了车窗下面。她羞于让人看见自己上了那辆穷人的破车。在商场下了车后，她走在父亲的身边却不让他拉着自己的手。哈科沃要请她去吃意大利面条，可是她却想吃炸鸡。哈科沃只好强忍着对快餐而且竟然还是油炸快餐的反感而顺从了她的意思。就餐中间，那小姑娘刚咬了一口鸡腿就突如其来地问道：

"你知道比尔·盖茨一个月挣多少钱吗？"

"不知道，宝贝，"哈科沃回答道。

"我用西班牙语讲不清楚。Listen: forty six millon dollars①！"

"嚯，是个有钱的主儿。不过，你并不喜欢像他那么有钱，是吧？"

"当然喜欢。好多东西我们都买不起。我要给你买一

① 英文，意为"听着：四千六百万美元"。

辆新车。"

"哦,好哇,谢谢。可是,你是个有钱人,你是知道的,对吗?"

"不对,在这儿,在安戈斯塔,我们也许还算不错,可是,到了美国,我们就是穷人啦。妈妈是这么说的。"

"穷人?"

"你看这儿,"索菲娅说着将手放到了桌子中间的白色遮阳伞的伞柄上,"像比尔·盖茨那样的美国富豪在这儿,"然后把手向下挪了挪,"这儿是那些过得还算可以的人,"再把手挪到了靠近桌子的地方,"这儿是那些最穷的。如果我们住到美国去,妈妈说,也就是在这儿罢了,"说完就指了指中间偏下的位置。

"也许吧。不过,我要说的是,以安戈斯塔的情况而论,这儿(哈科沃指了指挨近桌面的伞柄)有好几百万穷人。你爸爸在这儿(指了指中间),而你呢,跟你妈妈和继父一起在上边这儿,最高的地方。在安戈斯塔,没有多少人像你们那么有钱。"

"对,可是我想跟比尔·盖茨一样。我想要一匹跑障碍的马和一匹打球的马。圣诞的时候,也许布鲁诺就会给我买来跑障碍的马。"

哈科沃想改变话题。一个九岁女孩说出来的话让人扫兴这件事情本身就使人觉得很不是滋味,而且那些话还是出自自己女儿之口,尽管因为是跟别人生活而显得有些生分,但毕竟还是自己的女儿啊。他每个星期只能同她待上短短的几个钟点,不想跟她怄气或吵嘴。他问她愿不愿意

随自己到旅馆去过夜。

"不了。上回我觉得挺没趣的。你那儿电视频道太少。饭店里没有游泳池,住的都是老头子、老太太。气味特别难闻。改天吧,爸爸,改天再去。"

哈科沃耸了耸肩膀。带她回家的路上,她再一次像条长虫似的蜷曲在了后座上,生怕有人看见自己坐在那辆典型温区人的破车上。分手的时候,她匆匆地亲了一下他的面颊,然后就飞快地跑上了母亲和继父的豪宅的楼梯。哈科沃慢悠悠地驾着车驶向温区。他心里很烦,因为不得不承认很不喜欢自己最爱的人、自己的女儿的状态。尤为糟糕的是,他又不能因为想要改变她而跟她发生冲突。她正在自然而然地成长为一个天堂区里典型的小上等公民,她最喜欢的也是他们勉强赶上个尾巴的那长长列车头等车厢里的乘客们。就连她在双语学校学得的几近完美的英语也让他觉得讨厌,而他,恰恰是多年来一直都在教授英语的他。在多种烦恼的困扰之下,他惟一能做的就是一个劲儿地挠着自己的后脑勺。那种悻悻之感一连持续了好几天,包括雷伊先生举行例行月宴的那个星期四晚上。那天他从头到尾没有讲过一句话,甚至连那位郁郁寡欢的瞎眼老妇人路易丝塔·梅迪纳都对他表示了不满。

达恩教授终于接受了出去走走的邀请。他是在星期五将自己的决定告诉给哈科沃的,仿佛是对某种天性所不能

抗拒的巨大罪愆做了让步一般。书商第二天就邀请了有可能一起做这次郊游的人员共进早餐以便确定出行计划。他一大早就去到鸡笼叫醒了维尔吉尼娅(哈欠连连、火红的头发乱作一团、睡眼惺忪、配有同样火红颜色短裤的内衣)。他让她叫上年轻诗人,九点钟的时候,他在下面的餐厅里等着他们。九点一刻,所有的人全都到了,大家围坐在一张大桌子的四周,一边吃着果酱面包,一边听着达恩教授介绍出游路线。

"不幸得很,诸位知道,整个国家全都笼罩在恐惧之中。到处都是暴力事件频仍、埋有地雷的道路、因为可能被杀或者虽然一无所有却也可能遭到绑架而无法前往的地区。咱们去不了雪峰、更去不了森林,甚至都没法走到布雷顿科和尤玛,更不要说再过去一点儿的地方啦,我是说拉玛卡雷纳山。那个地方嘛,若是能去的话,你就会发现其景致绝对不比约塞米蒂[1] 逊色。这座城市已经变得天地狭窄了,尤为甚者,还被分割成了几块。不过,即便是这样,也还是有地方可去的。我对整个天堂台地了如指掌,利用那里包括一直延伸到荒原边上的整个地区都有安全警戒的条件,咱们可以到那儿去。不过,要想能够成行,必须大家都有通行证。有人没有吗?"他问道。维尔吉尼娅伸出一个指头、咬了咬嘴唇说道:

"我。"

事实上,四个人中只有她一个人是三等公民,只有她一

[1] 约塞米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部山地风景区。

个人不能合法进入寒区。

“好吧，虽然只是这位小姐，咱们也不能不带她、不能把她丢下，不是吗？”达恩继续说道，“我还有第二方案。世界虽然辽阔但却并不属于我们。咱们那就留在这边吧，低地地区还有未设壁垒的原野。咱们能做的就是更好地了解了解热区吧，到与农村接壤的城边和森林与无主土地之间的那一带地方去。那儿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荒凉。如果能够到蟾蜍洞那边的甘蔗园里走走，一定会觉得心旷神怡。多年没到那儿去啦，不过从前我对那儿可是再熟悉不过了。我提出的这个路线需要走四五个钟头，每个星期天，比方说，咱们七点钟出发，要不，六点也行。”

“最好还是七点，”哈科沃接茬说道，“我看明天就可以开始。咱们都能去些什么地方啊？”

他们决定乘车顺着盘环公路下到热区，然后徒步穿过甘蔗园，直接走到一块土著人保留地，从那儿找辆公车返回到停车地点，最后再返回旅馆。第二天七点，所有的人全都准备就绪。哈科沃给维尔吉尼娅买了新的网球鞋、厚线袜和探险帽，那姑娘真是显得光彩照人。四个人一起钻进林塞的那辆旧车，顺着那条满是一百八十度转弯、骤然急降的盘环公路，贴着私建居民区的边缘，没出半个小时就从温区到达了热区，然后就出了城。他们抵达甘蔗园区的时候还没到九点，于是就从那儿踏上了便道。巨大的飞虫不停地嗡嗡，刺耳的蝉鸣震耳欲聋。他们碰上了许多利用空闲的日子去教堂或酒馆的赤脚黑人。最觉辛苦的是哈科沃，走一段就要休息一会儿，还接连地喝水。不过，大家还是全都

走到了保留地，最显轻松的恐怕还得算是达恩教授，尽管他年纪最大而且腿脚还不灵便。

一路上，维尔吉尼娅毫不羞惭地坦承自己对世界和国家知之甚少。她到过几次天堂区，不过都是偷着进去的，跟几个知道路线——也就是可以进出的豁口——的朋友一起。然而，那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在开始了搜捕和宣布凡是潜入寒区被捉者无须审讯立即送往关塔那摩集中营之后。后来又实行起了挂牌政策：所有三等公民必须将身份证像牌子一样挂在脖子上，让人一目了然。即使是有通行证，也必须时刻展示那一标志。所以，她就再也不愿意冒险潜入了。不过，她最感难过的是从未见过大海。

又向前走了没几步，达恩就讲起话来了，而且还颇有点儿郑重其事的架势。他告诉他们，为此还特别把声音压得很低（他平时讲话可都是跟吵架似的），几乎都让人听不清楚，他告诉他们说，他知道蟾蜍洞里有一条秘密通道，只是有些危险，因为必须穿过满是锋锐石笋和光洁石壁的地下深谷，走上几个钟点，就可以从一座大山的顶部走出地面，站在那儿，能够看到远处的大海。大家向他投去了怀疑的目光，而他却说要回去从地图上研究研究路线，因为他本人也是只走过一次。他还说要找个周末带他们去走一趟。这样一来，虽然用手摸不到，但是，维尔吉尼娅毕竟就能够见到大海的样子了，可以从远处看一看。哈科沃怀疑达恩讲的是那一眼望不到边的矿池湖或石山水库的某种奇异景观，不过，他没有吭声，很高兴自己的朋友能够为了让维尔吉尼娅一圆儿时的梦想而编造了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这

位匈牙利裔教授的眼睛里闪现出了只有复吸的瘾君子才会有的那种火辣辣的神情。

布尔戈斯医生和他的太太堂娜克里斯蒂娜不知道应该怎样在那汹涌的自我矛盾中生活。他们喜欢一向在寒区享受的奢华与考究,自觉无法完全舍弃自己的特权,但是又憎恶安戈斯塔的隔离政策以及总体的主流秩序。他们有的是钱,从曾经是布雷顿科谷地最大的甘蔗种植园主的祖父母那儿继承来的安蒂奥基亚酒厂是他们的滚滚财源。他们有三个已经长大成人、结婚成家的女儿,不过只有一个继续住在天堂区里,其他两个已经逃出了热带地区,一个去了法国,一个去了德国。三个女儿全都致力于环保事业并撰写有关亚马孙河流域原始居民权益的文章。布尔戈斯夫妇自己年事已高、女儿也都自立有成。一方面出于回报几十年的荣华和慰藉内心的愧疚,另一方面也许是为了去到炼狱之后少受些磨难,于是就决定建立起了 H 基金会,原先叫做人道基金会,专门揭露上等公民对安戈斯塔另外两个遭到排斥的阶层——特别是热区人民——犯下的暴行。他们因为有着极高的名望同时又能将种种暴行公之于媒体(他们是《先驱报》和《安戈斯塔之声》电台的股东)而变成了当地政府鞋壳里的石子。

他们对安保局的秘密活动及其阴险罪行的调查曾经迫使政府——尽管次数不多——假装整治它的某些成员或警

察属下的可疑行动队。基于H基金会的揭露，那个准军事组织的一些头目也曾进过天漏的监狱，但都时间不长，因为，他们最后总是在狱方的合谋下成功逃走并重返那类政府高层默认的地下活动。

在基金会里经过几个月的训练之后，布尔戈斯夫妇将苏莱塔请到了自己在山上的家中。他们很喜欢那个帅气、羞涩而勤于思考的小伙子，有意交给他一些更有分量的工作。享用过一顿丰盛的午餐之后，他们悄悄地通知他给他加了薪水并首次交托他一项棘手的任务，要他就不知什么人丢进绝望者瀑布的尸体问题提出一份专项报告。当人们和媒体说不知什么人的时候，其实是知道的。那就是在安戈斯塔人们通常所说的“黑恶势力”。私下里人人都承认，所谓的“黑恶势力”其实是再明显不过了，因为，那就是安保局的人员，一群替警方和军方执行最肮脏任务的杀人凶手。媒体也清楚，只是不说罢了，害怕自己被那伙人瞄上或是在没完没了的诬蔑与诽谤官司中蒙受数以百万计的经济损失。只有《先驱报》，在布尔戈斯的影响下，敢于偶尔在精心撰写的新闻中含沙射影地略有提及。

安德雷斯对这一变化感到非常开心。这是他有生以来头一次受到器重并被委以要务。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瀑布那儿进行了初步考察。随后，他又查阅了发表于十九世纪的有关瀑布的通讯报道，试图更好地了解那个地方的命运是怎么随着岁月的推移而逐渐变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绝望者瀑布原先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从前，浑河的水虽然不能说清澈透明，但却是干净

的，泛起的泡沫也是白颜色。眼下，瀑布的水就像可口可乐，泡沫色深而浓重，类似于黑啤酒。一百年前，瀑布尤以旅游景点著称。地处一个尚未分裂的巨大城镇的郊外，人们常常成群结队地乘着马车前去欣赏激流飞溅的壮观。很多外国人用画笔将那瀑布描摹了下来，安德雷斯在因特网上搜寻到好几幅古代的法国和德国版画作品，因为，几百年来一直都有游人将之入画并将其比作天下不二的旅游景观。就是在五十年前，那里仍然是游客如云，许多诗人都曾为其唱过赞歌，甚至还建起了一家旅馆，名字就叫瀑布饭店（至今犹在的那曾为粉红颜色的破败建筑朦胧地见证着昔日的辉煌、无望地企盼着岁月的倒流），专供游人住宿过夜，静待日中或午夜时分能有几个钟点细雨稍歇、浓雾消弭，从而一览瀑布的美景。

根据几十年前的材料，自从变成为安戈斯塔想自杀的人的首选之地以后，那儿就逐渐失去了对游客的吸引力。那种事情很像传染病，一旦有那么两三个人选择了同一地方自杀，那一选择就会成为时尚，嗣后，仿佛就再也没有比那更好的自我了断的方式了，于是，所有的人都会朝那儿奔去，形同疯子的聚结或者失去方向的鲸群。瀑布之所以会变成为这个样子，是因为好处在于没有一个想在那儿自尽的人没能如愿以偿，只要是从魔鬼岩上纵身跳下就必死无疑，比对准自己的上牙膛开枪还要确有把握。即便是撞到潭底岩石上还活着或是受了重伤，在那个地方，打捞救援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施行的。湍急的水流一是使人无法靠近，二是在汇入地下暗河的同时还会卷带走一切浮动之物。

不管怎么说，游人不会喜欢那种置身于坟场的感觉，也不会愿意亲眼目睹那以魔鬼岩为踏台的凌空腾跃，更不会乐见亲人的悲怆和寻尸的无果。这一切使人们逐渐不再把那儿当成风景如画的地方，而是对之趋避惟恐不及。最后，浑河遭到无可挽回的污染，饭店倒闭，经营快餐、纪念品和工艺杂货的小贩收摊，也不再有人叫卖糖果、馅饼、炸猪肉和奶酪玉米饽饽，于是那里也就渐趋荒凉。其实，如果不把天堂区台地计算在内的话，在安戈斯塔，几乎所有好玩的地方都是那个结局，一个个全都落到了破败与荒废的境地。

等到那条河流变成为令人作呕的臭水沟之后，就连自杀的人也都不再选择那个肮脏、恶臭的地方跳崖了。真是怪事，已经不想再活下去了的人竟然还会讲究卫生，没人——包括那些行将赴死者——受得了瀑布泛起的臭气。因为，水流撞击到岩石上以后，除了激出黑糊糊的泡沫，还会散发出化工废料、腐烂了的有机物和生活污水混合在一起的腐臭气味。所以，从十年或二十年前，地狱入口有的只是惨遭残害者的尸体而不再是自寻短见者的遗骨。那个地方继续同死亡紧密相关，但是却有了另外一种含义：变成了弃尸场。安保局的行动队杀了人后就将尸体丢到河里或者直接从瀑布上面扔下去，落入地狱入口的时候已经破碎不堪，几乎无法收殓。受到腐臭气味的吸引，兀鹫在那入口的上方飞翔盘旋，却因水流太急而难以凑到猎物的跟前，最多不过能够啄食一点残留在远离飞瀑的岩石上面的断肢、碎肉。地狱入口成了安戈斯塔的秘密坟场，掩埋着城市的最大耻辱而又从未有过见证。

安德雷斯必须详细讲述绝望者瀑布那儿到底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尽管那已经是尽人皆知了的故事,但却从未有过目击证人出来披露整个过程的细节。没人留下片纸只字。H 基金会知道这种情况,布尔戈斯医生想要将之作为让人了解隔离政策导致人性堕落到了何种程度的攻势的组成部分加以披露。整座城市已经变得跟那瀑布差不多了,所有的人——安保局和恐怖分子——都在利用,将其当作阴沟,把自己的罪行隐藏在那无法探测的污水屏幔之下。

根据基金会制定的工作计划,安德雷斯应该躲在那儿,可能是一夜,可能是两夜,总之是需要多久就是多久,具体的地点就是那家弃置了的旅馆(布尔戈斯已经得到了其原来主人孙子的准许),带上摄影师,力求抓住安保局的人杀人抛尸的瞬间。那段时间,恐怖团伙已经被赶出了那一地区,所以,干那种事情的人只能是政府的黑手。那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过,为了不过分冒险,报告将匿名发表,由基金会署名。只要他们不被发现,这个办法就是可行的,人身安全也没有理由受到威胁,因为永远都不会有人泄漏出任何人的名字。至少基金会主席布尔戈斯大夫是这么想的,他一向都很乐观,而且运气不错。

安德雷斯从未当过英雄,压根儿也没想过自己可能会因为这一使命而丢掉小命。他之所以会接受到瀑布那儿去蹲守两夜,那是因为,只要不是重回他父母那如同牢狱一般的家,什么样的风险他都敢冒。事实上,他从来都没对揭露社会问题有过热情,甚至对此事会有多大危险也不十分清楚。他感到高兴的是自己头一次得到了提升,这是一个小

小的台阶,随后可能就会有更多的台阶。眼下要做的就是花几个星期的时间研究一下瀑布的情况,过去与现在(“没有今昔对比的报道就会寡淡无味,”布尔戈斯医生总是这么说),先去做几次实地考察,当然是白天,与此同时,设法找到一位敢于陪他并拍下夜里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摄影师。不必着急,基金会给了他三个月的期限,不过,他很快就安排好了一切。安德雷斯知道林塞跟好几家报纸都有联系,所以就问他是否能帮忙找一位愿意协助其到温区的一家弃置饭店做一次夜间采访的摄影师(最好是不太知名的,不要明星,越没名越好)。哈科沃以为不过是一篇有关温区衰落的无聊文章罢了,类似的文章多着啦,所以就答应过几天找熟人谈谈看。一个星期六,快到中午的时候,卡尔洛塔通知安德雷斯说林塞在自己的房间里等着他。

哈科沃跟卡米拉在一起。那一天,她去找了牙医。他们的约会疏而不断,每次见面当然免不了要依例折腾一番喽。完事之后还在舒缓身心的时候,林塞谈起了他楼上的邻居、一位在天堂区谋事的年轻诗人想找个人的事情,卡米拉显得很有兴趣。安德雷斯一进门就认出了时不时匆匆跑下通往地下室楼梯的那位大奶子姑娘。

“苏莱塔,给您介绍个朋友。她是位不错的摄影师,如果您想找人,她愿意陪您去做您曾谈起过的那项夜间工作。连着两夜,恐怕不行,一夜大概没有问题。她行吗?”

“我想,星期二去,如果运气好的话,一夜也就足够了。我说运气,如果不巧的话,那可就是正好相反啦,没有运气就只能是晦气,因为,对这项工作来说,运气和晦气并存。

我还是干脆说个明白吧，哈科沃，也应该让这位小姐心里有底，然后再决定是否还愿意接受。我认为，这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而且，甚至还多少有些危险，不过，我们会尽一切可能避免任何不测。如果小心点儿，一点事儿都不会有。事实上，我要写的跟旅馆无关，尽管咱们必须钻进一家空置着的旅馆，不过不是为了讲述有关那家饭店的任何事情，而是报道从那里可能见到的夜景。也就是说，披露夜里在绝望者瀑布那儿发生的事情，如果可能的话，再配上照片。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文章不会署我的名字，照片也不以您的名字发表。文章和照片都由基金会署名。主事者都是上等公民，有着严密的保护措施。我想，你们应该知道夜里瀑布那儿发生的事情。"

"当然知道，安德雷斯，我们又不是生活在月球上。"

"瀑布那儿夜里会发生什么事情?"卡米拉问道。

"你不知道？亲爱的，杀人，杀很多人，然后扔下悬崖，不留任何痕迹，不会同任何想要调查的独立法官发生纠葛。据说，所有的失踪者都是从那儿或河道上游丢入水中的，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尸体顺着瀑布坠下之后就再也不会出现了，大地和流水会将之吞没。没有尸体，检察官就不会以谋杀罪的名义启动调查程序，而是在失踪者的总数中再加一个名字罢了。在安戈斯塔，很多人会突然消失，于是就有人说他们卷进了恐怖团伙或者是从某个秘密渠道偷渡到了外国。"

"哦，不知道，我还真的不知道。我倒是宁愿不知道这种事情。"

“您还干吗？您能在半黑的状态下拍照吗？需要一架感光度高的照相机。”

“从技术上讲，没有太大问题。可以办到。只要不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有一点儿公共照明，而且咱们选一个圆月的晚上。我已经查过日历了，下个月的末尾。您不必今天就给我回答，想好以后，让哈科沃告诉我就行了。不管您干还是不干，我有一个要求：我说的这一切到此为止。您应该能够理解，如果某些人知道了这件事情是谁干的，我可就……”安德雷斯夸张地用大拇指做了一个刀割脖子的手势。

“放心吧，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我得想个办法，编造一个在外面过夜的理由，因为有人很不愿意我外出。当然了，我及时知会他，他会少点儿疑心。还有，我可以告诉他说您是个女人（卡米拉说到这儿微微一笑，因为她确实觉得安德雷斯像个女人），免得他吃醋。”

“我这方面嘛……好吧，那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哈科沃很不喜欢这个主意。事实上，此前他没有想过会是什么事情，怎么也想不到竟会这么复杂。他不愿意身边的人直接搅进政治事务或危险活动，因为觉得没用。他知道世界掌握在强者的手中、人们会在权势面前退缩。他意识到了安德雷斯和基金会的人要跟在安戈斯塔掌握生杀大权的强大势力进行抗争。真可以说是疯狂，不会有好结果。他挠了挠脑袋，因为知道很难反悔了。苏莱塔无疑太过年轻、太过莽撞，还没有来得及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遇

事只为自己考虑。这么直截了当地把一项如此危险的使命的意图告诉给一位刚刚认识的姑娘，表明他太天真、太简单，根本不了解安戈斯塔的实情。他尤其是不想让卡米拉遭遇危险。然而，山石既然已经开始滚动，要想阻止其下冲已经没有那么容易。哈科沃不想暴露自己的怯懦，更不愿意将怯懦装扮成审慎，反对那项工作可能会被视为胆小怕事的表现。

很难找得到两个能比绵羊书店两位老板奥约斯和彭博[1] 差别更大的人了。俩人性格迥异，却又不得不共同分享位于台地最为昂贵的商业区里的三猫巷的那家非常考究的书店的同一个空间。彭博，又瘦又高，毫无风度，满头青丝却又夹杂着些许白发，属于一个日趋没落的上等公民家庭的最后苗裔；奥约斯，白得皮肤泛红、头发没色，开始歇顶，个头矮小，一天到晚都把心思花在不要增加体重上面，属于那类新人，是正处上升势头的二等公民家庭的典型代表。前者对图书和人生的看法建立在荣誉、无私、反对资产阶级权贵取向等旧式的观念基础之上；后者则是更为开明，

---

① 原作者注：安德雷斯·奥约斯和马乌里西奥·彭博都是年过四十多快五十岁的人了。前者优雅、考究，剃掉胡子像凡·高，蓄起胡子像托尔斯泰；后者从来都是不修边幅，也不像任何人。他们的关系属于那种老同学的类型，形影不离却又不知道相互之间是爱是恨。他们认识哈科沃·林塞并同其做着珍稀图书的生意，同时也是本作者的好朋友。

惟利是图,宽容而实际。彭博将热情和有关古籍的美学、历史和印刷方面的精准才学全都用在了生意上;奥约斯深知人们的观念也许不是那么客观而会受到潮流变化的影响,所以看货论价。有人愿意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未经作者校对和修改的初版本开价一万美元而豪尔赫·伊萨克斯①的附有作者签名和笔迹的初版本却仅值一千美元,他觉得荒唐至极。彭博(酒德极差)喝点儿酒之后就会变得非常好斗,那样子简直就像个泼妇,言辞也同样尖酸刻薄,并常常利用那种神志并非清醒的状态大肆攻击居住在在他眼里已经没落了的天堂区台地那群狡猾、奸诈、贪财、庸俗和不仁不义的畜生们(这就是他的用词),说他们不屑于任何正经行当、专门从事将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全都兑换成分文不值的纸币的卑鄙营生。哈科沃很喜欢跟他们俩聊天和做生意,因为,无论是在什么问题上,他们两个人的观点都是针锋相对的,只要听听他们的谈话,就能把握世界上失败者(彭博)和胜利者(奥约斯)两大敌对营垒的心态。

比方说吧,俩人全都反对隔离政策,不过,彭博是出于美学和父道的理由:每个阶层各守其土倒也没什么,不过,上等阶级应该对不如自己者大度一些、宽厚一些;而奥约斯的理由则是更为实际:二等公民和三等公民的积怨很可能最终导致一场毁掉整个城市的大暴动或者助长已经使整个城市遭到重创和严重受损的恐怖袭击,而这一切都得怪罪

① 豪尔赫·伊萨克斯(1837—1895),哥伦比亚的诗人、小说家,其浪漫主义小说《马丽亚》是拉丁美洲19世纪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政府的窝囊和不够开明,没有能力以更为文明的方式疏导人们的不满情绪。奥约斯有一大长处:尽管曾经遭到一个恐怖组织的劫持并像狗一样被关在热区的一个不到两米的猪圈里,但却没有失去公允也没有头脑发热,他善于区分,没有把对绑架者的仇恨扩展到针对所有的热区人。

他们都很器重二等公民哈科沃,因为他知道怎样讨得两个人的欢心。他向彭博展示耶稣会教士印制的格拉纳达古本九日祭经文、堂胡安·德·卡斯特亚诺斯[1] 的初版精装本和先贤们的亲笔书信,而把诸如新人的初版、炫耀成分大于文献价值的自传性文件(床笫轶事和奸情秘闻)或记有解放者[2] 寝宫佳话的书信等更为粗俗却能在旧金山的市场上卖出好价的作品留给奥约斯。每次到了他们那里,哈科沃觉得最好玩的是他们之间的恶言攻讦。奥约斯抱怨彭博搅和得绵羊书店的生意从来就没有好过(这倒是事实),因为,他常常会由于嘲笑顾客对图书无知到了愚蠢的地步而将其吓走,而且还专门收购一些永远都卖不出去、只有囊中羞涩的人才会感兴趣的奇书怪书,却对国外看好的作品嗤之以鼻,甚至拒不将之摆在显眼的地方。彭博则是攻击奥约斯眼睛里只有钱、看不到书籍本身固有的价值,因为,有些东西可能并不时髦,但从图书学观点来看,却是物超所值,是真正的好货。总之,书店处于日渐难支的状态,之所以还能维持,全靠开在温区的那家为帮外省的老图书馆救

---

① 胡安·德·卡斯特亚诺斯(1522—1607),西班牙诗人。

② 解放者指拉丁美洲独立运动英雄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

困解难的而专营收购其或高雅或庸俗作品的二流书店的贴补。

奥约斯尽管有些惟利是图,好在并不吝啬,每个月都会从其他生意(在其经营的诸如运输卡车、鹌鹑蛋、卫星警报系统、植物油等别的行业中是个十足的弥达斯[1])的盈利中调拨足够的资金购书、给彭博开工钱和支付位于三猫巷的店面的巨额开销。也许正是由于不是历经几代的上等公民,奥约斯才选择了自己的显示高尚和赢得名声的方式,那就是像个杰出的文学艺术保护人似的投资于注定不会赚钱的文化事业。除了那家一向只赔不赚的书店之外,他还支持着一份非常好的文学杂志(安戈斯塔惟一的一份像样的刊物)和收购国内几乎所有画家的作品(以至于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是靠他的订货与资助而生活)。这还不算,他还利用每天上午六点到十点的时间创作了大量资料翔实、旁征博引、文笔优美的历史小说,尽管没能赚到大钱(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有些自相矛盾:一个原本在任何事情上都注重利润的人却对自己的著作不计得失),但却得到了诸如凯塞多或阿吉雷等极为挑剔的评论家们的高度赞赏,不过也被很多人指斥为艰涩难读。

每次攒满两箱书(一箱为彭博、一箱为奥约斯)以后,哈科沃就打电话给绵羊书店通知他们说自己将去拜访。他为总是自己上山(他们两个从不走出寒区)而感到极其恼火,不过又只好利用看望女儿或同贝亚特里丝苟欢的机会顺便

① 弥达斯,古希腊和罗马传说中以愚蠢和贪欲出名的国王。

把事情办了。他不得不承受检查的屈辱(那些亚裔见不得任何带着沉重包裹从温区而来的人,哪怕是拥有居民证)、不得不跟警卫们发生争执,因为他们为了搜寻毒品或炸药而胡乱翻拣很可能将精心保存了几个世纪的古本毁于一旦。他在心底里面骂遍了所有的白人、富人、假贵族。然而,当他终于满腹牢骚地到了三猫巷之后,绵羊书店的主仆给予他的接待却远远超过一个上等公民。每个人各有其向他示好的方式:彭博以其戏谑而空幻的幽默,奥约斯则是以其实在的坦诚与出奇的豪爽。到头来,奥约斯总是要胜过彭博一筹,几乎总能让别人接受他的观点(归根到底是他来掏腰包),然而,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在女人的问题上,尽管有着种种不足而且长得又丑,彭博却总是压过奥约斯一头。旧族之后的跟前自呈委身的女人接连不断,而商界新贵似乎血液中生就了光棍的基因程序,总是把女人当成讨厌的苍蝇一般从身边轰走,而他却甚至都还没有明白自己是怎么把人家给轰走的。彭博的名言是:"女人都有一个幻想:被人追求;女人都有一个美梦:倾心奉献。"奥约斯的信条则要悲观得多:"女人指责我们男人只有一个要求。然而,她们更糟:要求不止一个,什么都想据有。"

他们就这样东拉西扯地闲聊着,彭博盛赞一张极其珍贵的何塞·马努埃尔·雷斯特雷波的地图(附在几册他的著作《革命史》中),而奥约斯欣赏的是一册《白鲸》① 的初版本(已经开始盘算在纽约能够卖出多少钱啦)和一本略显朴

① 《白鲸》,美国作家梅尔维尔(1819—1891)长篇小说。

素但很精美的《没人为之写信的上校》,六二年版,品相极好,曾为发行人的女人奥莉塔所有,还有两个人(作者及发行人)的题赠签名。在闲聊的过程中,哈科沃知道了彭博不愿意打扫卫生,奥约斯吩咐了也不干,所以,书店想找一个人既能把这事儿承担起来同时又可以在中午的时候顺带招呼一下难得会来买书、却又总是让彭博的学者派头给吓跑的少许顾客。

"可不可以是个女的呀?"林塞问道,心里已经有了人选。

"怎么不可以?"奥约斯回答道,"我们无所谓。"

"不行,"彭博接茬说道,"别说我们无所谓,别把我算上,我可是很在意的。女人成不了好的旧书推销员。这事儿得男人干,而且还是越成熟的男人越好。哈科沃不也是只用男人嘛,还是老头子,因为一个到了他那种年纪的人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呢。在这种事情上,没人会相信女人,绝对不是大男子主义,有其道理,有其客观原因。有两件事情,确切地说是三件,女人是干不了的:下棋,研究数学和经营珍稀图书。"

"一派胡言,纯粹的大男子主义。接下来您就该说女人只会生养、哺育和管教孩子啦。真不知道您怎么会那么有女人缘。本人年幼无知,这是最不能理解的事情。归根到底,不是让她当参谋,彭博,也不是要她做评估,更不是找她来聊天解闷。咱们需要她干的只是除尘和开门罢了,老东西,"奥约斯抢白道。

"好,我是大男子主义。我不搀和行了吧。您想怎么就

怎么吧,反正这儿总是你说了算。"

"哈科沃,她是个什么人啊?"

"住在饭店里的一个非常机灵的姑娘。"

"请原谅,问一句,"彭博插了进来,"您是知道的,我不歧视任何人,不过,移民局可就不一样了。既然跟您同住一家旅馆,想必是二等公民喽。"

"还差一等。她是下边的,堂彭博。不过,像奥约斯一样聪敏,跟您一样勤奋。"

"年龄?"

"二十来的吧。"

"太可怕啦。您这是想激活我们那业已沉寂了的荷尔蒙和让我们不能专心干活啊。有那些到这儿来的女人就已经够让我们夜不成寐了。别冒那份险。我们可不敢要一个激情似火的热区女人。别冒那份险。她很可能是不仅不能帮我们扫除灰尘反而会让我们因为产生想法而失眠的。"

"真是十九世纪神父的观念。漂亮姑娘能够招徕顾客,彭博,别再充当老古董而惹人耻笑啦。任何店铺至少都得有一个漂亮的女店员,这是买卖兴隆的诀窍,咱们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您这张官司脸。不过,问题在于我们没法办理工作许可。现如今,谁跟这事儿沾边儿谁就会遭到怀疑。在这儿,只要是想为三等公民办理入境手续就有可能会被看做是支持恐怖分子。如果她能弄到通行证,我就录用她。"

"不过,总得给我出个你们需要雇人的证明,对吧?"哈科沃说道。

“也许是的,可是不作任何担保,”奥约斯声明道。

“不担保不行,”彭博插言道,“要想雇用她,就得为她担保。我来起草,写清楚答应给她体面的薪水、适当的条件和人道的待遇。在这个国家里面,三等公民缺的就是这些。在他们还是奴隶和我们的私产的时代,境遇反倒要好得多,因为牧人总会悉心照料自己的畜群。”

“可是,哈科沃,她到底是谁呀?跟我们说说她的情况吧。”

“她的名字是维尔吉尼娅,不过大家都叫她火团。最近几个月来,因为要为报纸写几篇小文章,所以就请她给我在热区当向导(我说过了,她是那儿的人)。她还是我的理发师、我的指甲师、我的……你们能够理解,那种事情我是不谈的,总之,偶尔也是我的枕席伴侣。她母亲在——或者曾经在——Sektor T 打工。不过,下边的日子难过啊,即便是母亲有活干,也难以维持生计。我带她住进了剧场饭店,因为我觉得,在那边,在瀑布跟前,她会堕落的,或者是被人杀掉,就像她哥哥,就像我的几个朋友,他们全都死了。这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有一回,她本人也差点儿就没命了。如果咱们不拉她一把,有再多的长处,也不可能有出息。你们知道……我是说,你们不知道,不过,可以想像一下生为三等公民的意味。她住的房间很小,不能洗澡,在旅馆的顶层,只是在走廊里有一个公用的卫生间。房租嘛,她有钱的时候,就自己付;她没钱的时候,我替她付。不能说她长得很漂亮,不过,谁见了又都不能不多看几眼。她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两个眼睛不对称,颜色不同。她的身体有着一种

坚实的柔韧，走起路来飘飘然的样子就像是在同风做爱……不像我，旅馆不给她提供免费早点。每天早晨她都在门厅的角落里坐着。听见我走出电梯进了餐厅，她就探出火红的脑袋、露出洁白的牙齿，于是我就请她吃饭、闲聊。然后，我们一起回到我的房间，她到我的浴室洗个澡。等到她几乎总是一丝不挂地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谁都控制不住了，于是就双双滚到床上。我说这一切不是为了炫耀。我也不知道自己对她是一种什么感情(同情，担心，悲哀，欲望)，不过，她几乎总是跟我形影不离。最近，我们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团伙，每个星期天都一起出去散步。”

听了哈科沃对维尔吉尼娅的介绍，彭博和奥约斯脸上露出了向往的神情。最后，他们商定，哈科沃设法去给那位红头发姑娘办理工作通行证，如果办好了，奥约斯和彭博就在绵羊书店里给她安排半天的工作。未经任何讨价还价，哈科沃以很不错的价格卖掉了带去的两箱图书。随后，他就带着鼓鼓的钱包去看望女儿并带她到 Mall Cristalles 去开销。他们照例光顾了快餐排档、吃过东方或西方的垃圾食品。这一次，父女二人没有讨论人生应该拥有和购买哪些东西。哈科沃明确向女儿宣布，即便她将来能像比尔·盖茨一样富有，他也绝对不会更换自己的汽车。接下来，犹如补偿一般，女儿要什么，他都慷慨解囊：衣服，玩具，杂七杂八的东西。他不得不采用多罗特娅及其丈夫的同样方法来笼络自己的女儿，这让他非常恼火。尽管为女儿花了不少钱，他回到温区的时候口袋里面还是颇有剩余(他将之全部掏出来当作额外补贴给了朱尔斯奇和基罗斯)。他为自己

终于替心爱的红毛丫头干了点儿事情而兴奋不已，因为，他一直认为那姑娘是他从 Sektor C 那个地狱中拯救出来的。

回到旅馆之后，哈科沃直接去了鸡笼。由于讨厌维尔吉尼娅房间的狭小（他心怀愧疚）、走廊里的气味和屋顶破洞的风啸声，所以就把她叫到了自己的房间。他向她讲述了同那两位书商的聚会以及他们想找一个雇员的事情。仅仅是一种可能就已经让她高兴得不得了啦。他们商量好备齐各种文件，一接到过往与迁居事务局的通知就立刻前去办理通行证。哈科沃准备陪她一起去，说不定凑巧能够碰上一个熟识的官员，那样的话，肯定能够得到照顾。那是一场赌博，只有二十分之一的胜算概率，因为那些官员只在非常偶然的机会才会出现在那个窗口。此外，跟对待可以拿着临时过境证到寒区找工作的二等公民不一样，人家是不向三等公民发放临时通行证的。得到许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几乎没有，然而，试一下总比不试强。

维尔吉尼娅和哈科沃凌晨五点之前就到了过往与迁居事务局的门前，不过排队申请的人已经几乎绕着那个街区转了一圈了。卖咖啡的小贩背上背着透明的小杯子、手里提着脏乎乎的塑料暖瓶在人群中转来转去。起了大早的人们眼角上挂着眼屎、嘴里面连连地打着哈欠，要了咖啡之后就将自己那黑黢黢的爪子伸到纸盒里去抓方糖。每个人的嘴里呼出的都是白色的哈气，天上莫名其妙地下起了毛毛

雨。那雨看起来像是淋不湿人似的,可是,没出半个小时,所有没披塑料布的人全都成了落汤鸡。没过多一会儿,哈科沃和维尔吉尼娅的头发和肩膀就湿透了,他们没有想到应该带把雨伞,所以也就只好也去租了块塑料布。

他们估算了一下,结果发现,如果那天还想跨进事务局的大门,就得花钱买一个在队伍中靠前的位置。最前面的位置要价是三十美元,越往后越便宜。哈科沃买了一个二十二美元的位置。八点整开始回收通知单(那是进门的许可)和放号。号牌是纸板做的,已经很旧了,换句话说,粘有许多指纹、淋过很多场雨、被很多人紧张地揉搓过,表明序号的数码也已变得模糊。早在八点之前人群就开始活跃了起来,一直闷声不响的人讲起了话来,一直说个不停的人反倒闭起了嘴巴。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磨灭不掉的贫穷标记,那标记简直会比鼻子头上的刺青还要显眼。队伍的突然涌动以及人们身上和衣服上的潮气使得周边的气味变得更加刺鼻。在用金属探测器对每个人进行检查之前,首先出来的是身穿制服的警卫。他们手牵警犬将整个队伍巡视了一遍,预防有人私带炸药。一只样子温顺的黄色农家狗将鼻子探向了维尔吉尼娅的裆部,她刚想去摸摸那狗的脑门,一声"别碰它"的厉喝吓得她立刻将手缩了回去。搜查结束以后,队伍开始缓缓地向前移动起来。他们终于领到了号牌,第 164 号。每天发放二百个号牌。算上官员们中午吃饭的休息时间,他们下午四点钟之前是不可能到达接待窗口的。不过,如果此刻不进去,恐怕就得等到第二天了,再花一回钱、再起一次早,而且也还不能保证排到前

几名。

候见厅里有排成了几排的二三十把塑料椅子。赶上了椅子的人坐了下去，其余的人只好站在大厅中间和过道里，或不停地倒换着双脚或将肩头倚在墙上。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厅里的温度开始升高、空气也显得稀薄起来。气味非常难闻，因为贫穷和肮脏总是结伴共行。维尔吉尼娅和哈科沃的衣服也发出了难闻的气味，尤其是在早晨淋过雨之后。有人咳嗽，有人挠头，空气和气氛变得紧张而沉重。官员们躲在防弹玻璃后面通过扩音器又吼又叫，声音全都走了形。仿佛没有一个人的文件符合要求、齐全完备，仿佛没有一个人做对了哪怕是一件事情。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拒发通行证，根本不在意人们的泪水、求告、怒吼。有时候，警卫还会进来架走那些不肯离去的人们。他们将那些人抛到街上，而且在其进行最后挣扎的时候饶上一棍子，以便使之记取教训。哈科沃认出负责17号窗口的是位熟人。他们相互之间既没直面相视也没表露出任何相识的迹象。一旦被人发现他们认识，后果将是不堪设想。哈科沃看出了他有想要帮忙的意思，不过，那人甚至并不知道他们的号码，想要正巧赶上他的窗口实在是太难了。哈科沃想用手指把号码比画出来，然而，离得那么远，那人根本就没法解读清楚。倘若亚裔或美国巡视员发现情况异常，他的朋友不仅会被解雇而且甚至还有可能惹上被指背叛的官司而最终身败名裂。

态度最凶的官员是14号窗口的那个把头发染成了金黄色的女人。哈科沃在心里做了一个统计，她一共接待了

十三个人(已经时近中午),只发出了一个通行证,受惠者是一个外表健康、皮肤比其他人略显白皙的小伙子,很可能是个二等公民。候见厅里几乎所有人的肤色都是相当的黑。

"这种染头发的娘儿们最坏了,"哈科沃悄悄地对维尔吉尼娅说道,"她们都是种族主义分子。你不了解天堂区的情况。那里金发女郎的数目比挪威还多。不过,你的爱尔兰式头发说不定还会占到便宜呢。"

火团微微一笑,露出了她那一口虽然稀疏但却洁白的牙齿。

"无论如何别让我赶上14号那家伙,碰上她,肯定会短路。她已经跟我对过两次眼了。她眼睛里火星四溅,绝对不可能给我签发通行证,"维尔吉尼娅对着林塞的耳朵嘀咕道。

他们实在是太不走运。由红色小灯泡组成的他们号牌上的数码恰巧就闪现在了染成黄毛的女人所在的14号窗口上方的呼号屏幕上面了。他们垂头丧气地走了过去、无精打采地递上了准备好的文件,未曾交战就已经败下阵来。那金发女人吼道:

"书店的证明书上没给您担保,只说愿意雇用您,没说别的。谁能担保您不是去破坏那里的工业的?"

"我只是想工作。"

"您是什么人?在这儿干什么?"她直视着林塞的眼睛喝问道。

"一个朋友。"

"这儿不需要干爹、后台或朋友。请您马上离开,否则

我就叫警卫了。”

哈科沃气得脸色煞白，低着头退到了走廊里。对维尔吉尼娅而言，一切都不是好兆头。他远远地听到了她们争吵的声音。最后，维尔吉尼娅不再忍气吞声了，而是开始用同样的语气跟她对吵起来。

“卖身求荣的三等货色，富人的哈巴狗，上等公民的看家犬。别为了保护主子而冲我们狂吠，没心肝的二等公民，说不定哪天人家就会把你蹬了的。”

染成黄毛的女人气得站了起来。她透过话筒又叫又骂，扩音器里传出来的最后一句话竟是一个恐吓。

“没教养的东西，你目无政府、辱骂政府，本可以叫人把你抓起来的！滚！你的情况将会记录在案。这辈子都别想再到这儿来啦！”

维尔吉尼娅走到哈科沃身边时眼睛里还冒着怒火。她嘴里的粗话尽管不是扯着嗓门喊出来的，但却并没有因此而就失去了分量。当他们再一次步入雨中之后，火团发出了一声怒吼。“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能够理解那些甘愿当街充当人体炸弹的人们，不就是不想再受他们的气了嘛。”哈科沃挽起了她的胳膊，接着又安慰地用手抚摩了她的肩膀与脖子。他们朝着地铁站口走去，再也没有说话。

吃了点儿东西以后，他们俩人关在房间里回味着心中的激愤。维尔吉尼娅像是一头被圈在剧场饭店里的野兽。她在哈科沃的套房里走来走去，一边啃着一个没有削皮的芒果一边满怀野性的积怨重温着那天上午和下午在过往与迁居事务局遭遇的种种事情。与此同时，为了抚慰她心中

的不平，哈科沃在设计着让她通过暗道潜入天堂区或者筹钱买个通行证的报复方案（他知道有些腐败官员在以两万或三万的价钱倒卖）。林塞不想告诉她，如果她提出来，他可以借钱给她。为了瞒着她，他打算自己去想办法，也许会通过在事务局里的熟人（那人不干那种事情，不过，说不定认识愿意干的人）。恰在这时，维尔吉尼娅朝窗外望了一眼并看到西边远处的一个山冈上腾起了巨大的火光。

"哈科沃，那是什么地方？好像着火了。"

哈科沃凑了过去。为了看得清楚一些，他打开了窗户，立刻有一股淡淡的烟气、烧过的塑料和烤煳的木材的味道冲进了鼻子。

"如果没有弄错的话，应该是老垃圾场凡尔赛山。那儿每年都要着火，一年不落，"哈科沃说道，"还是看看新闻台说什么吧。这次的火好像很大，可能会死人的。"

当地的电视频道播的都是服装表演和足球比赛。总统看比赛，部长看表演。

哈科沃的判断是对的，毋庸置疑：正是凡尔赛。安戈斯塔人以其对黑色幽默的偏爱而这样称呼全城原有的垃圾场、浑河在峡谷中的最后一个转弯处的山丘。一连三十多年，整个安戈斯塔所有的垃圾全都倒在了如同尿池一般的河湾里，使那儿变成了一座垃圾山。等到已经满得汽车再也爬不上去了的时候，市政府就用铁丝网将那儿圈了起来，任由兀鹫栖息扒食。又过了一些年头，经过雨淋日晒，终于长出了杂草，臭味渐消，地面也变得坚实起来。后来，那些因为战乱而流离失所的人们就逐渐用纸板、铁皮和木料在

山脚下面搭建起了栖身的窝棚。一些头脑灵活的人则是开始一点一点地朝上扩展,直至将包括顶部在内的无主土地据为己有并通过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地契文书非法分块卖给后来的人建屋造房。就这样,原来的垃圾堆赫然成了新的居民区点凡尔赛。可以想见,那里没有任何公共设施,当然也没有任何良知:心肝早已朽烂,不知怜悯同情为何物。

凡尔赛的严重问题不在于地面不实常常出现滑坡、一到雨季就会有连房带人一起滚下谷底的事情发生。每逢这种时候,山体就会暴开,于是,里面的陈年垃圾就像是正在腐烂的动物脏腑一般引来成群的兀鹫和黑压压的苍蝇。尤为可怕的是,由于地下的消解过程还在继续,时不时地还会从地缝里冒出臭味熏人的含硫气体和更为危险的无味沼气,只要一根蜡烛的明火就足以引发导致死亡与烈焰的引信。这些年来,凡尔赛已经发生过几次大火了,烧毁了不知多少房屋、家具、席垫、被褥以及关在房子里面的孩子(大人出去找活干的时候常常会把孩子拴在屋子里面,免得他们流落到那极不安宁的街头)。然而,过不多久,悲剧就会被人忘记,那些无法无天的人于是就再一次将地块卖给无家可归的人们,让他们得以实现能有一个家的美梦,尽管那所谓的家不过是难闻的气味、成群的蚊蝇、烈焰与死亡的威胁而已。显然,政府对此装聋作哑,由于这种事情,或长或短,过不了几个月就会发生一次,就连媒体都已懒得提及。

不管是怎么回事,维尔吉尼娅还是心里一惊,因为,就在几个月前,她的几个表兄刚刚跟着别人从海边流落到了凡尔赛。她跟林塞打了一个招呼就匆匆忙忙地直奔 Sektor

C 而去，一心想着要给那些亲戚帮点儿忙，说不定可以把他们带到姐姐家去，同时，顺便也想试试能不能在热区找个人帮她通过地下渠道弄到那去寒区工作必不可少的该死通行证。哈科沃从窗口看到了她离去，也从窗口看到了大火中的凡尔赛那美丽动人的景象（因为相距甚远）：远处地平线衬托下的大火中，山冈就像是一幅从远处观看的博斯科的绘画作品。一座红蓝相间的火山，一根冲天而起的烟柱。他身后的电视屏幕上只有盯着模特儿们的屁股的眼睛（内衣秀、部长们那贪婪的眼睛）以及作为黑帮分子等人的美元清洗机的伟大球队安戈斯塔独立队的球员博莱塔的射门表演。

安德雷斯·苏莱塔的札记

睡梦中听到有人敲门，没完没了地敲，很执着。当时是凌晨两点多钟，我一惊而醒，担心是什么人前来报告不好的消息。我一边从床上爬起来一边琢磨着可能会是什么事情，但是脑袋里怎么也想不起能有什么跟我个人相关的坏消息。父母、哥哥死了？的确不是喜讯，倒也算不上灾难。也许是我丢了工作或者某个或男或女朋友遭到了不幸，不过，这类事情从来不会这么着急，一般都要等到第二天。我毫无兴致，几乎是带着气儿打开了房门。维尔吉尼娅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张纸。她没等我说话就扑到了我身上并

随手关了门。她把我拉到床边，亲了我的脑门、脖子、胸脯，又亲了我的嘴唇。她一边剥我的衣服一边笑个不停，接下来又摇晃着手中的那张纸说道：

“我拿到了，拿到了，”紧跟着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拿到什么了？”

“通行证呗，傻瓜，进入天堂区的一年期许可。”

“弄到了？怎么弄到的？说不定是假的。”

“是真的，绝对真的。尽管我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去求人，但是，我弄到了。你们不了解热区。那儿的情况可比这个炼狱、这个净界复杂得多。那里有那么多人、那么多人，而且什么人都有，那边的钱比这里多多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钱，有钱的人很少，可是他们一个个的本事可要比任何一个上等公民都大得多。我去找了普塔斯。你可别以为找到他容易。不过，他在我们家那一带长大，是我哥哥的朋友。哥哥下葬的时候，他还到墓地去了并对我许下了一个诺言。他对我说：‘我会帮你一个忙，不过，只是一个。你可要想好哇，好好考虑考虑吧，想好了就来找我。我发誓一定说到做到，算是对埃尔维尔的纪念吧。埃尔维尔是你哥哥，也是我哥哥，尽管他后来背叛了我。你到地狱入口去找我，把要求告诉我，什么时候都行。你知道我有那个本事。不管什么事情，只要我能办到。’打那时起，已经过去三年了。求人是很丢面子的事情，我一直都没有打算向他提出任何要求。可是，这一次我只好放下架子，不过，倒是有些担心他早就忘掉了那个承诺。我跟他说了。他回答我说：‘我是什么事情都不会忘的，维尔吉，不会。已经想好让我帮什么

忙了吗?'我跟他说:'一个通行证,到天堂区工作的许可,一年期,表现好可以更换的那种。''好吧,'他说,'你后天来取。'我今天去了,他给了我,不过却让我陪他去喝酒,说是要跟我一起纪念一下埃尔维尔。他整个晚上都在谈论埃尔维尔,一直谈到刚才。他的保镖们开车把我送了回来。路上,保镖们对我说:'您太那个了。对您,再大的要求,普塔斯也会满足的。倘若您要寒区居留证,他也能给您办到。他的姐姐妹妹、侄子外甥、姑姑婶子全都住在那边。您真傻,没看见普塔斯迷上您了吗?'不过,这种事情很多年前就完了,早在埃尔维尔被害之前就已经结束了。我压根儿就没喜欢过那个 man。他却紧追不舍,甚至还威胁我。我就把这事儿告诉给了埃尔维尔。整个地区,埃尔维尔是惟一的一个敢跟他说不的人,所以就把事情对他说了。从那以后,两个人就翻了脸,再也没有过过话。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说不定正是他派人杀了埃尔维尔。说不清楚,我不敢相信,或者说,我相信那是真的,有时候真的相信。他不能容忍在那一带地方有人敢于说出真话。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我让他兑现了承诺,这也是埃尔维尔留给我的最后遗产。我相信,他如果知道了其中的缘由,肯定也会原谅我的。普塔斯不敢把我怎么样,他知道,若想动我,就得杀了我,而他不愿意再对我欠更多的良心债了。他已经欠下了,因为他杀了我哥哥、他最好的儿时朋友。他没有对我承认过,永远也不会承认,示弱、认错不是他做人的方式。他不会承认。也许不是他杀的。也许他只是默许了。因为,在那边,甚至没有任何风吹草动是他不知情的。没有他的首肯,就连一

只狗也没人敢杀。普塔斯对那一带的一块砖头一根头发都了如指掌,只要他的一个眼神就足以能使砖碎发断。更别说像除掉埃尔维尔那么重大的事情了。埃尔维尔是那一带没人不敬重的人,因为他独一无二,因为他与众不同。等哪天我给你讲讲埃尔维尔的事情,今天就不说了。今天我非常高兴。今天我帮不久前才从乡下来的表哥找了个住处,他们的房子在凡尔赛垃圾山那天的大火中烧掉了。此外,我还拿到了通行证。这几天过得太好了,大有收获,所以我特别高兴。只差一件,这件事情我可是想了好久啦,从咱们去爬阿维拉山那天起就一直都在想着。此时此刻,所差的就是这惟一的一个心愿了,否则就不能算是完美无缺。我只是要你抱着我、整夜都抱着我,只要你愿意,对,只要你愿意,还可以更进一步。"

"那哈科沃呢?"

"哈科沃是个内里干枯的家伙。他的心灵跟他身上的皮肤一样干枯。哈科沃才不在乎这个和别的什么呢。这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普塔斯,火星人,谁都比哈科沃有感情,因为哈科沃刻意让自己的感情干枯。"

"那你呢?"

"我?我这个人心硬,比谁都心硬,不过惟独有一件事情能够让我变软。一件我相信永远不会对我有害的事情。那就是找到一个我从现在起一直可以信赖到来世的人,一个惟一可以让我去死的人。"火团没有说出"你"这个字眼,只是将食指放在了我的胸脯上。她的手指在我的胸脯上游动了起来、留下了一条长长的轨迹。那轨迹如同一种熟知

的文字,我清楚地读懂了其中的含义。

直到过了八点之后,卡尔洛塔的扫把才将我们从梦中惊醒。自打到了基金会,我还是头一次上班迟到。布尔戈斯太太什么都没说,没有责怪,不过却眼睛盯着我看了又看,那眼神本身就是一个没有说出口的询问、一个没有说出口的申斥,让人觉得比任何喝骂都更加难以承受。“夫人,您如果知道了我迟到的原因,肯定就不会这样看着我了。”我真想这么对她说,然而,我却只是默默地做起了自己的工作,干了一整天,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休息。傍晚的时候,布尔戈斯太太跟往常一样冲我微微一笑,没有说什么,没有干预我的生活,因为,她仿佛能够看透别人的心思。

真不知道如何来记述这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将之留在了最后。事情非常明显:我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我了。真怪,事情居然这么简单。保持了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的那人们口中的童子之身竟会失之于一夕之间。不再是童子之身,却又依然故我。当此要使那记忆不仅仅是留在脑海里而是要用手记录下来的时候,反身自省,我又看到了那凋萎了的花,我又想到了那裂开了的果,我完全陷入了回味的迷茫之中。噢,我不知道怎样落笔。我想要记述下来是因为可以一边书写一边再在脑海中重温一遍。实际上,我所做的不过是回忆罢了,可是写出来要比回忆难多了:必须用文字解译图像、感觉和思想,却又不是总能找到恰当的词语。

我真是觉得力不从心啊。简而言之,我的那个部位和她的那个部位,那两个交合过了的部位,依然如故,只是知道有了新的感受而已。我讨厌在记述的时候使用那些直白

的语汇，比方说吧，我身体中部的那个有一个我不想写出其名字、一旦起意就会变硬的赘物楔入了维尔吉尼娅身体中部的一朵食肉的花（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我不会随便提及其名字，只会对她说起）。那也是一朵任性的花，因为能够适时地变得湿湿的（真是巧妙的谐音）。我想这就是机体运行的规则，尽管“运行”二字不是我所喜欢的词儿，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机器（或者就是机器?）。我爱维尔吉尼娅（不过，我讨厌这个“爱”字）。总之，我们通过那儿合为了一体，仅此而已。我亲吻了她的伤疤，感谢命运没有让她在我同其认识之前死去、没有让灵魂从那道留下了疤痕的伤口中飞离她的躯体。我觉得，哪怕仅仅是为了这个，就没有白活一次。体验跟记录不是一回事情，尽管，当然了，却也颇为近似。奇怪的是我没法再想别的事情，一心只想着重新去品味这种新的感受，一次、一次、又一次，就像是个瘾君子、大烟鬼，只可惜一个人不可能长时间滞留在那犹如喜马拉雅山一般的峰顶，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力气。但愿她今天晚上还能再来、再次向我展示她的那朵花。我要的就是这个，不分白天与黑夜。简直就像是中了邪祟。我怎么就会等待了那么长的时间才来体味这种感受呢？如今我更能理解哈科沃先生以及他那一再地干着同样事情的反常举止了。不过，对我而言，跟别人可能会有所不同。我只要跟她、跟她、跟她，只跟维尔吉尼娅，只跟那团烈火，只跟有着反常而独特的双色眼珠的她，只跟她，她才是我的所爱，尽管我无比讨厌“爱”这个词儿，因为它已经被玷污得不成了样子，以至于谁若是再写这个词儿谁就会变得像个白痴。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火团和安德雷斯总是同一个时间起床，同一个钟点洗漱，一起出门去搭地铁，一起在前往中心站的途中喝杯咖啡就油煎饼或木薯饼，一起挤在高峰时间的车厢人群之中，只是到了 Check Point 之后，由于男女必须分开排队接受进入天堂区前的例行安检，才会暂时分开。如果机器正常运转的话，通过的程序相对比较快捷，他们会于在自由广场上到地面之前的太阳站过道里再次会合。重新步入阳光下的时候，他们必须将写有 TS 字样(意思是“助工”，尽管他们本人以及所有的人全都知道那两个字母的真正含义是“三等公民或至多为二等公民”)的标牌挂到脖子上去。他们一起走上柳荫街，安德雷斯总是陪着维尔吉尼娅走到绵羊书店。他们有时候也会聚在一起共进午餐(一份三明治和一杯果汁)，傍晚时分几乎必定再次会合并携手返回温区。

维尔吉尼娅在奥约斯和彭博的书店里只有半天的工作，可是她几乎总是在那儿待到六点。她的任务是掸拭书籍上面的浮尘、清扫地面、煮制咖啡、接听电话，有时候，尤其是午餐时间，两位主人不在，她也要代替他们招呼顾客。倘若不是由于那个按照规定必须佩带的身份标牌(上面有照片、血型、住址、有效期以及“不能过夜”的备注)，从外表上，已经很难看出她跟天堂区的随便哪个居民有什么区别了。事实上，在书店里面，两位店主(他们很不赞成明示身

份的政策)总是要她摘掉那个明显的标识,因为他们觉得扎眼,她并不是“供人参观的母牛”,这是彭博在诅咒标牌时脱口说出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等到两位上司吃过午饭回到店里之后,维尔吉尼娅偶尔也会利用下午的时间到天堂区的街上去闲逛。每逢这种情况,她都不戴那个可恶的标牌,或者是一出门就摘下来放进包里,让自己显得跟上等公民毫无差别。在公共场所不戴标牌可是件极其危险的事情,若是被警察发现,不仅会终身丧失申领通行证的权利,而且还有可能吃上官司蹲大狱,即使不是几年,至少也得被关上几个月。不过,她喜欢冒那个险、喜欢挑战、喜欢做上等公民的那种奇特感受、喜欢做一回上等公民,拥有一回所有的权利,得到一次应有的尊重,体验一番自己在挂着标牌的时候从未从上等公民那儿接收到的各式不敬的调情或淫邪目光或恭顺眼神。

由于哈科沃不仅磨砺了她的语言而且还向她提供了多罗特娅每过两三个月都会从自己那巨大的衣柜中淘汰下来的衣服和鞋子,她的装束绝无纰漏,其扮相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天堂区年轻上等公民。她本来就有着很好的悟性,哈科沃又突击教了她一些基础英语,所以也就能够惟妙惟肖地模仿寒区人的口气和语调,you know[①]。一天做几个钟点的上等公民并不很难,不过,维尔吉尼娅却同时又有了某种全新的体验:温区和热区同类眼睛中的恨与敬,刻意向上者的谦卑、逢迎与羡慕或心怀嫉恨者的敌视与怀疑。一天,

① 英文,意为“你知道”。

正当她假装成一个购物的上等公民在玫瑰区悠闲漫步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身穿橘红色垃圾工人制服的年轻男子不卑不亢地死盯着自己。

以“橘衫垃圾工”为正式头衔的人是那些被特许到天堂区的垃圾中分拣可以再生利用材料的三等公民。他们每天一大早挤在大卡车上无须经过Check Point(而在兵站接受检查)就从热区的最深处被直接送到上边。实际上，他们也没有正规的通行证，只有一个从业的特别许可证。到了地点之后，有人会分发给他们每人一辆小车，车上有三种不同颜色的口袋(绿的装塑料、白的装玻璃、红的装纸张)。他们可以在天堂区滞留到下午五点，任务是收集和分拣上边街上的垃圾。收工的时候，他们就将自己一天辛劳的成果送到中央市场附近的大库房，然后爬上卡车返回地狱入口的居所。他们没有薪水，而是以一种类似合作社的形式组织在一起。每天下午对他们每人收集到的物品过磅登记，月底按当月的总量发给他们食品兑换券(通用于温区或热区的大型商店)。

维尔吉尼娅感觉到了那个身穿跟自己的头发颜色相近的制服的垃圾工盯着自己的眼神。那人忘了把空瓶子丢进车上的白色垃圾袋里(他当时所处的位置是一家酒吧的门前)，眼神中流露出了惊奇与讶异。只是用了几秒钟的工夫，维尔吉尼娅脑海中的面孔记忆区里就作出了反应。那小伙子跟她住在同一个地区，有时还到她姐姐的酒馆里跳跳舞和抽根大麻烟。从来没有哪个属于上等公民的女人会跟一个垃圾工搭讪，也从来没有哪个垃圾工敢于直视一个

属于上等公民的女士,然而,这个垃圾工和这位上等公民相互认识。维尔吉尼娅朝他走了过去:

"弗雷迪,没想到,你这家伙。"

"你是阿利娜的妹妹维尔吉尼娅,否则就是我见鬼了?"

"对,维尔吉尼娅,阿利娜的妹妹。"

"这副模样?傍上阔佬啦还是怎么的?"

"装的。"

"希望你不是跟哈马斯搅和到一块儿去了。"

"没有,是别的原因。我在这儿工作,下午就把标牌摘了。"

"被人逮住,你可就完了。最好还是别跟我讲话。我在这儿干了八个月了,你是头一个跟我讲话的上等公民。"

"我工作的地点在三猫街,绵羊书店。找一天上午到那儿去吧。我请你喝咖啡,再给你一些废纸,肯定可以让你眨眼的工夫就能装满两个红口袋。一定要去啊,别让我空等。"

"明天就去,放心吧。你要当心,这儿到处都是密探。街角那个戴墨镜的,在看着咱们的那个,准是个密探。"

维尔吉尼娅没事儿似的继续朝前走去。路过戴墨镜的家伙面前时,那人问道:

"小姐,有人骚扰您吗?"

"Not at all①,"她完全按照哈科沃的指点傲慢地回答道,甚至看都没看那个便衣警察。

---

① 英文,意为"哪儿的话"。

第二天,垃圾工弗雷迪在绵羊书店门前转悠了好几趟,一直没敢上前去按门铃,只好假装在一个垃圾筒里翻找破旧塑料制品。天堂区里是不准垃圾工敲门或索要废品的。奥约斯是最先从窗户里注意到他的:

"有一个橘衫垃圾工在这儿转悠半个钟头了,什么也没捡。说不定是个恐怖分子。"

维尔吉尼娅赶紧凑到了窗口。

"不是,奥约斯博士,对不起,他是我的一个朋友。我昨天在街上碰见了他,答应送给他一些咱们准备当垃圾处理的杂志和旧书。您不必为他担心,他是个好人。行吗?"

奥约斯耸了耸肩膀,维尔吉尼娅去到了门口。她朝弗雷迪做了个手势,他一边四处张望一边凑了过去,生怕被人看见。维尔吉尼娅将他请进了书店并给了他一张凳子。奥约斯从上面探出脑袋怀疑地看了一会儿之后又返身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维尔吉尼娅给弗雷迪端去了一杯牛奶咖啡,随后又带他去看了放在车库里的破书箱子。弗雷迪推过自己的小车,没一会儿就装满了所带的三条红口袋。还有更多的废纸,他说第二天还要再来。

奥约斯心里在琢磨是否有必要把这种非同一般的情况告诉给自己的搭档彭博。政府在应该如何对待垃圾工人的问题上的规定不是很清楚,所以他决定给过往与迁居事务局打个电话。是否准许招请橘衫垃圾工前来收取废品(比方纸张或玻璃)?事务局告诉他说,偶尔叫一次是可以的,但是希望不是每次都找同一个人,以便不跟任何一位垃圾工建立任何类型的个人关系。此外,自从引进了那种类型

的外来工之后,天堂区的街面上变得干净多了,但是政府还在评估是否值得继续冒险,因为,尽管挑选此类人员的时候遵循着严格的安全标准,恐怖分子还是有可能通过垃圾工人潜入进来。奥约斯向对方表示了感谢,第二天,他告诉维尔吉尼娅,废纸可以送给垃圾工,但是不能总是送给同一个人,同时还提醒她,以后不要让他们进入书店,尤其是不能给他们酒喝。

没过多久,弗雷迪就来到了书店的门口,维尔吉尼娅赶紧告诉他快走,让他当天下午到玫瑰区他们头一次见面时的那家酒吧对面会合,到时候再给他一个解释。为了避免出事儿,这一次她戴上了标牌在上次相遇的老地方等着。她不能总是把垃圾送给同一个人,不过,他可以去联络四五个同伴,每个星期换一个人来取。维尔吉尼娅说,她会把最好的——也就是最显分量的——留给他。他们就这样确定了日后的运作方式。

贝亚特里丝动身前往波士顿之前的一个星期,波特雷罗参议员的妻子、温柔的奥菲利娅·弗里亚斯为女儿组织了一个送行聚会。贝亚特里丝不愿意把聚会的地点设在天堂区的豪宅,而是要去家族在热区的祖业神秘庄园。在那儿,有些客人,尽管来自底层,也可以留下过夜,因此她就提出,邀请名单中,除了少数几个天堂区的男女朋友之外,还要包括她的英语老师哈科沃以及他的一些二等公民朋友,因为

她也想认识一下。至少吧，到热区的庄园去无须通行证，只要参议员发出请柬，此外，也不必通过上等公民专用的高速公路，而是，顺着横穿甘蔗园和老矿区的国道，过了波洛姆波洛之后，再从穷人渡口驶到布雷顿科河的对岸也就到了。

神秘庄园拥有十五公顷最肥沃的土地、一千多头肉牛、大片的西红柿地、高粱田、甘蔗园以及栽植在略高地段的咖啡、可可和玉米，是一块绝无安全问题的小小采邑，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都在一个人称“交响乐队”的准军事卫队的守护之下。这个乐队演奏出来的可不是谐音而是由机枪扫射再加上摩托轰鸣汇合而成的噪声。这是由于那些配备有无线电、手机和 walkie－talkies[①] 的家伙整天骑着摩托在庄园里面窜来窜去。这个庄园并非波特雷罗参议员的惟一产业，但却是他的最爱，因为是他从父亲那儿继承而来，而他的父亲则是继承于他的祖父、他的祖父又继承于他的曾祖父，正是他的曾祖父只花了很少一点儿钱从一个阿布拉埃土著保留地的酒鬼兼贪赃的酋长手里买下了那片土地，而那个酋长在出售的时候很可能并没有得到长老会的认可或者用的是一份假的认可。每每在提及这段传闻的时候，那一家子不仅不觉得羞耻反而特别得意。

庄园的老房是一幢两层的苇墙茅顶建筑，四壁的下部漆成了血红色，上部则是石灰本色，地上铺的是贵重板材（雪松、枯茗、愈疮木），配有带栏杆的凉台、烧柴的炉灶。那幢房子建于十九世纪末，现在用作每年的两季咖啡采摘工

① 英文，意为“步话机”。

人的住房,之所以还保留着只是因为把它当成了往昔那并不富裕的岁月的遗物。老房地处整个庄园的制高点上,避开了低洼地带的高温,坐西朝东,傍晚时分可以享受到习习清风。

十五年前,在离老房二百来米的一块凹地上建起了庄园的新总部,为了使之有别于老房,被称为白宫。那是一个巨大的白色建筑,屋顶很高,露台很大,打磨过的绿石铺砌的长长回廊环绕四周、面向庄园的四种不同景致:南面是壮阔奔流的黄水之河布雷顿科,西面的房后是乔科山那尖似金字塔、丰如孕妇乳房的石砬,北面是挺拔兀立的巉岩,东面是布雷顿科的支流卡尔塔玛河滨的苍翠沃野。从这栋建筑的高处举目东望,几乎能够将整个庄园尽收眼底,从卡尔塔玛平原的大片田园(甜橙、番茄、柑橘、枸橼)到无数片电网围护着的草场,电网的下方是一年几次开出淡紫色小花的丁香树栅。在那些牧场上饲养着婆罗门种肉牛和几群四蹄矫健的哥伦比亚种骏马。在曾祖父留下的老房旁边有一个咖啡和可可加工场,一大股从山上下来的清泉正好从其中间穿流而过。加工场分为了好几层,有好几个受光充足的宽大晾晒场和里面待炒的草黄色干咖啡豆堆得像山似的库房。用以清洗刚刚采摘下来的咖啡豆的山泉汇聚成了一个很大的人工湖,色深而恐怖的河水不断朝着老房北侧漫延,台地边缘的山岩映在水面上的倒影森严凌厉,仿佛是灾变的预警。湖边有许多带桨的彩色小舟,可是那满是黑糊糊淤泥的湖底非常瘆人,因为流传着数不清的有关溺水的故事,有一头扎下去就再也没能浮上来的善泳者,也有根本

不会游泳却又偏要在脖子上坠块石头和一捆诗稿纵身入水的人。

从湖对面的新楼二层可以看到广袤的果园，番荔枝、芒果、柠檬、洋李、番石榴，间或还能见到百年树龄的海红豆。果园的周边栽种着挺秀的棕榈和浓荫的大树，诸如龙牙花、刺桐、麻栎、野梨、蒲桃、蓝花楹和欧栗。一株长疯了的青藤犹如少女一般攀住了一棵高大的密果树的枝干。一条条蜿蜒于树木之间、时明时暗的铺石小径全都通向庄园的社交区域。那是一个宽阔的开放式空间，精心编制的苇箔高高地苫在上面成为了遮阳的棚顶，苇棚一直延展到了椭圆形游泳池的上方，游泳池的底部铺的不是瓷砖而是从圣贝尔纳多群岛运来的用珊瑚礁石加工而成的白色细沙。

聚会定在星期六到星期一，不过，波特雷罗一家和天堂区的几个朋友却早在星期五就分三批搭乘参议员的直升机抵达了热区的庄园。波特雷罗的私人保镖兼做直升机驾驶员的加斯彤往返了三次，第一批前往的是性情温和的主妇奥菲利娅·弗里亚斯和女儿贝亚特里丝及其最好的朋友玛尔托拉，同机的还有厨师、服务员、仆役等一干勤杂人等。第二批到达的是丽莉·托罗及其脸蛋儿长得像电视剧里的帅哥一般的意大利裔医生丈夫、丽娜·古铁雷斯及其身为商业银行高层管理的丈夫两对夫妇和他们的一群子女，孩子们都在三岁到十二岁之间，男的聪明、女的漂亮，一个个快乐而幸福，简直就跟广告上的照片一模一样。最后，天快黑了的时候，波特雷罗参议员终于带着秘书也到了那儿。那位秘书是个骨瘦如柴却又忙得不可开交的女人。她耳朵上

夹着根木杆儿铅笔，在庄园的办公室里一刻不停地接听着三部手机，还要发文传、收邮件，由于参议员不断地催促和精神紧张，手上的指甲全都被磨得光秃秃的了。

从星期五开始，贝亚特里丝就在原来的加工场阁楼里准备了一个应急的房间（她总是要找一个避开父母的地方），杂物间上面的一间紧挨房顶的木板屋子。如果想要跟哈科沃睡觉的话，肯定是想喽，她就必须准备一个像样而偏僻的隐蔽之所。逃离父母以及从天堂区请来的客人们的视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她又一心认为自己的告别仪式中应该包括最后跟每个星期二下午都曾让自己飘飘欲仙的那位下边温区的情人好好再销一次魂。她在那干咖啡豆的床铺上面铺上了几块被单、摆上了一大堆枕头，另外还预备了一盏小小的电池灯和几瓶饮用水。无论是白天和夜里，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能够跟哈科沃一起逃脱出来，他们就有了个藏身之处了。

温区的客人们是将近中午的时候到的。他们一个个热得汗流浃背，挤在哈科沃的破车里，在国道上颠簸了三个多小时，还经历了爆胎和给过热的水箱换水。跟林塞一起去的有：达恩，老大的不高兴，闷声不响，目光游移，脸被太阳炙烤得像个西红柿，原本还以为这么长途跋涉是要上天堂呢；维尔吉尼娅，很为这次出行兴奋和欣喜，本来就对什么都很好奇，笑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灿烂，面对那么多的新鲜事儿，有些意外，但却毫无畏怯之感；安德雷斯，心怀忐忑却又暗抱幻想，眼睛始终瞪得大大的，嘴角上一直挂着傻呆呆的微笑，不知道到了那个大宅院之后能否如想像的那样找

到和维尔吉尼娅单独相处的地方，不过，非常担心没有机会。在林塞的车里，安德雷斯和维尔吉尼娅坐在后座上，整个旅途中，两个人的腿始终挨在一起、手也一直没有放开，由于坐得很近而真的也是气息相通，不过，出于对哈科沃的尊重，他们也就是到此为止了。安德雷斯将札记本夹在腋下，还用超市的口袋装了一身换洗衣服。

和善的奥尔菲利娅·弗里亚斯以从未有过的热情接待了他们，甚至可以说对这些刚到的客人显得过分客气。一个人在极力想要掩饰一种油然而生的高人一等的感觉的时候通常都会这样。那天上午，由于波特雷罗参议员受政府之召突然登上直升机返回了天堂区，气氛也就显得格外轻松而融洽。波特雷罗以及加斯彤和那位超忙秘书的不在使得那里的一切尽管奢华却也变得亲切而平和。林塞的车拖着尘雾顺着土路驶近庄园的时候，交响乐队的前哨将他们拦在了一个门口，鉴于他们都在客人的名单上面，核实过身份之后就放他们继续朝着白宫的方向驶去，甚至都没有对他们进行搜查。在核对身份的时候，哈科沃仔细看了看那些人随身携带的武器，其中有自动步枪、冲锋枪、手枪，全部都是大口径、远射程的。

他们围着游泳池旁边的一张大方桌子吃了午餐。最先上来的是白葡萄酒，冰凉冰凉的，装在典型的意大利式广口大肚瓶里，紧接着是一大份海鲜牛肉杂烩饭以及一罐罐酒味果汁。酒足馔丰、花艳菜香使得那顿饭吃了很长的时间而且气氛也是非常热烈，一直持续到了临近黄昏的时分方才收场。不过，为了帮助消化，日落之前，又组织了一次攀

登西边山岩的活动。人们一边走着一边唱歌、聊天、诵诗，有的男女手拉着手，有的男女——哈科沃和贝亚特里丝、维尔吉尼娅和安德雷斯——也想能够手拉着手乃至最好是躲到大树或者山石的后面去通过一场热吻来缓缓已经变得急促了的呼吸，然而，他们既没敢拉手更没能亲吻：贝亚特里丝因为她的朋友们不可能理解她怎么会跟温区的一个中年男人搅在了一起，维尔吉尼娅和安德雷斯则是因为不知道哈科沃会作出什么反应，他可是在旅馆里保护着维尔吉尼娅并因此而从某种意义上自认是她的主人啊。他们回到白宫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先喝了一通汽水、果汁，随后就是烈酒：甘蔗酒，伏特加，威士忌，烧酒。大家只是吃了一点儿新鲜的和干制的奶酪以及面包和刚刚烤好的玉米饼。到了睡觉的时候，那些合法夫妻们全都去了自己的房间，也许还会没有多少热情地演练一番他们那得到过祝福的床戏。贝亚特里丝尽量地拖延着，以期能在夜幕的掩护下跟哈科沃一起溜走；安德雷斯在琢磨着找个什么借口，以便能到满是萤火虫的树丛中走一走。假借着夜色，他们的腿像是很不经意地碰到了一起，他们的眼睛中传出了只有对方才懂的信号。然而，不论哪一对都没能找到逃遁的机会。达恩教授和弗里亚斯太太坐在游泳池边上谈兴正浓，尽管酒兴使他们两个人之间互有了好感，但是毕竟还没到像有些人希望的那样令他们想要同床共枕的地步。将近一点钟的时候，大家互道了晚安，不过，母亲核实了女儿的去处之后又把红头发姑娘送到了她的房间；哈科沃和安德雷斯则是不得不分享那最不愿意分享的东西，就是同一间屋子。在那

间屋子里,两个人都觉得对方在监视着自己。

星期天的天气仍然不错,尽管有着跟前一天同样的缺点。早餐之后有一段很长的自由时间,人们各自阅读着自己的书籍(奥菲利娅·弗里亚斯在看一本美国畅销书,贝亚特里丝在读插图本马萨诸塞州简介,安德雷斯·苏莱塔在给维尔吉尼娅朗诵西班牙的情诗,达恩埋头研究堂马努埃尔·乌里维·安赫尔编绘的安戈斯塔道路图,哈科沃在欣赏哈维埃尔·马里亚斯的一部作品,这位作者以同一个人作为主人公写出了一大套非常优美的系列小说,将一切都分析得底儿透,但却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从天堂区来的客人们一大早就到乡间土道上去骑自行车了。漂亮得如同画报上的照片一般的孩子们,小一点儿的在游泳池中戏水,大一点的儿则在一个负责救生的雇工保护下划船。下午三点又是一顿丰盛至极的午餐。这一次吃的是安戈斯塔的地道地方风味,有头一晚上就开始用砂锅文火慢煮的赤豆沙,有炸猪肉,有可以蘸着鳄梨酱或西红柿洋葱酱吃的状似大个儿金币一般黄灿灿油炸大蕉片,还有白米饭、煎鸡蛋、肉松、香蕉块、西红柿洋葱拌白菜、灌肠、血肠和玉米饼。所有这一切再配上安戈斯塔最好的啤酒。这种啤酒沫多、微苦(就跟生活本身一样),誉满整个滨海地区,通常只是在十二月份上市,可是,波特雷罗参议员却可以以其特殊的身份常年享用。餐后甜食同样极具特色:番莲冻、甜奶酪、果脯干、奶油糕点,外加纯鲜奶,也就是当天上午直接挤到杯子里的牛奶,奶皮粘在杯沿儿上,微微带点儿鲜草和野花的气味。最后是一杯当地产的黑咖啡,而且还是几个小时前就在庄园

里面烤熟、磨碎的。

“你们生活得不错,”安德雷斯下午的时候说道,语气中没有一点儿挖苦或不满的意思,“既然你们占遍了几乎所有的好事,真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能活得再快活一些呢?我也不明白你们怎么就不能教教我们或是帮帮我们,让大家都能像你们这样活着。并不需要像这儿这么不可思议的房舍。不过,景物与土地足够大家共享的了。来的时候,就在第一道大门那边,我们看到道路两边有许多小房子。倘若你们哪怕能够分给每户一二百平方米……”

“让这一切大家共享,那是很多人的梦想。我刚到安戈斯塔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抱有这样的梦想,”达恩教授说道,“后来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于是,一切也就全都成了泡影。”

“我以为,这是因为那些从前过着跟今天的贝亚特里丝过的是一样的日子的人们害怕不能将那种日子继续下去,”哈科沃接言道,“他们目光短浅(担心别人会嫉妒),不是致力于改变现状,而是肆意屠戮起那些表面上威胁到了他们的特权的人们或者是那些原本并非拓荒家族却要享受他们的特权的人们。”

“待会儿问问我爸爸,不过,据他说,自从共产主义那股风刮过来以后,安戈斯塔就完了。他说,眼下的这种乱象全怪游击队和共产党,”贝亚特里丝说道。她脸上的那笑容说不清是真诚还是揶揄。

“我家里的人也是这种观点,而他们既不是富翁也不是参议员,”安德雷斯说道,“我哥哥是个上尉,他的想法跟这一模一样,而事实上,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也是正在竭

尽全力地按照政府的命令铲除共产党。然而,给我活干的布尔戈斯大夫却另有说法。他认为,热带地区物产丰富,足以养活所有的人。不过,自从开始实行隔离政策之后,形势就变得越来越糟了,下边人的愤怒与绝望助长了上边人的惊惧与残忍。人人都在为仇恨与恫吓而活着,仅此而已。下边的人自觉属于另类、属于外国,打从心眼儿里仇视上边的人;上边的人察觉到了那种仇恨并感到恐惧,于是就疯狂地进行打压,而那打压毫无用处,确切地说,惟一的用处就是使得人们更加愤怒,直至变成了今天的这种荒唐的恐怖活动。然而,他还认为,说到底,隔离政策还得归因于大批农村人口的流入,农民涌向城市,因为他们没有土地、无法躲避战乱。"

"我讨厌谈论政治,"奥菲利娅语气和缓地说道,"宁愿把这类话题留给我丈夫。这种议题总是会引向争吵、破坏气氛。"贝亚特里丝的那些寒区朋友也竭力想要改变谈话的方向。

傍晚时分,正当大多数客人都在夕阳的余晖下散步的时候,突然就见波特雷罗参议员的直升机几乎擦着地皮儿飞了过来,他们甚至还从舷窗里看到了一只不停挥动致意的手臂。再次回到白宫之后,气氛已经大不一样了,变得有些紧张,这种情况甚至反映到了温柔的奥菲利娅·弗里亚斯那已经显得郁闷的脸上。参议员转眼间就一杯接一杯地灌进肚子里好多烧酒,连讲话的声音都变得含混不清了。他对妻子极其粗暴,让她给他倒酒,妈的,让她替他脱鞋和去拿拖鞋,让她吩咐下女们赶快去取炸猪肉。就这样吆五喝

六，只听见他一个人在讲话，哪里是讲话，简直是在自说自话。他的保镖兼飞机驾驶员跟另外两个狞恶大汉待在角落里不住地点头，那架势就好像是随时都准备灭掉胆敢对其主子不恭者似的。实际上也没人跟他对答，甚至连个是或否的表示都没有，只是任其聒噪，仿佛他就是一台收音机，但却没人知道如何将之关掉。

然而，过了一会儿之后，参议员提到了安戈斯塔的暴力现象，贝亚特里丝终于鼓起勇气问他这种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参议员于是就对游击队、恐怖分子和左派进行了一通攻击，信誓旦旦地声言，一旦彻底摧毁恐怖势力——必须把他们像杂草一样连根铲除——之后，形势就会趋于正常，甚至有可能向他们敞开寒区的大门，不是说对热区的人，至少是对像他们那样的温区的人。他以胜利者的目光将女儿的朋友们扫视了一遍，看得出来，他对自己那拉选票式的煽惑腔调非常得意，好像是在等着听到掌声，甚至连自己当时在认定维尔吉尼娅身份时所犯的 gaffe① 都没有意识到。此刻，维尔吉尼娅如同站在远处看热闹一般面无表情地望着他，或者她早就听惯了类似的论调。她根本就没听他的胡言乱语，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安德雷斯的手上并希望能够同他躲在这个温暖而优美的地方的某个角落里、远离安戈斯塔的喧嚣与暴力度过一个温馨的夜晚。安德雷斯对波特雷罗参议员的理论毫无兴趣，因为他早就明白了不会有任何机会将庄园周边成千上万无

① 法文，意为"疏失，不慎言行"。

地民众的问题引入谈话。参议员终于在酒气、大话和炸猪肉的陪伴下坠入了梦乡。三个保镖将他送回房间放到了床上。履行过职责之后，那三个家伙并没有走开，仿佛还要监视那些自己驾车从温区来的人们。他们用怀疑的眼神盯着那几个人，尤其是加斯彤，他注意着哈科沃和上司的女儿的一举一动。他一向就不喜欢他们之间的那种亲密劲头，根本看不出两个地位如此不同的人应该保有的距离。他的监视中有妒有恨，因为，他怎么也弄不明白那个各个方面全都出类拔萃的完美女人为什么一定要跟那种他视之为下等而不屑一顾、可以漠对却绝不可以亲近与熟稔的人来往。他本人就是个决心不择手段地往上爬的二等公民，所以也就真的不能理解竟然会有原本高高在上的人却硬是想要自贬、硬是想要缝缀、接续和修补像他的主子那样的人打定主意要彻底斩断的联系。

人们相继回房之后，加斯彤就躲在一个角落里窥视着贝亚特里丝和哈科沃的行动。安德雷斯和维尔吉尼娅终于宣布要到树林中去捉萤火虫和看星星。贝亚特里丝悄悄告诉哈科沃想带他去看看咖啡加工场，夜里那儿一片通明，景致甚至比白天还美。她告诉母亲说要带林塞先生到老房子那儿去看点儿东西，一会儿就回来。母亲同意了，像是什么都没有怀疑，可是，加斯彤却打着手电筒紧紧跟在了他们的背后。

“小姐，”看到贝亚特里丝和哈科沃快到老房子跟前时，加斯彤说道，气得声音都变了，“您最好还是回房间去吧。在主楼之外的地方，我们无法保证您的安全。”

“昨天没人保护，我也没出什么事儿。加斯彤，我不干涉您用枪都干了什么，您也别管我自己的腿往哪儿走。让我清静一点儿吧，您去歇着好啦，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那家伙转身走掉了。除了参议员之外，他不习惯任何人对自己指手画脚。他大步流星地朝着白宫的方向走去，因为他跟另外两个保镖一起住在厨房后面的一个小单间里。一路上，他再一次将哈科沃·林塞的相貌和名字深深地记在了心里。“这个温区混蛋，有一天我会找你算总账的，”他暗暗地想道，随后就上了床。他没有能够立刻入睡。他的一个同伴已经鼾声如雷了(另一个正在院子里巡逻)。他在谋划着如何进行报复，于是决定重新翻出参议员对那个狗屁教师假造身份的指控，再给他加上一条中转书店进行蛊惑宣传的罪名。总之，事情可以拿到高人会议上去解决。

哈科沃直到天都快亮了的时候才回到跟安德雷斯合住的房间。安德雷斯也是刚刚回去，还没有睡着，仍在眼望屋顶回味着维尔吉尼娅躺在他铺在林中草地上的衬衫上面时的情景。他当时还非常担心哈科沃会出去找他并逮住他们呢，不过，他已经认定是值得的，如果必要，就把一切全都挑明。可是，结果却大出他的意外，因为，哈科沃进屋之后只是说了句：“苏莱塔，吵醒你啦？真对不起，我去上厕所了，喝得太多。”“没事儿，我也出去转了一会儿，太热，想借夜露凉快凉快。”两个人终于都睡着了，只是心里并不安稳，都在想着对方根本就没有相信自己的谎言。

很可能七大高人中没有一个说得出哪怕一个热区人的姓名，当然了，也许他家的园丁或使女不在此列，不过，至多也是叫得出名字而说不出姓什么。事实上，表决通过灭掉某个三等公民纯属形式，因此有人建议省去那个麻烦。“关于热区人的事情，咱们应该授权队长们自行处理，将其从议事日程中删除，可以节省时间，”有人提议道。不过，大多数人却希望保留这一程序，至少是在形式上。事实上，他们惟一要做的是确保即将被处决的人里面没有由于某种几乎不太可能出现的巧合而是七人中任何一位的熟人，或者，由于缺乏沟通而不知道其中某人在履行着有利于安戈斯塔的事业和隔离政策的间谍使命。

“咱们来看看 Sektor C 的这批人吧。跟往常一样，人数太多，”主席星期天接着就快速地宣读起了姓名与绰号以及被指控的罪名，“哈德尔、雷德尔和何塞·蒙卡达，拉车帮成员，受过警告，属于再犯。表决，”他等了一会儿，直到大家全都投了票，“七只黑球。继续。”

“霍达·霍达·巴内加斯，绰号奶嘴儿，贩卖火箭筒，一个可能同哈马斯有联系的团伙成员。表决。”大家无精打采地从台面中间的盘子中取出同一个黑球并又重新放了下去。

“七黑。继续。埃德文·阿隆索·科特，绰号尿壶嘴儿，在矿区一带组织非法占地，进入了谢拉斯家族的领地，事态可能失控。专管侵占田产的苏莱塔队长建议严加惩治以儆效尤。表决。”跟绝大多数时候的情况一样，直到读完所有热区人的名单都没有一票反对，没有一个人投出那表明心

存些微犹疑的白球。主席宣布下面将要宣读遭到指控的温区人名单及其罪状。

“哈科沃·林塞,又名哈科沃·威尔斯,书商、语言教师、对政府政策态度温和的二流记者。利用假造文件进入寒区。”

“我觉得他还罪不至死,”星期四说道,“我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我记得一家银行的一段奇闻:他中了一个大彩或是接受了一份遗产。他很有钱,可能已经做过资产登记。”

星期二清了清嗓子说道:

“他是我提出来的,不过是好几个月前的事情了。后来,我曾告诉过执行部门不必继续追查了,因为情况已经完全弄清。他不是利用假造文件到这儿来,而是去我家里,只不过用了个假名字而已。我本人曾经提出不要将他列入任何名单。他是我女儿的英语教师,就在我女儿出国前不久,他还到我的庄园里去过。我认为他不是一个危险人物。我觉得是加斯彤在一意孤行。也许是因为他不能容忍任何人接近我女儿吧,即使是做朋友也不行。他们好像还在庄园里有过争执。我投白球。我也会建议特肯达马把这事儿忘掉。”

“波特雷罗,你要行使否决权吗?”主席问道。

“不,那倒还不至于。只是不赞成罢了。那将是完全无益的行动。当时提出来的时候正赶上心里不痛快,不过,我已经指示过加斯彤不要将他列入名单。”

高人会议实行一种否决制度,即:所有的成员都有权连续六次在会上用否决的方式保护某人不被行动组处决。除

非遇到了极为特殊的情况，七大高人全都尽量避免行使那一权利，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一年之内两次动用这种手段去维护某一个个人，因为，过多的怜悯是优柔寡断和缺乏个性的表现。

"就这位哈科沃·林塞进行表决，"星期天说道。

除了两个最顽固、最凶残的家伙投出了黑球（"我看不出一个人有什么必要隐姓埋名地活着"，"我很不喜欢星期二的反复无常"）之外，另外五个白球救了哈科沃一命。

晚上七点整，并非天天如此，但是，几乎每个星期三和星期五，基罗斯大师准定会拖着双脚、迈开两条瘦瘦的长腿、挺着干瘪的胸脯穿过中转书店的主要过道，伸出里维拉笔下的西班牙玄秘派教士那鸡爪子似的双手（留有奇布恰人干尸般的长指甲）关起店门。从那一刻起，要想进店，就得按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七点钟之后的中转书店就变成了酒吧和咖啡馆，此后，人们就坐在饭厅里的桌边把盏聊天。哈科沃由于把大多的时间都用在了猎艳（或陪伴猎物）、看望女儿上了或以真真假假的过敏性哮喘为托词而很少参加那种聚会。常客是迪奥尼西奥·朱尔斯奇，有时候，差不多半个鸡笼都搬进了书店，所以青年诗人苏莱塔和他的那位腿健善走、语声柔婉、发红似火、名通处子[1] 的女友

① 在西班牙语中，维尔吉尼娅（Virginia）和处女（virgen）读音相近。

（当哈科沃因为别的女人而弃她于不顾的时候）也会到场。

置身于成千上万册图书之中就好像是躲在了由数不清的历史事件与英雄伟业、真假传奇故事、能言故纸构建起来的壁垒之后，人们有着一种安全的感觉，完全忘记了安戈斯塔城内那连续不断的种种纷扰，诸如喋血凶杀、疯狂抢掠、心怀轻蔑或愤懑的不同阶层间充盈着仇恨和猜忌的争斗与歧视。在这座狭小的围城之内，书籍是惟一的避难所、荒漠中的梦幻绿洲、能够使人暂时脱离这充满怨怒、恐怖与竞争的世界的无声乐曲。他们也播放音乐，各随其兴，轮流做庄。基罗斯喜欢班布科乐曲，由他做主的日子播放的就是奥布杜利奥和胡利安、加尔松和科亚索斯，每逢那种时候都可以看到他的眼睛会因为想起了往事而盈满泪水。朱尔斯奇总是宣扬十二音体系的长处，所以，由他当值的晚上就用舍恩贝格的艰深和弦、索斯塔维奇的舒缓长调、梅西昂的笼鸟啾唧或戈雷基的尼采式晦涩玄奥弄得大家云遮雾罩，不过，他一旦来了兴致（这种情况属于多数）也会变得非常随和，于是就撇开阳春白雪而转向下里巴人，播放起安的列斯音乐（博莱罗、萨尔萨、颂）、爵士、探戈、米隆加。红头发姑娘一来则必定会响起下边最新流行的乐曲，诸如饶舌歌谣、摇滚、钢鼓，当她肯于通融的时候，也会同意播放一些传统的摇滚乐曲，从鲍勃·迪伦和甲壳虫乐队到大卫·鲍维、布鲁斯·斯普林斯廷－埃米内姆和内利。安德雷斯偏爱古典，巴赫的世俗与宗教合唱曲、格伦·古尔德的精湛演奏或室内乐的精华（勃拉姆斯、贝多芬、舒伯特）。然而，只要哈科沃一出现，音乐也就没有了，因为他讨厌音乐、所有的音乐，只喜

欢一种声音，那就是讲话、聊天。鉴于那是他的家（人们没有忘记中转书店曾是他的家、如今仍然是他的产业）和他又远非常客，只要有他在，什么和弦呀、和声呀、乐器呀、歌喉呀，这一节也就只好略过了。

有时候，除了音乐和饮食之外，也会找来一些书籍助兴。比方，播放卡布雷拉·因凡特[1] 的某部小说中提及的博莱罗或《百年孤独》谈到的乡风歌舞，或者，以音乐为背景朗读伯恩哈德或托尔斯泰的作品（他们就曾在贝多芬的陪衬下朗诵过《克莱采奏鸣曲》和《戈德堡变异》，读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直到读得腻烦了才算罢休）。中转书店有着充足音乐储备，包括老式黑胶唱片到新式的数化 CD 盘，所以想听什么都不难。他们还会设法品尝卡拉斯基亚或伊萨克·丹内森的故事中的食物，或是用热带地区的主辅材料（用香橼取代椴花、用火鸡代替石鸡）仿制普鲁斯特或福楼拜书中的美味佳肴。

哈科沃尽管并不经常参加这类聚谈，但却对之赞赏有加。由于那段日子同上边的天堂区过从甚密，他对两边作了比较。中转书店门户开放，谁都可以进去，而且，咖啡免费，愿者自斟。尽管能有那么多男男女女坐在一起说话聊天，诗人苏莱塔仍然觉得温区的生活凄苦惨淡，于是，哈科沃就想让他明白这一切的好处，至少也是像中转书店这种尚未沾染上边那类无益的虚伪与限制的地方的好处。

---

① 卡布雷拉·因凡特（1929—2005），古巴作家，作品反映古巴革命之前的社会生活。1965 年起侨居伦敦。

"您听我说,苏莱塔,在您工作的上边,人们不去咖啡厅而去俱乐部。这很不一样,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开办了一家又一家俱乐部,无非是想要显得自己卓尔不群、自我孤立。这是他们的生活逻辑,自外于众的逻辑。他们已经将这种逻辑推广到了整个城市。然而,在这儿,在浑河谷地,我们还有少许人们相处真正亲如一家的角落,教堂也赶不上这种地方,因为,在咱们安戈斯塔,教堂一向也是分别属于富人或穷人的,上等公民们从来都未曾跟热区的人们同伍共行。可是,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到中转书店来。有位已经过世了的流亡作家、一位伟大的作家说得再好不过了,请等一下,基罗斯,请问,你见过那本关于咖啡馆的书吗?"

基罗斯递给了他一本厚厚的蓝皮书,哈科沃高声朗读道:

> 我认为咖啡馆比任何地方都好,所以,从来不想、也永远都不会跟人到别的地方去。没人能让咖啡馆设立任何类型的领导机构,咖啡馆也不能将任何想进去的人拒之门外。咖啡馆不是通过投票或某种精心设计过的举荐方式决定能否进入的场所,然而,在咖啡馆里,却又并非人人全都一样。在咖啡馆里,威望取决于一个人的言行举止,而与指派或委任等强制形式毫不相干。咖啡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别人不能打扰我们、我们也不去打扰别人,让我们独自坐在桌边而不受非议就已经足够了。在那儿,任何张扬都将徒劳无功,因为面对的是没有任何关联的陌路之人,他们同样有权

挑选座位、同样有权用手指着琳琅满目的货架点酒来配自己的咖啡，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是他们所不能做的，而且也不会贵得让他们无力承受。

“这段文字不错，哈科沃。不过，我们三等公民还是承受不起这样的奢侈。甚至就连我们走进中转书店，你们不以为我们是来打劫的也是不会愿意让我们再次前来白喝咖啡，或者因为用了过量的方糖，或者因为一般我们既没有读书的欲望也没有读书的耐心。换句话说，白给我们咖啡喝也仅是一次罢了，”红头发姑娘愤然地说道，言语中流露出了那种三等公民在所难免的不平，因为，对他们而言，就连二等公民们真心表现出来的所谓平等思想也是一种摆阔的羞辱。

八月是安戈斯塔最难熬的月份，特别是第三周刚刚开始并赶上月圆夜的那几天。在温区，八月份照常工作，就像是四月份一样（这跟寒区不同，在那儿，忙与闲取决于别的因素）。在温区没有暑假一说，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暑天，确切地说，一年到头都是暑天。安德雷斯选择了一个适逢战争日的星期二那天采取行动，之所以这样，倒不是因为那天是战争日，而是，根据基金会的统计资料，星期二晚上常常是整个星期中最为血腥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尸体浮现、更多的活人失踪。没人知道为什么那天凶手们更喜欢杀人而且手段也更为凶残，也许是因为星期天是休息的日子，也就是

应该饮酒作乐，星期一需要醒酒缓劲儿，星期二必须弥补浪费了的时间和正儿八经地开始一个星期的工作。由于光线不好，要想看得清楚，就得找个月圆而且天晴的晚上。这才是他一直等到八月底的真正原因，而且八月又通常都是雨少、云稀。

安德雷斯和卡米拉在落寞里的一家咖啡馆碰了头并商定了最后要做的准备工作。需要带的东西有睡袋、食物、水、两根蜡烛、火柴、笔记本、录音机、弱光摄影机，如果不算过分要求的话，还要一个三脚架。到了约好的那一天，两个人分别准时离开了住处，三点半钟再次在那家咖啡馆里会合，随后搭乘地铁，四点钟，太阳还老高的时候就抵达了那家弃置了的旅馆。白班的守卫核验了有业主签字的特许证明，放他们进去之前（“我要趁机偷个懒，今天就不回来啦，请二位代我照看一下，我明天早晨再来。”），先为他们打开了正门处卷帘门上面的锁头。由于天长日久遭到潮气的侵蚀，那卷帘门已经变得锈迹斑斑、快要散架了，门槛上还爬有一大群白蚁。木地板在他们的脚下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不过，尽管闲置多年，相对而言，里面倒还干净。一定是仍然有人负责隔三差五地前来打扫一次。几只小鸟由于受惊而四处乱飞，它们在那儿筑了巢，因为许多窗户都没有了玻璃。安德雷斯及其摄影师也在昔日餐厅那正对着瀑布的大窗户旁边准备好了自己的栖身之所。当时还在零零星星地飘洒着细雨，他们失神地站在窗前望着那并未加大瀑布流量的雨滴、默默地祷告着天能放晴。魔鬼岩就在远处的右方，犹如摆放在一座小山顶上一般。安德雷斯指着那儿

对卡米拉说道：

“自杀的人就是从那儿纵身跳下。据说，那儿从前是土著人举行人祭仪式的地方，没有文献记载，不过有迹可寻，可以看到一个凹陷和一道类似于放血用的、直通岩石边缘的槽沟。根据奇布恰人的神话，洪荒——不是指《圣经》里说的那次，而是说哥伦布来到之前的一次洪水之灾——过后，安戈斯塔山谷一直在水中泡了好几百年，直到有一天来了一位天神，他用雷电劈开了山峦、放掉了积水。为了确保山口永远不被堵死，每年都要杀人祭天。童男、童女、奴隶都必须将自己的心脏献给雷电之神，否则，土著人种下玉米、栽下土豆的肥沃谷地就会再次被淹。”

卡米拉取出相机固定到了三脚架上、装上变焦镜头，对着那如同一小块倚山凌空的平地一般的岩石拍了几张照片。那个原来是餐厅的地方有一个壁炉，找点儿旧家具当劈柴倒也不难，但是，生火会很危险。空置的旅馆里面很潮，也许是由于瀑布散出的水汽附着在了墙壁上的缘故吧。屋子里面比外边还冷，也可能是因为过于安静和有所期待而使得屋里屋外都让人产生了冷的感觉。离开必须眼睛死死地盯着可能会发生凶案的地方的时候还早着呢。依据基金会线人的报告，前半夜绝少会有杀人事件发生，从现场搜集得来的证据也显示出了凶手们喜欢作案的地点。他们刚到那会儿总觉得随时都有可能出事，然而，那阳光、那宁静、那缓缓流逝的分分秒秒，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非常正常，除了那奔泻不息的流水，看不出会有什么意外事情发生的可能。

安德雷斯出神地望着那褐色的液体涌过山缘飞溅而下

化作白色的泡沫。不息的流水将他带入了思古的幽情,眼前的壮观使他陷入了茫然的迷惘。只是这绮丽的美景常常会遭到破坏,不是会从破烂的窗口飘来阵阵狂泻而下的浑河之水的臭气就是会有难以名状的物体(垃圾、兽骸、树木)随着激流一起奔涌。不祥的黑色兀鹫悠然地驾着热带气旋在天空中翻飞翱翔。卡米拉找出了一本书("为了写论文,"她说道),将两片圆圆的小眼镜(平光的,她不是近视)架到鼻梁上就开始读了起来。就是几个月前朱尔斯奇从中转书店中为她翻出来并成了她结识林塞的真正媒介的那本古尔写的地理书。她借着从窗口斜射进来的亮光读了几段,几乎没有受到瀑布水流声响的干扰。时间一长,那水声也就不再显得那么喧闹,而是渐渐变成了一种难以觉察的空寂。

罗马有七丘①,安戈斯塔只有两丘,其名字也不像卡皮托利尼或奎里纳尔那么响亮。安戈斯塔的两丘分别叫做努蒂瓦拉山(纪念一位被西班牙征服者分了尸的土著人)和乏味山(上等公民们觉得那儿了无情趣故而如此名之)。两丘之上均无像样的标志建筑。乏味山尽管早就被政府宣布为城市公园,但是,直到几年前都还被安戈斯塔的一个著名贩毒家族非法占为马、骡、牛的牧场。后来,这些人终于不能继续为所欲为了(市民们组织了起来,不顾一次次威胁、乃至还有几个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坚持抗争),山丘重又成了公众的地

① 七丘指古罗马城城址所在的七座小山。后面提及的卡皮托利尼和奎里纳尔是其中两座小山的名字。

方，然而，却被派作了甚至比黑帮畜群牧场更不光彩的用场，变成了（可以同绝望者瀑布比肩并立的）又一个"抛尸场"，也就是在安戈斯塔城内惨遭杀害者的最后栖所。

那座名叫努蒂瓦拉的山丘上面倒是确实有一个小小的名为"村寨"的纪念建筑，其实就是安第斯山这一带地方一二百年前的农村微缩景观。真是咄咄怪事，一个工商并茂的大都会竟然竖起了一座否定自我的纪念碑，也就是寄托崇尚与追思的地方。安戈斯塔是一个喧闹的机械化城市，却要对昔日的村落表示敬意，仿佛是有意回归过去，怀念还只是一个小小村寨的时代：乡气，宁静，笃诚，传统，保有土生白人农耕生活的全部特色。人们在努蒂瓦拉山上将那祥和的田园乡情予以理想化了，因为最近一百年来这种乡情已经消弭殆尽。

一旦觉得自己的城市已经不再是个安全的栖身之所以后，安戈斯塔人突然就产生了一种无根之感，亦即心理流亡，不再愿意被动地坦然接受和平静地效法乡赞的陈词滥调。统治者们有时用高薪豢养一批御用诗人，要他们写出情意缠绵的颂歌，然而，他们最终拿出来的东西倒更像是自谑的游戏诗文。安戈斯塔不是一个可爱的地方。城市一般应是风云际会的地方，可是安戈斯塔却变成了杀人场所、抢劫温床，不仅危机四伏而且成了非人的饥寒交迫生活的旋涡。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那里的正直诗人和思想家们在提及自己的城市的时候不是赞美而是抨击。不仅如此，抨击安戈斯塔

已经成了他们的一个传统、一种新的时尚。然而，这种持续的批评并不是像某些政客所指斥的那样有着自毁的动机。只要现实继续是那么糜烂、继续是一块可怕的历史创面，最有意义的事情不是编造一则玫瑰色的神话、不是虚情假意地讴歌故土，而是揭示它的脓疮。什么是脓疮？首先，安戈斯塔成了一座被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壁垒割裂了的城市，好像这还不够，安戈斯塔还成了世界上暴力行动最为活跃的城市，人均凶杀指数远远超过了最为动荡时期的萨拉热窝和耶路撒冷。尤为严重的是，这种生灵涂炭的现实并非源自于外来的敌人、也不能归咎于种族或宗教对手，而是原生于城市本身的不同势力的杰作：一边是当地的某些最凶恶、最残暴的恐怖团伙和以劫持与杀戮所有具有"上等公民血统和富人面相"者为宗旨的、最没心肝的波尔布特式游击队，另一边是跟现行体制沆瀣一气、同样凶残、以为杀掉不满的人就能根除不满情绪的集团。

安德雷斯也掏出了自己的笔记本，眼望着瀑布、耳听着涛声，想趁卡米拉"为了写论文"而读古尔的书的工夫再润色一下那首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写却还没有最后完成的诗作。那首诗是他在阅读有关浮尸顺着浑河漂向瀑布的报告时突发灵感而创作的，刚刚定稿："河面上漂着一具尸体/又有一具尸体漂在河面上/此时此刻，一切美好的憧憬/全都怵然逃遁：看那水面/又有一具尸体在漂动/有人在奔跑着呼喊一个火焰般的名字/那名字慢慢传开、发出回响/翻滚着渐渐远去并为黑夜带来光明/又有一具尸体漂了过来/河

水负载着一具具尸体汹涌奔流/那是些连骨髓都变成了青紫色的灵魂/那是些直到死后还在遭到亵渎的灵魂/黯然的浮尸沉睡在梦想之中/要到下游去安息:讨厌的月亮/却将天空变成了兔子皮毛一般的颜色/诸多的尸体相互间手拉着手/默默地躺在水面上渐渐漂走。"

太阳落山前(早已雨霁天晴),他们觉得饿了,于是就拿出了带去的食品。卡米拉还准备了一瓶廉价的红酒,甜的,不过倒是有助于消解那种心虚、忐忑以及文雅一点儿是孤单、直接一点儿是恐惧混杂在一起的感觉。从旅馆附近过往的行人越来越少了。那些人有的是回家、有的是走向浑河岸边的渡口准备过河去热区。最后的几个行人显得有些慌张,他们东张西望,像是害怕天黑之前走不出那个臭名昭彰的地方,像是害怕看见不该看的事情。河水依然如故地在继续流淌,流过最后的山岩,然后一泻而下,泻向潭中,直抵下面、很下面的地狱入口那看不见的岩底。

他们吃了煮土豆和煮鸡蛋,没有忘记在那土豆和鸡蛋上面撒上了一点儿盐。夜幕悄然张起,旅馆里面变得漆黑一片。他们点起了一根随身带来的蜡烛。安德雷斯没有发觉卡米拉正在向他凑了过去,直到感到一条大腿、粗粗的大腿压到了自己的腿上并闻到她脖子上的那股沁人心脾的香味的时候才顿时猛醒。这出其不意的接触使他身体中间的某个部位为之一振。卡米拉抚摩了一下他的后背并冲着他的脸部吹了一口气(一股甜丝丝的酒味与烟味),接着,她跟他说想给他拍几张照片,就在那天晚上,她希望他能答应,她让他别动。她轻轻地将他推倒在了睡袋上面,帮他脱了

鞋,解开了他的腰带,剥下了他的裤子。安德雷斯闭着双眼,不知如何是好,只是心脏在胸膛里跳得特别厉害。他突然感到一个吸盘在嘬吮自己的阳具,使之勃然兴起而不能自制。一道闪光刺透了他的眼睑,他的耳边响起了卡米拉的笑声。他觉得自己背叛了什么东西,背叛了什么人,他的脑海中闪现出了维尔吉尼娅的身影,特别是她胸前的那道疤痕。不过,那一切就像一颗小小的流星一般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已经无法再去想念维尔吉尼娅了。他睁开了眼睛,他说他也想给她拍几张照片,他说他也喜欢看她。天已经完全黑了,因为有蜡烛、有昏黄的街灯,屋子里面倒还有些光亮。月亮还没有出来。在朦胧夜色的映衬下,瀑布不再像白天那么晦暗,反倒显得更加明灿。赤身裸体的卡米拉就是一团肉、一团令人馋涎欲滴的肉,外加丰沛的津液、毛丛、肌腱。安德雷斯将她的两条大腿分了开来,他舔了她。他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情,甚至都没有舔过维尔吉尼娅。他并没有感到恶心(没像担心的那样),只是觉得气味虽然不如想像的那么重却也确实够重的,滋味虽然不如想像的那么浓却也确实够浓的。他为那个犹如导向另一个境界的通道的粉色洞口拍了照片,接着,仿佛是在一种无法克制的、必须即刻满足的生理需要的驱使下,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急切扑到了她的身上。她几乎是立刻就开始了咿咿呀呀地哼叽起来,他则是完全丧失了理智。两个人终于在同时发出的一声大叫中瘫作了一团。

他们沉浸在一种奇特的无辜感觉之中,平静地等待着有点儿什么事情发生。他们身上的衣物半遮半掩,除了那

尽管仍在持续但却已归沉稳了的心跳和单调乏味的水声，几乎不再相信在那么宁静的夜晚还会有什么不同一般的事情。他们有时会一起抽根香烟(安德雷斯不会吸烟，一抽就咳嗽，不过喜欢看着烟圈打发时光)，但是很少讲话，即便开口，也是极其简单。安德雷斯重又特别思念起了维尔吉尼娅，不过，倒是没有一点儿负疚的感觉。他对适才发生的一切毫不后悔，觉得那几乎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至于刚刚学会的亲吻方式，不仅不打算忘记，而且还打算以后同她一起进行演练。这类私会还是必要的，因其可以使他变成更为理想的情人。他在这么为自己辩解的时候眼睛一直注视着外面。有一条流浪狗在草丛中嗅来嗅去，一定是饿得够呛，月光在它那脏污的身体下面留下了一抹淡淡的阴影。那狗突然被什么惊扰了，像兔子一般落荒而逃。

一秒钟后，一辆又高又大的黑车的车灯就照射到了旅馆的窗户上。汽车兜了个大大的圈子缓缓地驶向岸边的岩石。安德雷斯和卡米拉非常紧张地躲到了窗户下面。照相机已经安在了三脚架上，正对着瀑布的方向。安德雷斯伸手捻熄了烛光，卡米拉用脚踩灭了烟头，淡淡的烟味很快就弥散得一干二净。尽管水声很响，他们还是听到了汽车开门关门的声音。他们听到了或者以为听到了一声足以盖过瀑布声响的惨叫。他们从窗洞里探出了半个脑袋，紧张地圆瞪着瞳孔放得老大的黑眼珠子。有两个人从车上架下来了一个塞着嘴巴、皮肤很黑、穿着白色衬衫和裤子的男人。他们把他推进草丛摔到了地上，然后就对他连踢带踹。他们剥下了他的衣服、鞋子并随手丢进悬崖下面的水中。旅

馆里听不到拷打的声音。那人身上只剩下了短裤，月光使他的皮肤看上去成了青灰的颜色。他们用一把仿佛是从夜幕中突然冒出来的钳子（在半空中闪闪发亮）撕扯起他腹部的皮肉，鲜血淋漓。他们一边撕扯一边逼问："说，还有什么人，不想死的话，就赶快说出还有谁。"吼叫声穿过了没有了玻璃的窗口。那人疼得弓着身子呻吟，好像说了什么，但是听不清楚，也许是讨饶吧。卡米拉哆哆嗦嗦地将没用闪光灯的相机对着那儿接连地按动了几次快门。

"光线不够，影像可能模糊，不过，肯定能够看到点儿影子，"卡米拉说道。她把声音压得很低，几乎都没法听清。

安德雷斯打开了收音机，把话筒对着自己的嘴巴说道："那是一辆丰田面包车，很大，我想，玻璃一定是贴膜的。看不清车牌。车上有四个人，有的身穿皮夹克。全都是光头，手持大功率电筒。从体型上看，没有一个超过了三十岁。他们在狠踢一个双手被捆住了的人。那是个黑人，或者，大概是个黑人，身材像个运动员。他们剥光了他的衣服，继续在殴打他。他浑身是汗，月光下，他的皮肤闪闪发亮、闪闪发亮。发亮的还有血。他们在用钳子撕他的肉。他疼得直叫唤。他们还在折磨他。"

"设法照下那帮家伙的脸，"安德雷斯悄悄对卡米拉说道，"照下他们的脸，以便看看能不能查出他们是些什么人。这帮婊子养的，这帮婊子养的，一个人是不敢出来的。"

卡米拉一次又一次地按动着快门，随后却说了一句："糟糕。储存器满了，我得换盘。"

她急急忙忙从背包里又找出了一个储存卡，以最快的

速度换了上去。整个过程用了不到三十秒钟,可是,他们却觉得长得不得了。刑讯还在继续,那帮家伙显得非常卖力,变着法儿折磨着那个黑人的健壮身躯。

四个如同兀鹫一般凶残的打手继续用靴子尖儿狠狠地踢着,那个黑人变得好似一个大皮球,每挨一脚就瘪进去一块。他们疯喊、狂笑。那个赤身露体的人血肉模糊地瘫在了那里,没有遭到击打的时候,就一动不动。有一个打手晃了晃他的肩膀,然后伸手从腰间掏出了手枪。他把枪口顶到了那人的脑袋上。只见一点如同烛头般的橘红色火光突然一闪,接着,那人抽搐了几下,仅仅是几下而已,惨淡的月光照出了他脑袋上面的一个浅色的窟窿。卡米拉不停地按动着快门。黑暗中,安德雷斯没说几句话,不时地发出溺水者般的呻吟和恐惧的叹息。他面无血色,比卡米拉还要苍白得多。卡米拉显得更加冷静,冷静得几乎就像是一个专业人员,尽管双手也在簌簌发抖。凶手们拎起尸体的手脚,在空中悠了几下之后,就丢进了空谷之中。在返回停车地点的途中,他们先是用野草擦了擦手,随后又把手在自己的裤子两边蹭了蹭。开枪的那个家伙像是头头,一脸阴沉,其余的三个倒是欢天喜地。他们上了车并打着了火。

就在他们马上就要离开的时候,又来了一辆汽车,两辆汽车的车灯刚好直面相对。卡米拉还在继续拍照。出于谨慎,她将已经用过的头一个储存卡藏到了房间角落里的一个小小的地板缝里。她看了看照片的数目,现在这个储存器还有空间。这时候,丰田车上的人已经掏出武器躲进车里,车窗玻璃升到了一半的高度。从刚来的吉普车上下来

了三个手持武器的人,他们将一只手举得高高的,表示并无恶意。卡米拉认出了其中的一个。那人是她的靠山赌王的保镖。

"楚乔!"她轻轻地惊叫了一声,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楚乔,大概是来找我的!"

"可是,没人知道咱们在哪儿呀,只有哈科沃,我不相信他……"安德雷斯悄声说道。

"还有一个人知道。我不能不告诉他。"

"你真蠢! 谁?"

"我的男友,埃米利奥,那个供养我的家伙。如果我不跟他讲实话,他就会派人跟踪,一直追到这儿来,我觉得那样会更糟。我没说咱们到这儿来干什么。我告诉他是跟《环球报》的一个女编辑,要写一篇关于瀑布旅馆的文章。我没敢跟他说是跟一个男人。他会杀了我、会不放我来。我认识的每一个男人,尤其是年轻的,都是他的冤家对头。"

两伙人相互认了出来并搭上了话。起初像是很友好,说说笑笑,互拍肩膀,打火机接连燃亮,香烟头火光频闪。随后却又吵了起来,不仅嗓门变高,而且还用怀疑的眼光打量起了旅馆。卡米拉将两伙人争吵的情况摄入了镜头。

先前开过枪的那个家伙大声吼道:"咱们先把人逮住进行审问,然后再决定怎么处理。"达成一致之后,他们就轻手轻脚地朝着卷帘门的方向走了过去。卡米拉将存有照片的第二张卡也藏进了原先的那个地板缝里。她又换上了一张空卡并冲着暗处和墙壁胡乱地按了一通快门,视屏上面几乎什么都没有:空荡荡的餐厅,一两把丢在角落里的破椅

了，略显明亮的窗口。她想制造表明自己无辜的假象。那些人开始砸门了，安德雷斯连吓带冷两腿发软、直打哆嗦。他头皮发炸、满身鸡皮疙瘩。他原本可以跳窗的，但又觉得无力逃跑。他想到了应该上楼去找间空房躲藏起来，可是刚要开口说出这个主意并付诸实践的时候，就听到了那帮人踩得地板嘎吱嘎吱响的声音，紧接着，好几把电筒的光柱就齐刷刷地照到了他们的脸上。

"两个女人，扯淡。长得像个女人，却是个公的，"开过枪的那家伙说道。

"卡米拉，老板跟我们说……"赫苏斯开口说道，"这回有好戏看了。在这种地方，而且还是跟一个 man。"

"把他们拿下，"带队的喝道。

"二位把什么东西丢在这儿了，嗯？你又是什么人，嗯？"

那家伙问的对象是安德雷斯，说着就揪住他的衣襟摇晃了起来。

"我叫安德雷斯·苏莱塔。我们是为了写一篇关于这家空置的旅馆的文章来这儿的。"

"一篇报道，给《环球报》，"卡米拉想进一步解释解释。

"你给我住嘴。我在问他。一篇夜间报道？真是可笑。那么，给我看看你的记者证，"那家伙对安德雷斯说道。苏莱塔抖得越来越厉害了。

"我没带，"他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搜搜他，我要知道他的名字。我好像见过这小子，"那人说道，"对她也一样。"

就在那个时候，苏莱塔觉得见过那个开过枪的家伙，只是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和什么场合，恐惧使得他无法正常思索。那帮人在安德雷斯的钱包里搜到身份证和通行证。通行证上写明了进入天堂区的理由："任职于H基金会，协和大街115号"。

"哪里是什么记者，你这个混蛋，H基金会是恐怖分子的保护伞。哪里是什么记者。那个混账头头叫什么来着？一个哗众取宠的家伙。用不了多久就让他闭起嘴巴。"

"布尔戈斯，"有人说道。

"对。布尔戈斯。你认识他吗？"

安德雷斯点了点头。

"当然认识，我替他工作，怎么能不认识呢。"嘴上挨的一拳是他为表示勇敢而得到的报应。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说，说个清楚。"

"真的是为了写一篇文章，"卡米拉说道，"关于这家旅馆。跟他在那家基金会的工作无关。他也给报纸写文章，真的。"

"真个屁。把她的相机拿过来。你的相机呢，在哪儿？"他问安德雷斯。

"我不会照相。"

"我不信。"那人用电筒将整个房间照了一遍，没有发现相机，倒是找到了苏莱塔的录音机。他看了看，然后就将之启动了。没有声音。他把磁带倒了回去，再次按下放音键，于是就听到了安德雷斯的声音："那是一辆丰田面包车，很大，我想，玻璃一定是贴膜的。看不清车牌。车上有四个

人,有的身穿皮夹克。全都是光头,手持大功率电筒。从体型上看,没有一个超过了三十岁。他们在狠踢一个双手被捆住了的人。那是个黑人,或者,大概是个黑人,身材像个运动员。他们剥光了他的衣服,继续在殴打他。他浑身是汗,月光下,他的皮肤闪闪发亮、闪闪发亮。发亮的还有血。他们在用钳子撕他的肉。他疼得直叫唤。他们还在折磨他。"

那家伙气得脸都白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你这个无赖,这也是关于旅馆的报道?"

他想看看卡米拉的相机都拍下了什么,结果看到的只是墙壁和黑影。他把相机和录音机交给了手下。

"拿着,待会儿扔到瀑布下面去,"头头吩咐道,"这个小白脸肯定是归我们了。我们可不是孬种,连这个娘们儿也应该一块儿处理掉。"

"那不成,她是我们老板的女人。她若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担待不起。你们得给点儿面子,"赫苏斯说道。

"我说过了,我们来处理这个烂货。"

"那个小白脸,没问题,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就这么定了。至于她嘛,我们得带走,由老板去决定,"赫苏斯说道,"你就放心好啦,老板也会按你的意思去处理的。这个谎言不会就这么完的。"

"堂埃米利奥认得我,你们告诉他,这事儿最好别漏出去。如果传出去,今天的事情若是泄漏出去,不仅是她,连他也不会有好结果。就把我的原话告诉他:不仅是她,还有

他。你也告诉他，我是有高人会议授权的，就这么跟他说，有高人会议授权，让他心里有个数。”

“好吧，我会告诉他的，”赫苏斯说道，“放心吧，我不相信她能逃过此劫。这娘们儿也不是头一回骗他了。”

“这个小 man 就归我啦。把那些东西全都丢到水里去，什么都别落下，”头头指着睡袋说道，“你们赶快把那个婊子带走，免得我后悔。人长得不错，我倒还真不反感为她做点儿善事，让她能够带个珠胎去下地狱。”

那帮家伙放声大笑。卡米拉看了一眼安德雷斯，很快就又移开了目光。安德雷斯就像是个寒风中的孩子，浑身上下都在打着哆嗦。

“你们别走！”他有气无力地说道，“别走！卡米拉，他们会杀了我的！求求你们别走，别把我丢在这儿！”

“闭嘴，否则我就揪掉你的舌头，”另外一个打手喝道，然后就把他搡到了一边。

“别杀我，我什么都没干，”安德雷斯央告道，可是，他的嗓子突然哽住了，再也说不出话来。外面传来了汽车开走的声音。

“把他带走，”头头吩咐道。他们带走了照相机和录音机并将之丢进了瀑布。还有人拎着睡袋、古尔写的那本关于安戈斯塔的著作、水瓶和酒瓶，这些东西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除了几把破烂椅子，餐厅的地面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安德雷斯朦朦胧胧地想到刚刚亲眼目睹的一切将会在自己的身上重演一遍。他觉得全身的汗毛孔就像是一个个开着口的小细管，从那里面喷出的冷汗将衣服全都粘到了

皮肤上。他很想维尔吉尼娅,想着想着竟然闭上了眼睛,想起她的痛楚远远超过了嘴巴上刚刚挨过的那一拳。他在心里跟她做了永诀。他也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卡米拉的身体。他没再讲过一句话,已经被吓得讲不出话来了。他有点儿想吐,很希望一切都能尽快结束。他很奇怪那帮家伙没有打他。万籁俱寂,一片漆黑。真是难以捉摸。他在等着被人剥光衣服、用钳子撕扯自己的肚皮,或者,至少是肚子上、两条腿上会挨上几脚。"这是一场噩梦,恐惧也只是幻觉,就跟疼痛在感受到之前也是幻觉一样,"在等待着钳子开始夹住自己的肌肤的过程中,他一直默默地重复着这一念头。然而,那一刻并没有到来。他也等待着能够在子弹钻进自己的脑袋、夺去自己的意识之前看到一道火光、听到一声脆响,可是,这种事情也没有发生。那帮家伙的头头手里握着枪正准备射击,但是,那张几乎还是孩子般的无辜面孔、那对充满恐惧、又大又黑的眼睛没能激起他足够的狠劲儿。他没有开枪,只是一把扯开了安德雷斯的衬衫。那是一个瘦削的胴体,没有任何疤痕,光洁无瑕,一似孩童。那个凶徒收住了手,仿佛从他思想深处的某个缝隙中冒出了一声禁令。他没再继续看下去,并选择了吩咐手下去把事情了结:

"最好还是拉他去魔鬼岩,从那儿把他扔下去。"

安德雷斯无谓又无益地挣扎了一下,打手们像对付一个吃奶的孩子一般将他架了起来。那帮家伙们既没讲话也没叫骂。他们将他拖到了那块平展的石台上放了下来。在拖拉的过程中,安德雷斯已经丢掉了脚上那双显大的鞋子。

打手中有人问道：

“想好了吗，特肯达马?”对方无精打采地回答道：

“动手吧。”

安德雷斯脸朝上地躺在冰冷的石头上。在那最后的时刻里，他看到了一片月亮和挂在床头上方的那张照片上的姥姥的面庞。他意识到了有人抓着他的双脚和肩膀将他拎了起来，接着就是肚子里面有了一种空落落的感觉和一阵因为恐惧到了极点而产生的痉挛。他睁开了眼睛，但是，看到的是一片黑暗。他先是感觉到有水滴落在脸上，接着是洪流，最后只是觉得冷、很冷。他伸开了手指、弓起了脊梁，在接触到空气和流水的那一刹那，他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体没有多少分量，仿佛长出了翅膀。巨大的水流既没有把他淹没也没有对他形成冲击，只不过是将他裹挟了而已。他觉察到自己那轻飘飘的身体没有下沉而是浮在水面、跟着激流翱翔。他使自己的整个身体舒展了开来，平伸的臂膀犹如大树的枝杈，长长的双腿好似曝露的根系。浓密的头发、白皙的胴体、睁着的水汪汪的大眼睛，水流仿佛将他的整个身躯清洗得干干净净。在漂浮、飞翔、游动之间，他的脑袋忽而沉入水中忽而又会露出水面。在最后撞到锋利的岩角之前，他曾经有过一个神志清醒的瞬间，于是，重又看见和记起了那些真心爱过的人们的容颜和名字，姥姥，一些朋友，关系变坏之前的母亲的笑脸，牙齿不齐、头发火红的维尔吉尼娅的模样。安德雷斯化作尘埃、空气和水留在了一个永远都不会有人再见到了的地方。在他死后，他的札记本、诗作、片语只言也许可能还会流传下去，维尔吉尼娅

的心中也许会珍藏起一段温馨的回忆,少数几个人的脑海里也许会保留下对那个令人难忘的、有着一对大眼睛的和善面孔的印象。他曾经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踏上过天堂的土地,然而,安戈斯塔那无休无止的恐怖势力最终还是将他驱逐了出去。

星期三哈科沃向所有的门房打听过安德雷斯的消息。他没有回来。红头发姑娘在去上班之前也询问过两回,她有着一种遭到遗弃和孤独无依的可怕感觉。离开旅馆的时候,她通过门缝往安德雷斯在鸡笼的房间里塞了一张纸条,要他当天晚上不管什么时候回来都一定要叫醒她。她不停地朝着空中向他抛掷飞吻,她像招魂似的不住嘴地念叨着他的名字,安德雷斯,安德雷斯,安德雷斯,希望能够把他呼唤回来。哈科沃心想,说不定苏莱塔直接到寒区去上班了而没有回过旅馆。不过,晚上他又去问了一遍,得到的回答仍然是没有回来。维尔吉尼娅去到了他的房间,此前,她曾因为担心而给H基金会打过电话,人家告诉她,安德雷斯没去上班,正在执行一项晚上的外勤。她知道安德雷斯在完成一件危险的工作,尽管不了解详情,不过,听说过,只需要一个晚上。哈科沃简要地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给了她,也提到了摄影师,说她是自己的一个女朋友。几乎是在红头发姑娘的逼迫之下,他贸然地往卡米拉的住处拨了电话,一连拨了好几次,每次都等了很久,但是,始终没人接

听。维尔吉尼娅给彭博打电话请假,说是第二天不能去上班。她打算一大早就同哈科沃一起到瀑布那儿去了解一下情况。维尔吉尼娅留在了哈科沃的房间里,俩人都需要有个伴儿。

两个人全都没法合眼,只是为了让对方能够安下心来,分别不时地装出已经睡着了的样子。维尔吉尼娅凭借着记忆中的惨痛画面想像出了种种可怕的场景,那些场景犹如电影镜头一般清晰地显现在了她的脑海之中:安德雷斯身上血如泉涌,她本人极力想要用双手、用破布、用绷带、用棉花堵住伤口,不让他的生命因为血流不止、脏腑曝露、脸色苍白、呼吸急促以至难以觉察而戛然终止。她战栗不止,不住地使劲摇头,努力想要排除头脑中的幻象与预感,然而,这时候却又会有了一个更加凶残的折磨画面像照片一样展现在她的脑海之中。哈科沃也一样,尽管他对瀑布那一带的地形比较模糊,但却仿佛看到了夜幕中两个人一起坠落的情景,安德雷斯和卡米拉,比肩携手,面带微笑,同声呼喊着凌空而下,坠向那茫茫的黑夜,直至在岩石上面撞得粉身碎骨。在他们看来,肯定是凶多吉少,不过有时候还是尽量朝着好的方面去想,以求安慰。比方说,哈科沃坚持认为可能性很多而且是各式各样的,远比人们想像的复杂,他那无法解释的失踪说不定另有原因,由于情况不明,没法判断,但是结局却可能是平安无事。维尔吉尼娅也曾有过一段时间音信全无,他哈科沃不是也把事情想得很糟嘛,不过那个糟只是遭劫而非永远消失。

接下来,他们又会悲观起来,因为,维尔吉尼娅知道,在

安戈斯塔，事情往往总是朝着最坏的假设、最糟的预感的方向而不是朝着愿望和希望的方向发展。于是，为了熬过长夜，他和她就轮番起来上厕所，明明没尿也要强撒，喝水，扒着窗户往外看，把每个黑影、每个路人都错认为安德雷斯，甚至连外形极不相符的矮胖子、穿裙子的女人、老头子都不例外。一旦确认了误会，维尔吉尼娅再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强忍无奈，发出一声绝望的叹息，“不是，不是，那人也不是，真该死”，随之再一次陷入焦虑之中。生死不明，不能伤心或难过，不能发火，不能报复、弥补，不能跑去救援，因为不知道他们现在何处。这种情况实在是可怕极了。

星期四早晨细雨绵绵，跟维尔吉尼娅一起出门之前，哈科沃先给牙医打了一个电话，问他卡米拉是否同他有过预约。没有。吃早点的时候，哈科沃毫无胃口，一边勉强地喝着咖啡，一边浏览着报上的新闻。有消息讲到 Sektor C 的一个教师工会主席的失踪了。那条消息还说，那是一位强调教育在民众聚居地区的重要性的黑人领袖，领导过几次向政府讨要经费的罢教运动。据说，他曾经受到过威胁，星期二下午被几个人用吉普车拉走，此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这就是全部内容，同时刊出了那人的一张面带笑容、朝气蓬勃的小照片。

哈科沃和维尔吉尼娅乘地铁到了绝望者站，然后步行去到了瀑布所在的地方。瀑布周围的小公园跟平时一样雾气濛濛、臭气熏天。他们顺着一条邻近的街道走到了旅馆的粉红色墙壁跟前。他们冒雨围着旅馆转了一圈，什么也没有发现。他们又登上了魔鬼岩，朝下望去，只见激流先是

咆哮着缘着石壁奔腾而下,然后溅落于巉岩乱石之间。从一定的深度起,那瀑布就成了一团雾霭,什么都看不清了。旅馆所有的门及其外面的护栅全都关着,斑驳的墙壁上面还可以看到残留的红漆。鲜有的几个行人全都以怀疑的眼神望着他们,因为他们一直站在那儿东张西望,像是在寻找着什么迹象或东西。注意到了一辆巡逻车上的士兵们死盯着他们的猜疑目光之后,他们就大失所望地返回到了剧场饭店。

没人知道安德雷斯的父母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们的住址、电话。不过,维尔吉尼娅认为他不会到那儿去,因为听他讲过他家里的情况。找警察不仅没用,还可能招来麻烦。他们给所有的医院打过电话,没有找到一个名字和相貌与哈科沃和维尔吉尼娅描述的安德雷斯和卡米拉相符的病人。维尔吉尼娅开始哭了起来,后来竟然在哈科沃的床上睡着了。伤心,不安,焦急,无奈。他们俩整个下午和晚上一直待在一起。尽管明知自己无心做事,维尔吉尼娅还是早早起床、洗漱和到寒区去上班了。她打算再到基金会去问问。

星期五上午稍晚一点儿的时候,布尔戈斯医生去到了饭店。门房告诉他,从星期二起没人再见过安德雷斯那小伙子,有几个房客已经开始担心了。布尔戈斯点了点头,在准备离开的时候却突然站住又提了一个问题。

“这儿有人知道他家住在哪儿吗?”

“他家,我看没有,”门房说道,“不过,他在这儿有朋友,特别是维尔吉尼娅,一个在上面鸡笼里住在他隔壁的姑娘。

他们有时候一起出去散步。她不在。他跟达恩教授也挺熟,教授这会儿大概在上课。再有就是哈科沃,他应该在房间里,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您如果愿意,我给您联系一下。”

门房往哈科沃的房间里拨了一个电话,跟着,布尔戈斯大夫就上了楼。他们在套间的客厅里坐了下来。哈科沃说,几年前,他们曾在大学的一个活动中见过面,布尔戈斯医生假装想起了他。哈科沃告诉布尔戈斯,他知道安德雷斯到瀑布那儿去干什么,还说也认识跟安德雷斯一起去的摄影师,她叫卡米拉·雷斯特雷波。他们从房间里又给卡米拉拨了一个电话,不过,仍然没人接听。

“也许我们压根儿就不该把那个任务交给他,”布尔戈斯大夫说道。

“也许您应该亲自去干,”哈科沃说得直截了当,甚至还有点儿愤愤不平。

“说得对。有些事情是不应该委托给任何人的,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再说了,那件事情规划得极其周密,不是全凭运气,应该不会被人发现。然而,现在我倒是担心那个小伙子已经遇到了不测。他是个大好人。您是知道的,此刻的情况是近年来最糟的。动不动就杀人,人人自危。问题是,如果他们真的把他怎么了,我拿不出证据,只能披露基金会派他去干什么了和派他到哪儿去了,仅此而已。我惟一还想证实的是他的家人是否知道点儿什么。他既没有给我们留下地址也没有留下电话。他的履历表上只写了他有一个名字叫做奥古斯托·苏莱塔的哥哥,是位军官。我没想同他

联系，我无法相信军人。”

哈科沃觉得无论如何还是应该给部队打个电话问一问。对方回答说当然认识那个人，但是他不在。他带队在香蕉园区执行任务，要到一个星期后才能回来。对方不愿意提供其父母名字与电话。他们翻看了电话名册，姓苏莱塔的一共有六百多人。即便假定他父母的名字在名册之中，想要找到也得花费很长时间。布尔戈斯医生打电话回基金会，要求一位秘书按照名册一个一个地给所有姓苏莱塔的人打电话查询，直到找到那个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安德雷斯、二十三岁，一个叫奥古斯托、上尉军官——的家庭，但是不清楚主人夫妇的名字。布尔戈斯大夫离开旅馆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秘书小姐一无所获。星期六，拨完了电话名册中所有姓苏莱塔的人的号码，仍然没有找到安德雷斯的父母。

那些日子里，维尔吉尼娅和哈科沃天天都睡在一起，相拥而卧，却又兴味索然。他们吓得发抖、急得哆嗦。搂抱得再紧也消除不了喉头的哽咽。

星期一，卡米拉约了牙医，说是有一颗牙活动了。这一次的理由是真的而且非常明显，那是赌王殴打造成的后果。她亲自给哈科沃打了电话，没讲几句话，只说要去见他、要把一切全都告诉给他。赌王打她主要还是因为她的同伴（“跟男人在一起，臭婊子，跟一个小伙子，你这个骗子”）而

不是因为她所干的事情,他非常庆幸她的那个同伴已经喂了大蛆、喂了兀鹫。几天之后,他不再打她了,只是逼她在床上摆出一个又一个屈辱的姿势。星期一,她对他说有颗牙活动了,他答应放她去找医生。雷伊先生的弟弟接到电话后立即通知了哈科沃,尽管已经知道了卡米拉要来的事情,哈科沃还是向医生表示了感谢。卡米拉是不到十点钟的时候去到旅馆的,哈科沃接待了她。两个人都有点儿心乱和惊恐,毫无亲热的欲望,就连拥抱的时候也是忐忑不安、心惊肉跳。她有一只眼睛青紫、嘴唇肿得老高。她没哭,不过,从眼睛中看得出没少哭过。

"至少你还活着。我以为你们俩都被杀了。不过,你也几乎送了命,看得出来,"哈科沃说道,边看边抚摩着她的脸颊。没等他问起安德雷斯,她反倒抢先说了起来。

"这算不了什么,"她说道,但却强忍着没有失声痛哭。她讲得没头没脑、颠三倒四:"那婊子养的爱着我,所以也就信了我的话。我觉得他信了,准确地说,他愿意相信我。或者,他并不相信,只是不在意,因为他不能杀了我,他不能。所以,才那么凶狠地打我。我跟安德雷斯本来一切都很顺利。他是个漂亮、温柔的小伙子,简直是个天使。后来他的保镖们就来了,就是曾经打过你的那帮家伙。那里有他们的照片,特别是还有另外一伙婊子养的东西们的照片。他死了,我断定他已经死了。不,不,不,唉。他们杀了他,"泪水从卡米拉那红红的眼睛中夺眶而出。她接着讲了下去,只是声音有点儿变了,还因为哽咽而常令话音模糊:"安德雷斯是他们亲手杀的,可以肯定。照片还在那儿,你得想法

取回来。问题是，如果让人知道了，一旦公布出来，我也就死定了。必须公布公布，通过某种方式，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不过，眼下得把照片取回来，无论如何，无论如何，哈科沃。那里有他们杀了他的证据。"她思绪混乱，哈科沃没有完全听懂，分不清谁是谁，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安德雷斯为什么和怎么死的、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又把他怎么了。

哈科沃终于使卡米拉镇静了下来，随后，她慢慢地向他讲述了那天夜里见到的情况以及用照相机拍下的场面。两张储存卡还放在地板缝里。尽管照相机没了，无法否认的证据还在。接着，她又讲到了男友的保镖们的出现、两伙人一起进了旅馆、争斗以及如何推迟了对她的处决。那帮人以为她的男友肯定不会饶过她。赌王将她弄到天堂区，在一个房间里关了五天。他也许想过要弄死她，但是下不了手。他爱她，他也许会有点儿爱她，或者，他舍不得她。他只是打了她，过后还向她道了歉并表示要跟那帮打手们打个招呼，让他们别碰她。

"我需要一本护照和一份签证，我需要钱，我必须尽快离开这儿，"卡米拉呜咽着说道，"我不能久留。保镖们要到诊所门口去等我。我是说，我必须马上走啦。他如果产生了怀疑，会杀了我的，会杀了我的。"

哈科沃想留住她，担心她真的会被杀掉。他提议把她藏起来，直到作出一个决定为止。他表示一定亲自帮她出逃。可是，卡米拉坚持认为此刻消失非常危险，必须继续假装是为报社工作，必须让已经相信了她的谎话的赌王放心。如果躲起来，那家伙一定会派人四处搜寻并最后把她找到，

结果会更糟、更危险,甚至还有可能牵连到哈科沃。必须再瞒上一些日子,需要多加小心。说完,她就走了。

当天下午,维尔吉尼娅一下班,哈科沃就把从卡米拉那儿了解到的情况全都告诉给了她。她虽然没能亲眼看见,但却几乎能够肯定安德雷斯被丢进了瀑布。他们两个人被发现在为基金会工作,偷窥了安保局一桩罪行并拍下了照片,这是不能饶恕的。那是一个致命的巧合,也是摄影师的疏忽,尽管她并没有过错。她没有死是因为有赌王那个黑道大亨的保护。维尔吉尼娅低着头接受了现实,无声的泪水涌出了她的眼眶。她的悲痛既深又沉,就像是有一块大石头郁结在心,那是自从哥哥被害之后没再感受过的悲痛。哥哥没有死于安保局之手,而是遭到了另一个团伙——哈马斯游击队——的暗算,因为他不愿意跟普塔斯结伙、不愿意跟社区匪帮为伍。多年之后,她终于遇到了一个跟哥哥一样善良的小伙子,她憧憬着他能陪伴自己、照顾自己。现在,此人也不在了,她只好到几乎毫无感情的、干枯了的哈科沃的干枯的怀抱中去寻求安慰了。她满怀怒火地望着哈科沃。她生气是因为他在告诉她这个最坏的消息的时候竟然能够那么冷漠。并不是她没有思想准备,可是,她不能接受自己最大的担心得到了最后证实。然而,她被动地接受了拥抱,将自己心口的伤疤贴到了林塞的胸前。后来,他们就都睡着了,或者,假装睡着了,不过是背对着背。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怀着一种说不出口的恨。哈科沃恨的是因为知道她爱他远胜过了爱自己;火团恨的是因为她希望活着的是另一个、死了的是这一个。

布尔戈斯医生没能做到让人家再一次为他打开旅馆的大门。他认识的那几个人已经知道那天晚上出了大事，因为接到过匿名电话的警告，如果继续被秘密团体用于反政府的目的，那个旅馆将被烧掉。这样一来，哈科沃要想取回储存卡就必须偷着或强行进去。维尔吉尼娅自愿陪他一起去取。看守旅馆的人似乎只有夜里住在那儿，白天不过是经常有人在附近巡视而没有固定的人驻守。他们应该去到瀑布那儿，摸准巡逻的规律，抓住空当立刻行动。

火团认识那儿附近的一家酒吧的老板。只要找张靠窗的桌子坐在那儿喝点儿什么，他们就能总览整个旅馆，可以等到看守们一过去就马上行动。要想撬锁恐怕很难，不过，两个人倒是可以齐心协力爬过网栅，然后，趁着没人注意，找个没有玻璃的窗户钻进去。如果不成，维尔吉尼娅再设法弄开一个边门，她是干这个的行家。

他们从酒吧里看到旅馆的窗户太高，根本爬不上去。只好从背面——也就是对着紧靠魔鬼岩的瀑布那边——翻过网栅。那一带行人稀少，不容易引起怀疑。然后，维尔吉尼娅就得想办法把门捅开。巡逻的摩托一过，他们就匆匆地跑出酒吧并顺利地翻过了网栅。可是那门却怎么也捅不开。也许是因为火团已经手生了的缘故吧。足足折腾了一刻多钟(他们觉得巡逻的人马上就该转回来了)那门锁还是毫无打开的希望，他们只好准备离开了。哈科沃又气又急，

最后竟然抬起腿来朝着那门狠狠地踹了一脚。由于多年来的潮气锈蚀,锁崩了,门也就跟着大敞四开。他们进到旅馆里面,匆匆忙忙顺着仆役楼梯上了二层并找到了餐厅里卡米拉所指的那个挨近窗户的地方。他们花了好一会儿工夫查看了所有的缝隙,最后,维尔吉尼娅发现了一个小小细细的黄色物件。两个储存卡紧挨着放在一起。他们惊恐不安地跑了出来,心怦怦直跳,觉得马上就会被人逮住。他们翻过网栅、跑向大街、拦了辆出租车,终于回到了旅馆。

他们想在告诉布尔戈斯大夫或者卡米拉赶来之前先看看那些照片,不过,为此必须有一架照相机。哈科沃拿出铁皮盒子、取出了三百美元,然后就去了教堂后面的商场。他们看了带显示屏的数码相机并买了一台使用卡米拉所用型号储存卡的。由于急着看到两张卡里的东西,他们一溜小跑返回了旅馆。趁维尔吉尼娅阅读说明书的工夫,哈科沃想凭着直觉把储存卡装进相机。他难改自己那犹如猎犬一般的老癖好,先拿起那两张卡放到鼻子下面闻了闻,立刻想起了卡米拉的气味,她那勾魂香水的气味,这使他浑身上下涌起了一种亲切的冲动。试了几次之后,他终于把一张卡塞进了相机。相机启动了,屏幕上显示出了他的房间、阅读椅、卫生间的门。他按了一下快门,屏幕上出现了一张室外照片,可以看到窗框及远山,下面有一行小字:“无法再存,此卡已满”。重要的是千万不能失手抹掉。他想知道里面都有什么又侥幸地按对了揿钮。他首先看到的是几张魔鬼岩的照片,没有自寻短见的人,也没有被抛弃在那里的无名尸体。他继续往下看,结果看到了一个人赤条条地躺在地

上，不过，那也不是他想要看的。那人看起来很幸福，几乎跟受罪毫无共同之处。他认出了卡米拉的身体，她那丰腴的身体。他按动箭头，继续向前。安德雷斯也一丝不挂，接下来是他的性器官的特写。下面是更多的全身照片，是用闪光灯拍下来的。刹那间，他的脑海中闪现出了卡米拉在跟他开玩笑或者是想教训教训他的念头。维尔吉尼娅还在专注于说明书，没有看到他所看到的东西。再后面是几张卡米拉的照片（胸脯、阴毛、大腿）和一张很可能是通过自拍体系拍摄下来的，画面上是两个人纠结在一起做爱的镜头：他们躺在木地板上，身下是个其形不整的睡袋，旁边洒有一摊葡萄酒。看到这一切，他觉得很不舒服，就好像是无意中透过锁眼偷窥一般。维尔吉尼娅问他在看什么。

“还没什么，”林塞说道，并快速跳过安德雷斯和卡米拉的那些隐私照片，既没觉得新奇也没任何妒意，只是有点儿着急。

场景终于发生了变化，转到了外面，出现了打手们的第一张照片：他们下车的镜头。

“有了。不过，很远，很黑。不很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林塞说道。

这一组照片还在继续，尽管每个镜头摄下的都是进行中的动作，哈科沃还是觉得看出来了那些人正在殴打着一个可怜的男人，只是，在那稀稀落落的几盏路灯的微光和月光下，影像有点儿模糊。从两个兴高采烈的光着身子的人一下子变成打手们的施暴的场面，这跳跃实在是太突兀、太不谐和。每过一张照片，那人的身体就佝偻得更加厉害一

些,皮肤上被击打的淤斑也越来越多。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他的裤子、鞋子、衬衫等衣服一件件被剥下并扔下了悬崖。哈科沃仿佛看到了自己那天在维尔吉尼娅家附近遭到抢劫时光着身子、不能反抗的样子。他接下来看到的是一组用变焦镜头拍下来的近景画面。这些照片的清晰度更差,因为,卡米拉想要拍下凶手们的面孔,那些由于邪恶和凶狠而走了形的面孔,可是,一是光线太弱,一是对象一直在动,焦距没能对得很准。这是那张储存卡中最后的几张照片。哈科沃将卡取了出来,他的手指一直都在不停地簌簌抖动。

第二张卡装了进去。昏暗画面上可以看到一把钳子伸向了那人的身体、夹住了他的皮肉、转了半圈并往下撕扯。下一张照片上显示出来的是一团肉和从皮肤流出来的血。再后来就是枪杀的情景,枪口顶在脑袋上,继续被踢被踹却一动不动,显然已经死了,被揪着四肢拖向瀑布,被丢下悬崖的瞬间。虽然相机始终都想瞄准他们,可是他们的面孔却是不很清楚,或者说很不清楚,因为距离太远而模模糊糊,至少在小屏幕上是这样。维尔吉尼娅注意到了林塞脸上所表现出来的惊恐与激动,于是就想夺过相机自己也看看。她想看到安德雷斯,想要知道安德雷斯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

“你在这里是看不到他的,”哈科沃说道,“他们被逮住之后,卡米拉就没法再拍了。你能看到的都是此前的情形。”

维尔吉尼娅再一次拿起了说明书并建议他给相机装上接线,设法通过电脑屏幕来看照片,说明书上讲是可以的。

林塞打开了电脑并将之同照相机串联到了一起。储存卡放在照相机里。他手忙脚乱地折腾着。每一分钟都像一个钟头似的。他一边安装着,一边提醒维尔吉尼娅,告诉她,除了凶杀场面之外,可能还会看到些别的,而那些东西,情况虽然有所不同,也许同样也会让她很不舒服。卡米拉没有跟他提起过,不过,里面有他们俩在一起的照片。

"怎么回事儿,在一起?他们当然在一起啦!你什么意思?"维尔吉尼娅气哼哼地问道。

"睡觉。"

维尔吉尼娅闭上了眼睛没有说话。她想看到全部内容。程序调试好了之后,就把相机接了上去。就像变魔术一般,照片开始传入了电脑,如同照相底片或幻灯片的一张张小小的照片陆续显示在了电脑的屏幕上。全部下载完毕以后,哈科沃也将另外一张储存卡上的照片转输到了电脑中。在看那些致人于死的恐怖画面之前,维尔吉尼娅想先看看活人。她开始流起了眼泪。她不好意思承认,在那一时刻,她心里恨多于悲。

"这种照片上的人如果是你或者甚至是我本人,我都会觉得非常正常,"维尔吉尼娅对哈科沃说道,"然而,他就不一样了。我不相信他会是这个样子。我不该跟你说这些,你经历的女人多着了。可是,安德雷斯和我已经结为一体了,各种意义上的结为一体,真正地结为一体,赌咒发誓的话都已经说绝了呀。他这么对我,真让我伤心。既然他已经死了,我想我该原谅他,可是,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会死呀。"

“男人都是这样。”

“不,安德雷斯不是这样的人。他不像别的那些男人,更不像你。”

“就连最好的男人也一样,维尔吉尼娅。只要遇有适当的时机,我们就软了,就什么都不想了。没什么意思,你别想歪了。再说了,我觉得他会向你坦白的。他有那种天真的劲儿。”

“他还让人拍照,太过分了。”

“卡米拉也就只会干这个。这种事情不是事先规划好了或决定下来的,纯属随机。他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你提起。”

维尔吉尼娅仍然在哭,只是泪水不多,一脸怨气和失望,连连摇头,不愿意接受。

“他不该做出这种事情还有一个理由。星期天的时候,我对他有过重要的表白。”

“什么表白,能说吗?”哈科沃问道。

“不,不能说,也不想说。会显得傻气。总之,跟你相比,我更喜欢他,我曾经想……我更喜欢他。”

哈科沃挠了挠脑袋,然后,心口不一地说道:

“是啊,我早就知道你也跟他睡觉,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还是一个那么好的情人。”

“这跟是不是情人无关。那不重要。我更喜欢他是在别的方面。尽管,作为情人,你可能比他好,我更喜欢他的为人。他更温柔、更年轻,比你有更多的朝气,请你原谅。”

维尔吉尼娅神情忧伤。她已经停止了哭泣,深陷于沉

思之中,有些神不守舍。哈科沃不想再用情感问题增加她的痛苦。过了一会儿之后,她似乎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承认自己的这点儿烦恼跟刚刚发生过的事情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她请哈科沃看另外一部分关于那个被害人的照片。

"他之所以会死不是因为拍了裸照,而是因为拍下了那个人的照片。咱们看看是怎么回事吧。"

哈科沃点击了几张照片。当照片完整地显示到了电脑屏幕上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细节也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了。此外,通过程序放大过几次过后,面部也会变得清晰可辨,如果再继续放大就会变形以至于失真。哈科沃瞄准了那个被用钳子夹肉的男人的面部细节,尽管表情痛苦,眉目却很清楚。他觉得见过,正是报上登过照片的那位失踪了的工会领袖。他从纸堆中找出了还保存着的那张报纸。是他,毫无疑问。接着,他们瞄准并放大了凶手们的面部。哈科沃觉得认出了其中的一个。对,还是衣着邋遢、黑皮夹克下面的领带松松垮垮。他脑海中突然一亮:波特雷罗的保镖加斯彤,那个在贝亚特里丝家里威吓过他、在热区庄园里一直跟踪他们到了咖啡加工场的家伙。是他,绝对不用怀疑。维尔吉尼娅也记得他的样子。

突然有人敲门,而且还没完没了。哈科沃匆匆关闭了程序并示意维尔吉尼娅藏起相机。他喊了声请稍等,可是,那敲门声又再一次响了起来。有人跟踪过他们?哈科沃从猫眼中往外看了看。原来是达恩教授,他急匆匆地钻进了房间。

"听门房说安德雷斯失踪了。这不可能,不可能。林塞

先生,您有什么消息?"他根本没有注意到维尔吉尼娅,后来才看到她待在房间里,于是就冲她点了点头。"说吧,别神秘兮兮的。告诉我出什么事儿了,说不定我还能帮上点儿忙呢。我认识上边的人,有关系。安德雷斯是个大好人,不会把他怎么样的。"

哈科沃没有给他看照片,只是扼要地对他讲了讲他们所知道的情况:到瀑布那儿去为基金会执行一项危险的使命,那伙人发现了他和卡米拉,对那帮人的怀疑几乎得到了证实,安德雷斯最后的哭泣以及不要丢下他不管的恳求。达恩教授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就像是猝然摔倒,就像是突然坠落的重物,然后,用双手捂住了脸。没多一会儿,他摇着头走出了房间,什么都没说。

哈科沃和维尔吉尼娅再次启动了电脑的程序并继续一张一张地看着那些照片,小心翼翼地放大着细节,面孔,枪击,钳子,手臂,武器,表情,显示出了一种简直是几近病态的好奇。维尔吉尼娅去了趟卫生间,在里面大呕了一通。她觉得自己在凶手中间认出了普塔斯,却又不敢确定。她想都不敢想那同一个人居然跟自己最爱的两个人的死有着牵连。他们继续往下看。同杀人场面的照片放在一起的是旅馆睡袋上面的镜头。卡米拉的肥硕躯体伏在苏莱塔那瘦削之身上面。维尔吉尼娅望着他,心里真是爱恨交加,一脸难以置信的神情。她不能相信安德雷斯那个自己最信任的人也会干出那种最最鄙俗的事情。哈科沃一句话都没说,任由她去看个够。看到她脸上的痛苦表情,他心里也不好受,甚至比看到卡米拉跟安德雷斯在一起还要难过。他从

未爱过她、从未要求她不要跟别人睡觉。他不敢相信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自己的两个情人显然都是更加偏爱苏莱塔那个在他看来毫无魅力、穷得丁当响的二等公民毛头小子。这真是给了他的自尊心一个小小的教训。

第二张储存卡中有两伙打手在一起的照片,其中包括了严密跟踪卡米拉的赌王保镖们。他们当中有人曾经在旅馆旁边殴打过哈科沃,就是几个月前他跟卡米拉出去跳舞那回。也就是在那天夜里,他头一次见到了苏莱塔。那个叫做什么楚乔的家伙应该就在其中(林塞想不起他们的模样),其他的几个大概也是同一帮子。卡米拉也许能够认得出来、叫得出他们的名字。哈科沃将所有的照片全都转存到了 AZ 盘中。他还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将已经取得照片、拿到了基金会所需要的证据这件事情告诉给布尔戈斯医生。这种事情是不能在电话里说的。他也不想亲自到基金会去跑一趟或者身上带着那两张储存卡在街上转悠。他们觉得也许最好还是发个电子邮件,约好在上边维尔吉尼娅工作的那家彭博和奥约斯的书店里见面。他们可以在那儿将东西交给布尔戈斯大夫。不过,必须事先征得卡米拉的同意。她是物主。他们请求牙医尽快给她打个电话定个约会的时间。

没过多久,卡米拉就用公用电话给了回音。她说,在她出国到了别的地方确保安全之前,绝对不能使用那些照片。他们告诉她,布尔戈斯医生正在着手办理签证,哈科沃已经买好机票并准备了足够头几个月开支的费用。大家全都应该有点儿耐心。卡米拉对照片没有多少印象,特别是杀人

镜头前面的那些。当哈科沃仿佛是无意间提到了之后，她哭了，叮嘱不能让别人看到、不许复制、一定要还给她，因为那是她的事情、只同她个人有关的事情；她说，她想看一看，然后自己将之删除；她还说，事属偶然，只是为了消解寂寞，不过，挺痛快的；她最后声称，自己并不后悔，至少也是让安德雷斯带走了一份对人生的美好回忆。

每当有被作为彻底解决对象提出来而最终却又免予被执行的情况发生，七大高人其实心里都会感到很不舒服，尽管他们本人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会把这看做是真正的失败、是宽容的表现。在他们看来，宽容其实就是懦弱和优柔寡断。所以，在接下来的案例中，他们一个个变得更加严苛而轻率，也可以说更加冷酷无情。由于先提出立案而后又建议撤销侦察的星期二的一时糊涂和游移，那个不知名的书商逃过了一劫，此后，大家的心情就糟透了。当读到最后一个二等公民记者奥尔特加[①] 的时候，气氛就激化到了极点。七人中有六人想都没想就气哼哼地抛出了黑球。奇怪的是，最后一个投票的星期天却犹豫了起来，这

① 原作者注：安托尼奥·奥尔特加，48 岁，廉洁的独立撰稿人，不畏权势、不计荣辱，与其死刑判决书所说完全相反。主持全安戈斯塔最激进的批评专栏已近二十个年头，但是跟任何暴力集团毫无瓜葛。他憎恶暴力，不管是哈马斯还是安保局或者贩毒集团，全在他揭露之列并直击政府部门无可否认的纵容姑息。七大高人，至少是其中的六位，已经不能容忍他的抨击，因为，那抨击就像是溅到他们皮肤上的毒虫的毒液。

就使得不满情绪进一步高涨、令其他几个人更加恼火。星期天仍在用左手托着下巴慢条斯理地思索着。

星期天此前已经冷冰冰地宣读过了对那位记者的指控："安托尼奥·奥尔特加，律师和《先驱报》专栏作家，《假面》杂志前社长。多年来一直在诋毁政府、暗中煽惑人们反对隔离政策。他是哈马斯集团的地下盟友、制造动乱的帮凶、挑动不和的工具、散布猜疑的祸首，应该予以彻底铲除。"

"诸位，"星期天说道，"诸位可能会觉得奇怪，但是，我喜欢奥尔特加。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盛赞了我的一个兄弟。我的那个兄弟是位放浪艺人、诗人，很久以前就已经死于肝硬变了。此外，我认为他是个主张绝对自由的人，这是我所讨厌的，不过，不是恐怖分子。为了纪念我的那个兄弟，我不能同意处理他。尽管诸位可能会觉得奇怪，我还是要投白球并使用否决权。"

其他高人对他的理由大为惊讶，他们早就已经不再习惯这类恻隐之心和儿女情长了。几乎从来都没有过像这样磕磕绊绊、疙里疙瘩、纷争不断的会议。也许此前也从未有过同一次会议竟然让两个人免遭血光之灾的情况发生。不快进一步加剧。他们不停地抽烟，威士忌也已喝光，因而不得不多次按铃叫来服务员。有人高喊太热并要求暂时休会透透气或是去趟卫生间。再说了，下面的任务更艰巨、更棘手，因为待决的将是寒区人士，由于无法回避的门第与地域问题，这些人总是很难处理。

星期天脸上略显红涨，他轻轻敲了敲桌子。他将开始宣布寒区的当事人名单。排在首位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

物。他曾经因为跟著名的黑道大亨帕布洛·埃斯科瓦尔有关系而刚刚坐过牢。他正是依靠冒险为其运送古柯而暴发的。将大笔资金投入高风险的买卖,要么倾家荡产、要么投一百赚一千。据说他不是个喜欢寻衅滋事的主儿,也不直接参与毒品交易,但是跟那些人有勾结、是他们的朋友。星期天清了清嗓子宣读了对他的指控。

"阿尔瓦罗·布兰科·阿塞罗,因贩卖毒品罪在天漏坐了九年牢,三个月前刚刚获释,不过,有人、很多跟本会议关系密切的人士、非常有影响的上等公民深受其害,"他读到这儿停了下来,抬起了眼睛,"先生们,有些事情案卷上没有提及,很遗憾,本人不得不大声地讲出来:几位被他戴过绿帽子的丈夫指控阿尔瓦罗重蹈覆辙,根本没有接受我们在天漏给他的教训。他跟埃斯科瓦尔的账已经清了,不过还留有勾引良家妇女并大肆炫耀的尾巴。此外,还有一些旧的恩怨没有了结。诸位知道,很多上等公民相信阿塞罗曾在几起绑架事件中充当了埃斯科瓦尔的帮凶。这可能不是事实,不过,据说他提供了有关资金周转、外币汇票、藏在开曼岛上的钱财等等秘密情报。有些要人断言在犯罪现场听到过他的声音或看到过他那独一无二的绸领带。有人为了高尚目的和反恐事业有时不得不染指黑帮和毒品,这是无可厚非的。不过,绑架寒区人士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想也不必再多说什么了,诸位说了算。现在表决。"

经历了两次豁免结果之后,全都没有了好气。结果只有一个白球,是星期五投出的,他是那家伙的远支表兄。尽管有着众多保镖和防弹汽车,没出两个星期,非常狡诈、非常好色的

生意场上的能人、一位奇特的绅士、一位老牌上等公民还是在一阵扫射声中丧命于寒区那家圈子最小的俱乐部前。

哈科沃去到了伊萨亚斯·达恩的房间。他敲了两次门，都没有怎么用力，然后，没有等待回应就推开了门，因为达恩从来都听不到敲门的声音。达恩教授没有听到有人进屋。他背对着窗户站在那里，紧闭着双眼，脸上挂着几滴泪珠，不停地前后摇动着身体。他肩上披了块两头带有流苏的蓝条白丝巾，脑门上用皮条束着一个如同大骰子一般的黑亮物件，左臂也有一个类似的东西，而且也是用像凉鞋带子一样的皮条缠绕在小臂上面，皮条的端头则是攥在手里，一顶黑色的小圆帽扣在脑瓜顶上。他正在用一种林塞听不懂的语言诵读着经文。

“对不起，”哈科沃说道，然后又咳嗽了一声，达恩教授这时候才睁开了已经哭红了的眼睛。

“哦，哈科沃。请您原谅。这是一种习惯。倒不是我信这个，只是不知如何是好。每当我爱的人去世或者遇害，就像这回，我就忍不住想哭。由于不知道怎么抑制哭声，为了不让自己像个疯子似的嚎啕大叫，所以就诵读卡迪什①。就像是服用安定剂，或者是像天主教徒诵读念珠经文。”

① 犹太教祝祷上帝的赞美诗，一般用于礼拜仪式或悼亡，通常用阿拉米语背诵。

“我不知道您还是信徒,教授。您诵读的是什么? 是希伯来语?”

“不,是阿拉米语。我也不很清楚是什么意思。不过,重复诵读几遍之后就能镇静下来。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犹太教徒,我奶奶是,曾祖父母也是。我行过割礼,也在犹太教堂里举办过自己的成人礼。我家里也有人认为自己是犹太教徒,然而却并不真正明白那是怎么回事。我未婚妻家希望我是犹太教徒。其实我不在乎,不过,每次遇到特别伤心的事情,我都会诵读卡迪什。安德雷斯是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

“劳您驾,请您再诵读一遍,我很想听听。”

达恩开始摇晃起身体并用吟咏的腔调诵读起了一长段哀婉的祈祷词。他又流出了眼泪。哈科沃也深受感动,不过,没多一会儿,他就觉得祈祷让他平静了下来,仿佛那单调的韵律真的具有某种魔力。达恩终于诵读完了并开始慢慢地卸下各件佩饰、小心翼翼地将其折好收进了几个天鹅绒小口袋里。

“那个纱巾是干什么用的?”

“那是祈祷披肩,犹太教徒专门在祈祷的时候使用的。是我的准岳父送给的,那是在我结婚前不久,确切地说,是在我决定不结婚之前不久。我毁约之后,未婚妻全家为我诵读了卡迪什。毁约的严重性远大于死亡,比离婚更糟。我没有结婚,也没有退还披肩。这些是经帖①,里面装有经

① 犹太人戴在左臂或额头上的抄有《圣经》文句的羊皮纸。

文。都是老物件了，皮绳已经开始断裂。这帽子也有年头了，都有点儿破啦，不过，没关系。这都是些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保存的东西，只是当作家传之物，已经失去对先人们所具有的神圣意味。除了数学之外，我已经对身后的任何事情都不再相信了。卡迪什嘛，是在很小的时候，十三岁那年学会的。我也不清楚读得对不对，不过，也许是对的。这种事情是永远都不会忘得一干二净的。其实，我甚至都没有权利诵读，因为，至少需要有十个男人在场才能诵读。我把床腿、椅腿都当成是人了。”

“教授，您可以少算一条腿啦，因为有我在这儿。不过，亲爱的达恩，我来是想求您帮个忙。事情有点儿危险，但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危险要小得多。有些东西要带到寒区交给安德雷斯为之工作的H基金会主席。那东西很重要，对揭露真相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是杀害苏莱塔的凶手们的照片。很容易藏匿，很小，但是不能带在助工的身上，对他们搜查得太严。我将一半带在身上开车过去，您也许可以带上另外一半乘地铁过去。您如果同意，咱们就约个时间，我到自由广场去接您。三点钟的时候，到几个朋友的书店，也就是维尔吉尼娅工作的绵羊书店，跟布尔戈斯医生碰头。”

达恩教授连一分钟都没有迟疑，立刻换好衣服准备出发。哈科沃将卡米拉的一张储存卡交给了达恩，而把另外一张卡塞进了自己短裤上面装安全套的小口袋里，纯属猎艳老手的故伎。担心可能出现意外，他将所有的照片都在自己的电脑中留下了备份；维尔吉尼娅还有一份拷贝存在

软盘里，以防不测。布尔戈斯大夫计划同时揭露两件罪行：一件是有案可查的工会领袖之死，一件是继后同样是在瀑布旁边落入同一帮人之手的安德雷斯的失踪。

两个小时后，两位朋友顺利地去到了绵羊书店。书店好像还没有受到监视。布尔戈斯医生已经装作看书的样子等在那里了。奥约斯和彭博不知道他去那里的目的，向他推荐了一些历史和政治书籍，以为他会对那类书籍感到兴趣。维尔吉尼娅一边掸着书上的灰尘一边远远地盯着他。她当然知道他是为何而来的。她在紧张地等待着林塞的到来。达恩和哈科沃一露面，她就像是松了一口气。布尔戈斯大夫跟他们两个躲到一边并将卡米拉的护照交给了哈科沃。他们为她办好了挪威的签证，随时都可以离开，理由是避难。如有必要，基金会愿意承担其他开销。奥约斯和彭博本来就对那位温区朋友的到访感到意外，更没想到的是居然还看到他跟布尔戈斯唧唧咕咕，于是就各自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了。达恩教授跟平时一样面无表情地在边上看着，同现场的情景很不协调。他时不时地用手摸摸口袋里的储存卡，显得有些焦急。

布尔戈斯大夫向哈科沃解释着卡米拉尽快出国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及早将这一证据公之于世，免得时过境迁。一旦公布出来，哈科沃也应该明白，所有有关的人都将面临危险。作为安德雷斯在剧场饭店的邻居和朋友这一简单的事实就足以引起那些凶手们对他们的注意。那些家伙会跟踪他们每一个人，这是无须怀疑的。达恩和哈科沃告诉布尔戈斯，他们跟安德雷斯惟一的关系仅仅是一起聊

过几次天、一起散过几次步罢了。红头发姑娘从远处望着他们。布尔戈斯大夫面带疑问地看了她一眼。哈科沃说，她也住在饭店里，实际上，可以看作是苏莱塔的女友。布尔戈斯问她是不是叫维尔吉尼娅，哈科沃对他竟然知道这个名字而大为惊异，说不定布尔戈斯大夫也有自己的情报网络。大夫继续自己原来的话茬，觉得让一块儿散步的人结伴出去休休假什么的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等着看事态如何发展吧，因为凡是跟安德雷斯有点儿瓜葛的人都可能会被列为怀疑对象，尤其是那姑娘（他说着用下巴指了指维尔吉尼娅），因为他们的关系已经不是秘密了。达恩表示自己决不离开剧场饭店，哪怕是被杀掉，反正自己已经是半死不活的了。哈科沃答应考虑考虑。中间有个维尔吉尼娅，还有他书店里的朋友朱尔斯奇和基罗斯，尽管后面这二位关系更远一些。

"听我说，哈科沃，安保局只要认定了，就一定会坚持到底。他们称之为清除。材料公布以后，我本人也会到欧洲去休假。这是明智的做法。"

哈科沃心里想，所有的上等公民，不管多么善良，哪怕是像布尔戈斯医生那样大名鼎鼎的慈善家，说到底，永远都还是上等公民。怎么能想得出来一个像维尔吉尼娅那样的三等公民会有可能外出度假？她连大海都没见过，除了安戈斯塔热区，没有到过任何别的城市、从未坐过飞机，居然想到让她去度假。谈话已近尾声，终于讲到了照片。达恩和哈科沃将储存卡交给了他。

布尔戈斯收下储存卡并带回到了基金会。他的妻子正

忧心忡忡地等在那里。他们在办公室的电脑上将所有的照片浏览了一遍。哈科沃已经删除了凶手们到达之前所有的那些有关卡米拉和安德雷斯的画面。照片的质量不是很好,不宜打印,不过,已经足够了。特别是那些打手们的近景镜头,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不会让人对其身份产生任何怀疑,完全可以提供给律师(如果能够找得到的话)作为现场证据,而法官如果有点儿良心的话也不会不承认。至少布尔戈斯医生是这么认为的。总之,那帮家伙们这么干了多少年了却一直逍遥法外,还从来都没有像这回这样被逮个正着。除了基金会的小册子之外,很有必要设法让别的媒体也能刊出部分照片和报道。布尔戈斯大夫将去说服《先驱报》,他对那家报纸有着很大的影响。还有一家杂志和一家电台,也要试试。他们将会尽量把事情闹大。哈科沃已经从安德雷斯的札记本中摘抄了几首诗,还答应以不署名的方式写一篇介绍那个年轻人的文章,特别突出他的文学天赋,尽管也许只是刚刚显露才华,但却前途无量。

达恩上了哈科沃的破车,两个人一起回到了温区。途中,他们通过公共电话同在自己住处里的卡米拉取得了联系,问她是否愿意到中转书店去取另外一本论文参考书。她回答说,当天下午不行,因为她已经定下来要去看牙医,不过,改天一定去。在卡米拉到达之前,哈科沃通过互联网为她订好了第二天的机票并请他们将机票送到天堂区机场的柜台。飞机抵达奥斯陆前要在马德里做短暂停留。他还为她准备了一个信封,里面装了三千美元现金和一张足够她平平安安过上一年的支票。他查对了一下自己的银行账

户,发现最近的几笔提现几乎看不出来:只是动了点儿利息罢了,本金完好无损。他非常感谢自己那已经过世了的母亲,是她使自己具有了支付那些开销而又没有什么感觉的能力。

卡米拉的别离有点儿匆忙,而且紧张多于凄婉。哈科沃将办好签证的护照和钱交给了她,接着就长时间地拥抱在了一起。两个人全都脸色煞白、有些发颤,但是眼睛却是干的。最重要的是不能引起赌王的怀疑。当天晚上,她将和他一起到寒区的那家他们经常聚会的小旅馆里过夜。第二天,她打算照常去上学。去马德里的航班下午四点起飞。如果她的所谓保护人提出来,她计划同他一起吃午饭,然后,几乎不带行李,打车直奔机场进入出境候机厅。与此同时,对她的出逃,赌王不会大肆张扬,因为,他清楚,安保局的人如果知道了,丧命的可能就会是他。他本人也许必须躲起来。哈科沃祝她一切顺利。两个人预计,过几年之后,说不定哪一天还会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再次相遇,希望到那时候,整个这场噩梦能够变成为只是一段故事。最后,卡米拉通过楼梯和地道跑回了牙医诊所。在楼前等着她的保镖们再一次将她送回了寒区。

第二天下午,布尔戈斯太太去到了旅馆。她丈夫不能去了,因为他觉得有人在跟踪自己。她带去了好消息,卡米拉正在飞往马德里。尽管明明知道到旅馆去有点儿冒失,她还是去了,她丈夫需要将一张安德雷斯的照片同他失踪的消息一起登到报上去。此外,她还要带走林塞写的介绍和安德雷斯的诗作,因为《先驱报》愿意挑选几首在文学副

刊上面刊出。刊出的日期定在下个星期天，但愿政府不会在此之前听到风声。直到这会儿布尔戈斯也没向报社提供任何东西，只有到了头一天晚上才会把材料交出去。他已经预订了版面，将会在首页登出一个题目。

旅馆里没人有苏莱塔的照片。他的那位当兵的哥哥可能还在香蕉园区执行任务没有回来，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想同他联系。哈科沃想到了卡米拉在他生命最后一天的下午给他拍的裸照。也许可以只将面部截取下来登到报上去。他请布尔戈斯太太稍等一下，让他到电脑里去找找看，说不定能把这个难题解决掉。他将好几张安德雷斯的脸部照片加以放大和裁剪。有的闭着眼睛，不能登闭着眼睛的照片啊；有的从脑袋的位置上可以看出是躺着的，躺着的照片也不适于刊出。他终于找到了一张表情非常紧张的照片，脱离开现场环境，看不出其中的含义，可以理解为是行将赴死，也可以看作是陶醉销魂。一时间别无他法，没有了背景，那表情说不定还会被解释为正在大发诗兴呢。当他把那张照片拿出来以后，布尔戈斯太太说道：

"在我的印象中，他不是这个样子，比这帅气，比这庄重，不过，既然没有别的……"

维尔吉尼娅无法接受刊登那张照片，理由嘛，只有她自己知道。哈科沃想到的是世事实在是不可思议：公布他死讯的最为悲情的照片上显示的竟然是最能展现男人魅力时刻的神情。

布尔戈斯医生对公布揭露材料的时机选择得恰到好处。他本人根据卡米拉的照片和哈科沃讲述的情况撰写并签署了正文。卡米拉在临出国前也就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留下了一份签了名的证词。布尔戈斯的文章猛烈抨击了安保局。当事者全都在国家的机密部门中任职,他们的身份一旦被披露出来,政府的纵容或者至少的漠视就显而易见了。尽管不能指控赌王参与了这类罪行,但是,他的处境也很不妙。布尔戈斯医生最后指出,如果不对犯有此类罪行的人员加以惩治,政府就是包庇犯罪。

报上登出了犯罪过程的照片并点出了卷入工会领袖死于瀑布之案的四名凶手的名字和职务。他们当中,两个是现役军官,两个是退役人员。接下来是安德雷斯的照片以及也去到了那里的另外一伙暴徒的照片。这些人被确认是赌王的保镖,其中的两个也是退役军官。文章讲到苏莱塔(年轻诗人,同时刊出了他的诗作并一张满脸幻想的照片)是如何落入杀害了工会领袖的同一伙人之手并从此下落不明的。如果他被人丢进了瀑布,想要再找到他将是不可能的,然而,从各种迹象来看,即便没有证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是不言自明。

尽管布尔戈斯施加了压力,《先驱报》还是害怕招惹麻烦而没有刊登清楚表明对教师工会的领袖施以酷刑的照片,不过这些照片出现在了基金会于第二天星期一免费在温区和寒区散发的小册子里。各家广播电台乃至电视台也不能对这一事件置若罔闻,虽然像是顺带提及而且轻描淡

写,毕竟还是报道了那些《先驱报》的调查称有军警参与的“真假难辨的事件”。

《建言》杂志也登出了卡米拉的证词和布尔戈斯的文章以及林塞写的温区诗人简介,但是未具署名。印好的杂志星期一凌晨全部神秘地失踪了,向书报亭和分销点运送杂志的卡车被一伙身着便装的人截住并付之一炬。同样,此前一天,在书报亭上根本就买不到《先驱报》,只有那些固定订户才能看到这一消息,因为,一大早就有无数的人将所有分销点上报纸强行买走。然而,伸手是遮不住太阳的,部分真相还是大白于天下。布尔戈斯医生被这种封锁消息的企图所激怒,于是就组织人到自由广场和市政府前进行静默示威。除了布尔戈斯本人之外,另有将近二十位勇敢之士参加。他们挥动着白色纱巾,高举着贴有瀑布凶杀案大幅照片的标牌。布尔戈斯大夫曾经打电话给哈科沃邀请他参加,但是书商婉言拒绝了。他知道这一拒绝既是怯懦的表现又是迫不得已,他还不想坠入绝望者瀑布的渊底,而参加那种示威就是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对于一个二等公民来说,尤其如此。他断定,如果有人通知维尔吉尼娅的话,她肯定会去,不过,他本人设法瞒过了她。对于一个三等公民,注销其通行证并使之消失,对安保局而言,简直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

就在那些材料公布之后的第二天,内政部发表声明称,政府同可能是军警中的败类所犯下的不齿罪行毫无牵连并将采取措施严惩肇事者。就在星期四,检察机关也真的将照片上的三个凶徒逮捕归案,只有名字叫做什么加斯彤·阿

尔图索的头头、主犯得以脱逃，警方称，此人已经转入地下。政府公开表示，相关的人员定将受到法律的制裁。除了基金会的小册子之外，没有一家媒体敢说加斯彤是参议员塞萨尔·波特雷罗的私人卫队成员。安戈斯塔的其他报刊没有转载那些揭露文章，最多也只是在里面不显眼的地方以一栏的幅面简单一提罢了。除了第一天，电视新闻也将此事搁到了一边转而关注起其他更为紧要的事情。星期二，Mall Cristalles 的停车场发生炸弹爆炸造成五人死亡，电视现场直播了伤者流血和妇女、儿童流泪的画面，这就理所当然地使该周的其他不幸事件黯然失色。在安戈斯塔，一些人的死亡会掩盖掉对另一些人的屠戮，有人遭到绑架可以让人不再谈论失踪的人，而失踪的人有时候又会导致成千上万遭到绑架的人失踪。就这样，在随后的几天里，哈马斯的暴徒们非常及时地制造了一系列可怕的事件。新闻机器一向贪得无厌，新的血案就用新的鲜血遮掩起了旧的血迹，就像新的精彩进球总是会使人忘记上个星期那些多少也算得上漂亮的进球一样，或者，就像军火买卖让人不再提起毒品交易、毒品买卖使人不再关心军火交易一样。恐怖分子们同样残忍的暴行最能为安保局的恶棍们救驾、使他们免受惩罚。

星期天再一次清了清嗓子。

“名单上还剩下最后一个人。这个人最棘手，因为，如

果咱们决定对他采取行动,会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他的名字已经几次在这儿被提起过了,直到现在咱们还得谈论此人,也许是因为咱们犯了过分宽容的错误。事情远远超出了咱们的想像,这表明咱们再也不能心慈手软了。从今往后,咱们必须更加严厉,杂草一定要在其刚刚冒头的时候就予以铲除,绝对不能坐等它吞掉整个牧场。诸位大概已经猜到说的是谁了,那个小大夫最近给咱们惹的麻烦已经成了 vox populi①。由于他的原因,咱们的三位干将已经为了个不值一提的小案子而遭到了牢狱之灾。诸位都看到了,报纸竟然因为那么一个二等公民废物而毫无道理地大肆鼓噪。那不过是个乳臭未消的毛头小子,更有甚者,据可靠情报,还是个同性恋。他正是因为喜欢看热闹,或者说,甘愿给那个混账医生充当眼线,才会在瀑布那儿失踪的。别无选择,他是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他记录下了工会头子耶佩斯事件的全过程,而那件事情是上次会议决定下来的,程序透明,没有任何疑点,一致通过,七比○。"

星期六说道:

"我向来主张对这件事情要快刀斩乱麻。不仅如此,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上了名单。似乎应该想一个办法将他的老婆也一起处理掉。这些日子常有不测发生。比方说,车祸。那个婆娘在烦人和捣蛋方面毫不逊色。"

星期三对发生在瀑布那儿的事情另有见解,一种能够让他那虔诚信徒的良心得到安宁的看法:

---

① 拉丁文,意为"民众呼声,舆论"。

“国家的敌人,尤其是这个专事挑拨是非的神经病,总是想要把像这样的一桩事实上的情感犯罪——我有可靠的情报——说成是政治犯罪。很抱歉,星期天,我想纠正您的说法:死了的那个年轻人并非如您所说是个同性恋,恰恰相反,他是一个通过谎言和欺骗勾引了天堂区著名生意人埃米利奥·卡斯塔尼奥先生的女人,我是说姘头(请诸位原谅这个用词)。此人有很多长处,但是绝对不会心甘情愿地戴绿帽子,所以就在又气又恨的情况下让手下将那个妄图夺其所爱的小色鬼给做掉了。要知道,自古以来,女人一直都被看作是男人最珍视的私产。显然,如今布尔戈斯想把一桩简单的、见不得人的争风吃醋事件说成是政治迫害。我们一向认为,我想再向诸位见多识广的兄台重申一遍,姑息不忠不贞、肆意乱交,我们的社会必将崩溃。咱们至少应该庆幸 Sektor T 少了一个衣冠禽兽,那儿恰恰就是咱们这座可爱的城市中最为纵情声色并因此而不能进步的地方。”

“这个说法很有意思,星期三。你一向言辞犀利、论据独到,就好像是取自于忏悔录。祝贺你。我认为咱们应该通过友好的媒体将这一版本广为传播。就请你亲自转给《环球报》吧,让他们立即公之于众。此外,咱们也得把那个商人下入牢中,我不怀疑他如你所说是个德高望重的好人,但却不是个谨慎持重的主儿,不能相信。可是,不管怎么说,还是请诸位让我把对那位上等公民的指控读完,然后再进行讨论。依我看,他已经不配拥有上等公民的身份了,”星期天说到这儿再一次清了清嗓子,接着又喝了一大口威士忌,随后继续读道:“贡萨洛·布尔戈斯,医生。在国内外

大学的圈子里很有名望。不仅把全部精力而且还将相当一部分财力——数目可观——用于诽谤地方政府、诋毁势在必行的隔离政策。他通过臭名昭著的 H 基金会(以前称‘人道基金会’)网罗形迹可疑分子、散发和发表危害安戈斯塔社会治安和破坏国家稳定的传单与文章。他是个里通外国的家伙和贻害无穷的疯子,经常向欧洲的许多非政府组织提供败坏国家声誉、损害安戈斯塔形象的情报。他是《先驱报》的股东,最近假借这个传声筒发表的文章更是贻害本地媒体、造成极坏的国际影响,甚至可能危及多项重要的军事援助。为此,我们还不得不暂时停止了几位无意中卷入可恶的绝望者瀑布事件中的执行部门人员的工作。鉴于当前的这种种不利态势,安保局的一位队长扬言,如果不干脆利落地铲除 H 基金会这个不断制造麻烦的源头,特别是它的主席,他就退出执行机构并闹个天翻地覆。他说,有这种人存在就没法干事,他的手下全都踟蹰不前,因为患上了恐惧综合征,害怕遭到法官们的无端迫害。如果因为执行了高人会议的正确决定而遭到报复,他们也就没有办法继续有所作为了,”星期天抬起了眼睛,“这就是他的罪状,显然比较概括,因为实在是太多。实际上,他的每一句话都跟恐怖分子们遥相呼应,他的攻击诽谤不胜枚举。我认为那位队长的抱怨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先让他手下的人去做事,一旦败露,又照样动用警力和司法机器加以惩处。如果他们不能确保安全,势必一事无成。我前面向诸位宣读的内容中包含了三零队长来信的片段。他表示愿意亲自去搞一次对付布尔戈斯的完美的闪电行动,而且尽快。现在开

始讨论。”

没有一个人替布尔戈斯辩护，谴责他的言辞，或长或短，一律尖酸刻薄。只有星期四没有开口，什么都没说，只是摆弄着拿在手中的白球。星期四曾是布尔戈斯医生的同学，深知他罪不至死。他可能有些偏激、可能对隔离政策采取了错误和极端的立场，然而，他是个平和的人，他的观点尽管完全不对但却真诚而实在。他不是个推崇暴力的人，也从未同那些进行非法活动的人有过联系。高人会议上有些人了解星期四同布尔戈斯的友情。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三已经将黑球投进了桌子中间的球盘里，再有一票，布尔戈斯就死定了。星期四的一票救不了布尔戈斯，只能将判决拖后一步（也就是到星期五投票的时候为止）。他也可以行使否决权，有效期为六个月，但是，对布尔戈斯的指控极其严重，同事们对之的反感又是完全一致。如果任由布尔戈斯继续其揭露行为，甚至高人会议的某些成员也会陷入危险境地。星期四若是跟他们唱反调，就将自身难保，因为最受布尔戈斯的揭露冲击的那几位都是政府要员。所有的人都在望着星期四。他又拈起了黑球。不，只要不去冒险行使否决权就行了，至少也该有勇气投出反对票。他开口说道：

“诸位知道，本人在思想上跟大家是一致的，如果是涉及另外一个人，我一定会赞成对其采取行动。不过，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布尔戈斯。他是一个走错了路的人，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此刻又为害严重。然而，他是个值得尊敬的人，本质上也是个好人，出于个人原因，我不能也判他死

刑，"他边说边投出了白球，"我把最后的决定权让给诸位了。"

奇怪的是，星期五也丢出了白球。起初没人明白这是为什么，因为，此前他已经口头进行过谴责。他只是说道：

"把他吓走也就行了，我不喜欢用极端手段对付像他这样的人。从策略上讲，这样做也是一个错误。"

然而，星期六和星期天凑够了支持处决的多数：五比二。会议结束的时候都快到凌晨三点钟了。出了门之后，星期天将裁决的结果交给了执行队长特肯达马。被通过的人名前面都画了一个×号。特肯达马瞄了一眼名单，看到林塞的名字没被通过心里很不高兴，于是就对会议主席说此人又有了新的罪名：他跟在瀑布那儿处理掉的那个为 H 基金会工作的小伙子是朋友。

"今天就这么定了，特肯达马，"星期天没好气地说道，"如果愿意，下次开会的时候你再提出来，眼下有了布尔戈斯，你就该满意啦，这可是要有得跟媒体周旋的了。希望你们别出纰漏。"

那位队长耷拉下了脑袋。从那一刻起，布尔戈斯医生的有生之日就不会超过一掌之数了。

哈科沃照了照镜子，竟然没能认出自己，于是就又向前凑了凑。对，是自己。"这就是我老了的时候的样子，"他对镜子中的自己说道。有生以来这是他头一次真正觉得自己

老了,不是有意卖老的那种老,不是逢场作戏、为了让人说自己不老的那种老。此刻,他真的有了老的感觉。那天上午,他接待了一位不速之客:安德雷斯的哥哥、上尉军官奥古斯托·苏莱塔前去提醒他多加小心。来人说,他已经从报上知道了弟弟的事情,显然,其实并不感到意外,他的弟弟结交了一些不该结交的人并为此付出了代价。说得明白一点儿,他不希望那些惟一陪伴过自己的弟弟的人最终也落得同样的下场。所以,他想尽点儿力:哈科沃,还有一个叫什么达恩的人和一个叫什么维尔吉尼娅·布恩迪亚的人,都应该赶快逃走,因为他们随时都可能遭到不测。他见到了一个名单,他们全都被列了进去。他说了这些之后,敬了一个军礼就走了。

当天下午,在饭店门口,理发师安托尼奥凑到哈科沃的跟前,揪住他,把他拉进了旁边的一家咖啡馆。理发师说,前一天,他的一个主顾告诉他说,剧场饭店已经被秘密警察盯上了。他们认为那里住有恐怖分子,正在计划对旅馆进行一次搜查武器弹药的行动。他的主顾还说,受到怀疑的人中有一个书商。那位主顾之所以跟他说这些,是因为那人觉得全是胡扯,不过,安德雷斯一死,可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了。那帮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如果需要拿到恐怖活动的证据,他们就肯定能从旅馆里搜出炸弹、枪支、传单等等一切的一切。

哈科沃去到了达恩教授的房间并把这一消息告诉给了他。教授已经故态复萌,重又变成了一个漠对一切的人、一个火星人。

"听我说,林塞,我不太在乎自己被人杀掉。我从未参与过政治,因为我觉得那一切太过卑劣。咱们都是没有英雄气概的人,甚至连安德雷斯也没有。咱们不配死,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咱们甚至也不配活。安戈斯塔是个污秽的地方,没有英雄气概,不知美丑。一切都是无比肮脏。直到被杀或者自己咽气之前,我将一如既往,继续思索我的那个尚未破解的数学难题。"

最近几个星期里,哈科沃长出来的白头发比此前的那么多年都要多得多,眼圈因为缺少睡眠而有些发乌,皱纹也加深了许多,那可不是欢笑的遗痕,而是焦虑导致的后果。额头和嘴角也平添了不少的沟壑。他的步履明显地变得迟缓而沉重,总是觉得从心底里打不起精神,仿佛已经不堪承受自己身体的重负。他心怀恐惧,这是当然的,而且非常恐惧,不过,首先想到的不是逃命而是认输。旅馆就是个陷阱,但是,他愿意继续待在那里。然而,他还是不得不出门,尽管并没有出门的欲望。这是他的原则——或者说不讲原则——中的精华:不按最初的冲动行事。

他像机器人似的朝着书店那个绿洲、家园与书海走去。已经有好多日子没到那儿去了。一路上,他都在琢磨着解决问题的方案,心里已经多少有点儿数了,只是还需要进一步推理与论证。他还想顺便去一趟邮局给贝亚特里丝(他有她在波士顿的地址并偶尔也会相互发上一封电邮)寄去几份基金会印发的、里面有她父亲手下的暴徒们的照片和她父亲的名字的小册子。他觉得她应该知道,但是又不想在电邮里面而只愿意通过书信的方式谈论那种事情。在教

堂广场,他看了一眼原来属于自己的那家圣器店里的圣像,本来只是路过,但却心不在焉地走了进去并问是否也卖经帖,人家甚至都不知道经帖是什么玩意儿。他出了店门继续缘着马恰多大街一路朝上走去。恰在这时候,他突然听到警笛的声音并闻见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烟味。灰屑纷纷飘落到了人行道上,人们仿佛知道了近边出了事情,一个个显然全都紧张地加快了脚步。哈科沃绝对没有想到会有什么事情能同自己扯上关系。最近这些日子,倒霉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总该不会雪上加霜吧。然而,正如他父亲早就说过的那样,向来都是祸不单行。他刚刚拐到但丁街,也就是现在的45D,就看到街的尽头有两辆巨大的消防车在冲着他家房子的墙壁和屋顶滋水。所有的窗口都在向外喷着烈焰。房顶已经有几处被烧塌了,而消防队只是在竭力阻止大火殃及与之毗邻的殡仪馆和埃切维里大夫的心脏病诊所。

哈科沃朝着自己家的方向奔去。基罗斯和朱尔斯奇站在街的对面,两眼通红、神情呆滞,不敢相信眼前的事情是真的。中转书店的六万册图书化作了最好的柴薪,燃起了熊熊的烈火。火焰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并形成了炙人的热浪。哈科沃想到了很希望能从火堆中抢救出来的两本书:一本书有埃科题词的《玫瑰的名字》,另一本是他父亲喜爱的德文原版小说《火刑》。已经绝无可能使之免遭火焚的命运了。

“怎么回事?”哈科沃问道。他像变了个人似的,从嗓子眼里面发出来的声音怪异而沙哑。朱尔斯奇回答他道:

“有四个家伙开着车来到了这儿。我当时正在接待一位顾客,贡萨洛·科尔多瓦,他是来买《解放者画传》的。那帮家伙说是来找一本书,马克思的《无神论》,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显然没有读过书,也不知道怎么找到想要找的东西。我跟他们说根本就没有这本书,于是,他们就掏出了手枪。我以为是抢劫,就想让他们看看钱匣几乎还是空的呢。接着他们就问你在吗,我说不在,而且永远都不会再来了。‘真的,不会再来了?’其中的一个说道,‘我敢打赌,他今天就一定会来。你们两个赶快出去,马上。楼上有人吗?我们还不想烧死什么人。’我使劲地叫基罗斯大师,他还在上面跟堂娜路易丝塔和露西娅聊天,不是没听见就是不想下来。最后还是那几个家伙自己跑上去把他们推下了楼梯。‘滚到外面去,老东西,不想变成焦炭,就赶快滚出去,’他们吼道。他们让我们全都到街上去。堂娜路易丝塔察觉了他们的意图,所以就指着鼻子骂他们,说他们就是杀害了她丈夫的那同一伙暴徒,还说安戈斯塔已经变成了豺狼虎豹的巢穴,让他们像对付她的女儿、儿子和丈夫一样也把她杀掉算了,甚至还求他们行行好把自己杀了,但是,她就是不出去,继续喝骂。后来,有一个家伙开口说道:‘闭嘴吧,老妖婆,不想死就赶快闭上臭嘴。可怜你又老又瞎,否则就真的让你变成一头烤猪。’最后,科尔多瓦几乎是把她扛了出去,因为,她再那么叫骂下去,那帮人真的会杀了她的,要不然就得被烧死,他们脸上已经表现出了不耐烦的样子和让她彻底住口的意思。

“他们到停在门外的车上拎下几桶汽油又回到了店里,

然后就各处洒了起来，楼上楼下，书架上，桌子上，地板上，从飘到街上的气味就已经预感到了这场大祸。他们将汽油一直洒到门外，划了根火柴，点起了大火。他们等了两分钟，直到看见火势起来才爬上汽车扬长而去。他们甚至并不急着要走，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地发动了汽车，就跟没干什么事儿似的。'给林塞带个好，这仅仅是开始，'这是他们把脑袋探到车窗外面说的最后一句话。堂娜路易丝塔继续骂他们是纵火犯、杀人狂、大坏蛋，露西娅最后只好用手捂住了她的嘴。我们从街角的酒吧给消防队打了电话，他们赶到的时候已经晚了，火苗都蹿出了房顶。我们往饭店给你打电话，可是，奥斯卡尔说你刚走。你也许不应当留在这里，这可能是引你上钩的诱饵。他们如果回来，那可如何是好。"

哈科沃又生气又无奈地耸了耸肩膀，他至少也是刚刚从达恩那儿学到了一点点儿冷静。他觉得确实到了离开安戈斯塔的时候，但是不能像一只受了惊的母鸡那样落荒而逃。他需要三天到四天的时间。如果此前被他们找到了，那就让他们杀掉好啦；如果真想杀他，他们可以直奔旅馆、冲进他的房间，没人不知道他就住在那儿。再说了，他不想独自离开，需要起码的准备时间，在此期间，他也不打算躲躲藏藏。

一大团灰色的蘑菇状烟雾拔地而起冲向安戈斯塔那湛蓝而冷漠的天空。哈科沃望着烟柱的升腾想起了儿时望弥撒的时候唱的圣歌："主啊，我们将这弥撒献给你。"他为自己的这个愚蠢联想而觉得可笑。他心里在想：我这个哈科

沃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哈科沃。朱尔斯奇的脸上滚下了几颗泪珠。他揉了揉眼睛、愤愤地说道：

“该死的烟，真呛眼睛。”

基罗斯早就去了对面，坐在街角酒馆里的一张桌边绝望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他一边揪着自己的胡须一边一杯接一杯地灌着烧酒和不住地大声擤着鼻涕。堂娜路易丝塔将脑门抵在同一张桌子上，一边吸着焦煳的气味一边嘟囔着：

“跟从前一样，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他们是同一伙人，是杀了我丈夫、我闺女、我儿子的同一伙人。”

“咱们去找阿古斯廷，”哈科沃说道，他远远地望着他们。他和朱尔斯奇坐到了基罗斯的身边并也各自要了一杯烧酒。他们没有指名地大骂了一通那帮放火的家伙们。

书店里面响起了一声爆炸。“煤气罐，”消防队员们喊道。整个街区都已烟雾弥漫，外面的人纷纷用手帕捂着鼻子和眼睛。看热闹的人很多，什么稀奇古怪的说法都有：“那是一家专门打胎的诊所。保护生命运动的人来给烧了。那帮家伙保护胎儿却烧死活人。”“那是另外一家殡仪馆，想跟旁边那家抢生意，而旁边那家的老板可不是个省油的灯。”“是贩卖淫秽图片和为有恋童癖的人拍摄光屁股孩子电影的地方。”有几个更为了解内情的人最后说道：“那是一家书店。专门经销宣传恐怖主义的书籍。”书店的三位主人不想做任何解释。只有路易丝塔时不时地重复着同样的话语：“无耻之徒，无耻之徒。”已经几杯烧酒下肚的哈科沃对两位朋友说道：

“我已经不可能东山再起了。不过，你们二位可以。我要永远离开安戈斯塔，有件大事可就要落在你们二位的肩上了。我有钱，比表面上要有钱得多。咱们再开一家书店，去另外一条街，用另外一个名字，比方说就叫‘死而复生的溺水者’。确切地说是你们二位来开，你们自己去经营。我将在临走之前助你们一臂之力。找个地方，凑集三千册书，不是办不到的。你们不要有顾虑，不会没有着落的，更不该就这么轻易服输。我是自认失败了，但是你们不能，你们还可以从头再来。一两年之后，我会回来到新店去看看，我是说，如果还能回来的话。我说回来看看，不是因为那书店是我的，不，那书店不是我的，而是你们的，我只是想看到书店依然还在，依然在发展。”

基罗斯和朱尔斯奇却说，已经一把子年纪了，又经历过那么多事情，哪里还有勇气从头开始啊。安戈斯塔其实压根儿就不配有书店，最好是一切到此为止，关门大吉，把他们也从瀑布那儿丢下去算了。哈科沃建议他们找个年轻点儿、有热情的合伙人当帮手。演滑稽戏的巴伦西亚一直都想卖书。他们可以给他打个电话，有他帮忙，一切都会水到渠成。哈科沃约他们第二天在剧场饭店的餐厅碰头，到时候会给他们一张支票。基罗斯和朱尔斯奇未置可否。也许他们也想像哈科沃那样一走了之，去寻找一块更好的天地，但是，他们却连去布雷顿科的钱都没有。他们是一起动身回旅馆的，但是，哈科沃心急，于是就甩下其他的人自己赶到了前面。烟熏火燎的气味如同鱼腥一般附着在他的衣服上、浸入到了他的皮肤里。慢慢地跟在他后面的是路易丝

塔和她的陪侍,老太太的白色手杖就像是一把能够刺穿无形的空气的利剑。朱尔斯奇和基罗斯走得比双目失明的老妇人更慢、更加有气无力,所以就落到了最后。经过这场灾变之后,他们显得更为步履蹒跚。哈科沃去到鸡笼敲了敲维尔吉尼娅的房门。她没在。他从门缝下面给她塞了一张纸条:"咱们需要谈谈,回来后立即去找我,哈。"

哈科沃联通互联网查看了账户的余额。"欢迎,哈科沃·林塞。安戈斯塔银行。整存。个人外汇账户。余额:$1046318。"本金未变。他再一次感谢了自己的母亲,那已经过世了的刺玫,那抛弃了他和他父亲但却在最后一刻给了他最大好处的女人:不是让他变成富翁,而是比那更为重要,使他得到了自由,既没令他受制于金钱又确保他不至于受穷。现在需要解决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他必须找一个不要求签证的国家,于是就想到了阿根廷。他要去阿根廷,如有必要,干脆就到巴塔戈尼亚高原去藏身,但是得有维尔吉尼娅跟他一起去,不能没有她。他进入了互联网上的一个Cheap Tickets① 销售点,以哈科沃·林塞和维尔吉尼娅·布恩迪亚的名字,预订了两张四天后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单程机票。如果她不愿意跟他同行,他就将把机票当作试图改变命运而终未如愿的证据保存下来以资纪念。他让人家将机票送到机场。在等待维尔吉尼娅的过程中,哈科沃感觉到了此时此刻他非常需要她、非常依恋她,以至于,如果她提出来,他甚至都愿意跟苏莱塔一起分享她。可是,如

① 英文,意为"廉价票,折扣票"。

今安德雷斯已经死了。他突然觉得，有生以来，自己从未像此刻这么赞成一夫一妻制、赞成夫妻间的忠诚。他真心实意、诚诚恳恳地希望火团这一次能够跟他一起走并且永远不再分开。他已经没有了书店、没有了安全，渴望能够拥有点儿什么真正牢靠的东西。他害怕维尔吉尼娅会拒绝。他认为自己生命中的一个极其漫长的、像更换脏衣服一样更换女人的阶段已经成为了过去，安然老去、甘于平淡、每天醒来的时候都面对着同一张脸、同一个眼神而无欲无求的时刻已经真正到来。他有心把刚刚想到的所有这一切(毫无疑问，他从里到外都变成了一个弱者)一股脑儿地向她倾吐出来。然而，那天夜里，当维尔吉尼娅真的站到了他的面前之后，他只字未提苏莱塔，因为她已经不可能同一个幽灵再有什么牵连了，也没有(出于情场老手的谋略)向她许愿发誓、没有向她表白改邪归正、从一(那就是她)而终的决心。这样的表白是不合时宜的，而且维尔吉尼娅也绝对不可能相信，只能用长时间的行动来加以证明。所以，他向她提出来的其实更像是一个相伴和互利的协议，有效期限可以很短，如果她觉得那样更好的话。

那天凌晨，经过好几个钟头的讨论之后，火团同意了跟哈科沃去南锥体或者是其他任何地方。不过，她想先把话讲明，那就是她不爱他、对他没有感情，她只爱一个人，可是那人已经死了。如果她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丢下他一个人走了，他可不能怪她。“你可不能怪我哟，老大爷，如果我丢下了你、让你连条丧家犬都不如，”她就是这么说的。哈科沃只要求她能给他一两个月的暂缓期，陪他两个

月，然后协议就作废，她将获得绝对自由。六十天后，如果她忍受得了，最多九十天以后，她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而且他还会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他信誓旦旦地说道，不过此时此刻，他不能没有她的陪伴。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对她的感受不止这些，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依恋她，不愿意承认自己有了一种多年没有过的感觉，不愿意承认特别想签订婚约、举行婚礼、交换戒指，为了掩饰，他对她说，都这把子年纪了，自己不会再恋爱了，也不指望什么海誓山盟，更改不了无拘无束的习惯，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再去寻找新的年轻肉体，因为，对他们而言，一切都是转瞬即逝、都是应景的权宜苟合。他恨自己竟然如此言不由衷。如果说有生以来他曾经产生过只是拥有一个伴侣、稳定的伴侣、永久的伴侣的渴望的话，那就是现在。不过，在与人交往的时候，他喜欢谐和而不是龃龉，使用她的腔调讲话可以保持距离，非常必要，合宜而得体。维尔吉尼娅显然是在讥刺他没有真情，而那没有明言的讥刺反而使他更加对她倾心。

维尔吉尼娅劝说哈科沃到北岛去躲过这最后几天。他尽管很不愿意躲躲藏藏，最终还是做了让步，不过倒也暗合了他那不按最初冲动行事的准则。门房后来告诉他，第二天早晨，他们刚一离开，就有两个人到旅馆去找他并且还等了好一会儿。再后来，朱尔斯奇和基罗斯将一个装有重要物品的箱子送到了饭馆。达恩教授也在。在最后的告别晚餐上，人人心情沉重、寡言少语。住在剧场饭店的好朋友全都到了，包括雷伊先生及其夫人。在得知了哈科沃和维尔吉尼娅的去向之后，雷伊夫人对丈夫说道："真幸福。布宜

诺斯艾利斯就像巴黎,可是讲西班牙语。我闹不明白的是,一个那么有教养的人怎么能跟那么一个女人一起旅行。算了,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惟一没有应邀前往的是路易丝塔·梅迪纳(她因为眼睛看不见而害怕过河)和她的陪侍。安托尼奥把查利也带去了,他痛哭不止,说自己比任何人都更为清楚那类罪恶与暴行的情况,是从顾客们的嘴里听到的,自己完全无能为力,只能默默地听着,有时候甚至还不得不假装对那帮恶棍们的行为表示赞赏。达恩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严肃和冷漠。他感觉到了人们正在逐渐离他而去。他将在旅馆里感到孤独,更会在心灵深处感到孤独。朱尔斯奇给林塞带去了一本书。那是一本偶然发现的古尔写的有关安戈斯塔的地理书,封面是一幅绝望者瀑布的水彩画,跟半年前卖给卡米拉的那本一模一样。哈科沃对他的礼物表示了感谢并将书塞进了手提箱中。北岛枉费苦心准备了丰盛的佳肴,因为,人们几乎动都没动,只是闷头喝酒。

临动身的前一天,林塞让书商彭博给前妻多罗特娅传了个口信。彭博亲自去了一趟多罗特娅在天堂区山庄的家里。口信让多罗特娅务必带着女儿下到 Sektor T 去,然后坐在教堂里的最后一排凳子上等着,哈科沃将有重要的事情告诉她,并定好了时间。哈科沃独自走进了教堂,害怕有人跟踪,前后左右看了一遍,发现里面正在做着弥撒。他远远地望见了女儿的小脑袋,旁边坐着她的母亲。多罗特娅不明白在那种地方进行那种荒唐约会的原因,对自己不得不下到温区而非常生气,因为,她觉得来到安戈斯塔的这个

地区是一件既讨厌又危险的事情。哈科沃想对她作些解释,可是,她与世隔绝,甚至对报上已经登了出来的揭露文章竟然都是一无所知,对所发生的事件毫无概念,而且认为就像中国发生地震一样跟她没有关系。此外,她也不能理解哈科沃怎么会卷进那类麻烦中去。她的头一个反应就是训斥:“你总是搀和不该搀和的事情,然后就后悔,因为,当然了,你要付出代价。”哈科沃说他必须到国外去,难说多长时间,也许永远都回不来了。所以,如果她不护送女儿或者打发女儿去看他的话,他们有可能很长时间、甚至好多年都见不着面。说到这些、想到这些,哈科沃就觉得嗓子眼儿发紧。然而,索菲娅却很高兴地望着他,甚至觉得好玩,仿佛他们在跟她讲起了故事或者是在为她安排度假的细节。她祝愿他旅途顺利、过得愉快,还说,可能的话,就给她买回好多好多的礼物。哈科沃答应每天给她打电话了解她的情况、了解她如何成长。他忍不住想哭,为不能再见到女儿而伤心,声音哽咽、心乱语塞,可是看到女儿却平静如常、毫不在乎,不由得感到一阵难过。最后,他使劲地抱住了女儿,可是索菲娅竟然大叫别那么亲近、别那么用力,因为,弄得她好疼。多罗特娅冷冰冰、没好气地跟他握了握手。母女二人急匆匆地穿过教堂的大堂,哈科沃望着女儿的背影,直到她在门外的亮光中消失。他一直期望着她能回过头来看上自己一眼、最后再道一声再见,然而,女儿却拉着母亲的手蹦蹦跳跳地走了。再也没人需要道别了。在所有我爱过的人中,哈科沃心里想道,这份情可能是最深的,也是最没能得到回报的。对于一个不跟父亲一起生活的孩子而言,

那个男人就变成了一个外人、一个比表兄弟还要不如的远亲。没有任何怨气，无视一切冷漠表现，哈科沃决心要让这份爱心至死不变、要让这份爱心胜过对任何一个人。他挠了挠脑袋：对子女的爱是没有理智可言的、是绝对而又不变的，无可抵消、不讲条件，在他而言，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即便是大洋大海将他们阻断隔绝，那份爱也将不会有一点儿衰减。弥撒的祷告停了下来，回荡在整个教堂中的那巨大风琴弹奏出的巴赫乐曲激起了林塞的满腔悲情，那身处绝境的恐惧和那被冷漠困扰着的父爱。那乐曲只是持续了短短的几分钟，他一直听到了最后。然后，他用手背抹去了眼睛中的泪水，根本就没有听到一句祷词、没有听到神父的布道，重又搭乘地铁去到绝望者瀑布，再次返回他同维尔吉尼娅藏身的那家地处热区边缘的北岛饭馆。他们将在那里躲过最后一个夜晚。

出发那天，哈科沃和维尔吉尼娅只带了很少一点儿行李，就像是临时出门度假。航班凌晨起飞，他们彻夜未眠。抵达寒区机场的时候，天还没亮。所有的报纸都以八栏的版面刊出了大慈善家贡萨洛·布尔戈斯医生在离基金会不远的地方遇刺身亡的消息。他被人就近朝着胸部和头部开了七枪。在一幅刊登于《先驱报》上的大幅照片上，可以看到他的夫人、女儿、女婿，旁边就是他那被一个白色单子半遮着的血淋淋的尸体。哈科沃和维尔吉尼娅已经知道了那个消息。那天晚上，他们在藏身的北岛饭馆里相拥着却又毫无情绪地上了床，面对着同样的黑暗前景，他们一夜没能合眼。先是在 Check Point，而后是在出境窗口交验护照的

时候，他们总觉得随时都有可能遭到逮捕并被禁止出国，然后，人家会随便找个理由把他们投进某座监狱或者是关塔那摩集中营，甚而至于干脆直接丢下绝望者瀑布。他们尽量掩饰着自己的恐惧和控制着双手的抖动。单纯的求生欲望抑制了为那么多死者而感到的哀伤。他们担心最坏的情况可能会发生，与此同时，心里又怀有些许希望，因为，他们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已经知道安戈斯塔是一个混乱无序、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地方。国家和安保局并非完全就是一码事，坏蛋也不可能无所不在，还有正直的官员、守法的警察，就跟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一样。

总而言之，只有在飞机开始滑行之后，他们才感到也许能够逃脱那张追捕他们的罗网、那头跟在他们身后龇着利齿、气喘吁吁的猛兽了。飞机终于腾空而起并向右方兜了一个大圈儿。飞机掠过台地的上空到达了温区开始的那道狭长山谷的边缘。哈科沃冲着两眼凝视着长空的维尔吉尼娅微微一笑。这是维尔吉尼娅平生头一次乘坐飞机，不过，好像对飞行既不激动也不害怕。他们同时望着窗外。从上面看下去，自己的城市居然美得让他们大感惊异：碧绿如茵的田野，井然有序的街道，优美如画的山峦，突兀高耸的巉岩，悄无声息的静谧。从远处望去而又见不到一个人影的时候，大自然的肃穆与宁和实在是奇妙得很。热区那犹如蜂房一般的砖色小屋展现在了眼前。紧接着他们就到达了瀑布的上空，哈科沃抬起手来指给了维尔吉尼娅。远远看去既干净又平和，确是一处优美、纯朴的自然景观，流水不断、泡沫翻滚。她平心静气、连眼睛都不眨地望着那瀑布，

嘴上一句话也没说，心里却在默默地向一个安息在那里接受着流水的冲洗、行将被时光抹去记忆的人道别。随后，飞机轻轻地抖动了一下就首次钻进了云层。突然之间，向上看是一片湛蓝，朝下看，除了广袤的奶白色絮状密实屏幕之外，什么都再也看不见了。

哈科沃握住了维尔吉尼娅的手。他们就像是嗅到了正在逼近的捕食猛兽或者具有燎原之势的无情烈火而惊慌逃窜的小动物。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就将在另一个地方着陆，那里也许多少会好一点儿。还有好几百万不能逃跑的人们被困在他们的身后。他是一个幸运者和懦夫，没有让安戈斯塔变得更好一些的能耐。他不是英雄也不是烈士，只是一个凡夫俗子：没有定见，贪淫好色，自身难保，但是，倒也没有想死的念头。他也不知道自己正在飞离的那片土地是否遭到了天谴。他惟一确信无疑的是自己再也不能再在那里生活和如今面临着对一个猎艳老手来说最为艰巨的任务：不再拈花惹草并真心实意地去爱。可是，他对此毫无准备。

维尔吉尼娅从手提包里取出了在安德雷斯的房间里找到的札记本，想要再读一遍。她读得很专注、很投入，仿佛是在读一封等待了好几个星期的情书。在最后的札记中，有好几页都出现了她的名字。她为自己成了那个本子中的主人公而心里感到沉重，然而，他留给她的惟一念想也就是记忆中的漂亮面庞和优美身姿以及亲手写下的那些字句。札记写到安德雷斯出发去瀑布的那一时刻。最后一页是这样的：

绝望者瀑布

我去看过好几次了。很脏，但是，作为大自然的造物，依然魅力不减。它下面很深，让人见了眼晕。令人恶心的臭味使人觉得更加可怖，同时也更加迷人和更加讨厌。昨天临别的时候，布尔戈斯大夫祝我好运并叮嘱我千万不要被人发现。“你必须来无踪去无影，就像头脑中的思绪，”他对我说道。他显得比我还紧张，那种情绪也在一定程度上感染了我。布尔戈斯太太还在我的衬衫上面别上了一个圣牌。“这是块上帝羔羊牌，让它保佑你吧，”她说。尽管我觉得那是老年间的迷信，不过，我还是为有人关心自己而高兴。昨天夜里维尔吉尼娅跟我睡在一起，最近一些日子天天如此。她的身体已经变得就跟我自己的身体一样了。我根本就感觉不到她那放在我的两腿之间的大腿碍事，就好像是我自己的身上长出来的第三条腿一般。我们已经融合在一起了，即便是死了，我相信自己也会假她之身而再活很久、活在她的脑海之中。她一大早就到上边去上班了。她知道我得留下来而且晚上不在。黎明时分，我们长久地拥抱在一起，合为了一体，不愿意分开。我没想把这次任务的细节告诉给她，不打算让她知道，不打算让她知道了之后产生负担，不打算让她担心。她仿佛有第六感，能够猜到某些事情。临分手的时候，她说她已经预感到了危险，就像野兽能够预感到危险一样。她求我不要去了，今天不要去了。我希望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预感不预感。或者，那只是她的一种误读，是因为在我脸上看到了焦虑而产生的过分担忧。

事实是，在安戈斯塔，每个人都必须时时刻刻做好最坏的准备，因为，几乎总是真的有最坏的事情发生。然而，这是我接受的第一项真正的工作，我不能畏缩。如果运气好的话，我有可能近距离地接触死亡并看清凶手的面貌。我将指认凶手，让他们再也不能继续作恶而无人指证。我的所见和我的所述将使他们不能继续杀人。这是我的信念，也是我尽管害怕还是要到瀑布那儿去的理由。基金会就是干这个的，就是要对付制造恐怖的恶棍、保护心怀恐惧的人们。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才要寻找一个落笔成章的人；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才选中了我。能够落笔成章是他们对我的最大要求，我惟一能做的事情也只是舞文弄墨。我要到瀑布那儿去并写出报告，将亲眼见到的一切形诸文字。

快三点了，时间已经不多。约好半小时后跟摄影师碰头，我得走了。一切就绪。如果顺利，我明天就回来。

当维尔吉尼娅埋头于安德雷斯的札记本的时候，林塞也掏出了一本事先放在前面机座背后口袋里的书。那是朱尔斯奇专门给他送到北岛的礼物。“我这个人真是不可救药；既然都已离开了，还要阅读这种东西，”他心里想道。出于书商的老习惯，他将那本小书从中间翻开举到鼻子跟前闻了一闻，然后又将之放了下来，看了看书名、作者和封面。画面上的瀑布和记忆中的瀑布一点儿都不像。他随手翻到了一页。眼睛适应了一会儿才能看清字迹，很快又一次见到了几个月前在结识卡米拉和苏莱塔那天已经读到过的那

段文字:“世上这片奇妙土地的中心叫做安戈斯塔。在安戈斯塔,除了气候无可挑剔之外,别的则是一无是处。本来可以成为天堂,结果却变成了地狱。”

附　记

这部小说不可避免地融入了许多别人的思想、文辞和诗句。很多情况下，情节逼使我去引用，首先是由于需要，不过，也因为欣赏和喜欢。同那些健在的作家取得联系都很容易，几乎所有的人都慷慨地同意了我引用他们的诗文而不必加上引号，有的甚至还专门为本书构思和撰写了简短的对白(特指在献给我们的塞万提斯先生——确切地说是献给《吉诃德》第一卷第六章——的那段故事中)。

同那些已经去世了的作家们，尽管我做了各种努力，最终还是没能取得联系，所以，我承认，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引用了他们的文字或思想就不能不有令人尴尬的剽窃

之嫌。下面我要列出一些人的名字(排列不分先后),首先是为了认罪和消解自己因为受益而感到的不安,不过,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向他们表示诉说不尽的谢意。

赘言就此从略,他们是:奥斯卡尔·哈恩,莱奥波尔多·阿拉斯,约瑟夫·罗特,弗兰西斯科·德·凯维多,恩里凯·维拉－马塔斯,伊塔洛·卡尔维诺,路易斯·洛佩斯·德·梅萨,胡安·维约罗,弗朗兹·卡夫卡,桑德拉·西斯内罗斯,拉乌尔·戈梅斯·哈廷,何塞·埃米利奥·帕切科,皮埃达德·邦内特,塞萨尔·埃拉,北岛,安德雷斯·奥约斯,吉尔伯特·基斯·切斯特顿,莱昂·德·格雷夫,洛佩·德·维加,胡安·维森特·皮凯拉斯,奥雷利奥·阿尔图罗,胡安·迭戈·维莱斯,阿尔丰索·雷耶斯,埃利·拉米雷斯,拉蒙·戈梅斯·德·拉·塞尔纳,何塞·马努埃尔·阿兰戈,约瑟夫·康拉德,费尔南多·巴耶霍,埃利亚斯·卡内蒂,但丁·阿利吉耶里,胡安·博尼亚,达里奥·哈拉米约,胡安·卡尔洛斯·奥内蒂。有一个人为我这本书出了很多非常好的主意,她就是阿娜·维莱斯。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深谷幽城
作者=（哥伦比亚）埃克托尔·阿瓦德·法西奥林塞著　　张广森译
页数=384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年12月第1版
SS号=11499844
DX号=000005955342
url=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5955342&d=7C5863E53DC97F7F388D2EEF0897CBA6&fenlei=0908&sw=%C9%EE%B9%C8%D3%C4%B3%C7